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二〇冊

全宋文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類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〇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七三三五

包恢八

馮撫屬墓誌銘

吳主簿墓誌銘

陳通判墓誌銘

李牧坡墓誌銘

吳規父墓誌銘

汪氏墓誌銘

范君去非墓誌銘

祭王實齋文

祭趙虛齋文

祭趙宗丞文

全宋文卷七三三六

程公許一

孔山賦 并序 一九

葛仙山賦 并序 二二

北定堂賦 并序 二四

幽思賦 并序 二七

南樓賦 并序 二九

全宋文卷七三三七

程公許 二

擬九頌 三一

龍鶴山 三一

通德門 三一

峨峰書院 三一

鴈湖 三一

石林 三三

南閣 三四

平舟 三四

朝陽閣 三五

醴泉墅	三五
述九頌	三六
毓粹	三六
載英	三七
經文	三七
耀德	三八
亮節	三八
固屏	三九
入輔	三九
紀生	四〇
侶真	四〇
亨泉詞	四一
仙谷詞送別西憲楊少卿奉祠東歸	四二
撰先伯桂隱先生哀詞	四二
安人趙氏哀詞	四三
輪對劄子	四四

應詔論行都大火奏	四四
論易楮法奏	四五
論機務錯繆奏	四五
論右史徐元杰死狀奏	四六
論鄭士昌復職與內祠奏	四六
論京學養士以五百爲額奏	四七
進明裡進戒詩狀	四七
與葉紹翁書	四八

全宋文卷七三三八

程公許 三

送軍器監丞秦侯入覲序	四九
送果州使君楊文叔赴召序	五一
送前益部漕寶謨寺丞范公赴召序	五三
送制置閣學侍郎崔公赴召序	五四
送新懷安使君度侯西歸成都序	五六
送江油使君司令洪公赴召四川制屬項公入候班引序	五八

送胡侑子仁序	五九
送道傳姪補中國學序	六〇
滄洲塵缶編自序	六一
周鑑序	六二
北巖序	六四

全宋文卷七三三九

程公許 四

春秋分記序	六五
淮海挈音序	六七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序	六八
大慧禪師語錄跋	六八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序	六九
跋唐九天使者廟碑	六九
試閣職策	七一
試上舍生策題	七四
寶慶府改建設廳記	七七

重建譙樓記 七九

杜清獻公祠堂記 八〇

全宋文卷七三四〇

程公許 五

重開支川記 八三

回仙觀碑記 八四

興聖寺記 八六

重建開寶仁王寺記 八九

黃龍洞題名 九一

敬天圖箴 九一

上後溪劉閣學偈 九四

上鴈湖先生偈 九五

宋戶部侍郎劉忠公墓誌銘 九六

祭法薰禪師文 一〇〇

全宋文卷七三四一

杜 範 一

軍器監丞輪對第一劄	一〇二
軍器監丞輪對第二劄	一〇六
入臺奏劄	一〇九
國論主威人才劄子	一一〇

全宋文卷七三四二

杜 範 二

邊事奏劄	一一四
留徐殿院劄子	一二七
三留徐殿院劄子	一二八
論襄陽失守劄子	一二九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劄	一二一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二劄	一二四

全宋文卷七三四三

杜 範 三

乞招用邊頭土豪劄子	一二七
端平三年五月奏事	一二九

端平三年五月奏事第二劄子……………一三一

論重臺職劄子……………一三二

太常少卿轉對劄子……………一三五

全宋文卷七三四四

杜 範 四

殿院奏事第一劄子……………一三八

殿院奏事第二劄子……………一四〇

論災異劄子……………一四二

便民五事奏劄子……………一四五

全宋文卷七三四五

杜 範 五

薦通判尹煥翁逢龍劄子……………一五一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一劄子……………一五二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二劄子……………一五八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三劄子……………一六一

全宋文卷七三四六

杜 範 六

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	一六四
吏部侍郎已見第二劄	一六七
七月已見劄子	一六九
八月已見劄子	一七〇

全宋文卷七三四七

杜 範 七

上已見三事	一七五
論和糴榷鹽劄子	一七八
論聽言劄子	一八〇
辛丑知貢舉竣事與同知貢舉錢侍郎曹侍郎上殿劄子	一八一
辛丑四月直前奏劄	一八三

全宋文卷七三四八

杜 範 八

經筵已見奏劄	一八八
經筵已見奏劄	一九〇

簽書直前奏劄 一九二

簽書直前第二劄 一九五

全宋文卷七三四九

杜 範 九

相位五事奏劄 一九七

相位條具十二事 二〇二

繳還內降劄子 二〇八

又奏 二〇九

全宋文卷七三五〇

杜 範 一〇

奏堂除積弊劄子 二一〇

謝御筆戒諭劄子 二一二

奏上小劄 二一二

又奏 二一三

三月初四日未時奏 二一四

三月初六日申時奏 二一五

三月初七日未時奏	二二六
三月十二日巳時奏	二二七
四月初三日酉時奏	二二八
四月十六日申時奏	二二八
奉初五日御筆回奏	二一九
奉十四日御筆回奏	二一九
同左相奏	二二〇
奉御筆同左相回奏	二二〇
再奏罷九江守何炳	二二一
論宰臣鄭清之並自劾疏	二二一
再論宰臣鄭清之並自劾疏	二二二
奏論簽樞李鳴復	二二二
辭起居郎奏	二二三

全宋文卷七三五一

杜 範 一一

上邊面事宜	二二四
-------	-----

薦葛應龍劄子	一二六
回丞相劄子	一二七
與林教授劄	一二八
與判院舍人劄	一二九
復孟珙書	一二九
贈懶朴序	一三〇
車隘軒閑居錄序	一三〇
應師老子解序	一三一

全宋文卷七三五二

杜 範 一一

跋陳兄春臺賦	一三三
跋羅文恭公薦士疏	一三三
跋倪文節遺奏	一三四
跋義約規式	一三四
跋項文卿孝行錄	一三五
跋林逢吉晦翁二帖	一三五

跋夏迪卿墓銘	·····	一三六
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	一三六
跋楊慈湖爲陳孔肅作修永室記且自爲之書	·····	一三七
跋應艮齋祠堂文	·····	一三七
跋徐季節文	·····	一三八
跋鄭簡子求書陳情表後	·····	一三八
跋薛倅漫筆	·····	一三九
跋蔡夫人墓銘	·····	一三九
跋張子善詩	·····	一四〇
跋夏子壽墓誌銘	·····	一四〇
跋趙十朋文集	·····	一四一
題晦翁書楊龜山贈胡文定公詩後	·····	一四一
題晦翁書出師表後	·····	一四二
題范滂傳後	·····	一四二
跋處靜	·····	一四三
跋陳君墓銘	·····	一四三

跋梅都官真蹟後	二四四
跋韓仲和尊人墓銘	二四四
跋翁處靜詞	二四五
題何郎中和陶韓詩後	二四五
題周氏記義倉規約後	二四六
跋姚君墓銘	二四六
跋劉漫塘所遺趙居父箴後	二四七
跋劉漫塘墓銘	二四七
題呂中岳所藏諸賢辭密賚帖後	二四八
跋戴神童顏老文藁	二四八
跋戴君玉詩藁後	二四九
跋晦翁與趙□□書	二四九
書馬處士墓銘後	二五〇
跋鶴山書季制置□及實齋銘後	二五〇
跋丘木居葉世英序後	二五一
跋鄭藥齋墓誌	二五一

全宋文卷七三五三

杜 範 一三

常熟縣版籍記 ····· 二五二

郭孝子祠記 ····· 二五五

東倅廳題名記 ····· 二五六

寧國府增建韓文公祠記 ····· 二五七

宛陵道院記 ····· 二五八

黃巖縣譙樓記 ····· 二六〇

陳氏本價莊記 ····· 二六一

蔡家墓記 ····· 二六三

黃灝傳 ····· 二六四

全宋文卷七三五四

杜 範 一四

王藺傳 ····· 二六七

詹體仁傳 ····· 二七四

蔡元定傳 ····· 二七五

梅都官祝文	二七六
祭少監劉漫塘文	二七七
謁諸廟祝文	二七八
先聖祝文	二七八
二僊亭祝文	二七九
李參政祝文	二七九
社壇祈雨祝文	二八〇
東嶽祝文	二八〇
威德□□祝文	二八〇
城隍祝文	二八一
承烈王武烈大帝李參政諸廟祝文	二八一
廣惠王祝文	二八二
諸廟謝雨祝文	二八二
廣惠王祈雨祝文	二八三
廣惠王祝文	二八三
龍王祝文	二八四

社壇祝文	二八四
廣惠王龍王社壇祝文	二八五
諸廟祝文	二八五
報賽祝文	二八六
祝文	二八六
祝文	二八七
城隍廣惠祝文	二八七
諸廟祝文	二八八
勾芒神祝文	二八八

全宋文卷七三五五

岳珂一

進高宗皇帝御劄石刻表	二八九
進行實編年籲天辨誣表	二九一
進家集表	二九二
謝封先大父鄂王表	二九二
加贈先伯雲大父部曲張憲謝表	二九三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二九五
先大父賜謚忠武謝皇帝表	二九六
先大父賜謚忠武謝皇太后表	二九七
繳進高宗皇帝御筆手詔石刻等奏狀	二九八
繳進百韻詩奏狀	二九九
乞頒降詔令回避孝宗欽宗名諱奏	二九九
乞創置楚州大軍倉官奏	三〇〇
乞淮東受給倉官入銜奏	三〇一

全宋文卷七三五六

岳珂 二

乞將籲天辨誣一書付史館堂劄	三〇二
先伯雲張憲追復事申都司狀	三〇三
乞先大父功德院改賜四字寺額狀	三〇四
禁止墳山鑿石申省劄	三〇五
復置平糴倉申省狀	三〇六
復置平糴倉申省狀	三〇七

上宰執第一書	三〇八
上宰執第二書	三〇九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三一一
謝宰執啓	三一三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三一四
謝宰執啓	三一六

全宋文卷七三五七

岳珂三

上荆帥吳畏齋獵啓	三一八
賜褒忠衍福寺額謝宰執啓	三二一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啓	三二二
先大父賜謚忠武謝宰執啓	三二三
鄂王家集序	三二四
籲天辨誣通叙	三二六

全宋文卷七三五八

岳珂四

天定錄序	三三三
天定錄後序	三三五
愧郊錄序	三三六
愧郊錄後序	三三八
程史序	三三九
鄂國金佗粹編序	三四〇
五行精紀序	三四一
絲綸傳信錄序	三四二
天定別錄序	三四四
百氏昭忠錄序	三四五

全宋文卷七三五九

岳珂五

鄂國金佗續編序	三四八
寶晉英光集序	三四九
玉楮集序	三五〇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序	三五一

宮詞一百首序	三五二
藏一話腴序	三五二
高宗皇帝宸翰跋一	三五三
高宗皇帝宸翰跋二	三五四
高宗皇帝宸翰跋三	三五五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跋	三五五
先大父手奏出師疏真蹟跋	三五七
書先大父御書屯田三事跋後	三五八
高宗皇帝御書賜先臣舞劍賦後跋	三五九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後跋	三六〇
跋程秘所擬先大父賜謚忠穆制詞	三六一

全宋文卷七三六〇

岳珂六

賜褒忠衍福寺額省劄後跋	三六三
江西刻印鄂國金佗二編跋	三六四
范碑詩跋	三六五

先大父追封鄂王告碑陰記	三六七
重修忠簡宗公功德院碑記	三六八
先大父賜謚忠武吏部牒碑陰記	三七〇
鎮江普照寺記	三七三
布袋和尚贊	三七四
義諭傳	三七四

全宋文卷七三三五

包 恢 八

馮撫屬墓誌銘

士固有身長不滿五尺而意氣雄千百人者，或者爲人卑弱視之。儒者也遇不偶，必達其志。昔聞其語而見其人矣，求之于今何難哉？若馮君諱庭堅、字舜舉者，其殆庶幾乎！其性質溫厚，其氣貌和平，其體若不勝衣，其言若不出口，其處己待人恭而寬。平時無事，若退然惴畏，無能爲者；至其遇事而激于義，則奮發慷慨，勇往而不可禦，倜儻權奇、智慮橫出而不可窮。讀書必求有用，每觀史傳忠節之事，必爲之興嘆，曰：「男兒當如是矣。」方其校藝于文場也，所試輒中，嘗屢與海內諸冠帶園橋門，乃竟不偶，而亦未嘗以得失爲欣戚。蓋雖素習文事而洞識兵機，歲在紹定之己丑，鄰郡大盜起，汀有黃綠頭者，邵有劉安國者，其焰甚熾而鋒甚銳也。時建寧府差君爲隅總，籍保伍以衛其鄉。或以非士所宜受而宜辭，君曰：「庠序之所教養者謂何？吾疇昔之所學者謂何？顧乃臨難苟避，坐視

鄉民之塗炭乎？」乃捐家貲給鄉丁，日習戰事，修險要。又自別招義勇二百人，自辦錢糧，不以累官府。自賊破光澤，將犯郡境，已及麻沙，君能嚴陣力拒之，老幼賴以得活者甚衆。先是，朝廷遣殿前統領童德興兵一千餘人來建，先至麻沙，君因爲之鄉導，且密以其義丁犄角之，賊甚恐。府促童歸，君曰：「兵有機會權宜，今賊前有巨浸之阻，右有唐石之抱，我軍方張，功在目中，願統領暫留，可以一鼓而擒之。今及賊不攻而反，賊得以玩我軍矣。天假我以機而不能乘之，則機不在我而在彼矣。」童不能從。時本府三司委劉帳幹屯招義丁討賊，而差君充計議官。君親往唐石招一千人爲土軍，號忠勇。賊破邵武，乘勢來寇，君將忠勇進丁字橋，出賊不意，設三伏以待之。賊至，迎戰佯北，伏者迭起，賊衆大潰，斬首甚多。既而賊增衆復來，合數千人，劉帳幹以彼衆我寡爲憂。君曰：「我聲方振，賊氣方懾，我若退，非惟賊得以躡我軍，亦有以沮我軍也。」於是偃息示弱，軍皆伏山下，而卓白旗於對山之頂，賊不敢進而退。君曰：「賊怯矣，吾將擾之。」遂選壯士二十人夜入賊中，使聞金聲則合而擊之，金止即止。凡數合而還，無一傷者。因令鳴金如前，賊每聞金聲，即自相屠戮，終日擾亂。辨色望之，已悉遁去，自是不復東向。聞賊再入光澤，君曰：「今賊深入，虛實未可知，不可不分兵爲援。」君軍下橋，劉帳幹軍牛嶺，賊出其後，沿途縱火，使我軍中斷。劉欲退軍，君曰：「今四面皆賊，將何之？願率所部力戰，帳幹援于後，此必勝之機也。」少頃，賊擁衆來，君立馬而望，張左右翼以應之，皆殊死鬪。君親出陣前，視其驍勇者，發數矢斃數賊，躍馬衝其陣。衆悉力併擊，賊大敗，望忠勇旌旗而走。後南劍白水峒連明者作亂，童統領爲其所敗，賊將伺府境，守令分兵

守嚴嶺，乃部忠勇二百人守之，賊不敢犯。軍之所至，雞犬宴如也。暨甲午之夏，唐石中里有龔日未者倡亂，環唐石數百里，莽爲一盜區。時郡將袁大監甫即調遣左翼軍、禁軍等收捕，而以教授包某爲監軍，司禮韓棨副之，差君爲軍前計議。君曰：「唐石山高深險，固未可輕進。然當以計勝，計當知所先也。」乃條畫山川形勢，指陳攻守要害，以入峒初，險在牛頭嶺，正唐石之都隘，崇岡峻嶺，俯闕層崖，前阻深流，路容側足。羣賊所以未能有其險而不敢東下者，以有竹溪二十四保未悉從亂也。今若先通竹溪，竹溪乃唐石之左臂，先世嘗居焉，可以片紙下之。監軍然之，亟使馳檄，由間道達其首領，開陳利害，諭以禍福逆順之理。彼新爲龔脅從，適值龔遣僞帖，令率保內把牛頭嶺。其首領既聽君言，遂合二十四保皆不從逆而效順。君又募善戰者，得百餘人，亦號忠勇士兵。暨賊衆數千分道而至，君率所領涉溪南岸，率先邀擊于前，賊懼走。復沿溪遶出北岸，夾擊于後，賊腹背受攻，多戰敗死，其衆潰亂，多生擒其首領，獲龔日未之妻孥與其餘黨。平盪之功，君之力居多。端平敵騎寇淮東，時高郵守朱復之以君權在城兵馬監押，彈壓防城軍馬。君沿城提督，雖雪霜中不少怠。敵騎犯相城，過高郵，守委部馬軍清野，兼間采前事。當是時，兵有突入民家取其物而焚其舍者，民未遭敵兵而先自被害矣。君出城，即令百姓入城，俟報至而清野，民感之。道遇敵騎，嚴督所部，謂其親力曰：「有難我當死國，汝可先遯，徐收我骸骨以歸。」平旦，敵騎至，君整隊徐行，敵人以爲疑兵不敢逐，遂清野而還。月餘，忽報敵騎至菱塘，守亟與君謀之。君曰：「欲得四輕舟、弓弩手二百人。」守如所請。君駕舟抵岸，伏兵田舍後，遣五十人背水而射之。敵先鋒數十騎奔衝前來，君分軍而兩

之。敵騎臨流不能制，突入泥淖中，伏兵出其後，夾而射之，射死數十人，奪馬數十匹。敵應兵至，君率軍徐登舟，敵人遁去，自後不敢窺高郵。守申奏，以爲菱塘第一功也。嗚呼！此其意氣之雄。儒者而能必達其志如此，豈非有古人之風乎？然則以其前後之備宣勞績，所以賞之而官之者宜如何？顧乃在鄉嘗兩爲計議，久而方補一資，繼而又僅轉兩資，福建安撫司準備差使。在淮又嘗兩拒北寇，功雖奏而不賞，何哉？然君素守謙退，其欲立功名出於忠義，而無矜功施勞之意。不能巧於經營，安之若命，泊如也。特其在兵間以勞苦，在淮間以風寒，因此成疾浸病。一旦，忽謂：「予胸中洞然，似無一物，此身如在太虛中，恐是全歸時矣。」遂自盥滌，正巾整衣而坐，旋就卧而逝，時嘉熙己亥四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後七年，始獲葬於唐石吳坊上富，其山雄偉如其志，乃其所自擇，從治命也。君世居建陽竹溪。祖朝佐，遷居麻沙。考應昌，妣徐氏。娶劉氏。一子：震。自葬後，屢以君與予交契厚，且嘗爲監軍於唐石，而得公之助者即予也。痛念迺父之有功而不達，因誦唐張直之之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死於是耶？」以代爲其父致求銘之意。予雖非能文辭者，然因君亦有感焉。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此陶靖節所以撫卷長慨而不能已。古來賢豪不達而埋光鏹彩，與草木俱腐者，又唐史臣以爲不可勝咤者也。如君者，豈容不有以發其翳而出其光彩哉！獨恨囑之非其人，予言懼不足以傳世行後耳。既迫於情義，不容辭，乃爲之誌其大概而銘曰：

何學業詩書兮，胸有許甲兵之精強；何貌若怯懦兮，用則健丈夫之軒昂？何外若無能爲兮，中有沉密之智囊？賊可滅、敵可禦兮，何兵勢之莫當？功已多、名未副兮，何爵賞之未償？人爲

君稱屈兮，君自無少嫌於肝腸。生而順命兮，沒而安康。山峭水清兮，魄宜是藏。其身恨未顯兮，顯在後人之熾昌。《敝帚稿略》卷六。

吳主簿墓誌銘

予友新撫州金溪縣主書姓吳諱炎，字晦夫，以淳祐三年壬寅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卒於家。予時以台倅易倅臨安，忽得其居之遠近內外各以書訃予。爲其學徒者，則曰無復有此賢師友矣；爲其里人者，則曰無復有此鄉善士矣；爲其宗族者，則曰無復有此賢伯叔、兄弟矣。予爲之慟而言曰：世之愛欲生、惡欲死者，其惑之不辨久矣。晦夫之亡，同聲哀之，果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自幼嗜學如嗜飲食，博識前往而文思如泉湧，辭藻如春華。有弗問，問則多知；有弗疑，疑則能辨。且不憚勞，爲人反覆開明學文者，運意、用字、造語悉有法度，可以指授。以是鄉之學者多從之游，每隨其分量，蒙麗澤之益。此在學徒是以有無復賢師友之嘆。其氣貌和平，其詞意婉曲，望而見者，以爲君子人也。況其志行修潔，少有可見之身過，與人多美意無惡；況誘人爲善，孜孜不懈，人有請，可從者曾無難色，不亦委曲諭之，未始峻拒，人亦不怨，似多可而實有守。此其里人是以有無復鄉善士之悲。其諸父叔在時，莫不愛之，以其循循孝友，和氣藹如也。其後諸父俱亡，兄弟子姪甚衆，晦夫悠然其中，無疾言遽色，不犯尊，不凌卑，會聚則少談世俗細故，多言古今善事，有默寓相勸相規之意。未始與

一人作惡，或有不美之爭，必致排解調娛之力，故人無長幼，咸知敬慕。此其宗族是以有無復賢伯叔、兄弟之恨。方爲兒時，已端重如成人，不好戲弄，不爲戲言，獨於義理文字乃其所好。初從予先君克翁問學，即切切有志。年十六七時，侍父兄見朱文公于考亭，文公令講《魯論》首章，喜之，因聽誨諭者踰月而後歸，自是一意實學而不廢科舉。其所試之文，根於義理，尤極精到。嘉定丁丑，補入太學，每試必冠諸生，計分幾成優校，觀其文者，莫不擊節稱嘆。端坐存心齋，晝誦夜思，業以爲常，淡然無他好。未嘗妄出爲市井之游，若不知紛華盛麗之可悅者。或者欲搖動之，屹不可奪。素行益堅，同舍驚異，始疑而終信，翕然稱之，以爲不可及。晦夫資既純明，一時海內名世咸獲親炙，多器重之；且或得其心學，或得其詩文法，究師友之淵源。聞見既博，智慮益明，時在學推爲博通之儒。既而遭父喪以歸。居喪盡哀，服除，即厭出，事母盡歡者幾年。屢免文舉，咸謂一第特其餘事，乃竟累試見屈於有司。嘉熙戊戌，天子策士南廊，勉就之，以入優等，授金溪簿。待闕未赴間，蓋嗜未見之書，究未竟之學。凡若學徒者，若里人者，若宗族者，往來講習，方有餘樂。其所著有《陽山猥藁》若干卷及《日記》，以自課其所學，其進未已也，而不幸死矣。前數月，盡區區家事，幽以告之家廟，明以托之親朋，若前知沒寧而達者夫！惟其親朋之所惜者，年纔五十有九，而平生所志所學，不得少試一二。或曰：「昔有不許小程先生學之可用者，後有因其論鹽鈔法而始知其可用。」晦夫常備論江西鹽販之弊，贛之守臣往往有用其說以戢姦萌者，人莫知其出於晦夫也。使其少試，豈特能主簿書、使會計當而已哉！而遽至于斯，亦可哀也夫！曾祖某。祖某。考某，妣錢氏。娶熊氏，再娶傅

氏。二子，曰某。二女：長許適某，次在室。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其兄玉汝謂知其弟莫若予，欲得銘。予念晦夫少予二歲，總角同學，相知真莫如予也。聞訃而傷之，倍於常情，豈容不銘！銘曰：

孰爲質，玉色之光兮；孰爲文，天葩之芳兮。質既良，學且強兮；文既彰，行且藏兮。宜高岡觀鳳之翔兮，何垂耳困驥之良兮。以此易年，宜得壽延長兮；何爲中身，遽有此哀傷兮？獨幸文質學行，存若不亡兮。《敝帚稿略》卷六。

陳通判墓誌銘

負才氣而加之以知問學，在古則易得，在今爲難全。若池州通守陳公諱詠之、字之道者，殆庶幾其人乎？公人物修長，體貌瑰偉，固自有堂堂大丈夫之氣象。而音吐洪暢，言論慷慨，又若有湖海之豪而傲視瑣瑣者，其才氣之浩乎其中者，已不能掩於外矣，而未有以見其用也。若其爲泉之征官，則征額辦集而不擾；其爲蘄之幕官，則剖決疑枉而無滯；其爲沅之秋官，則治獄明審而無留。是雖足以少見其用，而亦特公之所易者，猶未足以見公之所難者也。至若沅境蠻獠獫狁，長吏未知所處，惟公單騎深諭以恩信^(一)，蠻遂革心。沅江湍怒齧城，人情方以爲恐，惟公視其所衝遏置石，城遂無損。初宰饒之鄱陽，歲方大歉，公先於賑卹，後於征斂，寧拙摧科，甘書下考，雖不利於己而實利於人。後宰撫之金溪，迫以閩寇，因以飢饉，公防護賑救，兩無缺事，寇卒不入境，民亦獲安全，且平糴建倉

爲經久計。方大旱時，邑境有龍湫在萬山表，人莫能到。公獨攀援而上，竟至湫所，露宿而禱焉。公歸而雨隨之，遂反旱歲而爲豐年。是不惟誠孚於民，而且孚於神矣。其後貳郡池州，則給運之功最多；攝郡南康，則稗提之策甚便。其所至穎脫以出，治狀類有可稱。公之才氣見於用者，此其所難歟？抑又有甚難者。世固有負才氣者矣，而不知學問者多也，況世家積累貴富之後乎？公自少不徒世其官，而能世其美，志趣高尚，嗜學好修，曾不移於貴富之習。抑世之問學者，又方沉迷於訓詁議論之虛浮，而公獨欲反求於身心自得之真實，可不謂過人矣哉！象山陸文安先生昔以實學師表海內，而金溪乃文安之鄉也。公讀其文如見其人，因得發明本心，慰滿素志，乃創書院于邑，以寓其尊事之意。捐俸買田，選秀士以共講明，又延象山學徒傅公子雲爲之師。公邑政既修，而教亦行焉，邑之士民迄今頌之。南城包公日庵，得象山實學者也，公敬信而嚴事之，每抵掌極談，擊節慶快，心領神會，有超乎訓詁議論之表者。自是軒豁磊落，表裏貫通，其所自樂，亦真有不可誣者。生於其心，見於其事，宜其實政實利及人者非一，蓋有可驗者。故嘗曰：「人無學則無綱常，無綱常則一膜之外皆與吾不相屬，豈人也哉！」凡所履歷，必欲崇教化，而根本於孝慈，欲人皆知學也。非學問有以成其才氣，能如是乎？使得盡其才而行其學，其所成就，又豈如是而已乎？公以淳熙辛丑三月八日生，至淳祐癸卯六十有三，亦以是月是日卒，亦異矣夫！時蚤起迎賓客，初無疾痛。及午，告家人曰：「吾行矣。」整襟端坐，賦詩一絕而逝。公知死生之理矣，親舊莫不哀之。公實敷文閣學士、獻肅諱良翰之孫，而寶謨閣待制、少師諱廣壽之子也。公事少師，當諫即諫，不獨以順承爲孝。少師嘗稱以異日

爲政，必有可觀。母留氏嘗有疾，百藥不效。公焚香泣禱，願減己年，其疾頓愈。此尤人所難也。娶姑之姪留氏，先二十年卒。《敝帚稿略》卷六。

〔二〕「深」下疑脫「入」字。

李牧坡墓誌銘

盱江有自號曰牧坡者，姓李，諱溥，字子源，隱君也，其猶古之所謂逸民者歟？君之生也，自其少時一美丈夫，疑其易溺於嗜好者。乃獨所好者仁，超然出聲色之外。自其祖父世居城市，疑其習見華麗而悅者。乃獨所悅者學，反泊然有山林之氣。故世方妄生徇欲不知悔，君則蕭然一室，不娶以終其身；世方奔名逐利不知反，君則不事科舉，忍貧以安其窮。由其所好所悅與世俗異也。當其未及壯，未得師也，其趣自高，其志自尚，不妄交，不苟徇，直欲得當世明師而師之，求所以自見於當世者。始從鄉之克堂包公遊，包公謂：「何必遠求？子之鄰有利公文伯者，即子之師也。」君信而就學焉。利公就「學習而說，克己爲人」以叩之，君未契也，忘寢食而反求者數月，忽一旦渙然有省，自是磊磊落落，軒豁呈露，曾無秋毫凝滯。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平時無事，或撫掌抱膝，笑歌自若，不知手足之舞蹈。休休其心，欣欣有喜，如口於芻豢，常有餘味。履坦坦而蕩蕩，曾不見有戚

戚之態幾微出於顏面。心根發而生色睟然，胸中正而眸子瞭然。蓋其所好既得而所悅益深，且牧以志，其所自養也。自養者厚而其證驗有不可掩於外者矣。君既性靜而和，容貌溫粹而詞氣從容，內無城府而外不事形迹，故人皆樂親之。自然釋回增美，有使人意消之嘆。以所自得者語人，每亹亹不倦，因其言而感發者甚衆。顧雖與人多和平，若少所可否者，至於義或未安，斷斷不詭隨。遇事多寬柔，若不足於剛決者，至於理或未當，毅然不可奪。其所向既獨善，若不屑於善世之事者，而畎畝之忠未嘗忘。抑其中虛而明，其於人情物理事勢之是非向背，類有衆所不察而已獨見者，故與之上下其議論者，鮮不爲之心開目明。或者羣居衆議，疑而未決，爭如聚訟，君於其間或正色以斷之，或談笑以解之，往往爲之冰釋。有仕于州縣者，以禮屈致，問學問政，勵翼宏多。所至亦陰有惠澤及人者，以是遠近益愛慕之，不稱其姓字而曰牧坡，尊敬之也。所爲詩文不務雕飾，而詞多警策，句多清麗，人能傳誦之。平生少疾痛，老猶童顏，直以氣漸衰弱而就盡。一日，忽悠然而逝，庶幾乎考終命者。時淳祐癸卯五月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七，聞者孰不傷之？君事親孝，而尤友於兄。某有二子，君以其次子爲己子，曰：「吾親有後，可免不孝矣。」考某，妣某氏。子曰自復，性情惟肖而世其學。孫四人：男定老、癸郎、女秀娘、安娘，俱幼。自復卜以次年甲辰某月某日葬君於城西之二十里曰黃田，不遠千數百里來請銘，亦可謂孝也矣。銘曰：

維冬之日，人愛而親；維春之風，沂樂而真。志道於遠，得師於鄰。一覺之後，一好之神。孰曰予賤，孰曰予貧？無祿而富，莫潤於身；無爵而貴，莫尊於仁。歸全正命，歸安佳城。珠藏

玉韞，山輝水清。牧于黃田，百世如新。《敝帚稿略》卷六。

吳規父墓誌銘

一齋吳規父，幼而自拔不羣，強壯而自立不變，至知命而自樂不憂，蓋姿器學問卓然，有以異於人者也。方其失所怙恃，纔十餘載，若在常兒，未絕嬉戲，況從師問學，誰其導之？規父早已若成人，聞克翁包先生講道于家，規父不待指示，不勞勉強，自慨然往師之，親炙左右，質問無曠時。克翁有書堂在高山之巔，當寂無一人之時，規父不懾不懼，獨處其中，誦書之聲如鶴鳴九臯之上，而聞于四野之間者，晝夜以爲常也。且衆號從學者，多爲舉子業，誰爲真具志識，欲聞一貫之道者？克翁方專以此道淑人，惟規父用志不紛，受教之次如所宿聞，有言輒契。此非特其志獨能超出乎流俗之表，而其識已能知三極樞要、萬化根本不出此一貫也。從游漸久，聞見益多，大而宇宙，細而事物，何一理之不講，何一說之不究。蓋欲由一而通于萬，會萬而合於一，故以一名其齋「一」，識所學也。自其既有聞於師，有得於己，於是博觀書傳之言，徧閱儒先之論，莫不意領神會，心悟理融，證據端的，自信不疑，時已豁然貫通矣。以此爲文，則發揮昭白；以此決事，則曉暢洞達；以此出而與當世名師友游，則如慈湖楊公，絜齋、蒙齋袁公父子，莫不同聲許可。而規父不自以爲足也，歸而反覆沉潛，條理緝熙，進退如初，思欲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全體純備而毫髮無遺恨者。知之已明，守之益固，視

天下若無足以感我而奪我者。如耽視之虎，自足其欲；如芻豢之味，自悅於口。益信「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之言不我欺。據其所知，殆有若他人之所未見，而前賢之所未及者。有《講義庸語》一篇，皆溫故知新自得之說也。既力以此學自任，遠近學者從而質疑問惑者甚衆，稱之曰一齋先生。隨叩而應，深切著明，聞言類有省。以規父自拔不羣，自立不變，至自樂不憂，其大概有如此者，可不謂其姿器學問有以異於人哉！德性機警，理有人所苦思而未解者，一見即悟，曾無窒礙。才氣強敏，事有人所惴畏而不爲者，一決勇往，曾無留難。胸中疏決磊落，徑直無留藏；議論倜儻，慨慷明白無凝滯。凡與人交，多真情實意，相與歡洽。而所至穎脫以出，凡目其貌、耳其言者，亦皆知敬而親之。其友愛之義尤重，長兄早世，喪葬皆其營辦；母事其寡嫂，子育其二姪，能始終扶持以至於成立，死者無憾而生者無缺也。其爲詩文，有骨力，多雄健，如其爲人。治諸經，爲場屋之業尤精到，而竟見黜於有司，惟待試成均者至于四五，而亦卒不利也。然以其姿器學問之異於人，則顧此不足以爲其軒輊輕重。第其素有抱負於經世之事業，講之甚習；常有意於古英俊豪傑之所爲，而略不使少遂其意，或者惜之，而亦自處之泊如也。爲人脩碩，氣厚而力雄，聲如鐘鼓，若有上壽者。年方五十五，忽以一疾終，時淳祐甲辰五月四日也，聞者孰不哀之！規父諱渠，曾祖某、祖某，考某，妣某氏。娶鄭氏。子男二：彥博、彥性。女一：彥懺，適黃某。孫女一。以某年某月葬以某所某所。厚友、見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包某爲略志其平生而銘曰：

何志識之早慧，而福壽之中止耶？何意氣之甚偉，而體氣之遽瘁耶？何《大學》之知至，而

大命之速逝耶？何健筆雄文之鋒銳，而一名一第之竟不利耶？嗚呼已矣，孰能起之？余嘆明道、象山二先生之名世，皆以五十有四而得正以斃也，則於規父平生何愧，後先儒一年而死，亦何恚也？欲後來之善述善繼，則猶覲其精明如在，而能陰相其二子也。《敝帚稿略》卷六。

〔二〕齋：原作「齊」，據文意改。

汪氏墓誌銘

婦人美不外見，觀於其夫與子而知之。如山林之輝，淵水之媚，則其間必有珠玉存焉者。予嘗近觀盱城之南，有兄鄭君直甫家庭之藹然，其子純子文采之蔚然，則知直甫之所配，純子之所恃，其美具可見矣。蓋夫人姓汪，名處正，世居撫之臨川。自歸于鄭，善事舅姑，得其歡心。舅先大故，事姑尤加恭謹。鄭本屋潤而家肥，夫人能承順夫志而敬戒不違，助夫克家，日以昌熾。以一子前熊氏出也，夫人撫育如己子，略無異意，以至於長，延師教之，學業日以精進，志嚮不肯碌碌，前道未可量也。以其父子之間觀之，夫人之美，雖欲不外見，其可得而掩耶？疇昔少疾，忽以小疾終，實寶祐丙辰七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五十有四。祖諱汶，考諱堯佐，妣陳氏。夫名國華，子名無妄。直甫、純子，其字也。孫：可翁、曉翁、肖翁。曉翁出繼姪天宜後。後三年開慶己未閏十一月二十七日，始克

葬于太平鄉五都地名石岐。求銘於予，辭不獲。銘曰：

出于平陽，歸于東里。夫以直遂，子以純美。發越在表，輔成于裏。內則母訓，可驗終始。歸安石岐，山輝淵媚。如玉如珠，以克永世。《敝帚稿略》卷六。

范君去非墓誌銘

君范姓，禮名，去非字，後易名巽，字行可。其先世國博柔中與元祐黨籍，行可其六世孫也。爲人機警，其氣貌精神如鸞鶴，其文詞詩句如冰雪，其自號曰月崖，或謂其飄飄有飛仙風韻。治家整整條理，景物器用，文籍圖畫，莫不奕然鮮明，快人耳目。意欲自立，不混流俗，言欲簡潔，不爲塵冗。大概與時落落若寡合，而與人極有情有義，人亦多相樂而少相忤也。資其爲文者多延館之，其才美宜遠大，而或又疑其過清，慮福壽之不及者。年纔四十有三，一疾果不可爲。病中亦自笑曰：「只如此死矣。」無戚容悲辭也。嗚呼！千里之行未半途，而車遽折，馬驟蹶，可哀也夫！時咸淳初元乙丑十一月一日也。三年，予方歸自京，未及家而其子煇遠來哀請，謂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西城縣太平鄉十五都大義祖隴之旁，求誌于予。予以誼不容辭，乃志曰：曾祖如川，朝請郎、通判瓊州；妣鄧氏。祖鏐，妣官氏。父汜，里名士也，有聲場屋，嘗三以賢能興；妣張氏。娶張氏，毅然能守夫志。一子，煇也。三女：良勝、阿益、細妹，在室。銘曰：

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聖人不能必也，何行可之有餘于秀而不足于實也邪？抑如圭如璧，世所共寶之。今擇斯藏斯，尚其永保之。

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包恢
譔。通奉大夫、寶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武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曾穎茂篆蓋。《隱居通議》卷一七。又見乾隆《建昌府志》卷八八，道光《南城縣志》卷三一。

祭王實齋文 遂

世推名流，公爲第一。質猶近古，純正篤實。文由美中，英華炳蔚。才堪濟時，權奇周密。自少俊偉，高視一世。以其姿器，超羣拔萃。加以學問，真切深至。何啻饑渴，飲食是嗜。文公我師，父母似之。篤信不疑，直如著龜。一言一字，服膺不違。引伸觸長，更多發揮。世之學徒，少實多虛，惟公躬行，德行具孚。世號賢人，多僞少真，惟公意誠，表裏惟純。此心對越，可質明神。如鸞如鳳，梧岡之祥；如珠如玉，山淵之光。惟公也獨，瑞世之望。惟公所作，行其所學。吏政民庸，兵謀將略。穎脫以出，遇幾盤錯。功在樵川，澤尤優渥。自著表表，所立卓犖。端平之元，更化擇賢。起家趨朝，日接以遷。擢爲御史，正色直言。著是格非，詞切色怡。方雖如矩，圓亦如規。擊奸糾枉，《夬》決《大壯》。舊污宿賊，魂亡魄喪。一時作興，斬新氣象。海內仰旃，如四諫然。繼爲侍從，誠

心格天。獻替彌多，睿眷彌堅。以公才名，文武兼全。牧御責重，暫煩蕃宣。姑蘇、宛陵，江淞名城。富沙潛藩，家師考亭。儒效歷試，非特循吏。仁心仁聞，慈祥豈弟。言政及教，示人則倣。所至講論，懇懇學校。惟恐背師，面命耳提。文公權度，堅守不移。衛道之嚴，念茲在茲。遺訓之明，遺愛之深，迹其平生，孰如公心？不才如僕，久蒙刮目。樵川僻宦，誤辱收錄。歲月如流，二十春秋，辱知辱愛，始終是猶。公之甘棠，在建不忘。僕後二年，過不自量。亦敢承乏，徒忝前芳。惟聞士民，頌公如新。乃知政化，久而不泯。方將專書，省問興居，旋以罪去，竟若取疏。但聞召命，久被親除，將由文昌，特進公孤。仰公入覲，柄用醇儒。論道經邦，非公誰歟？繼懷疑貳，公胡未至？豈謂公乎，遽遺斯世。海內悲傷，心焉如刺。人失父師，群黎孰庇？朝失老成，國論孰是？實爲國悲，非特私恚。欲躬拜哭，遠未能詣。先憑斯文，于以告祭。二千里外，摧折肝肺。精明如在，監此遠意。《敝帚稿略》卷七。

祭趙虛齋文

以夫

惟公之生，爲世之瑞。鸞鳳之儀，芝蘭之氣，玉山之輝，珠淵之媚。湛然秋清，藹然春意。儒雅風流，晉人氣味；琴棋局調，唐人興致。書林之遊，目力超詣；心聲之出，文鋒敏銳。詩詞緒餘，黃、秦遺美；翰墨發揮，鍾、王小體。志若落落，不在榮貴；才則優優，有足建事。當無事時，和平

沉粹；使遇事機，強立剛毅。滿腹精神，滿腔智慧，武略兵謀，猶若餘技。衆善兼全，曾無矜恃，心如太虛，曾無塵翳。以名其齋，以實如是。惟虛故明，克明克類。如燭之照，如數之計。出宰南豐，縣花奇麗。建臺西江，甘棠蔽芾。樵川牧御，利器備試。漳浦興除，利澤純被。外庸既成，英聲日起。宜進本朝，以強以濟。遍歷華要，綽有餘地。出制長江，威名愈偉，兩年之間，波澄水止。入除文昌，講讀以侍，可行所學，可遂所志。嘗自得師，理融心契，周流六虛，發越《易》義。貞皆不變，亨則變矣。前所未發，今發此理。以至他經，洞徹罔蔽。《語》、《孟》、《詩》、《書》，見出自己，固不詭隨，亦不詭異。自成一家，自合經旨。心事身事，平生亦備。屯賴經綸，期頤是覲。有唐多相，宗姓李氏，人以望公，同志以徯。豈謂長往，更不少俟。邦國聞之，咸驚殄瘁。皇上悲之，褒嘉已既。故舊哀之，欲起莫遂。某昔趨承，已歷三紀，中雖迹疏，內實心比。聞公云亡，義激心恚。某仰視公，年多八歲，公何不留，某何未逝？韓公有言，寧久於世。死而有知，曾何違離。如其無知，悲其能幾？而不悲者，將無窮已。不遠薄奠，逕揮老淚。精明如在，神其莅止。《敝帚稿略》卷七。

祭趙宗丞文

崇礪

嗚呼吾兄，秀拔于宗，所至穎脫，出乎囊中。精悍之資，警敏之性，磊磊落落，奇奇正正。知機之圓，如珠走盤，詞鋒之直，如持棘端。詩文英發，清新俊逸；書畫緒餘，神變出入。世間之事，細

大畢明；世間之藝，遊戲俱精。早擢高科，仕如素宦，隨仕而事，何事不辦？腹笥詩書，文事有譽，胸中甲兵，武略有餘。出其智勇，平幾寇患，有如儒將，累功何限。自班朝列，直氣摩空，憂切宗國，倍切輸忠。痛披肝膽，覬少裨益，字字行行，利病藥石。以憂得疾，猶力疾言，言訖病增，竟爾棄捐。嗚呼！以其才名，宜陟未已，何奪之遽，宗丞僅止。然其平生，所立已殊，蹇蹇奏篇，太史當書。官不必高，功言不朽，賢人之業，信乎可久。嗚呼！兄所由生，英靈終來。兄之將沒，英靈不推。前知其沒，曾靡係累。真猶白雪，去來無滯。其竟爲天，慶雲瑞氣。抑再爲人，從龍瑞世。兄當能化，予曷能計。弟忝交契，久蒙知音。比幸同朝，益辱知心。年五十八，何先長逝？予多十六，仕恨未致。然加老憊，能更幾歲？當如韓公，其言有謂：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如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知者，當無窮期。斯言當踐，只在匪伊。今暫誤恩，驅馳鄉部。苦辭不獲，有旨促赴。匆遽一歸，展省墳墓。難于久留，尚稽哭訴。後祭墓下，當效徐孺。精明如在，敢告之故。望揮老淚，泉湧雨注。《敝帚稿略》卷七。（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七三三六

程公許一

程公許（一一八二——？），字季與，一字希穎，號滄洲，叙州宣化（今四川宜賓西北）人，一云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定四年進士。歷任華陽縣尉，知崇寧縣，通判簡州、施州。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歷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拜太常少卿，爲言者論罷，知袁州。召爲宗正少卿，遷起居舍人。累官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忤鄭清之，退居湖州。起知婺州，權刑部尚書，授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卒，贈宣奉大夫。有《塵缶文集》。《宋史》卷四一五有傳。

《滄洲先生塵缶編》三十五卷，原本久佚，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釐爲十四卷，含文四卷。今據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校點，另輯得佚文二十三篇，統編爲五卷。

孔山賦 并序

少傅、平章、益國公喬先生應運挺生，以宿學壽雋，爲國蓍蔡，爲善類司命。皇上宵旰念

治，慨中外之多虞，舉元祐盛典，尊禮以示眷留，而天下亦介公以眉壽康寧之福，津梁四海，鼎台斯文，是有關於世運者甚大，非後學謏聞可得而擬議也。九陽朔旦，弧矢紀祥，眉山程某以文字受知，謹抒鄙思，因公所居之墅，爲《孔山賦》，以祝千億載壽。

客有自蜀趣吳，徘徊瞻顧。愕城闕之顯敞，壯龍虎之盤踞。屹帝閭之九重，儼凝旒而當宁。運臂指於百工，託羽翼於四輔。巋然一老之山立，天使屏余以尊御。有一德，克享天心，則殷保衡；聽規諫，以禮自防，則猶衛武。願擁篲於舍人之門，覬一覩於百官之富。想德容之瑟僎，殷金石於音吐。德盛豈易以形容？故一言曰忠恕。所謂言彌高而德彌邵，華髮之爲元龜者，吾何幸而一旦遇哉！意者運會所鍾，穹蒼祐助。景星卿雲，轆轤而兆祥；名山大川，英淑之哀聚。願從主人訂其然，庶幾戴盆而快天日之睹。主人於是斂容拜手而對曰：「予獨不見夫無極之初，是爲氣祖。溟滓一散，判而二五。辨方正位，咸有依據。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文物之興，媲乎齊魯。矧東陽之奧壤，分景爍於寶婺。金華崢嶸而擅秀，穀水滂洋而西注。標乎一境之鎮曰孔山，乃介然而中處。吐吞煙霞，蓄洩雲雨。其大體則蛟螭結蟠，其蘊異則鸞鳳騫舞。聳檜栢以干雲霄，艷葩卉以晞晨露。下維五畝之宮，猶崧高之降申甫。皇肇錫以嘉名，舉世莫能詰其故。浮濟達河，惟兗州百年南北之間阻。擬岱宗之峻極，悵未列於職方之譜。幸斯文之未墜，繫我公以宗主。想瑞應於玉麟，滃神光之繞戶。繇初學而壯仕，一以聖賢爲規矩。經訓厚其菑畬，心地築之場圃。禮義以爲佩服，辭章以爲繡組。五十年進造之科，晚乃由雍從而升政路。念昔金困於韃蒙，廷議頗惑於進取。公獨軫憂於未然，請力固於吾圉。逮

蔡息夾功之師未旋，而三京即謀於大舉。搢紳蓄縮而拱視，公復慨然密陳於諫疏。使忠謀獲伸於當時，何遽嘗試於一擲之誤？詢黃髮則罔有愆，是宜皇明之悔悟。二年首鉉，乞身莫許，優以辨章，尊之保傅。在昔元祐盛時，有若臣博與臣著，皆以宿德而尊重務。禮貌之隆則均，然難易未可同日而語。追想杏壇之將聖，道大與時而齟齬。固嘗嘆『有用我者，可使爲東周』，憮然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莫我知其奈何？猶幸而樂正《雅》、《頌》之各得其所。美哉！我公得君之專，貴極而無改其素。風雲翕合，精神會聚。稷、契股肱，周、召心膂。奎章八字之熒煌，足以洗遺恨於千古。」客聞斯言，頓首悚怖。妄謂道之合不合，時之遇不遇。聖賢治之泊如，來不迎而去不拒。痛痒切於體膚，獨遑安於寢寤。祿萬鍾於我何加，官一品於余奚與？慨世運之多難，積事端之弊蠱，刈葵遑復恤根本之傷，樊柳何以爲制狂之禦。苟扶持猶可與有爲，袖手而亟尋於山墅。繩愆糾繆以弼聖德，進賢去佞以張治具，戢貪舉廉以固民心，選將練兵以銷外侮。苟元氣之內充，奚客邪之足慮。諒宋德格於皇天，壽喬松以作明堂之柱。吾將見戰氛息於三垂，祥風浹乎寰宇。聖主恨無官之可酬，訂師尚父之稱於太公呂。當茲時也，駕言返乎孔山，味芝英而吸瓊醕。孫曾列綵衣之庭，佩衿集戶外之屨。詠舞雩之春風，以壽斯文之脉縷；論四代之禮樂，以復治象於粹古。使後覺咸渠範於六經，而素域還通於率普。小子不敏，請因《魯頌》而歌之。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酌大斗以跪獻於公，千億歲而爲衆父。於是主人矍然而作，請泚筆而書之，以爲孔山之賦。《滄洲塵缶

編》卷一。

葛仙山賦 并序

余嘗讀孫興公《天台賦》，觀其標奇領異，雲興霞蔚，兼言外玄趣，冥與道會，意竊慕之。宰邑古唐昌，一再因臺檄周覽岷山之勝，作記及詩若干首，紀載粗悉。最後登葛瓚仙治，巖洞深窈，林巒奇峭，賞嘆不足，賦以識之。固不敢睎前文人，或可與山中道侶班荆商論耳。

我思古人，託吏爲隱。或避世而待詔金馬門，或采砂而求補句漏令。雖未能耦耕媿沮溺，洗耳同箕穎，賜鑑湖一曲如賀知章，名山中宰相若陶弘景，然觀其心樂天遊，跡與俗混，冥機乎寵辱之途，韜智於得失之境，信與余而神晤，竊太息以起敬。繆撫字於一同，幸福庭之接畛。間捧檄以周遊，得探奇於曠靜。聞葛仙之故棲，擅西山之最勝。李文簡公謂此山爲西山第一。諏辰良月，六矢標慶。撫蓼莪以含悽，資塵露以報本。問津白鶴之屯，山下名鶴屯，常有鶴來棲宿。梯步青雲之逕。眩采翠於羣峰，劃蒼崖於千仞。訊仙治於寥閬，爛金碧於絕頂。於是靜慮凝神，屏息以進。門闥嚴敞，陞級崇峻。儼帝御於中天，班列真於清禁。飈輪泛八會之音，星壇繞虛步之韻。訂靈跡於往牒，肇葛翁之棲遁。黛溜巖泉之流，丹井自巖竇注，渚爲一沼，甘寒不竭。玉春溪碓之粉。茶粉亦葛仙故事。清塵嗣踵於蒲、楊，葛仙之後又有蒲、楊二仙。營定聿嚴於韋尹。南康鎮蜀，以本命道場興創此觀，今遂爲道場主，豐碑具在。薦蘭燎以薰心，擷澗毛以寓敬。上玄陟降於左右，一念昭徹而響應。朝禮既周，羽節前引。環齋館於四

阿，繚丹腹於楹楯。藹淨侶之如雲，競延客以瀹茗。莫不竹戶風清，紙窗日罔。觀中諸寮，窗戶皆雅潔，與他觀不侔。蔭栢燾之幽森，羅怪石之巖嶙。遊目乎泰初之鄰，緩步乎北真之嶺。「泰初為鄰」一亭乃范漕所創，張憲扁額。北真菴，息齋李公所居。荒尋未厭，林壑俄暝。歸休風露之界，洄酌玻瓈之醞。風露界，方丈前閣。山中酒極佳。清言中夕，倦憩投枕。暢遊仙之夢酣，愕震雷於龍簷。起披衣而周眄，浩一氣之溟滓。覘紫炁於白馬，勺刀圭於丹鼎。白馬，老君洞。葛仙丹爐。二十四峰聯嵐而競爽，八十一洞歷遊而難盡。乃借御於簞輿，仍乞火於束緼。縱屐齒於蒙茸，探洞戶於深靚。風開煙闔，霞捲霧噴。初豁訝以偃仄，俄披豁以幽迴。冰凝鍾乳之溜，玉立巖壁之瑩。或懸空以寶蓋，或四匝以珠幃，或捲綃於深幄，或繪雪於崇屏。已上皆狀葛仙洞之奇勝。步折旋而欲迷，路若窮而復遠。豈余行之憚阻，懼日晏而盍返。悵簪紱之身縻，奈巖壑之味永。引車躑躅，回顧悽惋。靜念覆載，同一蓋軫。混沌初判於祖炁，山澤潛通於玄牝。妙大化融結之工，慨百靈走奔之駿。不然，何以盪磨日月，凌駕參井，毓秀孕英，棲仙宅聖，俯仰四海如一家，出入浩劫如一瞬？然嘗索至理於貝梵，披玄機於瓊緼。十方香水之刹海，九穹莽蒼之劫刃。下風輪以持厚坤，兼洪纖以該庶品。歛之吾身，納之方寸。非古非今，孰遠孰近？吾將謹韁索於猿馬，豁視聽於鼃黽。拔熏聲利之膏火，遠避色塵之坑穽。挹靈源以斟酌，即寸田以耕墾。觀六用於真空，朝虛皇於內景。當斯時也，雖禦寇莫能詰其至遊，七聖亦有迷於大隗。而況人間之朽腐，何異螻蛄與朝菌！儻三仙可挾而遊，尚吾言之有證。《滄洲塵缶編》卷一。

北定堂賦

并序

起部尚書眉山楊公以西清學士總戎左蜀，作鎮三瀘。開幕府之二年，威令神行，惠化川流，民氣以和，邊堠不警，乃築堂於北巖，扁以「北定」。邑子程某竊窺盛心實與忠武侯尚友千載，敢竭昧陋，酌古揆今而爲之賦。若夫山川風物之勝，登臨覽觀之樂，非千里意想所能模寫。他日操几杖以從尚書，尚能伸紙援毫以爲後賦云。

客有遊於瀘而咤曰：「導江西來，百川所宗。內江附庸，匯而歸東。有國於斯，屹屹其墉。枕玉壘之崇岡，帶三峽之怒洪，控六詔爲外拒，羅萬山爲四封。由益州而下，蓋節度府之最雄者也。南定有樓，曩昔誰創？作鎮南服，莫我敢抗。瞻彼北巖，崢嶸列嶂。忽高堂之幻出，抗霄極而顯敞。揭北定之璇題，隔川流而相向。安得與子鼓枻乘流，跼蹐而上，周覽面勢，徵其扁榜？」有聞客言，欣然而笑者曰：「子獨不聞諸葛忠武侯之事乎？卯金之徵，霧塞飈馳。昭烈以帝室之胄，間關百戰，晚脫鞅於坤維。天授雄圖，傳之羽翼。南陽之墟，龍奮其蟄。片詞乳水，千載膠漆。非不知鼎峙於一隅，何以逞志乎中國？人事有興廢，天運有通塞。當其輟躬耕之耒，抱長吟之膝，蓋伊、呂王佐之儔，豈管、樂伯圖之匹？彼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乃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況蜀漢富饒，高皇帝所以奠四百基業於磐石者哉！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以斬以夷，以櫛以薳。偉七縱而七擒，奚天威之可逃！」

蓋將定南方以恢遠略，寧采薇遠戍之憚勞。想其建旆設旌，馮牙于征，徒御嘽嘽，有聞無聲。峒溪縈曲，篁竹阻深。載清飈兮捲霧瘴，注甘澤兮滌煙氛。饒歌鏗鎗，凱旋獻俘。乃息斂輸，乃休卒徒。顧神州而深矚，慨妖孽之未除，追渥惠於先朝，忍棄捐於半途？爾乃稱戈比干，陳師鞠旅。男子戰而女子運，衆志一而義旗舉。流涕抗表，規復漢祚。雜耕渭濱，延頸子午。凜規置之綽綽，目何有於孱虜！雖殘灰莫起於炎精，然大義可伸於萬古。揆今瀘川，豈昔瀘溪。蓋寓名於都督之府，使如心腹之運四肢。王制所紀，交趾雕題。沐浴皇化，蔽遮南垂。委命下吏，貢琛遠來。繫撫御之得人，屹金城與湯池。中興四葉，金運垂盡。戍役未撤，軍民交病。乃眷西顧，勢靡有定。環劍以東，瀘爲重鎮，疇咨邇列，孰堪事任？當斯時也，起部尚書楊公方峨弁垂紳，拱備顧問。再拜請行，屏息惟命。先皇曰：『吁！汝無去朕，予違汝弼，幹我樞柄。』尚書於是九頓首固以請。帝曰俞，趣刻印。入辭便殿，欲別未忍。灑宣勤之玉卮，疊匪頒之宮錦。修門兮九重，回首兮萬里。十七年兮出入禁闥，三千牘兮剗切黼宸。步出晝以徜徉，屯余乘其千騎。茸纛兮金節，彤幘兮轡組。前驅兮塞途，往開兮幕府。風霆命令之信，雨露德澤之普。協氣洽而水紅並蒂，有年書而繭栗同乳。乃先事而防患，乃整軍而經武。籌帷密運，莫余敢侮。熟窺盛心，固將尚友忠武侯於千古。是則北定堂之建也，豈必拱坐隅、侍談塵而後詰其故也哉。」客斂衽而對曰：「北定取義，則聞之矣。地以人重，子亦聞之否乎？」「蓐收御辰，素煒中外。珠履集兮紅藻幕，笳鼓沸兮細柳營。尚書乃揮羽扇，岸綸巾，據胡床，令三軍。陳角觝，簸紅旌，射命中，馬嘶騰，程勇力，簡伎能。笑呼喧闐，酒炙繽紛。人百其勇，惟所使令。飲

中樂酣，投袂而起。慨昔武侯，南征道此，千里馳驅，僕夫瘁止。獨我治朝，聲教遠被，誦弦比屋，耕牧四履。邊柝夕沉，閣鈴晝閉，上恬下穆，可無事治。奈之何南國幸安，北塵騷屑，龍蛇則山澤交興，鵲蚌之陰晴莫決。姦豪側睨以旁伺，戰守一無於定說。尾大不掉，財殫力竭。孰能爲國家刷渭橋之恥，護金甌之缺？志感激以思奮，諒非余而誰責！陟斯堂以遐觀，髮上指而皆裂。使子斯時操几杖，綴下客，寧不慷慨激昂，爲尚書而擊節也！嗚呼噫嘻！今不與古並世，事或與勢異宜。忠武侯信於己而阨於運，得於人而違於時，蓋天厭漢德之日久，故大厦非一木之支。於皇藝祖，得天下以仁，聖聖相傳，翼翼繩繩。嗣聖御圖，側席雋英。天其或者相興復之景運，錫勇智於大君。總乾綱以獨斷，闢泰途以彙征。揮氛翳於九有，耀景光於太清。恢張聖德，圖任舊人。愚竊料尚書之德業，庶幾乎周室之甫申。弼宣后以復古，何王業偏安之足云！小子不敏，敢誦所聞，酌大斗而祈耄耄，跪敷衽而祝升平。」乃歌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載歌曰：「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客曰：「泱泱乎歌矣哉！德盛者，非斯文無以被金石；功高者，非斯文無以流管弦。請濡毫於三瀘之川，磨墨於三瀘之山，書以爲北定堂之賦，而附之《崧高》、《烝民》之篇。」《滄洲塵缶編》卷一。

幽思賦 并序

賦以「幽思」名，幽憂而慨所思也。所思維何？有宋華文閣學士、光祿大夫、陽安侯後溪劉先生也。先生之薨以嘉定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葬以明年三月十八日。門生程某幽思無涯，倣楚騷之《大招》，以聲其哀也。維先生言爲天下則，行爲天下法，人無知愚，皆知爲君子之中庸。正色立朝，難進易退，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先生其人歟。太史編摩，奉常節惠，萬古傳信，國有彝章。承學鄙儒，敢犯不韙，摹繪日月。伏念攝齊升堂，歲一周星。先生不以爲愚，許其與於斯文，孜孜誨之曰：「資稟自天，充養以學，子其勉之。」某頓首書諸紳間。嘗執訊請益，顧謂小子知慕古文，削牘薦朝，可使備數，從搢紳諸儒以鉛槧於萬一，某懼不敢當也。辛巳春，晉拜全德里第。德容穆若，黃髮皤然，而憂天下若己之飢渴。迨安輿就養古涪，某職勸學從事，從容撰杖屨，又得聞所未聞。爾乃肖壽象於學官，率諸生北面再拜。簪弁雲集，衿佩肅趨，講經乞言，飲酒序齒，藹乎三代之餘風。居無幾，某捧行臺檄，北度劍外四閱月，得手書一，甫趣之，旋而凶問踵至矣。嗚呼哀哉！哲人萎，邦國瘁矣。人百其身，莫可贖矣。天降酷罰，陟岵痛鉅。苴經銜恤，匍匐愧古。想素車千兩，會葬清溪之岡，形留神馳，傷父師之逝，而藐余小子之無依也，拊膺一慟而賦之。其詞曰：

閔吾之生離阨兮，天降割其孔殷。父我鞠、師我誨兮，逝將託焉而終身。粵龍蛇之歲度兮，梁壞悲乎哲人。颼颼風木重以哀兮，上下求索又莫覲於吾親。既縣封而反虞兮，感陽春以增悼。西余首悲無涯兮，俄遠日之余告。嗚呼先生兮，一朝倏然其何之？其生有自來兮，其死必有歸。望寢門已疏兮，安所得而陳詞？鳳凰承詔而翼車兮，軼浮雲乃曾舉。周流四極、經營八荒兮，渺不知稅駕之奚所。抑將扛絕炎、儔傳說以綴列耀兮，無乃噓紫炁、謁柱史而扈西征。憑緒風以誰訊兮，九天不可梯而升。佇影響之不可得兮，杳茫茫之不可明。士一善斯可錄兮，矧衆芳之能并。皇皇仁義之廣居兮，坦坦道德之九達。苟肖形皆可與爲善兮，志皓首而不衰。春秋八十有一兮，士桀燹而國蓍龜。隘世路莫能久此淹兮，趨無爲、鄰泰始其奚疑。竊悲夫五百年之間生兮，艱於遭遇而易失。德容玉瓚之黃流兮，斯文清廟之遺瑟。氣盈虛烏可常兮，道污隆又何能必？逝川不可挽而回兮，後將焉所考德！世坎窞日阨危兮，俗冥行而莫止。悵已往之莫追兮，惕來者之將躋。天蒼蒼莫可詰兮，胡一老之不憖遺！震余衷而私有感兮，憶往日春糧而求仁。聞一言曰充養兮，書諸紳今十年。再跪覆於里門兮，願卒業乎涪濱。北面拜手槐杏之陰兮，吾今而知師道之尊。紛戶履之三千兮，奚狂簡之下取。愕風雪之詠歸兮，變薤露之惻楚。哭匍匐以無因兮，塊獨茹哀於廬處。愧端木之事師兮，躑躅六年而不忍去。苟逝者而有知兮，尚觀過而我恕。嗚呼哀哉！三石孱顏兮後溪之堂，萬松蓊薈兮清溪之岡。子孫兮孺慕，歲時兮烝嘗。化鶴歸兮何時，山嵯峨兮流水洋洋。睨故邦兮顰蹙，尚弭節兮相羊。千秋兮萬禩，先生兮不亡。《滄洲塵缶編》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卷二。

南樓賦

并序

武昌在今爲上流巨鎮，南樓得名，以庾公重，雖風流邁往，而勲業無聞焉。悅齋先生李公由館殿環望，久更外庸，上念荊州已試之績，酬沔水南定之功，陞直圖書，載頒英蕩，就領征鎮，以世厥官。推平日經綸之盛心，運神州規恢之長算，以一洗江左之陋。其在是行，門生程某追送江干，想南樓偉觀，恨不能扛翮而從也。詠歌不足，爲賦以獻。

帝奠國於南服，迤長江以設屏。紛裂土以作鎮，錯犬牙其接畛。考形勢之雄峙，壯武昌之名藩。扼上流之要衝，天設險之自然。偉南樓之顯敞，壓睥睨而連騫。曲雕楯之縹緲，翼繡藻以回旋。蔽虧日月，吞吐雲烟。曼余曩賦於遠遊，心軫紆以煩迷。想危眺以流豁，企斯樓而神馳。於是落風桅，振霞袂，緣百雉之巖峩，倚層軒而矚睇；悵南北之瓜分，獨惆悵而累欷。風號怒兮浪翻空，日晦曖兮雲改容。弔江右之陳迹，遡元規之緒風。想其羽衣褊褊，佩玦鏘鳴，據胡床以笑傲，鑑月采於空明。雖老子之興復不淺，而奈何西風之塵汙人也。嗚呼！介吳、楚而建國，匯江、漢以爲池。控淮甸之平衍，回大別之嶽巖。上洞庭之深阻，下九江之森瀾。地非人而莫守，是爲委金湯而棄之。我宋南渡，鑑在典午，眷此重鎮，爲國之阻。括湖外之轉輸，寄千里之鎮撫。孰能屹一面之長城，守北門而卧護？有天下士，巽巖之子。其翰墨發揮，如芳葩之麗春；其丰神灑落，如璧月之湛水。磅礴乎萬物之表，輻藉乎羣士之軌。曩讎書於天祿，儼正色乎朝端。孤忠表乎獨立，百壬爲之熱顏。竟枘鑿之難

投，遠修門其幾年。秉姱節以事君，何中外之間然。夫文以緯國，學以用世，舍是而求，土苴而已。自非括今古於方寸，何以融體用於一致？卓哉我公，周情孔思。險夷不能揉其操，仕止無以奪其志。使之謀謨廟堂，必蹇蹇以匪躬；經綸宇宙，固恢恢乎餘地。彼其七縱七擒，使敵人繫首請命於下吏者，此特公事業之緒餘耳。皇明燭遠，萬里如見。陞圖書寓直之華，仍禮樂使華之遣。輦車驪駕，爍風采於雲煙；高牙大纛，振籌策於方面。吾想夫南樓之上，翠琰深刻，爛巽巖之遺墨，媲雄深於古作。今也江山眩耀，烟雲雜沓。先聲隱絃，三軍改色。坐嘯事簡，觀風時隙。驅貔虎於列屯，出驪駟於華櫪。擁珠履其雜遝，粲雕俎其繁飾。旗建十丈，鐘撞千石。駐目鸚鵡洲，以酬正平之英魂；流盼烟波江，以弔崔顥之詩魄。酒中樂酣，乃命武士，駕樓船，棹蒙衝，颺輪激濤，粉雉翔空，出沒蛟蜃，悲嘯魚龍。嚴武衛於整暇，壯尊俎之折衝。豈徒襲守江之誤計，抑將收北定之成功。豈與夫詫石頭成就而貽難於賊峻，倚方嶽道勝而過猜於茂洪，昧經邦之遠略而矯迹以風流者同哉。皇帝坐宣室，思賈生，悵去國之日邁，軫朕懷其不寧。盍賜環以趣歸，呼順風以揚舲。邈修門其九重，寧虎豹之復獰。矧苗裔之蟬聯，評家世其第一。鴈湖夜雨之蕭瑟，鶴嶺秀氣之鬱積。紅藥翻兮北門，紫薇爛兮西掖。汗簡青兮蘭臺，鼎鉉調兮台席。平武今天朝，舊物兮世職。蹇余生之落寞，尚玻璃之味同。企龍門其千仞，願爲御而無從。金躍冶以成鑄，玉蘊璞以希礪。步躑躅兮江沚，意欲往而忡忡。望南樓其何許，眇天末之孤鴻。援長毫以欲賦，慙抽思之匪工。綴余佩兮瓊枝，岌余冠兮芙蓉。何當借以樓頭之黃鶴，送以九萬之順風，竦身以攀若士之袂而一遊夫蓬萊道山之宮也！

全宋文卷七三三七

程公許 二

擬九頌

鴈湖先生李公以嗣世之賢爲儒林哲匠，參貳幾政，協謀鋤姦，功不自言。橫遭媚嫉，賦閒歲久，學日充，德日進。旱霖川航，四海係望。公許嘗竊論楚臣《九章》、《九歌》，傳者謂其「託陽數以陳詞，惻惻款款之忠，一篇而三致意，庶幾君之一悟而國賴以安，非私於爲己也」。雖楚詞有詩人主文譎諫之義，而頌以美盛德之形容，斯文之作，體則騷，而文則頌，無乃不類乎。鴻飛遵渚，吾黨望於公者，雖累詞千百，安能摹倣其萬一？是則託楚騷，紀陽數，表公之志，頌公之德，於古人託物引類之義，或有取焉耳。

龍鶴山

龍吟兮九淵，鶴唳兮九天。飛仙兮下寥闊，鶴可馭兮龍可鞭。白雲兮空谷，飛泉兮鳴筑。掇瑤草兮帝庭，攀瓊林兮木末。問老仙兮何爲，珠庭宴兮悅怡。啓瓊笈兮探道帙，眄靈童兮往授之。粲仙李兮芳奕葉，主斯文兮千歲期。維嵩嶽兮峻極，繫甫申兮孕質。彼圩頂兮尼丘，非毓聖兮何述？偉茲山兮萬仞，獨載英兮一家。下培塿兮何有？上帝閭兮可排。龍奮髯兮翔騫，鶴整翮兮褊褊。灑瓢滴兮澤苗槁，何蕙帳兮吾久淹！

通德門

馳余馬兮南北，慨永懷兮故國。豈喬木兮吾敬，繫世臣兮取則。許、史兮金、張，煜煜兮煌煌，薰天兮富貴，達觀兮粃糠。水有源兮木有本，傳不傳兮天若吝。彼高密兮崇門，後何稱兮子孫。維指李兮蟠根，光萬丈兮斯文。父子兮昆弟，面命兮叮嚀。闔戶兮車不停軌，滿堂兮烜朱與紫。顧所重兮未然，寧以彼兮易此。佩禮義兮服詩書，保厥美兮久不渝。百世兮嗣守，張赫奕兮吾閭。守一經兮範金石，寧鄭公兮專通儒。

峨峰書院

修眉兮連娟，曼翠靄兮麻源。君門寧兮九虎，蹇予留兮三年。三峨之山兮遠萬里，見似人兮胡不喜！半輪秋兮促公歸，空高徑兮班屐齒。蹈夷險兮一心，既何戚兮何欣。忍較功兮曲突，莽蒼狗兮白雲。清風颯兮綺疏，明月耿兮庭除。紛縹帙兮插架，尚青衿兮來趨。渺天涯兮延佇，時與拂兮蠹魚。雪堂兮躬耕，萬古兮芳馨。匪天窮兮人厄，九鼎重兮斯文。

鴈湖

水平湖兮溶溶，鴈鳴秋兮雝雝。氣相求兮聲相應，渺萬里兮葭葦叢。晴雲淡兮天宇清，行不亂兮字縱橫。伊美人兮心和平，韻塤箎兮錦繡文。湖光澹兮酒溫卮，鑑湖影兮燭鬚眉。縱百坡兮何聚散，如此水兮涅不緇。彼弋人兮奚慕，何南北兮定處？嫋嫋兮秋風，瀟瀟兮夜雨。飛鳴兮向陽，何心兮稻梁。望層空兮接羽，友鴻鵠兮高翔。

石林

貌棱層兮心潔貞，玉韞質兮金作聲。芙蓉冠兮獨立，佩寶璐兮繽紛。胡拳拳兮石友，期歲晚兮相守。瞠俗眼兮老醜，自心知兮堅久。彼平泉兮森離立，紛品第兮羅甲乙。吾何嗜兮狷介，寧與汝兮同

癖。琴書兮左右，龜鶴兮前後。覲面兮崢嶸，忘言兮一笑。泰山兮非大，拳石兮非小，體無不具兮性何不有。岳岳兮層霄，藹膚寸兮澤九州。時卷舒兮爲世，亘古今兮獨超。

南閣

葵傾心兮向陽，車導迷兮指南。彼赫曦兮麗晝，奚信耳兮銅盤。路通行兮九軌，奚窘步兮嬾姍。理有窒兮必通，物無幽兮不闡。懿君子兮姱修，曾何心兮獨善。曼余目兮流觀，瞻咫尺兮威顏。慨冥行兮一世，撫余衷兮獨安。惟納約兮自牖，苟墻面兮孰誘。擁前旒兮余察，昏擿埴兮余考。周道兮如砥，君子兮所履。彼矇叟兮何知，跬步兮千里。倚檻兮永歌，君門九重兮奈何。倚皇明兮寤鑑，蹈前修兮不頗。

平舟

滄海兮渺瀰，杳莫見兮津涯。愕風濤兮瀕洞，問靈皇兮何之。天蒼蒼兮正色，水混混兮相接。何人心兮過險，隄平陸兮震懾。維水流兮不盈，縱涉險兮心亨。亦可載兮可溺，毋以弱兮意輕。兀漏舟兮澎湃，矧維楫兮不戒。羌左重兮右輕，曾何恃兮弗敗。引余袂兮褰余裳，整余旒兮屹余檣。舟中人兮乃心一，險可濟兮患可防。乘流兮上下，如平武兮康莊。思古人兮莫我還，志尊堯兮慨以慷。固天命兮有當，繫人謀兮允臧。

朝陽閣

東方兮煌煌，烜吾目兮晨光。耳翰音兮三唱，屏羣英兮遠藏。攬衣兮起起，危檻兮徙倚。寧餐華兮學僊，何炙背兮誇美。衆鼾睡兮昏莫知，我心惻兮獨徘徊。胡羲馭兮不少尼，恐君行兮迫崦嵫。晞余髮兮扶桑，騁余乘兮暘谷。翫咸池兮洗光，佇閭闔兮開鑰。建采旄兮飛虹，駕蜿蜒兮八龍。鸞鳳兮前導，靈鳥兮後從。於微閭兮發軔，景未仄兮帝宮。及曜靈兮未晏，尚察余兮從容。

醴泉墅

桑枝綠兮麥齊腰，醴泉山下兮春和柔。有美一人兮山之曲，薜荔屋兮蕙綈。溪流兮清瀏，嵐靄兮穠秀。鳥語韻兮清風，花氣馥兮晴晝。山中人兮袞繡衣，汎濫游兮憺忘歸。漑千頃兮芳茝，藝百畝兮留夷。歲暮兮華實，折以遺兮所思。懷渺渺兮何極，時不可兮再得。丹鳳兮飛飛，何兩美兮未合？山人兮忍淹留？皇渴佇兮石田秋。樂行兮憂違，余心兮焉求。草萋碧兮日婉婉，炯四目兮余袂挽。披霞縕兮紉瓊編，倚仙翁兮與周旋。樂莫樂兮醴泉之墅，役薪水兮公忍余棄！凌汎景兮從之遊，渺下顧兮一稊米。《滄洲塵缶編》卷二。

述九頌

嘉定十二年春，西師弛備，敵騎全入天漢、三泉、洋川，蜀大震。上用心惻，始下詔圖任舊人，起前參知政事眉山李公於洞霄祠館，以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就鎮，潰兵嘯聚，自利、閬、果擣虛入城。公乃弭節潼川，與季弟左史直院侍郎公共議招降，以伐其闕西之謀。賊始疑沮，逡巡引避。用能延景刻，會將士以蹙之，賊固爲吾机上肉矣。兵火創殘，流離未復，公始至，是究是圖，俾就安集。民遂德之，家置一喙。先一州而後天下，挽天河以洗兵甲，蒼生屬望於公，不啻旱秧之渴雨。先是歲行丁丑，公初度之臨也，公許嘗賦擬騷《九頌》爲公壽。公讀之喜，謂其文駸駸乎子駿、與可伯仲之間。愚不敏，懼不敢當也。今歲己卯，公之壽籍方周一甲子，而雨露疏恩，適丁斯時，泰道初亨，壽隽登用，紀年太極，自當與宋匹休。公許感公文字之知，不敢碌碌自比常倫，再抒鄙思，爲《述九頌》九章，章各有指，所以侈公道之開而申前作之未備。繪畫日月，非僭則狂，愛助之情，則在可取。是歲十一月既望，門人程公許拜手謹序。

毓粹

五氣兮順行，萬彙兮嘉生。繫人兮有異，毓其秀兮最靈。紛總總兮橫目，何一濁兮一清。豈后皇

兮爾私，命曰賢兮粹精。雖才品兮靡易，匪先覺兮曷程。誕空桑兮開有殷，崧嶽降兮周之禎。矧皇運兮配天，作之輔兮差肩。藹遺芳兮簡編，屹柱石兮多賢。眷指李兮嫡裔，祖柱下兮老僊。扶輿兮瑞霧，溶洩兮非煙。鞭鸞兮馭鶴，挾雲漢兮來九天。粲文瑞兮郁郁，帝所賚兮坤軸。經天兮日星，緯地兮嶽瀆。綿萬禩兮不泯，爲生民兮耳目。

載英

岷山兮五嶽丈人，大江兮四瀆之尊。羌鬱積兮佳氣，固人物兮載英。環兩川兮千里，何江鄉兮專媿？匯千頃兮玻瓈，龍與鶴兮集止。山之隱者聃耳孫，子正見兮楊氏女。乘汎景兮軼罡風，藹僊蹤兮山之趾。稟帝命兮叢霄，聊世人兮遊戲。五男子兮翹英，今嶢嶢兮鼎峙。彼談、遷兮世史官，悵有歉兮晷及季。真人兮高翔，眄塵寰兮粃糠。憫俗兮惛瞶，蹇余佩兮熒煌。老翁泉兮龍鶴之雲，前蘇後李兮藹芳馨。岷可礪兮江可竭，不可沫兮英與靈。

經文

天不祿兮斯文，寄命脉兮哲人。爛咸陽兮焰虐，不可燬兮六經。苟日月兮可晦，何天地兮長存？言不文兮行不遠，義欲正兮詞欲瞻。學之荒兮氣之浮，匪艱深兮必蹇淺。公昔來兮帝旁，佩瓊蕤兮雲錦裳。六龍兮伏軫，從之兮彩凰。愍世兮溷濁，下掃兮不祥。屈、宋兮導前，卿、雲兮翼後。韓、柳

兮並馳，杜、李兮齊驟。建安七子兮隨行，江左諸謝兮羅左右。抗吾旃兮典籍場，軼吾轂兮風雅囿。探金匱兮秘圖，挾國華兮冊書。範金石兮揚律呂，散人世兮猶緒餘。民之生兮有司命，彼指南兮亦有車。秉斯印兮千萬壽，後有覺兮余楷模。

耀 德

郊見帝兮琮璜，瑟彼瓚兮流斯黃。物有專兮靈粹，寧糅雜兮尋常！懿君子兮毓德，可蠡測兮蘊藏？稟堪輿兮間氣，學遠紹兮皇王。探墜緒兮鄒魯，集皐夔兮衆芳。俗蔓蔓兮要艾，紛余佩兮蘭纓。衆檐檐兮冶服，爛余裳兮織襄。石渠兮紫橐，斗樞兮黃閣。持衆美兮效君，寧濡跡兮康國。世惛惛兮莫莫吾與，矯茲媚兮私處。畦於閭兮珣琪，藝瓊蔬兮元圃。曖晴旭兮養和，霏瑞霧兮來下。苟昭質兮莫虧，猶可遺兮遠者。及羲鞭兮未晏，導帝之兮軌路。

亮 節

蘿門兮薜戶，宛其姝兮靜女。撫瑤瑟兮清歌，歌不絕兮如縷。事君子兮歲幾何，薺非甘兮蘗非苦。金石兮貞心，恩深兮雨露。豔半額兮娉倡，豈娥眉兮能嫵。山之顛兮虎豹嗥，波汹汹兮蛟龍饕。君欲行兮孰導，隱余思兮鬱陶。願一列兮無從，首倦櫛兮頻搔。寶輅兮瑤轍，道阻兮積雪。君何志兮遠遊，危斷綏兮惓惓。歲冉冉兮將邁，蹇奚淹兮山椒？愕噦鳳兮戾止，曰有詔兮汝謀。日有食兮仍

曜，景有晏兮復朝。苟蓀蕞兮弗諼，聊延佇兮中洲。

固屏

蚩尤旗兮飛旻，天狗墮兮隱雷。天運兮日蹙，目漲兮氛埃。一失兮一得，孰強兮孰弱！莽三垂兮骨縱橫，恣強敵兮橫奔突。天萬里兮杳莫知，何一朝兮飛羽愕？皇乃眷兮西顧，愴赤子兮何負。白駒兮來思，忍空谷兮逸豫？有俶兮東方，千騎兮煌煌。淑旂兮綏章，往欽兮汝臧。膏余車兮秣余馬，遲汝不來兮盍整余駕。忽霧塞兮飈回，梗綠林兮鱗藉。不我後兮我前，幸劫災兮天假。怒轍兮徒勞，鼎魚兮焉逃！民生兮何尤，膏火兮煎熬。蛟涎兮脫禍，父母兮鞠我。集鴈兮中洲，作之屏兮蜀之左。內訌兮外阻，誰禦兮誰拒！膚寸兮鬱遙岑，先一州兮後天下。

入輔

滌淪兮澤有水，渺莫窺兮涯涘。鼓之雷兮噓之風，沛萬里兮流莫止。濤濤瀾兮汎東洋，張乾綱兮翕坤紀。渺觀兮古今，賢運兮齊軌。狼跋兮其胡，赤舄兮几几。東征兮遲遲，滔滔兮不歸。歸來兮何時？繡裳兮袞衣。美人兮嫿好，思不見兮令人老。昔與余兮成言，忍棄之兮異道？九疑兮緬哉，重華兮宴娛。蒼龍兮峙闕，嵒嶢兮帝臺。蕙綈兮芷幄，從之兮九垓。麾青虬兮以梁，驂孔鸞兮以駕。靄雲旃兮繽紛，恍松喬兮來御。步咫尺兮帝軒，帝一笑兮何言。恍流盼兮下土，掃埃氛兮九埏。余左兮汝

右，余先兮汝後。汝作朕兮股肱，拜稽首兮皇萬壽。

紀生

一之日兮周正，建子兮良辰。黃鐘兮起律，魯臺兮望雲。氣機兮翕闢，往來兮不停。皇揆予兮初度，秉幼志兮潔貞。延日月兮察幽，晞雨露兮瀹氛。蓀拳拳兮余愛，何險艱兮弛勤。與蓀違兮星紀，思專專兮曷已。九折臂兮成醫，信情質兮可恃。端策兮以占，有孚兮韋編。陰極兮陽復，豈賢運兮不然？矧甲子兮一周，測天度兮循環。丹臺兮定錄，壽紀兮日延。理無窒兮不亨，物去故兮就新。螻屈兮求信，根之歸兮再榮。彼涸陰兮毓質，亦忍俟兮陽春。洪鈞兮密庸，播物兮無垠。開八荒兮壽域，如華胥兮大庭。

侶真

天門開兮九重，爛鈎陳兮紫宮。烜舜瞳兮萬里，穆五絃兮從容。予唱兮孰和？勞心兮慙慙。渺煙塵兮蕭瑟，慨世途兮荆棘。上帝兮孔仁，賚予兮良弼。金碧波兮漲漪淪，妖氛洗兮景氣新。皇軫思兮六合，佇公來兮經營。天蒼兮地厚，日月兮悠久。民命兮以延，國脉兮以壽。雲鬚髻兮僊者家，瑤之臺兮戶瓊玖。飯寶屑兮醴玄霜，脯擘麟兮果黎棗。馭鶴兮鞭龍，故山兮春風。吾誰侶兮赤松，匪上玄兮曷從。撫塵劫兮浩蕩，燕鈞天兮樂融。長接引兮羣品，與龍漢兮無窮。《滄洲塵缶編》卷二。

亨泉詞

《亨泉詞》，眉山程公許爲常博張侯賦也。侯家資陽，考槃蓮花峰下，坎地得井，竅木以成。有冽且寒，昔堙今渌，以「亨」取義，而爲之銘。宿學鉅公，咸有紀述，肅容伏讀，靈源至味挹注不可窮。顧後生何敢與於斯文？疇昔承教下風，所願求益，倣楚騷體作亨泉之詞。若曰紉艾擷蕭，祈頡頏於飛霞之佩，則公許所不當僭。

有闕兮寒泉，運而往兮幾何年。地靈兮啓秀，不我後兮不我先。川媚珠兮圓折，蓮吐岫兮便娟。坤文郁兮瑞世，所思邈兮西都之虞淵。芳至今兮未沫，世載英兮曷維其已。考槃兮山之阿，龜何以兮食只。築之垣兮登登，忽而凹兮窈而深。累甃兮尋丈，剝木兮虚心。木爲仁兮仁者靜，水閼險兮中不失信。矧生數兮土以培，固受命兮獨也正。孰牖兮孰室，孰導兮鬻沸？否傾以亨兮繫所遭，余何喪兮何得。美人兮委蛇，澗酌兮永歌。昔泥不食兮匪我吝，今渌可汲兮湛不波。韋絕編兮堂上，晤三聖兮惝恍。有孚兮坎習，不窮兮井養。消息兮盈虛，道之體兮《易》之象。沛吾輶兮八荒，志拯溺兮靡遑。雞鳴喈喈兮霜月曉，紛紜歸夢兮殷轆轤之下銀床。萬家兮渴飲，渺千里兮相望。猿奚悲兮鶴奚怨？早欲霖兮川欲航。功成兮不居，嬾彼泉兮有常。纓可濯兮滄浪，鯉可羞兮漢之姜。修綆兮汲古，漚新學兮肺腸。美人兮歸何時？樂莫樂兮舊鄉。《滄洲塵缶編》卷二。

仙谷詞送別西憲楊少卿奉祠東歸

攬飛雲兮遐思，軼迅飈兮流目。涪之水兮渺瀰，秘殊境兮僊谷。彼僊谷兮何有？辟埃氛兮沈寥。森幽篁兮擁翠，翫嘉栢兮相樛。路窈窕兮山盤紆，田可稼兮谿可漁。谷中人兮歸何時？霧冥冥兮雨霏霏。人心洪濤兮衝君航，世途羊腸兮隕君馬。盍舍策兮停橈，聊相羊兮田野。蘭室兮蕙綈，鶴舞兮猿啼。君歸來兮何樂，澹無取兮焉求！敷床兮千萬軸，問何如今嶽之麓。慨視世兮搶攘，忍潔身兮幽獨？谷中人兮無淹留，靄膚寸兮澤九州。芳菲菲兮未沫，期歲晚兮逍遙。《滄洲塵缶編》卷二。

撰先伯桂隱先生哀詞

伯父桂隱先生以嘉定十一年正月十三日卒於丹棱之里居，後十二月十七日葬。程氏自唐入本朝，號眉山望族。曾叔祖夔州府君，由上庠擢政和二年進士乙科，浮沉州縣間，以學行爲縉紳槩範。叔祖飛烏府君早世，不克大耀。先生夔州嫡長孫，飛烏嫡長子也。生長見聞，嫻於禮度，非詩書不嗜，非道義不友。終老韋布，爲鄉達尊。家君子蓋先生之親手足，稚齠出繼，友愛尤洽。公許每歸鄉省墳墓，拜先生堂下，丰神散朗，談論贍博。其卒且葬也，不得一慟以寓其哀。先生

早悟道家秘訣，形留神往，豈真死者乎！乃倣楚人之詞，爲文以招之。詞曰：

丹山之巖兮阻且深，丹山之雲兮闕其霖。中有姝兮靜處，冠岌峨兮瑤簪。方轍兮坎滯，聊返轡兮穹林。辛夷兮爲屋，芷幄兮蘭衾。世與我兮異好，不可揉兮精金。信有味兮恬漠，亦何怨兮寡朋。猿啼兮鶴憤，鳥悲兮蛟吟。忽西崦兮墮日，急響絕兮玉琴。載營魄兮焉逝，空桂枝兮蕭森。朔風兮陵厲，白晝兮多陰。素車兮丹旛，曷返兮遙岑。天高兮地厚，古往兮來今。彼達觀兮超曠，奚死生兮愛憎。四方兮上下，杳眇兮莫尋。鶴歸兮何日，瑤草碧兮勞我心。涕浪浪兮霑襟，君無滯兮遠淫。歸來兮娛樂，故山兮峻嶒。《滄洲塵缶編》卷二。

安人趙氏哀詞

安人趙氏，故大丞相衛文定公之季女，今朝散郎、主管建寧府武山冲祐觀虞公之妃，嘉定七年六月十一日終，後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葬。公鍾情嘉耦，述文誌墓，語皆傳信。眉山程公許倣楚騷之亂爲詞以相挽者，以寬公之悲云。

商飈之蕭瑟兮，百草莽其披離。何深林之敷蕙兮，藹芳華其不虧。物有生而專嫩兮，豈伊人而不然？閨濬房其窈窕兮，非從夫將孰稱賢？媚璇源之駛瀏兮，四僊之峰其巖巖。衮衣藹其碩膚兮，笄珈配之煒曄。有齋季女淑且明兮，天作之對奚苟求？懿玉屏之有孫兮，嗣寬閒之潔修。面嘉命其必敬戒

兮，庶幾君子之好逑。歌福履之將兮，詠室家之宜。敝屣珠玉吾何有兮，佩禮義而服書詩。顧俗好之驚榮兮，得則盈而失則沮。媿君子其獨不羣兮，期百歲而偕處。夫何孤鸞一朝而舞鏡兮，悼亡賦而鬢霜。念天秩之有典兮，幽明離隔其忍忘！冷辟邪而燼絕兮，疊旁行其蛛蝥。耿松岡之夜月兮，尚欣欣以從舅姑之遊。悼人命其孰司兮，參大衍其非天。信流芳之未沫兮，豈獨華髮而曰壽？苟天理之可恃兮，君子之步其丹青。湯沐大國日可冀兮，尚足慰芳魂於一丘。《滄洲塵缶編》卷二。

輪對劄子

嘉熙元年

志士仁人，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矣。

《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

應詔論行都大火奏

嘉熙元年夏

羣臣忠告者衆，而聖意確不可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爲

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耳。《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

論易楮法奏

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兌一，使民間尚知寶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

論機務錯繆奏

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爲欺之臺察充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拉拭之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復。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改紀之初，所爲錯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卧。《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又見《宋

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論右史徐元杰死狀奏

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漢弼類風淫末疾，範亦尪弱多病，諉曰天命，猶可也。元杰氣體魁碩，神采嚴毅，議論英發，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爲之雪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閭籲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鞠勘，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蒞其事，盡情研究，務使得實。集議朝堂，分列首從，必誅無赦。《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論鄭士昌復職與內祠奏

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宄雜糅，恐其積習沉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

論京學養士以五百爲額奏

淳祐十一年閏十月

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更張之，爲士亦當自反，未可盡歸咎朝廷也。令行之始，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既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途，經營朝夕，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宋史》卷四一五《程公許傳》。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七三，《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進明裡進戒詩狀

臣公許言：伏睹皇帝陛下改元端平、躬親政事之三禩，大饗明堂，以報以祈，竭情致敬。先期格於道祖，即以是日齋太廟。詰朝薦裸，月星明概，乾坤清夷。逮玉輅言旋齋宮，都人夾道瞻望，天顏晬穆，嘉氣扶輿。中夕，雷雨交作於乘輿未興之前，而小霽於降神盥奠之際。意者雨露風霆無非所以爲教，皇皇帝后，於吾君顧歆警戒，其仁愛之至歟。熙事告成，聖心加惕，詔有司却步輦，輟班賀，免御樓，所以敬天威銷眚沴，祈祥也。後四日，申詔避殿減膳，孚號告廷，以禮拜罷，明智天運，威

斷神謀。列辟退朝，舉笏相慶，不期乾道、淳熙之氣象復見於今。臣列屬奉常，預觀容典，深惟陛下欽畏圖治之心，凡百臣子，當知所以將順規戒，效塵露於海嶽。謹倣《周頌》敬之之義，撰成《明裡進戒古詩》一章，凡二百四十六句，繕寫進呈。懇懇精忠，惟陛下裁赦。《滄洲塵缶編》卷三。

與葉紹翁書

《聞見錄》二帙，併沐示教，記載詳博，事得實而詞旨微婉，他日足以備史官補放失，非細故也。靖逸抱才蓄學，含章退處，著書以待來世，當於古人中求之。《聞見錄》所記西山謚議一段，是時公許待罪奉常，爲博士，所訂文忠二字，實參考公論，與長官同僚商訂累日，而後敢落筆。間有一二公以爲太過。然予此謚者，上下無異詞，故議下考功覆議，亦以爲當。當時却不聞其家子弟與政府辯論一節，架閣公後入朝，亦未嘗一訪。但建安諸賢及嘗登西山之門者，頗相稱尚。當候稍閒，搜索副墨，錄以求教。《四朝聞見錄》卷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全宋文卷七三三八

程公許 三

送軍器監丞秦侯入覲序

安岳秦侯以儒學起家，爲二千石。其爲人碩大頎整，器識稱之。文章自作一家體，不爲陳言，理體密察而本以寬恕。由銅梁更巴郡，所至籍籍有治行。會西垂連年用師，武備單弱，敵兵全入天漢、三泉、武休，潰卒相挺爲變。侯以偏壘遏其鴟張，列柵近郊，意有憚而不敢肆，逡巡引却，驚入他境。武不足以折其暴，誠不足以戢其偷，燎原炎炎，寢不可遏。閬、果、遂之民，其孰不以巴民爲天幸，而恨秦侯之施局於千里也。會有詔起節度使儀同安公于家，授鉞專征，督諸將合圍進擊，不淹月，妖腰亂領，併膏鈇鑕。幕府上功簿，安公愀然變色曰：「爪牙之衛而腹心之梗，赤子於昔而蝨賊於今，是孰使之然哉？」有告於公，方變作之初，秦侯嘗有意於招降之策矣。人情不大相遠，捨逆爲順，不過翻覆手間。斯策果行，禍不若是慘也。既往何咎，方來可圖，世故多端，人物滋眇，有才若

此，不以白之吾君，公之天下，而私以爲賓介之選，於心獨無愧歟？飛章籲天，上領其奏，詔以軍器監丞入覲。士大夫交手相慶，不但爲秦侯一吐氣，抑亦幸公道之獲伸而蜀產之不遂終棄也。重南輕北，昔人有遠識謂爲分裂之萌。邇年以來，廟堂意忽遐外，士之進用者，落落如辰星，不能獨當東南一郡。憤氣鬱積，天用疾威，假時運之搶攘，彰才具於艱棘。而侯也，首以瑰望爲蜀士召用之倡，秋濤噴薄，鼓枻東去，延頸乎登仙之慕，拜手乎三接之禱，愛人以德者，所不當爾耶？公許嘗拜侯於成都，再侍於武信，望其容毅而溫，接其詞莊而裕，退而欲然若有失，已而充然如有得。夫遇合之難，自昔爲病，或失之於交臂，或迷之於目睫。然世固有一言之契，不由紹介而意氣相許者，殆天授，非人合也。未同而言，古訓所戒，然後學所以事長者，不當援此以自晦。敢誦所聞請於侯，侯其許之乎？西南一面，幸奪命於蛟涎，改絃更張，未可中輟。事有可否，見有異同，裁之以公，雖佛何病。然上流之託，以今揆昔，其難百倍。若非公朝推誠委任，使得以展布四體，即諸葛復生，亦無所措手。昔威愍宗公留守東京，經理有緒，異議中沮，憤不得伸，遂使王業偏安，中原淪沒，遺恨千古，言之痛心。愚以爲今日所當鑑。殘敵窮蹙，相挺爲變，兩河、山東雄傑環起，兵交始此，憂端日滋。蜀自古以陸海擅名，以天險立國，今財殫兵弱，險爲虛設，變故繼扇，人心易搖。所當中外一心，上下併力，往復可否，協濟艱難。如韓、范以西事並命宣威陝西、河東之時，范議增兵，韓與之異。杜、富當國，主韓抑范，而范意亦不以爲忤也。愚以爲今日所當法。侯以儉府元僚入爲中都官，面對宸宸，退謁宰相於政事堂，安知不以西事咨焉？從容敷陳，所以沃帝心贊朝算者，取之胸腹，如繭抽

絲，緯文經武，何適非用？蜀，父母邦也，言之可不盡乎？公許少讀書，知所趨向，見有抱才蘊識、可期以古人者，私竊企慕，恨不爲之執鞭。聞之伯修張君嘗辱侯之譽以齒牙也，於其行，義不可以無贈。《詩》不云乎：「我儀圖之，愛莫助之。」請書以爲送侯之序。《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送果州使君楊文叔赴召序

公許童卯粗省事，侍儒林文人，評當代人物，聞有古遺直曰老圃楊先生，學粹行芳，日光玉潔。拱手問姓字，不覺神悚形肅，私願爲之執鞭。而生晚，無由窺墻仞，常怏怏爲終身恨。嘉泰癸亥，始識今果州太守楊徵君於左綿郡泮，知其爲老圃之嫡子，竊自以心語口：此生何幸！得端士爲楷模，而後喜可知也。流風不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求如徵君父子一家，後先相望，譬之朱絃疏越，清廟之遺音，天球粹溫，有國之鎮瑞，俗眼之所眩而俚耳之所愕，獨何怪歟？老圃以直言擢上第，以廉平稱吏師，累辭旌招，持節建閫，藹有聲聞。晚節不樂通訊權倖，白首卧家十餘年，士論歸重，以爲范景仁、劉器之一等人也。徵君胚胎先烈，正直強毅，得於生知，輔以趨庭義方之訓，麗澤講習之功，以名節行義爲膏粱，視軒冕金玉如塵土。先皇帝在御，宣威大臣露章薦於朝，一再命召，循墻固避。會丹成鼎湖，嗣聖訪落，收攬耆舊，協濟艱難，以徵君爲賢，有詔趣召。徵君躍然投袂而起，吾黨之士一爲公朝賀，一爲徵君疑。公許曰：不然，凡出處去就何常，惟適於義而已。晨門之吏以知其不可

而爲之爲夫子譏，荷蕢之夫以有心哉擊磬乎爲夫子疑。二子勇於避世，果於忘世者也。聖人以利澤生民爲心，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而忍於避，忍於忘之乎？不寧惟是，公山弗擾召，佛肸召，子皆欲往，而子路不悅。彼師友函丈薰而炙之，如由也勇於義，尚不能盡知聖人之心，則亦無怪乎晨門、荷蕢之流也已。故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徵君行矣！士大夫風俗一壞於嘉泰、開禧之學禁，再壞於嘉定之更化。三十年間，方刈爲圓，剛揉而柔，波蕩風靡，拱視天下事變之極，如大厦之仆風雨，漏舟之沉江湖，猶且委曲遮護，相與誦歌談笑，若無事時。其間毅然有特操，能以忠言讜論爲國家扶綱常於綴旒，續氣脉於沉痾，屈指中外，落落幾何人？徵君行矣！直己以信其道，至誠以盡其言，陰極而陽，剝盡而復，安知夫不能牖聖君於一聽聞之頃乎？雖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惟至堅至白者能之。堅白未至，而欲嘗試於磨涅，此滔滔者所以甘心乎磷緇而莫之悟也。若徵君者，其堅之至而白之至者歟。昔逡巡而避，今翻然而往，徵君之於進退語默，權衡之審矣。道之行不行，是則有命焉。若徵君者，其能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也決矣。先兄伯剛父、仲遜父於徵君爲同年生，某疇昔又從徵君遊，故其贈行，請以聖門出處去就之大義爲士大夫釋所疑。他日持斯文以證，當知老圃爲有子而某爲知言也。寶慶元年九月日序。《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送前益部漕寶謨寺丞范公赴召序

始朝廷以江西范公戍安豐有異績，擢守涪會，尋改鎮嘉邨，所至不待黔突。至是持節將漕益部，久駐踰六年。中間以備禦奏功，璽書加賜顯秩，由中秘郎拜太府寺丞，陞寶謨閣，恩寵赫奕，同時乘輅車使西南者不逮也。公感渥恩，殫勞厥官，久益不懈。累疏請代，詞旨懇切，制詔入奏事。公使蜀日久，樂其風俗之媿，教化之易以施也，時其喜怒哀樂而調適之，剔其螟螽稂莠而扶植之。故惠利之洽於民者深，民愛之若父母；誠心之孚於士大夫者一，士大夫尊之若師保。父母之顧復而師保之振德，不虞一朝之舍我而惛惛其無依也。是以驛召之始至也，其君子拱手以相慶，其小民蹙額以相告。其拱手以相慶也，幸其功之見知而公之所施者溥也；其蹙額以相告也，畏二天之奪去而蜀之所芘者遐也。人情不大相遠，或欣或戚，無非發於誠而厚於公者。有質於某曰：「子昔以文贄范公，一見賞晤，命掌記室，旋擬爲左綿文學掾，削牘論薦，游談引重。公之門多士雲滃，而子則薦臺之隗也。於公之行也，將何詞以寬其小人之戚，又何說以答其君子之望？」某薰炙公道誼歲月遠矣，其明練靜密者，不敢臆度論也；其劬躬而惻民隱，泛愛而別品流，則未知與古人何如耳。蜀自更多故，利在齊民，取無遺算，行齋居送，公疇昔軫如傷之視而汲汲乎一分之寬，不啻己之饑渴。入對便殿，必能爲上開陳，圖所以利其後。岷峨悽愴，未嘗一息不在公思慮間，而尚奚戚乎？雖然，寬小民之戚也易，

而答君子之望也難。今中外事勢沸渭紛紜，如杭漏舟，涉大川海，颺起濤汹，莫知所屆。而執事者未有深思碩畫，爲國家固基本，排患難之道。奏疏之傳四方，類皆鈎摭微細，苟以塞責免咎。豈朝廷之大，獨無一士諤諤昌言者乎？習俗弊其前，名位休其後，自非秉志剛強，其不淪胥以溺者鮮矣。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終其身。忠文公十九疏請建儲，卧家百日，鬚髮爲白，此公之家法也。大丈夫願忠於君，不以官之崇卑二其志。公由儒學超擢，官不爲卑矣，榮晝日之三接，效朝陽之一鳴，茲非其時歟？某受知於公也厚，感恩於公也深，而所以期於公也遠且大。倚廬銜恤，竊慕昔人上書時宰論天下事，而聲迹冗賤，瘖不敢吐。夫善類不常有，有則天下之責四面至矣。此某所以妄臆其易者之無不言，而期其難者之能盡言也。憤懣感激，因或者之間，矢詞以答，而書以爲送行之序。《詩》不云乎：「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嘉定十七年二月日，門人程某序。《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送制置閣學侍郎崔公赴召序

先是北敵乘勝奮長驅之師，闖我三邊。蜀口以不戒，禍尤慘。武休潰卒，倒戈挺變，既芟既夷，民志未固。上當宁太息，亟命冬官侍郎五羊崔公以鈇鉞鎮益部。入辭便殿，玉音隱然：「蜀遠且陋，民警於多難。惟是吏治臧否，邊防緩急，合六十四郡，咸汝咨。」公頓首奉詔，即日戒途。始公奮自

孤遠，遊膠庠，擢名第，以清忠端亮爲廟堂簡注，立功立事，藹有聲實。龜鶴萬里，未至而人已孚。入境下車，刑賞信必，官祇厥事，民無惰遊，軍律以修，吏姦以戢。未期年，治成制定。會旬宣虛位，公以便宜密旨往莅其軍。旋有詔，由候對陞雜學士真除四川制置使。邊不撤戍，至是五年矣，將驕卒惰，怯戰而怙亂。重以士大夫溺心功利之說，不奪不厭，民病警警，訴天靡所。公疇昔軫念於斯，牽掣而莫得伸者，一朝如轉圜石於千仞之山，決積水於千丈之堤。民氣太和，無憤不洩。易諸將，蒐練卒乘，號令風采，能使人畏而愛之。某幸甚，辱公深知於入蜀問士之初，十乘啓行，命執鉛槧，從賓客後，侍言笑於碧油之幕凡六閱月。握吐接士則姬公旦，夙夜匪懈則仲山甫，諸葛亮之公道，范孟博之清德，羊叔子之方略，凡異時想像於簡冊者，幸薰而炙之。請別轅門，歸遭酷罰，伏苴經以奉喪葬，尚公之德宇焉依。郵音飛傳，上有閔勞賜環之詔，搢紳戀嫪，介冑愕顧，賈議於途，農蹙於畝。昔公未來，有銜莫吐。公既來止，如病得愈。天胡忍此？奪我慈母。客有聞而諗之曰：「國家南渡，今茲百年，中原瓜分，敵亡無日。銀夏諸部，不可以爲援，山東新附，尤難於堅凝。師老力殫，隱憂轆轤，此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況中外寒心於國本，而儲極未正，尚不能無疑於憂國者之懷。論人才則軟熟者容，鯁直者斥，天下大勢危若綴旒，而士大夫恬不知畏。得如公數十輩坐廟堂，主國論，庶乎其砭鍼於斯世，奚西南一隅獨能私其利哉！」聞者愀然變乎色，曰：「子之言諒矣。雖然，公之未專事任於全蜀也，將佐之能否無所辨，卒伍之功罪無所別，戶籍檢括，鹽酒規贏，營田屯田，騷然椎剝，威假於狐鼠，冠竊於沐猴。公之開府也，髮櫛而苗薈之事聞於朝，久乃不決。夫去數

汙吏，難若拔山，於公心寧不拂鬱於此？使公而入贊樞軸，吾知其決不能模稜兩端，容容以取厚福也審矣。」客聞斯言，疑以質於某曰：「子獲私於崔公，盍爲訂其說？」某竊嘗聞之《孟子》：「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蓋時運有興替，吾道有汙隆，謂之命。直道而行，不可枉者，謂之義。君子信其在己，惟義之從，君子不謂命也。公之心若權衡，因物以見輕重，不能爲物作輕重。彼黷貨讎民而莫知天禍人刑之可畏者，公固因民之怒，執而付之有司矣。網漏吞舟，則有任其責者，公心其何慊歟！天祐國家，錫公以康寧壽考，使之儀刑百揆，宰制六合，則凡志士仁人，爲吾君瘋思而不得釋者，吾將有望矣。《詩》不云乎：「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邇思，遠莫致之。」某素鞿端憂，聞公之去，不得再拜以別。懷恩未報，望遠悽斷，搔首秋風，渺不知再侍之何日也。嘉定十七年二月日，門人程某拜手謹序。《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送新懷安使君度侯西歸成都序

浩齋先生楊公爲益部詳刑使者，忠厚欽恤，事存大體。公退，引賓客人士，與之講學。漢嘉舊隸臺治，郡丞合陽度侯與公爲師友，每請見，談經析理，往往卜夜不能罷。官滿當代，上命爲金堂守，未及瓜，爲楊公留七閱月。江風清暑，扁舟至成都，士與民咸惜其去。客有聞而諗之曰：「地方千里，齒民版者不啻數萬。丞貳郡政，事任之專，非牧守比。度侯何以得此於民也？」曰：「不然。今

薦紳之論，鮮不曰爲州縣之難。而爲州縣之難，不若爲民之難。男耕女絲，應縣官之須，日不遑給，憔悴困苦，未有甚於此時。而爲之上者，方且掌握三尺，假公以濟其私。一有怨嗟，又從而讎之，曰是有分焉，如之何其不使民厲且戚也？侯之丞吾州也，亦豈家至戶到，人人悅之耶？寬大樂易，凡前後守將以慘毒爲能，侯從容贊決，陰以義理化其悍強，使之感愧而無所肆，如斯而已矣。」余聞之憮然。昔明道先生所居官，每書「視民如傷」一語於左右，常恐其行之有愧。士大夫苟能一日用其力於斯，則所謂「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者，其慈愛之實，固非外鑠而強爲之也。侯自蚤歲讀伊洛書，有所省入，齎糧萬里，請問於晦翁先生，得求放心之一言。由是而後，充其所知，體驗力行，覃思不舍。今德益懋，行益粹，而欲然於懷，翫索講求，無一息之間斷。自其與楊公游也，志合道同，神會心契。其於一事一理，格之至而發之審，譬之水盈科而進，燈加膏而光，固亦理之常。北風驛騷，機不容髮，懲羹吹齏之論，滔滔滿天下，而嫠緯隱憂，則有大可寒心者。愚以謂今日扶持國家之本在得民心，得民心有道，在革士大夫之心。士大夫之心之蠹也甚矣，誠使知味乎講學之樂，致察乎義利之分，移愛子孫之心以愛民，推爲己之念以爲國，天下之事，奚足慮哉！以侯之博大純實，其欲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蓋自以聖學爲重任，聲名暴白，當有引類而進之者。行將去是而羽儀天朝，願有以告於吾君，起民病於沈痼，導人心於公直，壽國脉於無窮。事在今日，如拯溺救焚，不可緩矣。公許不敏，承學於楊公之門，且幸朝夕辱從侯游。不鄙其陋，以爲可教，演充養之義，爲之銘坐右觀省，敢不求所以克私補過，重拜侯賜。《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於其行，請誦斯語爲序以別。嘉定八年六月庚子，眉山程某謹序。《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送江油使君司令洪公赴召四川制屬項公入候班引序

璧瓚瑚璉，輝煌乎宗廟之美；杞梓楸楠，委輸乎匠石之門。國有鉅人焉，其寶器之府而異材之藪歟。五羊崔先生之鎮蜀也，其賓介皆一時選，曰於潛洪公、宣城孫公、括蒼季公，後一年而永嘉項公始至。先生清峻威重，居今行古，劬躬而務博施，密察而崇大體。其爲文章，尤精勁雅健。搢紳大夫造其門，蹶躅悸悼，斤輟於手，絃縮於袖。而四君子者從之游，獨久而不渝。大率人奮所長，畢知無隱，而言行皆以先生爲準的，故能情親若父子，義重若師友，殆天作之合，非苟然也。公許蜀之鄙人，不自意一言之孚，携手而升之堂上，退得與四君子者相周旋。雜蒹葭於琬琰之林，藝艾蕭於蘭茝之徑，光采之所照耀，芬馨之所薰襲，縱未能化而同，退而察其私，則亦幸而不爲善類之棄也。先生匪躬盡瘁，拯蜀民於險阨，至是三年餘矣。治定制成，奉詔入覲。洪公守江油期月，同賜命召，而項公亦以通籍入侍班引，舟自嘉陵銜尾下三峽。獨孫、季二君子以官守宿留未即去，攀芳杜若之浦，排雲蒼龍之闕，志同而氣合，蔚相扶而炳相輝，鴛鷺歸僊仗之詩，彰義主賓，未得專媿於前也。公許孤苦病羸，壯志銷蝕，千金敝帚，拜貺於先生者厚矣。游談引重，曷敢復以累諸君子？嘗竊自念，洪公

下筆妙天下，而屈與商論；項公溫雅有檢柙，而辱爲同年。親喪未除，銜恤丘隴，離羣索居之感，安得而嘿耶。太史公有言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諸君子得先生而事之終身，其爲名也遠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驥尾蒼蠅，千里可致，先生抑有意乎？願從諸君子證之。《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送胡侑子仁序

杜少陵崎嶇戈戟間，轉徙巴蜀，簡成華諸子詩，自訴其饑餓彌旬，敝衣百結，空堂日晚，吞聲灑淚，阨窮亦甚矣。賴嚴中丞爲結屋浣花溪上，舉家始有棲託。盧玉川洛師破屋數間，怪辭驚衆。韓吏侍時爲河南令，愧鄰僧之送米，捐餘俸以助其祭祀。自昔騷人墨客，類皆拙於謀生，而鉅公達官，則不以傾身下士爲憚，風流相尚，千載猶可想見其高致也。金華胡君子仁雋永書傳，嘗以多聞自列，落落不偶，則退而殫思於詩，詩益工而家益貧。西山、鶴山二君子盛稱道之。負笈京都，以《明道》、《明經》、《明學》三論進闕下，不報。朝紳高其義，爲白大尹，延致三賢堂。戊戌七月，颶風大作，蘇堤之柳，拔者十之三四。有司規以爲薪，給酒人之須。子仁曰：「不可，此蘇公手植。愛其人而思其樹，忍加之斧斤乎？」家餘良田二十畝，走僕鬻於鄉之大姓，得錢緡，課丁夫，盡舉而築之。綠陰界湖，還復舊觀。身之寒餓不遑恤，而懇懇乎惟蘇公芟憩之是謀，人之迂子仁者衆矣。子仁方且移胡

床嘯歌於清蔭之下，攬湖山穠秀於几席間，休休自得，不知其爲迂也。葯房荷屋，蓀壁辛楣，三賢之與儕而風月之與鄰，子仁之取於世也能幾何？而尚不容一朝寧其居。嗚呼，嚴中丞、韓吏侍代豈無其人哉！子仁之游道甚廣，凡今之大夫士以勲業聲名暴天下者，半爲子仁之知己。子仁奚旅瑣之病，而不即以謀之乎？子仁行矣，鼯鼠之腹，奚耗乎河流，鷦鷯之巢，奚侵乎喬木？然而湖濬三間之茅，以燕以處，於子仁不啻足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載歌此章，豫爲子仁賀厦。《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送道傳姪補中國學序

吾姪道傳父以詞賦試中紹定元年類省附試待補生，理舟入膠庠，期以名業自奮。先是，道傳父之母太孺人孫氏歸我從兄貢士希文，期年而嫠居，矢死靡他，父母不能奪。道傳父自近屬入繼，鞠育教誨，以克有立。郡太守高其節義，表聞於朝，前後三奏，始有旨命州縣長吏旌其門閭。適道傳父補中，當理舟東征，宗族鄉黨榮之。維聖朝表節義以勸風俗，雖著在令甲，而蒙被渥惠者，實爲希闊之遭。太孺人躬其艱而食其報，可無愧。道傳父謹佩慈訓，篤志修名，期無忝於所後，斯可尚已。膠庠英俊之藪，上國衣冠之會，道傳父自遐遠遊其間，所見者大，所交者廣，氣當益充，學當益進，文當益工。令聞廣譽，歸悅其親，科級之華，抑又其次也。道傳父立志甚弘，不以己之一得爲矜，而惟以

親之節義顯著爲喜。方將移孝於忠，精行藝以答聖天子教育，造物當有以相其遠者大者。於其行，贈以詩而冠之以序。《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滄洲塵缶編自序

余自童卯從師習舉子藝業，每竊窺古文章，輒欣然慕之。日課有程度，稍閒則滌筆研屏處一室中，試爲詩章騷賦等作。父兄密窺，進而責之曰：「士生今世，舍科舉何自致身？而所嗜獨不爾，得無左乎？」拱手對曰：「小子不敏，敢不斂手於父兄之命。」雖然，竊嘗聞之，匠石爲人營宮室，小大廣狹，圓方短長，視主人所欲爲，度羣材，會衆工，以迄於成，亦惟規矩繩墨運於心而措諸手者何如耳。若曰我能是，我不能是，奚取於匠石？爲父兄若然其言，未嘗不深抑之也。逮冠，用志益苦。嘗病記問不能過人，而伐柯取則，粗究端緒。再貢里選，充賦於類省，主司皆奇其文，以爲脫去時文窠臼。辛未，忝綴末第，自是始得肆力於翰墨之林。蜀之儒先，若後溪劉公、鴈湖、悅齋二李公、浩齋楊公，皆辱進之函丈，指示繩尺。而東南哲艾，則有菊坡崔公、昌谷、遽經二曹公，先後推挽，游揚引重。是數先生者，其學行風節薰炙日久，所得不但文字而已。獨浩齋謂文非學者先務，每侍坐，必誨以「蒙莊文滅，質博溺心」二語。余固服膺其言，勉自謹飭。而宿習深痼，文思一動，伸紙濡筆，飈激泉湧，沛然不得而遏，亦不暇於擇也。日月邁矣，甲子一周，學不足以通古今，才不足以勝

煩劇，謬當推擇，職忝詞翰。公暇閱所藏藁編，盈箱累篋，因取筮仕以來次第編綴古律詩，以一官爲一集，賦、騷、箴、頌、銘、贊、書、序、記、誌、表、啓各以類相從，奏篇、諡議、內外進退故事則自爲一帙。追念三四十年間，幼而壯，壯而老，所遇有逆順，所作有工拙。固當搜剔龐雜，采綴精英，以必其傳之久。披編一閱，堅白同異，無非前塵，分別影事，而敝敝然猶欲追記其一字一語之精與否，勞形怵心，老而不知息，鮮不爲遠觀之一笑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是以始於是之爲非也。寧知今以非之之爲是也，後日不又以爲非乎？余自中年喜交方外，粗聞至道之要，方當落華取實，反求其一性之元，而友朋尚欲索我於文字言語間。用采陸士衡「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於鳴玉」之句，名其編曰《塵缶》，併叙所以未暇蒐擇之本意。友朋見者，幸無強之以雲雷之飾，責之以宮商之音，庶幾萬一不以吳楚之僭取臯於當代作者。是編成於淳祐改元歲辛丑之中秋，嗣有譌述，續綴右方。程公許書於翰苑之摘文堂。《滄洲塵缶編》卷首。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周鑑序

昔者孟軻氏嘗述夫子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一也。」蓋列國皆有史官，周天王爲天下共主，禮樂征伐所自出焉，得獨無紀載歟？《周禮》春官之屬有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王五帝之書，此即周史官之職也。

《墳》《典》達之四方，人人得以誦讀，故能長存於世。周史不知何自散逸，幾與晉《乘》、楚《檮杌》偕泯沒而無聞，甚可惜也。猶幸魯史經聖人筆削，得與《易》、《詩》、《書》、二《禮》並傳，年月日之間，加一王字，所以示賞罰予奪，非周天子不得專名。曰魯史，實周史也，書法謹嚴。賴《左氏傳》旁采列國史詳記其事，使後世沿事以求經，不爲無補。然周自后稷基王業，至文王受命作周，武王克殷以有天下，成、康以守成繼統，宣王以勵精中興，平王東遷，訖於季末，歷三十四世，享祚八百六十七年。其間理亂得失散見於《詩》、《書》六典、大小戴《記》、諸子百家之文，可爲萬世鑑者，莫容勝紀。惜未有博采精擇，輯爲一書，以補墜典翼聖經者，豈一代謨訓闡揚固有其時耶？吾友宋輝彥祥幼嗜古，及壯，自知命不偶時，棄去科舉，銳精典籍，創義例，著成《周鑑》一書。因系序之後先，撫經傳之紀述，研核同異，斷以己見，積二十年薈萃之功，始克脫藁。蜀罹敵難，彥祥避地峨眉山中，寢食與俱。間關出峽，屆洪都，探篋校所亡失，借屋蕭寺，杜門省記，久之而成全書。余時以少蓬直西掖，移檄江右，俾索本上秘府。有司視爲迂緩，弗之省會。出守宜春，招彥祥館郡齋，爲袁札翰，集小史抄錄，移書達之部使者江公子遠。子遠嘉賞，欲轉以上聞，留備乙覽，亡幾罷去。彥祥以余悉其論著之苦，勻爲序引記，以永其傳。竊惟三代有道之長，周爲盛，此無他，仁之涵養也厚，禮之維持也固而已。《行葦》之序，以仁及草木，或以福祿言，王通氏亦云「《周禮》其敬天命」，茲其證也。誠使文、武、成、康之後，子孫繩繩，世守勿墮，則《召旻》之詩安得隱然以「池之竭矣，不云自頻」爲刺，而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衛武公寧遽爲之戚嗟乎？以古爲鑑，可知興替。彥祥此

書之作，所以爲萬世有天下者之戒，意甚切也。成周遠矣，即是編求之，一得一失，一理一亂，如鑑對形，萬古猶目前也。彥祥眉山人，先考君擢慶元丙辰鄒某榜進士第，以文墨議論推重搢紳。彥祥與兄光載熟聞過庭之訓，常以所學質疑於鄉長老雁湖、悅齋二李先生，源委濬深，其得之父師者，蓋有自云。淳祐四年歲在甲辰良月五日，同郡程某序。《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北巖序

徽學尚書弘農公授鉞鎮瀘，以無事治，暇日領客北巖，憑高四顧，景與心會，乃即仁祠之舊，創爲禪林。左有五峰，連娟競秀，作書院其下，以來四方之游學者。追漢忠武侯遺志，爲北定堂。因山之崇卑，搜奇挾勝，壓以小亭危榭，覆苫鱗瓦，簡朴幽雅，而曠如奧如之境，皆擅其妙。公許晉謁節下，一再侍杖屨相狎觀覽。每欲選義考辭，有所紀述，而文不逮意。間得數語，隨筆抄記，歸舟容與，乃能編綴，爲《北巖》二十詠。思荒語澀，無以摹繪勝槩，庶幾萬一託不朽於名世，如太虛賦黃樓云。寶慶歲丁亥重陽節前四日，門人程某拜手謹序。《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全宋文卷七三三九

程公許 四

春秋分記序

淳祐三年七月

先兄伯剛自童卯至強仕，殫思于《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力之耗。重以感時憤懣，歿其元身，言之可爲楚愴。猶幸先一年而《分記》書脫藁，持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爲壽也不亦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爲廣都主簿、臨邛教官，公許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一），玩索探討，鈎纂竄易，前後積藁如山。先君子、先夫人一日閱所坐團蒲穿破，意竊嘉之，而亦憂之，力戒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手答曰：「學不可已，而脩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人及吾母教誨。」一親固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出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所習博雜，兄責之甚厲。忝繼名第，偶以組繡輦輓見知于當代文章家，游揚引重，繆承人乏，載筆入直禁省，而經訓突奧，未之有省，多以是有愧于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儲，塵乙夜之覽，學《春

《秋》者多欲傳抄，苦於編帙之夥。誤恩職牧宜春六閱月，綱條粗整，因以餘力刻梓公帑，廣其傳於四方。兄玉立頎秀，蜀之儒先若李文懿公、楊恭惠公、劉文節公、游忠公、劉清惠公、寶謨宇文公皆深知之，而鄧元卿、薛仲章、宋正仲、李德秀、馮公輔、程元甫、李貫之、張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與講論者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尤加賞識，而敬愛之厚，莫若大諫溫陵傅公。傅公在朝，訝嗣音之間闊，適有故吏上謁，亟問以安否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惋不已。兄之學，於《春秋》爲專門，然每與仲遜兄揚摧今古，所著金石刻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銳欲以不朽自樹立，而皆不克壽，可悲也已。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益以茲事自任。天假之年，其所成就，詎止是耶？猶子子壬頃歲避地下峽，乃盡以兄遺文篋藏與俱，油口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本留京邑，得以參校舛誤。斯文之不墜，天也，而忍使之堙晦無傳，可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幸併燬于兵火矣。兄之言行，得文節劉公誌墓，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爲序及知院資政弘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愴慕奚極！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取友之端，具載如上方，抑以表見吾兄此書，非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論在人，小子不敢得而私也。淳祐三年癸卯歲立秋節，季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州事、借紫程公許序。《程氏春秋分記》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詒宋樓藏書志》卷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二〕「節」字疑衍。

淮海掣音序

淳祐四年十一月

歲戊戌，余自中秘丞考功郎得祠去國。維夏篴輿遊諸山，過雙徑，留五宿。鄉僧安侍者爲瀾茗焚薌于不動軒，示余以一軸詩，淮海肇禪人所作也。風簷展讀，律呂相命，組繡競巧，幾與晴嵐奪翠，谷泉遞響。獨恨未識其人，想其頂笠腰包，枝筇雙屨，穿雲度水，逐月追風，超然氛垢之外，不待見而意度了了在目前矣。後六年，余復以賦閒得自放于湖海，偶過吳門，小憩開元精舍。大長老枯椿曇公携一雪顱破衲比丘訪我，袖出詩稿，索爲之序。亟閱數十首，皆昔日得見于雙徑山中者。不待交語，已一笑莫逆。前輩評僧詩諱有蔬筍味，斯論非不精切，知道者勘破，尚有說在。甘露滅賦詩成集，又工樂府長短句，精拔流麗。人但目以騷士墨客，不知其遍參知識及周旋賢士大夫間，融會玄同，遊戲文字語言三昧，與佛祖第一義諦本無差別。有得肇集，以余言參之，當具頂門上一隻眼。不然，是爲對癡人前說夢耳。淳祐四年甲辰歲冬至後四日，滄洲道人程公許希穎書于雪溪寓舍。《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序

淳祐六年九月二十日

石田和尚入破菴室，乳水相投，認取祖翁遺下一片荒田，隨水牯牛，牽犁拽杷，是菑是穫，普爲一切，傾出所儲，作大受用。五處法會，雲集展鉢，隨其福力，各使屬厭。至若談笑，起廢支傾，莫非遊戲，如幻三昧。世緣欲辨，退藏於密。不知三月十五之最後垂誨，但得本莫愁末一句子公案，已是合殺了也。諸仁者於此薦得，方知這老漢淵默雷聲，元有不死者在。淳祐六年九月廿日，滄洲子程公許敬書于玉堂直廬。《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首。

大慧禪師語錄跋

淳祐十一年十月

《大慧禪師語錄》板頃爲丙丁童所奪，寺僧德濬謀再繡梓，以惠後學。公許嘗爲作二頌，俾持叩檀度。辛亥歲，蒙恩召還班列，濬復來謁，則知信施雲集，工役將竣。以木石尤貳卿序跋見示，退而伏讀，所舉二事最爲切當。大率先正宿儒衛道植教，議論間不得不爲限防，然理之所在，本無二致。或者未嘗窺斑嘗鸞，膠於形迹而輕加詆訾，余每病焉。後之覽是錄者，能先以木石之言而求之，思過半矣。是歲良月既望，滄洲叟程公許書於武林寓舍。《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序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

維佛鑑老自蜀道來，早與石田師兄同爲破菴上足，得句中眼，秉樞外權。險如劍閣崇墉，壁立萬仞，奪却梓潼如意，截斷衆流。自清涼過焦山，由雪竇移鄮嶺。薰風飄轉，驅來五頂峰頭；宿債難逃，爭奈兩番劫火。你諸人百般較計，這老子一味癡頑。瓦礫成堆，柳栗杖依前橫豎；工徒雜作，金剛圈各自嚙吞。凡五會問答舉揚，被叢林勘驗不少。順寂之前一日，搜揀而爲巨編。況曾信筆親書，自甘招伏；更引旁人作證，忒煞周遮。點檢將來，有甚交涉？祇恐旃檀林下展轉傳抄，何如搯搯坑邊等閒拋擲？且圖省事，免起禍端。然雖如是，這一則公案畢竟如何合殺？不見古人道：「陽焰何曾能止渴，畫餅幾何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着衣。」咄！淳祐歲辛亥月建丑日壬子，滄洲道人程公許希穎雪□□隱西瞻堂書。《無準師範禪師語錄》卷首。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跋唐九天使者廟碑

淳祐元年九月

圓覆在上，蒼蒼正色，而一氣之翕闔，萬有之生化，莫知其然而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即儒者之說，形體謂之天，主宰謂之帝，析理精矣。道家書乃明言所以爲主宰者，維皇上帝，高居宸極，

統御三界，分職而理。猶世之帝王，內有宰輔百執事，外有方岳侯藩，絲牽繩聯，生殺賞罰，各率其屬，以爲民極者。幽顯一道，斯固可以類推。而儒者不欲言之，難乎爲言也。青城潛廬三山真君降靈顯化，昉有唐之開元，而推原本始，蓋與無極道祖同胚暉於太元，司生化於品彙，應運御世，保國衛民，可以世數之久近，後先之彰晦而臆度哉！紹興間，九江通守葉義問纂《感應記》，中有唐李玘廟碑。近歲道流蒐補放失，首載臨川故守王阮錄寄事實一紙，謂開元廟成，詔刺史獨孤正訪諸工文辭者製碑以進，凡六百八十一士，謂李玘文稱旨，命召，固辭。阮說必有據。泚、玘字異，豈舊記誤耶？頌文葩藻可觀，是必棲道不仕，嘗究心于真詮者。我國家肇開景運，躋世隆平，易廟扁爲觀爲宮，若節春秋，有嚴典祀。逮中興南渡，真君之助順福善，靈響交著。上御極，文明稽古，躬寶慈儉。屬運度參會，邊塵繹騷，用震于淵衷，爲生靈請命，秘祝書名惟謹。是至前管轄上清法師熊守中既承詔祇厥事，乃簪笏伏闕下，丐爲真君加徽號。上乃親書三清閣三大字以賜，有旨即「九天採訪應元保運」之下加二字，曰妙化。臣公許秉筆直西省，演綸非材，懼無以發揚聖意。守中屬書李泚之文，拜識本末，庸侈上賜。狄難孔艱，岷潛二福地氛祲慘結。獨康廬穹爽屹峙，此固聖上所以懇懇乎欽崇之典，櫨襁之供，于以寧國步，拯民瘼。與夫樓居甲帳之竚瞻，露臺仙掌之崇侈，窮人欲而妄希仙事者，可同日語哉！嗚呼！陽九百六，運度有常，雖帝王盛時所不能免。然天道好生，豈忍其赤子之劉於鋒鏑？而人君者代天以子萬姓，體天之生育長養爲心，則兵禍可得而戢，和氣可得而致也。不然，保制劫運，開度群品，何以見于龍漢赤明之寶篆玉章，而迓續乃命于天，用祈天永命？聖經垂訓，何乃冥

契若此乎？今聖上憂勤思治，心與天通，否傾必亨，眷顧有屬，豈惟丹梯天柱盡掃退於攬槍，五老崇山長屏藪於江潯，將際天所覆，悉主悉臣，環岳鎮於四維中央，奠神鼎於滎河溫洛，車書萬里，冠帶百蠻，祀宋旣天，綿載千億。小臣庸鄙，職在詞翰，賡《車攻》《崧高》之雅，勒元和平淮之碑，揆才非宜，尚能泚筆以俟。淳祐元年歲在辛丑重陽節，朝奉大夫、守太常少卿、兼直學士院臣程公許拜手謹跋。《廬山太平興國宮採訪真君事實》卷六。

試閣職策

問：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方其文軌之同，而聲教之無不被也，庶土交正，登載於《禹貢》之書；串夷載路，洋溢於周雅之詠。奚必地險以爲固，而關塞以爲阻乎。然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素具於《習》、《坎》之彖辭；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黃帝、堯、舜已有取乎《豫》備之義。則因險以爲守，固天地自然之勢。而先事以制變，亦有國者之所不可忽者乎。自今觀之，裂土以封建，王畿不過千里，而君尊臣卑，內中國而外夷狄，分位森著，民物無不適其安。意者公天下而不以爲己之私，故能長治而久安耶？自小雅盡廢，中國始困於四夷之交侵。阡陌開，井田廢，罷侯置守，合天下以奉一人，富無倫，貴無敵矣，而天下之變，常伏乎人之所不慮。由秦、漢而下，以及隋、唐，理亂廢興，先後一轍。然則先王公天下之意，不亦思之熟而計之審歟？我國家自建炎南渡，事體適與

吳、蜀、東晉同。然孫吳不能并蜀，蜀不能兼吳，而荊州則三國交爭，彼此未嘗全有其勝勢也。東晉立國，蜀境已不隸職方。桓溫尅復，旋得旋失。終晉之世，經理中夏，落落難成。天下大勢，離之易而合之艱，抑亦有數存焉。苟人爲之不周，而一諉之於數，可乎？孔明之初見昭烈也，首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爲用武之國，此特爲昭烈畫取荊州計耳。而異日蔣琬亦謂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則二相所見固略同矣。曷爲而昭烈下峽爲羽報讎，孔明明知其不然，而不以諫，乃追悼於已死之法孝直乎？魯肅、呂蒙皆孫氏智謀之臣也，肅欲撫羽，與之同仇。及蒙爲之代，遂欲急取羽以全據長江。羽斃而南郡並爲蒙有，吳之形勢張矣。然鼎足屹峙，併力犄角之始謀，不可復就。蜀固失之，吳亦豈爲善計乎？抑孔明、琬、肅猶未忘驅馳於中原，而蒙之志不過盡有長江，以爲守乎？庾元規事晉，以興復自任，表其弟懌爲梁州刺史，鎮魏興，翼爲南郡太守，鎮江陵。陳囂爲梁州刺史，趣漢中，遣參軍李松攻巴郡江陽，若有意連綴荆蜀。而名浮才短，妄意乎神州之圖，石城未徙而邾城先陷，則其所謂蜀弱胡強，先有事於趙者，無乃攻堅攻瑕先後之不審耶？亮死而翼繼之，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滅胡取蜀，意向已定。襄陽移鎮，不爲失策。向使家國情事未至嬰懷，天假之年，積穀繕軍，克奮後舉，詎知其不能取蜀以圖趙乎。厥後桓溫以雄材英略，談笑取蜀如振槁，遂由江陵、襄陽趣武關，別命司馬勳出子午道，軍威之振，前所未有。然渡灊水而不至長安，則溫之失也。秦堅之入寇也，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而蜀漢之兵亦順流而下。使非淮淝奏捷之神速，則江左事力寧不艱於運掉！由是言之，吳、荆、蜀連衡之勢，

可全而不可虧，可合而不可散也審矣。雖然，吳、蜀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猝謀，此賈詡爲魏主慮也。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君臣和睦，上下一心，未易可圖，此權翼爲秦堅謀也。據此而論，則立國雖以山川爲險，而非人才以爲之用，則地險其可專恃乎？今日蜀境已空，而猶幸其未爲敵據；荊州孤立，而猶幸其能爲我守。然漢中門戶，久爲彼家計之儲；襄樊喉衿，又爲彼蹈藉之久。以今鑑昔，猶可得而支綴否乎？夫孔明用一隅之蜀，連歲出師，而人不告勞，不過曰賞罰必信，開誠心，布公道。顧雍遠不逮孔明，亦能以江東數十郡抗全魏之師，不過曰選用文武將吏，隨能任使。若夫王導寬和得衆，歷事三帝，備歷艱難，而遂能立國江左者一百年。謝安石以德度鎮物，處分素定，從容應敵，而終能奏捷淮淝，克永晉祚。大抵守邊禦敵，雖託之疆場之臣，而制勝折衝，當屬之廟堂之上。事不素備，謀不素講，人才不素蓄，視敵之來去以爲欣戚，苟以之撐拄目前可也，若夫扶顛持危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夫豈無其道耶？蜀將如關、張、龐統，吳將如周瑜、魯肅，志長命短，天下重惜之。而馬超、黃忠、趙雲、費禕、呂蒙、程普、步騭、甘寧輩，皆智勇絕倫，足以當一面。魏延驍勇，欲以奇兵間道與大軍會，孔明信用其說，安知三秦之不歸於漢？而陸遜、抗父子謂夷陵爲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其精識遠慮，卓然有大過人者。何吳蜀將才之富也！夫古之所謂名將者，要必挾才略，涉史傳，臨機料敵，知彼知己，而不但以一鬪爲能事，一勝爲絕人。不然，碌碌庸材，拔起行伍，而屬之以三軍之司命，不亦殆乎哉。古今同是天下也，而人才之乏若此，可不思所以作新之乎？曹公破荊州，下江陵，有席卷

江東之志。迎拒之說未決，周公瑾遽畫四策，與劉、葛併力破之赤壁之下。魏使至吳，張昭折其驕蹇，使退而有「江東將相豈能下人」之嘆。而鄧芝之爲蜀報聘於孫氏也，從容應答，并魏之後王未識天命，則戰爭方始。專對之才若是，敵情烏得而不攝，國威烏得而不張？而典午過江，中外大臣惟知厲兵秣馬爲禦寇之謀，而未嘗啓口及一和字。人心未泯於正理，故能轉弱以爲強。苟邊備不輯於平時，狡謀輕信於黠敵，以堂堂之中國，而甘心爲讎人役，曾是爲得計乎？二君學自聖門，思以才奮，習孫、吳韜略，以擢上第。惟朱華創置舍人之員，阜陵所以寵異右科，爲將帥儲材也。掖垣給札，邦有故常。其以今日之事機參之方策之成敗，條析派別，明著於篇。昔司馬德操有云：「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當在俊傑。」願從二君質其所以然，有司當第以獻。《滄洲塵缶編》卷一四。

試上舍生策題

己亥秋

湯之盤有銘，武王受太公之戒，所御器物咸有銘。古先哲王明睿生知，道德純備，一動息，一顰笑，無非天理之流行。而戒謹恐懼，其嚴若此。豈人心之易於弛，雖聖人亦不可一日而忘其規警耶？唐太宗以十漸不克終之疏列屏障以自省，後世稱之曰賢君。明皇以《山水圖》代《無逸圖》，開元、天寶之理亂以判。敬肆勞逸，一念之差，信可畏耶！我國家自藝祖造邦，欽重儒學。太宗繼之，蓋用意於稽古禮文之事。嘗書《孝經》，勒碑於秘書監。又自以聖意製座右欵器，真宗爲之論。所御玉宸

殿，儲經史八千卷，不雜他書。仁宗在御歲久，孫奭所上《無逸圖》，揭之講閣。聖德光大，謹終如始。哲宗以呂公所纂《尚書》、《論語》、《孝經》要義百篇，書寫觀覽，又用呂大防之奏，圖仁宗三十六事於坐隅。高宗中天，投戈講義，而九經皆手書石刻。孝宗嗣服，亦於清燕之所，揭《敬天》之圖。奕葉繼承，心法相授，以至於我皇上，甫登大寶，即營緝熙殿，髹漆金刻，爲座右銘。罷朝則御講帷，閱章疏，寒暑不輟，一十六年於茲矣。頃又摘六經之有關於天道者，章分句析，親御翰墨，爲《敬天十二圖》，製叙跋係其顛末，步趨乎祖宗之典訓，規範乎聖賢之格言，仍命道山摹勒琬琰。斯文之重，天下之福也。季秋吉日辛卯，九筵穆卜，先期申警，蔬食齋居。言款清宮，凍雨飄灑。裸饗世室，陰凝未舒。逮羽衛導行，玉輅趣駕，雲翳一掃，晴景四開。都人駢首以觀天仗之森嚴，天顏之肅穆，而後喜可知也。丙夜禁門啓鑰，臣工駿奔，上端冕入就次，月星明朗，樂舞和愉。穹卬顧歆，克竣熙事，頒賀肆赦，典儀備舉。質以前三歲烈風雷雨之變異，思成之慶，寧易致耶！豈《敬天圖》之作，忱念孚格，不專於犧牲玉帛之薦乎？天人相與之際，殆未可以私意測。然以上之遜志典學，豈今之寅畏而昔乃不然乎？意者鼎雉申戒，雲漢懼災，天固以是啓商周之中興與？不然，陰晴轉移於翻覆手間，雖父母之於子，訓告保惠，亦不如是之懇惻也。善言天者，必有以證於人。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舜之察天文以審己之當天心與否也。二曜薄蝕，五緯錯行，日官所書，殆無虛月，則乾象之失其軌，豈無其故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禹之治水，以九疇彝倫之叙而成功也。炎官甫戢，海若加橫，隄捷衝決，生民昏墊，則五行之失其性，亦豈無所兆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盈宇宙之

間，有一物不得其所，君人者之責也。旱魃肆虐，飛蝗遺種，近畿一稔，幾出天幸。東浙薦饑，寧無後憂？則玉燭之不調，得無有任其咎者歟？《春秋》謂一爲元，外吳楚而內中國，小雅盡廢，則吳楚交侵而中國微，聖人之所憂也。今敵既滅，兵備不輯，國威不張，疆土日蹙，則天道之助順，何乃寂無其應歟？雖然，氣運之有盈虛，物理之有信屈，如前所述，猶可諉之造化，以俟天定。至於人事之與天理參者，抑亦有當議焉。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今班序布滿，簪弁森列，若不乏才也。而白駒空谷，猶不免於金玉其音，經營四方，或無預於出入風議，則好惡之拂人性，無乃枉直有未辨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今赦宥數頒，寬恤有詔，若不忘吾民也。而中洲鴻鴈，四境之流離莫救；魴魚頰尾，內地之根本日撥。則載舟覆舟之可畏，無乃思慮有未及耶？《洪範》八政，食貨爲先。今公私儲積，匱於軍興，而縣官之費用不爲之裁損，風俗之僭奢不爲之限量，楮幣日濫，增錢不已，銅錙日耗，銷毀莫戢。節以制度，豈無術以救其弊耶？王公設險，法象天地。今襄、漢形勢，荒殘日久，淮、蜀奧壤，虔劉幾盡。閩制角立，遇敵而莫相爲援。兵將怯懦，濫賞而未嘗加罰。折柳樊圃，將何策以起其弱耶？天意之未孚者既如彼，人爲之未至者又如此，反覆參驗，則禋祀之饗祐，固可以覘悔禍於上蒼，而德政之有闕，恐未足以銷咎徵於既往。或謂上之篤意務學，小心事帝，非不恭且恪也。而陰陽家所謂百六之數，適相參會，其交度也固有時。九曜運行，迭相盈縮，其進退也自有序。審如是，則惠迪吉，從逆凶，如影響，惟先格王，正厥事，乃爲虛語乎？諦觀《敬天》之圖，心畫謹嚴，先後如一。退朝燕坐，聲色翫好，決莫能爲德性之移。而道途竊議，尚有過於責難者。皇自敬德，要

不必以人言爲忤，而益當以高明光大加之意，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無徇其名而既其實，則怨汝詈汝，其有補於學問者，不既多乎。天不遠人，隨念昭格。聖學就將而不已，聖德日新而又新，易危爲安，用祈天永命，豈不同此一機耶？諸君詠皇化於辟雍之涯，歷歲滋久，菑畚經籍，佩服禮義，銖積寸累。由是而升堯舜君民，乃無負於所學，豈特區區爲利祿溫飽計哉。其探索天人性命之源，發揚帝王心法之奧，有可以匡世屯、裨聖治者，正學以言，有司將拔其尤以獻於上。《滄洲塵缶編》卷一四。

寶慶府改建設廳記

淳祐十一年四月

皇帝御極之明年，紀年寶慶，制詔在昔潛躍之地，命有司搜典故以聞。邵陽郡得以寶慶名其府，後二十二年，升爲軍節度。至是長沙趙侯由著作郎兼戶部郎官、參江淮督視軍馬行府幕議。未及期，以親老丐便郡。上俞其請，若曰：「邵距京僻且遠，爾父母，國之比鄰也。其往爲朕撫循其旄倪。」州境介潭、衡，控湖右，地磽產薄，民魯而勤穡事，土愿而無異習。侯審其易理，始至諏咨利病，簡節條目，待之猶父兄之於子弟。令行化洽，人喻其心，賦輸以時，庭無留訟。公暇周覽官寺位置卑狹，率不中程度，而黃堂爲甚，丹堊漫漶，楮柱蠹敗，過者怵惕，若將壓焉。侯愕曰：「郡由偏壘升節鎮，而饗軍之堂圯敝若此，將何以飭侯度、肅視瞻於吏民？吾將擴大而更張之。合二邑歲入，供上送使具有彝制，而留州之數，殆無以給用度。前此堂寢之加葺，園池之苟有，不亦艱乎

哉！吾聞之，廉可以律衆，勤可以集事，儉可以無煩於民。矧吾州阻山爲國，非通都大邑車馬馳騖之衝，非公燕庖厨，經旬朔闋無爨烟，約己節用，是究是圖，庶克有濟。」謀之掾屬，信期會，覈登耗，節浮冗，苞苴不以交鄰，無名錢不入私府，日積月累，期歲而帑藏之儲有羨。乃度面勢，拓其尺度，悉撤而更新之。以廣壯革隘陋，以輪奐易腐撓，堅密宏鉅，可支久遠。即此宣布條教，延接寮吏，平理訟訴及大賓客大宴饗，始足以嚴等威之辨，備禮樂之容。問梓匠奚所取，則選衆以募之浙右。問章箇奚自致，則計直以貨之士民，胥吏以稽簿書，營卒以供役使。費錢米以緡計一萬有奇，以斛計七百有奇。司理參軍眉山楊辰應蒞其事。肅賓有館，司饗有所，以次繕治，皆底於成。惟麗譙及軍資、公使、常平等庫，方將以餘力撤而新之。侯以內艱，不克受代，解印組去。參佐相與謀曰：「侯之牧州也，焦思以軫民瘼，嗇己以裕公儲，更造斯堂，匪事遊覽，將礪石求記於舊同朝程子。而侯也棘心之疾方新，士曹於程子有葭莩契，侯意所屬，盍介以請？」佻來以圖，義不可却。聞之《春秋》之書新作，譏不時也。是役也，僦工己酉之冬，竣事庚戌之秋，易故爲新，而不奪農時，不傷民力，刻辭紀事，可無愧。侯名櫟，字希周，擢嘉熙戊戌進士第三人第。文學行誼，蔚然爲時聞人。乘一障萬山中，治行焯焯。若此一堂之建，未足展才，而營建顛末，弗可以弗志也。乃大書而壽之石，俾來者有考。淳祐十有一年龍集辛亥夏四月吉日，中大夫、寶章閣待制、新知婺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公許纂。朝請郎、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高斯得書并篆額。《滄洲塵缶編》卷一三。

重建譙樓記

淳祐七年十二月

按《嚴陵郡志》，屬邑淳安舊名始新，名新安，嘗隸歙，歷代沿革靡常。隋仁壽置睦州，縣爲州治，大業改雉山。唐徙郡治建德縣，凡三易名，曰新安，曰還淳，曰青溪。逮本朝宣和，盪平寇竊，改郡曰嚴，而縣亦定爲今名。幽崖穹谷之間，水流激清，林薄邃密，土磽產薄，民貧俗愿，本易於施教化，粵近歲頗號爲難理。山川今猶昔也，昔者之民，今之民祖父也。銅章墨綬，奉天子詔而爲之令長，鞅掌期會，使吏得以旁緣爲姦，擅予奪損益之柄，浮詐相樛，賦入采耗，蠹積於官而莫克究，俗訛於下而浸以玩。吾友虞君退夫以銓格來蒞是邦，朋儕交訾其擇地之不善，退夫曰：「不然。邑以淳得名，烏得厚誣爲不可理？」入境，延見父老，詰致弊之源，推救弊之策，參訂版帳，略究端緒。乃布大信，寬期程，令孚於人，懽趨惟謹。游浹旬朔，綱目斯張。退夫喟然嘆曰：「使檄幸紓於曹司，追胥無擾於田里，不及茲時修舉政事，與吾民去其患苦，措之禮義，命之曰承流宣化，人謂斯何？」兩造在廷，剖析枉直，刀筆吏莫能措一辭高下其手，用能束笞捶，卧桁楊，士藏修於庠序，農力作於田畝，以復其所謂淳且安之俗哉。顧邑政隳廢久，學館風化之本也，而堂隍幾於陔壤；市廛生齒所聚也，而衢術靡所扁識；橋梁濟涉，而往來交病；犴獄戢姦，而訟繫幾廢。於是衡其緩急，次第營繕，而後及於治事之廳，燕寢之室，除館以納賓友，分曹以課文書。獨麗譙自宣和更創，嘉定重修，歷祀

既深，重費撐拄。計工度材，詣府稟命，將撤其故而新是圖。前守編修章景孟，今守禮部高不妄，咸器其材而諾其請，且捐郡帑廩之緡斛及抽分之章箇，以相其役。重門洞啓，井幹屹峙，憑虛有閱，引繩其直。于以宣詔令，揭教條，來賦租，理訟訴，使幽枉畢達，文華發舒，豈徒以侈土木、備制度而已哉。古諸侯國都皆設臺門，今令長猶子男之爵也。有民有社，而渙汨于簿書期會之間，視官寺若傳舍，傍風上雨，苟且遣日，將何以時興居，靜志慮，平獄訟，尊瞻視於吏民？退夫之作新斯樓也，裁節用度，杜絕滲液，因事之舉，民之和以究圖之。僦功于丁未之秋杪，及良月而崇成。費緡錢若干。明年春，考滿當代，書來諗予以記。抑嘗謂官無大小，時無今昔，事無難易，一言以蔽之，夫子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而已矣。退夫名旣，蜀陵陽人，乾道名宰相孫。才諳敏瞻。早歲從師取友，熟習義理之學，謹於律身，嚴於束吏，恕於臨民，故能理弊壞之邑，以治最稱。他日朝廷擇循良吏，爲二千石部刺史之儲，退夫抑非其選歟？淳祐丁未嘉平月，寶章閣待制程公許記。嘉靖《淳安縣志》卷一四，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嚴州金石錄》卷下，光緒《淳安縣志》卷一三。

杜清獻公祠堂記

淳祐八年春正月，台州黃巖縣以故大丞相清獻杜公祠於學。公天下士也，砥節礪行，終始金石，崇論宏議，焜燿冊書，精忠可質之鬼神，盛名明揭乎日月。方百里之國，安能得以地產私其有？然嘗

論之，天下惟是是非非不可泯於人心，而是是非非之公，訂之鄉黨，爲得其實。必其修於身，行於家，信於州閭也，而後可使從政。由一命以上，推所學以行己及物，達而立乎人之本朝，以道事君，施利澤於天下，皆其取信於州閭者推之也。蓋古者尚賢崇德，始於校庠之習射習御，而鄉先生歿，得祭於社之義，距古未遠。舉三老孝弟有詔，月旦有評。至於邦彥碩老，生有令聞，卒有遺烈，或立之祠，或樹之碑。江都相之塋，過者爲之下馬。郭有道之葬，銘者自謂無愧色。彼其徘徊顧瞻，悲慕綢繆，必有以心服於人，而人自不能弭忘者。民之秉彝好德之懿，豈吾欺哉！公之解送於鄉，第春官，仕州縣也，矐然一儒生耳。掌故府四歲不遷，稍進而列屬寺監，爲郎中秘，安知其際更化於端平，任言事官，以直道結主知，以風節聳動四海？逮其出輔碩藩，入扈禁橐，兼掌書命，擢貳事樞，尋見嫉於枋臣，歸食洞霄之祿，猶前日一矐儒耳。安知其積天下之重望，又際更化淳祐，入秉國鈞，以全德終始也？先是甲辰歲，時宰以憂去位。上觀監久，若未有所屬者，中外疑慮，異論蠭起。公許奉祠寓雪，被起家之詔，以左螭直禁苑。嘉平月之十二日，賜對便殿，晝漏盡十三刻而退。日晏，宣麻之命遽下，秉燭問詞頭，公與寶婺范公並命，拜左右丞相。丙夜，二制脫稿進入，偶當上意。翼旦路朝宣布，縉紳舉笏更慶，都人士懽聲如雷動。上側席延佇，驛召旁午，且申戒郡邑長吏趣發。人情厭於朋比，僖公相國，一振刷之。以六旬始克興疾造朝，理機務甫八旬，而遺表上矣。疾革，索紙筆，欲有忠告，淡墨數十字，僅一字可辨。上深悼，爲之不視朝者三日。詔贈少傅，諡清獻。公許屬當演綸，中有兩聯：「如聞餘息之僅存，頗欲有言而已澀。雖數字欹傾而若辨，想九京忠愛之未忘。」識其實

也。嗚呼！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每患乎無其時，無其位。有其時，有其位，道可得而行矣，命之不淑，則天也。天於斯民，何薄其祐而嗇其予也！意者氣運之伸屈來往如環無端，蒼蒼正色，亦姑任其自然而已乎？抑陰數偶，陽數奇，爲善者不能以勝夫爲惡者之朋，猶陽之奇不能以勝夫陰者之偶乎？不然，何望治於上者注意之切若是，而事與人迕，十常八九？溫文正公所云：「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呂獻可臨訣，謂天下事尚可爲。以今揆往，信可爲於悵而流涕也已！間者邑子戴君汝白過我溪澚，嘗及其長官趙君必迨之意曰：「清獻公祠堂成，惟疇昔心事之同，非程公孰當筆？」頓首謝，不能自己。無何以書來，申前請益堅。嘗聞黃巖之爲邑，與赤城、雁宕岡阜聯屬，下際滄海，渺無涯涘，育秀孕奇，有衍未艾。趙君之作斯堂也，尊賢紀善，崇化厲俗，非但爲一邦袞繡之誇。圭璋特達，近接耳目之聞見；焄蒿悽愴，寧忘歲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先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於學，以求爲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者得以專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光緒《黃巖縣志》卷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八三。

全宋文卷七三四〇

程公許 五

重開支川記 淳祐九年正月

天地間物之利于人者水爲大，濬畎距川，治遂達澮，等級繩繩，聖人爲利民計，其詳如此。後代因之，河渠有書，溝洫有志，咸以利舟楫，沃膏腴，有不可一日廢者。浙居東南，隘水踰于地，引以爲田，厥土衍沃。姑蘇產甲兩浙，枝邑常熟復甲姑蘇，即名可知已。有湖昆承江浦發源也，分爲支川，橫貫于中，挾以東驚，周涇、團塘、白茆浦、李王涇咸匯焉。南渡前居甯占冒，脉絡弗宣，乾弗克漑，溢弗克洩，爲隄晦大棘。百數十年間，鄉耆豪右咸思開治，竟怵異議。淳祐癸卯，陶唐侯升班過里，憫然嘆曰：「是川與諸涇交會，爲湖海喉衿，田里命脉，湮閼硤絕乃爾，詎可因循顧忌，憚於疏鑿，俾穡夫束手無計乎？」爰咨于衆，髦倪貴賤聞言曲踴，謂非侯不可。於是揆延袤，眡窳隆，準事物，經始于甲辰中春之七日。弗抑弗彊，羣農仝至，因地順勢，塹高隄下，一指顧頃，荷鍤雲如，

鼓袂風動。侯表衆勞來，飲饁腆嘉，咸勇于力。甫一月竣事，長四千尋，廣一丈，深倍廣之數。凡用工六千，糜泉粟若干，侯以爲己任而營綜之。曩據川之址靳弗退聽者，侯一不校，割己產迂道代之。繇是醴引泉流，灌輸千頃，堰岸雄固，遠邇混融，遂爲海邦永永利。自非侯材幹公敏，襟宇恢拓，疇克有成？矧此川西北有鳳凰涇者，侯之高祖名節朝請府君故廬也。二子曰擴曰振，聯危科，躋膺仕，蟬嫣弗絕。淳熙間，其孫天台史君之嫌以祖母言宜人邱壠在焉，念河道壅淤，銳于疏導，不果。逮公凡三世，始克成其志。先是學竺乾氏者將浚長涇，有老者力止曰：「時法未可，三十年後自有地位中人來辦。」君子謂茲舉嗣先志，侈後基，孚衆願，三者備矣。是役也，樂於飲助者三蘭若，明因、褒親、永福，是皆可書，以昭于後，庶千載間弗至陵塞。侯名棗，字任道，府君五代孫也。今爲通直郎、舒城邑大夫。淳祐己酉孟春，滄洲程公許記。《重修琴川志》卷一一。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八，《三吳水考》卷六，《吳中水利通志》卷一六，康熙《常熟縣志》卷二，光緒《蘇州府志》卷九。

回仙觀碑記

淳祐九年十月

呂仙翁訪東林沈東老，酌十八仙酒，論古今得失成敗，出入竺乾老莊之說，擘榴皮題絕句壁間。東坡繼爲賡賦，世之好事者爲之傾心駭耳。仙翁嘗有言：「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東老有志行，多陰德，能致仙翁款門，索飲談道。東老固仙者流，而東坡翁幾仙之謫而非謫者與！曩予自中秘丞爲

煩言汰侈，放浪茗雪間，過東老之鄉，訊故居，鞠爲榛莽。眉山道人王聞喜訪得片地錦峰之北，爲仙翁結屋三間。無何，同里楊承元自南昌移病還浙，視其卑陋，欲撤而新之。吾友著作郎潘允恭溫叔慨然捐金爲之助，改卜山之陰。龜筮叶吉，相彼中土，爲寥陽望幸之殿。闢一室祠仙翁，奉東老、東坡肖像侑祀，門廡齋館厨湑咸具。溫叔復爲度材，建會仙樓以崇峙其面勢。先是甲辰更化，收召元老，以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南充游公起家位元樞，參預政事。明年嘉平月，再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恩許建寺薦先福。公秉政一期四閱月，上印綬，歸佚於新市之里第。又兩載，始上奏曰：「臣本州有東林之回仙菴，造端鄉人沈東老。願即此地建觀，以妥仙游，仍舊額，俾持久無廢。」上賜制曰可。吳興距蜀八千里，呂仙翁之訪東老，撚指一百七十有五年矣。東坡和章，首爲發揚，相國復以賜額責其成。慨昔經始，溫叔非饒於資而志氣沖靜者歟？然克自貶損，樂施者翕從之。承元藉是以儲糗糧，哀衆美，爲一方補闕典，使雲水之徒來往者有所棲托，豈爲溪山與吾蜀人有夙昔緣乎？予繼室楊氏歿，所遺簪珥衣裳，計楮萬四千餘緡，併歸菴之司出納者，俾貯以爲予本，裨齋庖土木什一之需。承元因請予記本末。相國出東蜀之果山，代以儒學濟美。至公之考君太師忠公紹興末造列於朝，密贊大議，勲在社稷。施及嗣子，以學識行誼見知聖主，博大純正，爲淳祐名宰相。於斯舉也，雖曰仍典故申錫嘉名，迺若營葺屋宇，增市良田，戒敕門下舍人，不使有纖悉煩擾，用意懇到，篤君親之敬，非徒以世俗福田利益爲能事也。夫公槐棘崇峻，擇精藍之壯與物產之豐，意欲爲，誰曰不可？而謙抑歲久，姑以一小菴名之觀，且不忍易其回仙之故扁，傳所謂爲臣必以敬恪恭儉之謂歟。噫，承元知之

乎！崇臺千仞，培土以持之，苟一簣之忽，必爲成功之虧。明堂八窗，裒材以持之，非一柱之壯，無以拓九筵之規。矧是靖廬，真仙所棲，謀之惟難，成之匪易。而幸會際遇，得假寵於一代宗工。惟是規制仍故，而不以崇侈爲誇；栱桷略具，而不以丹堊爲飾。相國知道者也，損之又損，其有合於老氏之深旨矣。若夫學老氏而居於此者，必能體相國之遠慮，持之以朴素，保之以清淨，撤其拳曲者而加葺之，易其腐壞者而加新之，使簪褐弈葉，與相國之清門偕爲悠久，不亦善乎！承元對曰：「某不敏，敢不敬恭夙夜，以祇承厥事！」仙翁泛景八極，挾蘇、沈二公而與之俱。眷然昔游，實鑑斯語，因併述於下方，俾持以謁相國，歸而鑱之石。相國姓游，名似，字景仁，以耆壽雋父爲四海具瞻。幅巾綠野，逍遙自適，莫得而親疏云。淳祐九年歲在己酉十月望日，中大夫、寶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眉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公許記。同治《湖州府志》卷五〇，同治十三年刻本。

興聖寺記

淳祐十一年五月

天以皇朝世有明德，惠洽黎民，申眷命於高宗，中天立極，用再造我區夏。孝宗夙自秀邸，毓質少海，以承堯禪，祇若慈訓，誕保此丕丕基，積一執中之傳，有光往牒。維今嘉禾興聖禪院，則上聖載育之地也。斗樞繞電而壽邱輯慶，赤龍遊河而慶都孕靈，帝命溥將，百神先後，父老傳頌，可考不

誣。慶元更元，州陞爲府。迨嘉定戊辰歲，昉因守臣希道之請，加賜軍額。仍即其所規作梵宮，扁以今名，所以紀長發之祥，示四海以有尊也。地接縣治，位置褊淺，無以肅視瞻。甫及四紀，而支傾植仆之不暇，守土者何以辭其責？今皇帝在位之二十八年，郡當擇牧。上念畿輔股肱，烈祖在天之靈不忘顧歆，命大臣差擇其可寄以赤子者，得太府丞臣與豈於班列，即日佩以章綬。始至，款謁廟廷，退而諏之僚吏曰：「漢制，郡國得立祖宗原廟。我國朝陪京及車駕嘗所臨幸，咸即寺觀創殿以奉於神御，而洛師之應天、啓聖，則又即誕生而紀瑞也。維茲興聖，伯父臣希道實倡之。粵四十有五年，而臣與豈嗣領郡寄，臣與弼同時持常平使者節按部浙右。前此苟有而未全者，若有待焉。失今不圖，人謂斯何！」往復究度，舊基之左右，乃牙民產，倍其直以償之。由殿堂門廡以及庖庫，皆革其故而取其新，不侈不陋，十閱月而崇功成。捐官莊田地二百七十有七畝，合舊田地爲一千八百二十有八畝，畀寺僧以給齋厨。費出於臺郡撙節之餘，不以勞民。是役也，太宗正、嗣秀王臣師彌實主其議，拜疏闕下，上爲援筆大字書「流虹聖地興聖之寺」八大字，命鋟梓塗金，揭之新刹。龍蟠鳳翥，日麗星暉，耆老聚觀，感慕灑泣。臣師彌被旨袖香奏告，道雪川，以圖示臣公許曰：「此國家盛美。君嘗以簪橐陪法從，秉鉛槧，掌內命，盍爲之記，庸詔久遠。」臣固謝不能，而竟弗得辭。竊惟藝祖以神武膺圖肇造，繼統以太宗，而天下宜定。高宗以艱勤紹復，遜位於孝宗，而駿命以凝。至公無私，與天同運，孫謀詒遠，配天無極，冊書所紀，曠古鮮儷。小臣固陋，何敢妄以管窺？惟是隆、乾、淳熙盛德大業，得之面命心傳，見之躬行實踐，近接耳目，爲法可傳於天下者，蔽一言曰仁曰儉而已。惟仁

故見善明，用心剛，愛惡是非得其正；惟儉故處己約，待人恕，刑罰賦斂得其平。自陟大位，以訖倦勤授禹，惟日乾乾，祇畏於民巖，中外乂寧，風俗淳厚，士大夫咸以禮義廉恥自修飭。紹熙、慶元之際，國家賴以扶顛持危者，猶昔日所作成之人才。此無他，仁儉之德積於躬者厚而化於人者深，其培養之道，感移之機，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盛矣哉！若夫篤於尊親，謙以自牧，雖震夙之所，未嘗一語及焉。逮寧考御圖，適追來孝，始克舉行曠典，道隆德盛，而退藏於密。業鉅事閔，而民無能名。刻辭豐碑，所以侈盛美於無窮，示來世以必葺也。臣謹拜手稽首而述以頌曰：宋受命古帝，有十一世。篤生孝皇，神武哲睿。藝祖之孫，高宗之嗣。毓德青宮，揖遜以有帝位。丕顯丕承，克順克比。厥初發祥，秀水之涘，帝實啓之，百靈萃止。若昔壽邱，樞電薦祉。慶都河流，赤龍紀瑞。有開必先，古今一軌。於赫梵宮，作鎮星紀。昔臣希道，以宗室子，來宣藩條，茲焉經始。敝弗之圖，鮮不心愧。臣嘗假守，臣弼將指。同是肺腑，同所出自。諷之嗣王，典宗正事，老臣師彌，奏聞九陛。皇帝曰吁，天命匪易。念我烈祖，宵旰致理，德鉅業閔，道洽政治。積慶有源，涵洪演迤，施及曾孫，式承式繼。伸紙濡墨，爲八大字，鳳舞龍蟠，星輝日麗。欽佇飈遊，聿嚴嗣志。皇靈赫奕，百神翼衛。心法所傳，仁儉而已矣。惟仁足以祈天命，惟儉足以承天意。於時保之，夙夜敢替！小臣作頌，庸侈休美。莫高匪天，莫厚匪地。於千萬年，作宋元祀。淳祐十一年龍集辛亥仲夏初吉謹記。中大夫、寶章閣待制、新知婺州軍州事兼勸農使、眉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公許撰。《至元嘉禾

重建開寶仁王寺記

仁王院舊隸東京開寶寺，藝祖皇帝六龍御天，沙門智曦奉敕興創，奕葉纂紹。至慧照大師法暉領徒從高宗大駕南渡，奏疏行闕，請即錢塘七寶山改建，主大內祈禳事如故典。制曰可。五傳而爲文坦。嘉泰歲甲子，以民居火延燬。坦議起廢，而未暇也。綿十有七禩，易四主僧。逮及祖仁，以坦嫡傳得次補，念先志未就，慨然以肯堂自任。不數年，浸復舊觀。再燎於紹定辛卯之季秋，瓦礫堆阜，諸比丘衆託身靡所。祖仁仰天而泣，籲曰：「凡囿形數，成壞有時。惟大願力，歷劫無盡。矧茲梵剎，肇開寶朝。以心傳心，同一悲濟。河沙可算，虛空可量，而此至仁，不可勝用。誓以堅忍，期復厥初。申祝帝圖，配天其永。」今皇帝嗣履大寶，祇畏於天，顯民晷，躬寶儉慈，內帑羨儲，絲粟靡耗。有以祖仁所發弘誓轉而上聞，帝若曰：「嘻！茲惟我祖，受佛心印，貽後之人，忽而弗圖，寧不忝厥紹？」亟命司藏輦畀金幣，爲之經始。豪貴風動，叶相其成。古石佛像、觀音臺殿宏麗，與三門鼎立相望，雲堂丈室，庖湍帑廩，饌僧之所，作務之寮，繚繞周回，纖悉畢具。萬石龍簾，架以層樓，晨昏鏜鞳，則端平元年尚方之製作也。六字飛白，揭之前榮，奎壁焜耀，則淳祐元年宸翰之賁飾也。三頃上腴，擇之餘杭，香積屬饜，則三年上命之頒賚也。清淨檀施，佛所護念，乃若經律論鈔，覆以寶藏，運以鸞輪，金碧莊嚴，天龍圍繞，儼然雙林一會未散，無非宮闈錫予，及近侍之臣捐金喜

捨，出納具圖籍，可覆考也。祖仁殫勞土木，幸汔於成。介靈隱禪者宗禮謁直學士院臣公許曰：「仁王名寺，加以開寶、紹熙詔旨，與聖天子藻翰，罔不惟皇祖是憲，匪但爲宗門龍光而已。子執鉛槧，直禁林，盍爲之記，期以塵露，增益海嶽。」臣稽首拜手，作禮稱贊。昔在覺皇住靈鷲峰，爲波斯匿等說菩薩摩訶薩現諸王身化導之事，住百佛刹，修百法門，等而上之，爲千爲萬爲億，爲百億千億萬億，爲百萬微塵數，百萬億阿僧祇微塵數，乃至不可說，不可議。從初一地至後一地，自所行處及佛行處，修證具有階降，化利各有多寡。然以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照見一切法皆如，則隨所應現，利樂有情，最初發心與正覺無相，殆未可以差別觀也。然則佩法王印，位天王位，爲天下一切衆生之所依怙，非佛菩薩本所誓願，疇克擔荷？贊寧《僧錄》對藝祖言：「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豈亦有見於此乎？梵語釋迦牟尼，華譯曰能仁。繇今觀之，唐末五閏，豺狼恣睢，生齒凋耗。大聖人者作揚仁風，掃其荒穢，灑甘雨蘇其疲瘵，揭慧日燦其幽昏，然後天統以正，地維以張，人極以立。惻隱一念，施及無窮，歷三百年，銷眚厲，却魔怨，繫人心，奠國步，莫非此念之推也。豈若蕭梁、李唐諸君規規乎因果報應、名相有爲者比哉。大梁夷門，佳氣鬱積，安知嗜殺之醜虜不爲我驅除？六飛吉行，言旋故都，奠九鼎於中州，復宏規於開寶，梯航萬國，仁壽八荒，盡十方世界，同一道場，無有一衆生非我眷屬。顧瞻吳會，岌立寶峰，以智眼觀，奚別遠近？可使職方氏擅會稽、維揚之鎮，豈惟奉高宮，聞山呼萬歲者三？先佛世尊住三昧，定證我所說真實不誣。於是祖仁偕其徒侶彈指贊歎，歡喜無量，請以斯文伐石摹刻，昭示未來。《咸淳臨安志》卷七六。又見《淳祐臨安志輯佚》卷二，《西湖志》卷一三，《宋

黃龍洞題名

嘉熙二年

雲臺散吏眉山程公許自武林過吳興，訪郡太守東平劉長翁，命其子儒珍偕館客南鄭蘇垓、漢嘉趙庭、眉山王櫛載酒，拉浚儀趙鑰夫，從碧瀾堂放船謁祥應宮。登弁山頂，觀太湖，窺金井洞，徘徊文節倪公雲巖。走趙氏玉林，飯九曲池。取法華院陟上方，晚飲沈氏小玲瓏。金井磨厓，上方刻柱，皆□東坡先生寶墨。嘉熙二年龍集戊戌維夏四日。光緒《烏程縣志》卷三，光緒七年刻本。又見《兩浙金石志》卷一一。

敬天圖箴

臣公許恭睹陛下尊御宸極，十有六載，究心圖治，食息靡遑。退御緝熙，尚以燕閒摘六經之訓有關於省躬修行、弭災兆祥者，親御翰墨，纂爲十有二圖，繫以聖製序跋，揭諸殿幄，仍命秘館摹刻堅珉。會季秋吉辛，肇裡重屋。先期蔬食，備整齋莊。款謁道祖，入太室裸，陰雲閣雨，綏我思成，玉輅戒嚴，羽衛森列，晴曦穿漏，塗潦以乾。逮中夕，皇帝入自崑崙，素壁流空，珠

緯交粲，天顏肅穆，不懈益虔，端冕危立，以須拜貺。辟公左右，樂舞和懌。望燎而退，班賀紫宸。移仗御樓，肆大有於天下。嘉氣布濩，歡聲翕合。較以歲丙申雷雨之異，茲爲慶成無疑矣。嗚呼！敬與肆一念之分，而影響之不爽若是，天遠人乎哉！臣以卑鄙，供職於著庭郎省，被過誤之寵，復使分直掖垣，奎壁之光焜耀凡目，而跪奉祝冊，又得睹禮容之盛。職在議論文墨，責難陳善，不當以菲拙廢。用采虞人之遺意，拜手稽首，裁成《敬天圖箴》一篇，昧死獻之闕下。寸忠翟翟，望陛下以天戒之不可忽，天庥之不可玩，晝思夕惕，致知力行，拯天步之艱，用祈天永命。臣公許不勝拳拳，伏惟睿慈俯賜采擇。箴曰：

莫高者天，蒼蒼其色。孰主張是，以生以殖？名之曰帝，統御三極。帝何言哉，疇得而測。何視聽自我民，而降災祥？在德王受天命，作民父母。民之戚休，即上帝喜怒。無曰不可俄而度，臨觀有赫；無曰不可階而升，不顯亦臨。在昔帝王，允蹈斯理。無一步而非靈承，無一念而非顧諟。惟時惟幾，相倣於有虞之朝；夙夜毖祀，申戒於成周之世。於穆我后，亦惟鑑茲。念天命之難諶，永言保之。垂拱御朝，緝熙清燕。一十二圖，經訓之鉤纂；百千萬言，心畫之精贍。以內省致其粹精，以力行體其剛健。嚴恭奚待於圭幣之執？馨香豈專於黍稷之薦。嗚呼！惟命之申，以德克配。惟德之配，匪學則怠。載籍所傳，成憲斯在。自後世之道學不明，而先王之心法斯晦。祠官秘祝之除，五時路車之增，孝文非不知秉心之祇肅，夫何神氣集爲五彩，玉杯刻曰延壽，乃誤以譎詐爲可憑；美氣浮雲陽之壇，白雲出肅然之封，世宗非不知備物以尊崇，夫何寶鼎神策之授，白玉鏤牒之秘，乃妄意於神人

之通？斯皆悖經籍之訓，惟異學之宗。苟祭祀之黷，奚祉福之蒙？我祖宗則不然，酌情文而益損。圓丘之柴燎，有取乎《郊特牲》；九筵之禋享，匪殫於公玉帶。翼翼一忱，洋洋如在。曾孫篤之，十有六期，被袞冕以見上帝，五宗祀而一郊祠。往在丙申，裸太室而景氣明霽，胡烈風雷雨大警於登禱合享之際？乃今歲秋，謁清宮而霧雨慄慘，胡璧月珠星輝映於壇陞陟降之宵？得非遇晴而喜，喜則肆而敬心弛，敬心一弛，帝動威而警之以抑畏；因雨而懼，懼則戒而聖心悟，聖心一悟，帝鑑觀而賚之以眷顧？故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位乎兩間，奈何不敬！」勿謂日月薄蝕、星曜錯行爲躔度交會之常，德政失則謫見三光。勿謂旱乾水溢，陽愆陰伏，雖盛世所不免，德政失則兆爲災變。勿謂已往之咎證可置而勿問，譴告所加，曷嘗虛其應？勿謂晴景之協禱可卜於眷祐，怠忽一萌，或移爲眚咎。相古之人，樂不忘憂，已治若未治，雖休弗敢休。其在於今，可弗深戒？外焉強敵之憑陵，內則百度之蠱壞。涉大水罔知津涯，寢積薪厝火其下。則宜念辛螫之徵，可不聞善言而拜？欽哉！莫見乎隱，瞻威咫尺；莫顯乎微，舉足千里。無徇其名而汨其真，無縟於文而薄於誠。螻蟻蛄蝓，必如我將我享之不敢愆；嚮晦入息，必如在廟在宮之不敢斂。天命不已，謹終如始。天命不易，罔俾失墜。位曰天位，保之以祗畏；祿曰天祿，守之以謙牧。天官不可任非才以瘞厥職，天爵不可牽私恩而厚親昵。天民所當矜，毋若楚茨之傷吾仁；天倫所當睦，盍念角弓之親九族。禮曰天秩，其謹察於內庭崇卑之式；罪則天討，其無忘於淮蜀虔劉之暴。敢言之氣伸，猶埃氛不能滓天德之清明；蠹財之穽窒，猶妖眚不能癘天產之民物。國勢之

弱可強，當若威弧之射天狼；國威之債可植，當如列星之拱天極。於戲，敬天有嗇，應天以實。一念感移，桴鼓其疾。胡不觀申公之說，顧力行何如；荀卿之言，真積力久則入。敬則日強，學則日益。方寸湛然，與天爲一，天心克享，天變乃息。天步斯寧，天休其格，於萬斯年，子孫千億。小臣司文，伸紙濡筆，敢告丞弼，所其無逸。《滄洲塵缶編》卷一四。

上後溪劉閣學偈

以金銀字《金剛經》說偈。

恭以某官先生繇大乘果伍，應緣示現，福慧具足，慈威雙運，與佛菩薩同一妙明。就養五綿，載逢初度，壽開九袞，神清氣和。且內梱夫人設帨紀祥，甫後十日，備福昌熾，榮耀綏紳。某幸以三生香火緣親蒙授記，被檄劍外，阻於稱觴。大人以舊藏金銀字大士頌《金剛經》一軸，命某爲先生壽。敢託此述成偈語一篇，少伸善頌。

如來藏有大經卷，無古無今無成壞。卷之可納一毫端，舒之彌綸於法界。衆生與佛同受持，謂有定法便虛假。祇園食飽洗鉢坐，何曾有意一場話。空生強起鑿太虛，立字安名爲般若。三十二相不可著，況有卵胎并濕化。要知人與法俱空，何須到岸筏方舍。雙林大士更周遮，來對蕭翁閒拍報。至今唱頌四十九，同此經傳四天下。稽首後溪老尊宿，第一義諦最深解。以宿誓願悲濟心，具堅固力清淨戒。父子孫曾一道場，良麻精粗大爐冶。綵衣堂上春融融，後先十日斟壽斝。耆齡天爲開九袞，後學

心知宗大雅。吾親千里意勤劬，授我軸書字端楷。金銀絢爛滿雲藍，是不誑語真語者。鬼神秘護知幾年，持以壽翁翁勿詫。願翁覺性日圓明，願翁眉壽備純嘏。如金剛體不可壞，以大方便福朝野。亦願吾親壽似翁，歲歲持觴拜堂下。《滄洲塵缶編》卷一四。

上鴈湖先生偈

鴈湖先生揆初在旦，某以家藏唐畫熾盛光如來像一軸，祝先生壽，稽首說偈云：

十方世界香水海，如微塵數無邊億。諸佛各以本誓願，遍坐道場作饒益。稽首兩足熾盛光，具有廣大神通力。剛風其上羅諸天，日月星宿與梵釋。手持宮殿充妙供，雨香花雲作嚴飾。慈悲爲車衆寶聚，載以萬行波羅蜜。周游三界一彈指，善行何曾有轍迹。我曾禮足持秘咒，寶繪偶得唐人筆。素縑一幅幾斷爛，丹青慘澹古顏色。巍巍趺坐寶蓮臺，冠佩環趨星拱極。未論畫手入何品，成壞難以有相詰。龍天守護敢不戒，一會靈山儼如昔。恭惟鴈湖老尊宿，佛地位人人不識。偶年與世作依怙，意倦還歸弄泉石。願持畫本祝修齡，往與淨名分半席。刀兵之劫遍大地，三界同聚一火宅。要須開士運悲心，立大津梁拯羣溺。豈同小乘專利己，塊守空山縛禪寂。金輪慈光耀今古，願與我公占壽籍。向來摩頂經授記，堅拂許令親入室。夜深急雪欲齊腰，少室巖前好消息。《滄洲塵缶編》卷一四。

宋戶部侍郎劉忠公墓誌銘

淳祐六年十一月

淳祐四年九月三日，宰相史嵩之以父憂去位。後二十有五，日詔以前監察御史劉漢弼自崇禧祠直寶章閣、知温州。踰月，改除太常少卿。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殿中侍御史王瓚揣上意將有易置，率監察御史胡清獻、龔基先夜草奏，叩銀臺門繳入，乞將漢弼新命寢罷。上遽攬衣秉燭閱過，出手札付外。翌日太祖忌，百官侍班景靈宮。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范鍾拆封，則四人左遷，而漢弼獨以諫院召。時嵩之謀起復，依四人爲肘腋，儔侶翕訛，聲勢張甚。聖上天造神斷，百辟震悚，有旨以漢弼侍講幃幄。越三日，又有臺端之命，申詔趣發，且面諭范鍾以書速其來。十一月四日，引見論事稱旨。流風不競，以天子耳目官爲柄臣私人，公道堙鬱。方賴公一振起之，俄感末疾，明年正月三日，遽以遺奏聞。上震悼，士大夫相顧駭愕。二月朔旦，丞相杜範始自天台來朝，扶病治事。四月二十日，亦以薨聞。五月二十九日，起居舍人徐元杰無疾暴亡。三君子忠鯁端亮，上所注意，不五月相踵淪謝。世故之不可料若此，豈氣運消長，天實爲之？抑人事與天理不相爲謀而然耶？公卒之明年十一月庚申，始克葬。孤怡嘗以墓銘屬公許論撰，誼不得辭。謹按，公諱漢弼，字正甫，漢中山靖王之後。其先居金華，九世祖仕吳越武肅王爲殿中丞，左遷象山令，道由上虞，因家焉。曾祖諱平，貢太學。祖諱開，舉進士。父諱昌齡，貢里選，贈宣教郎。公生四歲而哭父，家貧，薪水莫繼。太夫人謝氏憫其

孤弱，一意保抱。少長，課以經籍，能通大義。習舉子藝業，敏贍絕出流輩。鄉先生李磐翁，故參政莊簡公嗣子也，以風節爲一時聞人。公從之遊，學識益茂。尋以書學冠嘉定丙子鄉貢。明年奉召南省，庭策甲科第七人，調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司幹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序遷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授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郎，陞著作郎。明堂大禮，差充讀冊官，以更迭乞補外，知嘉興府。召還著廷，兼兵部郎，改兼考功，尋真除爲員外。兼崇政殿說書、編修國史、檢討實錄，擢監察御史，奉祀崇禧，知温州。尋除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公奮自儒生，居今學古，尤明於義利取予之辨。初爲教官，學廩出納皆歸之糾曹。江西崆峒徭挺亂，邱壽隽以路帥開幕府，虛席以待其來。公至而邱已卒，魏大有攝帥事，與邱有舊怨，意若移怒於公。公即請辭以歸。魏竟以暴刻激變，識者嘉其有遠見。贊畫吳門，督牢盆之利，凡以事例爲名者，公未嘗有纖芥入私室。用大臣薦入館介，時上欲勉戚里以學，詔皇后宅置講官。公首被選，慨然曰：「三館清流，出入貴戚之門，豈惟辱其身，是辱其官也。」力辭不就，事亦隨寢。時值歲歉，一意撫牧，民德之深，曰：「天其吾民累公乎！」還執經筵，惟談經析理，默寓規諫，上益簡注。至是爲察官，入謝，上獎諭之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更宜悉心忠告。」公益自勵。每謂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模、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當罷去之。濮斗南由南床掌外制，葉賁以宮教爲言事官，公察其回曲不少貸，疏留中不出。賁爲時宰腹心，有縱臾使互按者。明日，賁左遷螭，而公有少常之

命。公力伸辭請，徑絕江去。後一年，始有崇禧之除。甲辰冬，再入。先是時宰久擅國柄，予奪廢置，恣睢自由，時論憤鬱，上亦患苦之。以公正色不撓，爲可屬任，而淫朋膠固，未悉上意，日夜引領俟其來。公引見，首贊上分別邪正，以息衆疑。上領之再三。奏疏論立君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材五事，次輪臺諫之劾奏不當循月課，官寮見臺諫不當循月禮，皆切中時弊。上嘉其言，并付外施行之。公自遷南床踰月，上於朝廷大議未有予決，密奏兩疏，其一謂：「自古來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相位之虛已三月矣，尚可狐疑而不斷乎？西漢之末，王氏專政，劉向嘗欲去之，而成帝惑於杜欽、永谷之奸言，故王氏卒不去，以移漢祚。西晉之始，賈充用事，裴楷嘗欲去之，而武帝惑於荀勗、馮統之邪說，故賈充得以復留，而爲晉禍。臣觀廷臣爲劉向、裴楷者少，爲欽、永、勉、統者多，竊恐奸言猶有以惑聖德。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其二以十一月十二日西北方時有雷聲，天文書大臣專政、君弱臣強之應。願亟選賢臣，早定相位。上覽公奏，意遂決。會公許蒙恩召，以左螭兼內命。嘉平月三日，入奏事，俄頃有旨宣鎖。翌日，文德殿宣布范公、杜公並命，百官舉笏相慶，國論大定，賴公密奏之力爲多。公自入臺，累章劾奏同簽書樞密院金淵、兵部尚書兼直學士院鄭起潛、宗正少卿兼檢正舍人院陳一薦、司農卿謝達、起居舍人韓祥、新知泉州濮斗南、步帥王德明，皆疇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踞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去相預爲引例之地，乞令追服終喪，尤有補於名教。嗚呼！使公少假歲月，得以展布，則羣憊何所逃罪？天下尚可得而理也。上嘗屬公以薦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公以受知特異，而奸邪

未盡屏汰，議論未能堅定，積憂薰心，遂感末疾。上聞之，憂形於色，命上方賜藥餌，給錢楮。公感上恩，泣數行下。然病日寢，不可復療，抗草納祿。有旨真除戶部侍郎，以賁其終。乙巳正月三日，卒於臺治之正寢。特贈四官，與致仕遺表恩澤。奉喪歸葬上虞，賻贈銀絹甚厚，敕紹興府量給喪事。八月，御札贈官田五百畝，新楮五千緡，以給其家，庶爲臣者知所勸焉。生榮死哀，君子孰不以是爲古今鮮儷？豈知主眷之渥而未能竭知以圖報，親年之高而莫克竭力以終養，歿且有知，九原賁恨，曷維其已乎！公氣度凝遠，識趣正大，平居簡默，未嘗妄發一語，而疾惡好善，見義必爲。嘗謂士大夫窮達有命，苟依附不得其人，躡進躁求，他日勢去援孤，所得毫芒，所喪邱山，雖欲痛自澡濯，不可得也。嗚呼，斯可爲名言也已！年五十有八，官從四品，而姱節修名，照映宇宙。其爲壽與顯也，不既多矣乎！太安人謝氏，封太夫人。夫人周氏，封碩人。一男子怡，承務郎、新差監嘉興府都酒務。一孫。公撫其姪悅如己子，怡以遺表之澤官之，遵父志也。墓在上虞縣上管鄉南畝之原。公許來自西州，與公並遊蓬館。甲辰更化，後先被召，相與矢心，協濟國事。公首棄遊，疑議無所質，兩載殫勞，一無補報。念此傷心，不愧蕪陋，爲叙次而銘之。非有關於國事者不著。銘曰：

天之生材，爲國壽脉。脉得其養，堅壯充實。外邪客氣，奚自得入！古先哲王，念此怵惕。涵養成就，汲獎珍惜。不以匪類，爲之蝨賊。元氣保固，國乃其國。允毅劉公，端亮純實。山立朝端，休問靄鬱。翩其引歸，帝念不釋。歲甲辰冬，更理化瑟。詔以公起，爲國司直。分別忠邪，如辨黑白。開陳利害，如品藥石。朝綱放紛，如髮斯櫛。公道堙塞，如茅斯拔。淫朋堅固，

如距斯脫。甫浹六旬，天日開豁。故不憊遺，而奪之亟。厚其植矣，遽夭闕矣。菑其獲矣，暴摧折矣。殄瘁之痛，何嗟及矣！當宁軫念，顧瞻太息。多士聞訃，匍匐涕泣。贈賻從厚，土田加錫。節惠易名，國有彝式。尚克舉之，光被幽窆。詩刻墓門，庸詔罔極。光緒《上虞縣志》卷四八，光緒十七年刻本。

祭法薰禪師文

維石田老，江鄉名家。五濁海中，優曇鉢花。棄儒而釋，如古丹霞。挑起鉢囊，周遊天涯。邂逅破庵，古道鐵蛇。赤手捕取，雷攫電拏。開堂楓橋，起廢咄嗟。永明靈隱，法鼓日撾。橫拈豎說，西抹東塗。參徒雲集，袂屬肩差。土木餘事，無絲粟差。八面受敵，人莫我加。晚營把茆，巖谷谿訝。以病得間，歸亦可嘉。某生晚識昧，幾井中蛙。言從師遊，如陞寶階。矧是生緣，同眉丹厓。忽□諱間，不勝慘懷。四大合離，撒土搏沙。真見道者，何所安排。一炷水沈，一甌茗芽。無縫塔中，生耶死耶？尚享！《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末。（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七三四一

杜 範 一

杜範（一一八二——一二四五），字成己，一字成之，號立齋，台州黃巖（今浙江黃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端平初除軍器監丞，奏言端平「更新」，而乃浸不如舊。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正直敢言，彈擊不避權貴，忤宰相鄭清之等。嘉熙二年，出知寧國府。四年，復入爲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上疏痛陳朝政無一事不弊，無一弊不極。淳祐二年六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正月，遷同知樞密院事，不屑與參政李鳴復共政而去。其年十二月，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在位僅八十日，淳祐五年四月卒，年六十四。著有詩詞三卷、雜文六卷、奏稿十卷、外制三卷，及進故事、經筵講義等。今存《杜清獻公集》十九卷。事蹟見《宋史》卷四〇七本傳。

本書所收杜範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清獻集》爲底本，校以同治九年吳縣孫氏刻本《杜清獻公集》（簡稱同治本，此本錯漏甚多）。另輯得佚文九篇，統編爲十四卷。

軍器監丞輪對第一劄

端平二年秋

臣草茅書生，竊第奉常幾三十載，區區愚忠，無由自達。遭逢聖朝，聿新庶政，一介滯遺，亦與甄擢，進之周行。今幸當輪對，正小臣竭忱報上之日，其敢或有所隱，以負不忠之罪？惟陛下垂聽焉。臣讀《易·繫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天道人事，未有運而不窮者，變而通之，斯不窮矣。其道存乎其人，故《否》之上九曰：「休否，大人吉。」蓋謂非大人則不能轉否而泰也。《剝》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蓋謂非君子則不能轉剝而復也。至於上卑巽下苟止，則爲《蠱》，蠱者弊壞之極也，而有元亨天下治之象。其繇辭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蓋甲者事之更端也，先甲以究其弊之所以然，後甲以慮其弊之將然，周思曲防，動而必當，則弊革而治立矣。夫窮而必變者勢也，窮而能變者人也。人不能變而聽其勢之自變，則天下之故可勝道哉！陛下以爲今之時何如時也，豈非否而欲泰，剝而欲復，大壞極弊，而爲蠱之時耶？三四十一年權姦擅國，百蠹交潰。自陛下親攬大柄，召用正人，天下延頸企踵，而望更新之治，且兩年于此矣。而紀綱之蕩廢者未脩，政事之苟翫者未飭，風俗之頹靡者未振，氣象之凋殘者未復。楮輕物貴，國匱民貧，軍伍千紀而遠邇效尤，邊備單虛而中外凜凜。弊端糾結，有不可爬梳之勢；壞證捷出，有不可援持之憂（二）。而上下方且苟安，玩愒歲月，以憂時爲張皇，以慮患爲過計，以振職爲生事，以持正爲好名。天下大勢，如

寄扁舟於驚濤駭浪之上，維楫不固，篙師不力，而安坐以幸其善濟，蓋亦難矣。陛下更新之志非不勤也，朝廷更新之令非不多也，天下不惟未睹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陛下亦嘗深思其故乎？夫新教條易，新風聲難，新觀聽易，新心術難。以一時之教條，聳天下之觀聽，而無以行鼓動之風聲，變積習之心術，是無異飾屋之陋以丹雘，丹雘雖新，而屋猶故也；飾人之羸以衣冠，衣冠雖新，而人猶故也。若是，則蠱何由而治，而否泰剝復之機將轉移之以人耶？將一聽之於勢耶？臣愚竊謂致弊必有源，救弊必有本，本源之不究，而漫曰革故而圖新，是以弊易弊也。天下之理，天命之所不能違，人心之所不能異者，曰公而已矣。公則正大而明遠，私則偏狹而滯暗；公則兼聽廣覽而是非洞見，私則惡異好同而利害莫察；公則剛毅有執而果於徙義，私則依違不決而制於兩可；公則確意倚實以圖事功，私則苟焉徇名以爲觀美；公則隨其所施而人情允協，私則一有所爲而異議並興。公之與私，蓋世道理亂之所由分也。積三四十年的蠹習，至於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潰而爲百孔千瘡，有不可勝救者。考論其故，雖不止一端，推究其源，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爲之志，而適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而痛加滌濯，使私意淨盡，公道大明，則變而通之，本無難者。不然，病根未除，而隨證用藥，藥雖屢更，何補於病？臣兩年間所睹聞者雖未必盡然，而愚臣不敢有隱，試爲陛下一僭陳之。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爲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怒之藏。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昵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猶有未去也。和衷之美未著，同列

之意未孚。紙尾押敕，事不與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二）}，舊習猶在。此大臣之私猶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是以賢能不見於實用，而流俗足以移人。居論思獻納之地，或以循默而充位；處彌綸省闈之任，或以刻薄而結知。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風采之日鑠；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而吏奸之日勝。監司無澄清之志，而貪俗未弭^{（三）}；守令無撫字之勞，而民生益困。任邊陲之寄者，視軍資之喪而不以實上聞；夸稱提之能者，飾楮券之直而惟以虛取譽。上下相蒙，類皆欺罔。至於事之相關者，則挾諛詐以啓紛爭；勢之相敵者，則懷嫉妒以謀沮害。朝廷方恃以爲屏蔽，而彼乃自爲仇讎。私意橫流，上下充塞，大抵以便文自營爲入官之計，以乘時射利爲進取之能，以辭難避事爲保身之哲。各身其身，各家其家，則陛下將孤立於天下之上矣，豈不危哉！此私之一字所以爲致弊之根源，而枝葉之蔓延，末流之泛濫，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弊源之未去，而徒摘其一二政事之失更張而易置之，朝令而夕變，屢行而輒止，無益於更新之政，而徒以失信於天下，而生亂階也。嚮也以苟且致弊，而今也以苟且革之；嚮也以具文致弊，而今也以具文革之；嚮也以因循致弊，而今也以因循革之；嚮也以欺誕致弊，而今也以欺誕革之。是謂弊益弊也，何革之能爲！是以上輕於出令而威信不立，下輕於玩令而朝廷不尊。天文變於上，人事乖於下，民心日搖，國勢日危，陛下之臣，誰與領此？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流涕而長太息也。臣願陛下克己寡慾，側身修行。不以富貴爲可樂，而所畏者天威；不以威福爲可恣，而所奉者天道。體乾德之剛健，而無一毫牽制之失；行王道之正直，而無

一毫繫累之偏。廣聰聽以防壅蔽，采衆論以定是非。厲篤實之意以斥虛美，行謹審之令以立大信。毋徇流俗之見以疑君子，毋求目前之快以用小人。洗此心以主公道，正此身以行公道，脩明此紀綱政事以大布公道。方今爰立並相，揆路更端，亦轉移世變之一機也。若拘攣退沮，復循故轍，則天下之政殆將不復新矣。矧國家多事，內阻外訐，鎮定綏輯，惟在輔相，既同心於忠愛，亦何分於事權？宜相與協力併智，掃除宿弊。廓然大公，以公是非進退人才，以公好惡大明黜陟，以公議論脩廢補弊，以公利害扶顛持危。毋有纖芥之嫌，以來讒人交鬭之口；毋爲形迹之避，以壅中書積壓之務。此正今日之所當先者。且論道經邦，宰相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宰相事也。今乃下行有司之事，而尤侵銓曹之官。州縣之美職、京局之猥任，悉歸於堂除；又有堂除撥下者，亦占爲堂差。此姦臣招權之術、市恩之門、聚利之塗，因仍不改，以致今日。瀆亂朝綱，滋長吏蠹，莫甚於此。祖宗朝雖六院亦隸銓選，今者縱未能遠跡前憲，亦宜近考孝廟朝，凡不繫堂除差遣，皆令銓曹依條注授。妙選天官長貳，使率其屬以綜核人才，不惟可以息奔競之風，塞僥倖之路，而宅揆之地，文書不至委壓，庶可以清心省事，與其同列講明至計，以安社稷，舉用賢俊，以起治功。此尤今日之所當先者。然後訓飭庶官，布告中外，明示意向，立之風聲，以洗天下積私之習，以回天下嚮方之心。其他蠹弊之所當革，事功之所當舉者，毋循偏見，毋急近功，必深思夫「先甲後甲」之義，圖其始必究其終，規其得必計其失，慮患之必先，預防之必審。則治蠱之道得，而否者可泰、剥者可復也。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臣竊謂近者召用儒臣，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蓋以人之一心，萬事主宰，故欲

闡先賢之格言大訓，以切劘陛下之心術，爲建事立業之基。此正大臣格心事業。雖施之於用，未睹厥成，此當責之於用功未實，故成效未著，不可以其言爲清談無益實用，而欲委而棄之也。竊聞近有好議論者從而詆訾訕笑之，是將以不致之知、不誠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爲於天下，萬無是理。陛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薄儒學之意，而奸駟嗜利之徒、偷爲一切以攫取陛下之富貴者乘間而售，則人心失而國本搖，天下事去矣。此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之所係，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亦崇儒學，以其講明，見之力行，毋徒資誦說，以事美觀，而卒墮或者清談之譏，則天下幸甚。取進止。《清獻集》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南宋文範》卷二二。

〔一〕憂：原作「擾」，據同治本改。

〔二〕清：原作「親」，據同治本及《宋史·杜範傳》改。

〔三〕弭：原作「彌」，據同治本改。

軍器監丞輪對第二劄

臣竊謂當今天下之至可憂者有三：邊備之虛也，國計之乏也，民生之困也。臣日夜憂念，輒有一得之愚，敢僭言之。一曰核守禦之實。臣得之傳聞，韃虜聚兵河南〔一〕，其意叵測。分道並進，虛聲

已馳，逆全餘黨，必爲嚮導，北來新附，動皆寇讎。萬一邊面有驚，淮東爲急，敗軍之將，已難語勇。矧私隙方開，孰禦外患？一無足恃，可爲寒心。雖邊廷斥候，事未必實，爲國深慮，理宜預防。今上下晏然如平時，豈非猶幸和議之可恃？臣聞王楫尚留浮光，收買南貨，輜重甚多，差撥人夫，以數千計，則是商販嗜利之徒，必非虜廷通和之使^二。疲弊中國，取笑四夷，莫此爲甚，猶爲可和，豈不誤哉！臣愚謂宜亟遣朝廷重臣視師江淮，自擇其諳知形勢、曉暢軍事者以爲之屬，至其近地。檄召二帥，諭以廉藺、賈寇之事，而責其戮力王室之功，然後訪其所以爲今日守禦之計。險要尚虛，何以備之？營屯尚闕，何以補之？糗糧未足，何以備之？民兵未精，何以練之？將校之不可用者，何以易之？城池之不可守者，何以繕之？新附之不可保者，何以處之？使之條陳其措置之宜，與夫見行經畫之事，毋循前弊，以爲欺罔。仍遣其屬親行巡視，體量利害，以參考其說，相與講求實備，而亟施行焉。庶爲邊守者知所任責，而邊備有足恃矣。二曰專物賦之司。今大農雖曰總天下財賦，然分於四總者大農不得而察，貯於南庫者大農不得而知，藏於內庫者大農不得而與。事權無所統攝，而蠹弊必倚伏其間。矧楮券天下已厭其多，而朝廷常患其少，漫曰稱提，率皆嘗試，苛令四出，尋即寢罷，上下相視，束手無策。惟有節用住造，而擇其無害於百姓者，多方以收之，遲以歲月，必有成效。然亦非一有司所能爲也。臣愚欲倣祖宗時三司使，專設一官，以執政領之，使周知天下錢穀出入、有餘不足之數，設其屬籍而會之，覈其失陷，稽其蠹弊。一歲之所入，必足以供一歲之所出，不足則講求節用事宜，痛加裁減，條具奏上而施行之。至南庫、內庫，亦使司存者月具見存之數而關聞焉，以爲均

節財用之備〔三〕。夫內庫之設，本以備緩急之需，非以資浮泛之費，有司雖不可得而會，而一人亦不得而私也。陛下視官府爲一體，而使執政任財計於一身，庶彼此無贏耗之異同，而帑藏省積習之蠹弊，其於楮券，亦可以通融而扶掖之矣。三曰嚴按察之職。夫一郡之官，郡守察之，一路之官，監司察之，監司之職，於按察爲尤重。今爲監司者，大抵以獄訟簿書期會爲急務，而於一路官吏之賢否，漫然不加之意。其舉也以應人情，或不識其人，而強加刻畫；其刺也多徇私意，或不得其實，而誣以貪贓。是以外臺之風采不振，而循吏之治效蔑聞。臣願陛下諭大臣精擇監司，恪脩厥職。舉吏必言其可舉之實事，毋徒爲褒稱之虛語；劾吏必條其可劾之實迹，毋過爲詆毀之浮詞。其有罪在貪暴，害及百姓，必追勘得實，具奏朝廷，重加鑄斥，甚者籍而竄之，仍令吏部籍記〔四〕。歲終則考監司所舉所劾，以爲殿最。其有奉行稱職，所部生風，及有舉刺不當，或一歲有舉無刺者，則以名聞，而加賞罰焉。且親民之官，縣令爲切，其貪暴害民者，監司郡守不知，是失職也，知而不以聞，是庇奸也，宜令臺臣併劾之，重者罷黜，輕者鑄降。庶爲按察之官者知所任責，而民氣甦矣。此三者皆關於天下之大政，陛下如以爲可行，願與二三大臣講究而速行之〔五〕，庶邊備之虛者可以漸實，國計之乏者可以漸贏，民生之困者可以漸安矣。取進止。

〔貼黃〕臣曩爲安吉獄官，見本州獄按已成，上之朝廷，至有二三年不下者，干連拘繫，多以瘐死，心甚念之，意謂棘寺刑部稽滯，以至此也。昨爲大理司直，方知刑部下其案於棘寺，大小皆有限日，縱有駁難往復，亦有期程。嘗詢問其故，蓋大囚之獄，謂之死按，欲其緩死，奏上輒

留，有司不敢請，遂致稽滯。是知緩死之爲仁，而不知無辜被繫，遷延歲月，至於瘐死之爲不仁甚也。臣聞臺察有六，刑居其一，民命所繫，其事匪輕。臣愚謂凡州郡以獄按來上，宜併以申御史臺，及至刑部下之棘寺，寺定刑申部，部申省，省以奏入，皆具月日關聞焉。或是有司稽限，令其覺察，或是留中，許其具奏。庶刑獄不至淹滯，而平民免於拘繫，其於仁政，亦非小補。併乞睿照。《清獻集》卷五。

〔一〕韃虜：原作「敵人」，據同治本改。

〔二〕虜廷：原作「敵人」，據右引改。

〔三〕財：原脫，據右引補。

〔四〕吏：原作「使」，據右引改。

〔五〕講：原作「誅」，據右引改。

入臺奏劄

右，臣一介迂疏，誤蒙聖恩，拔從庶僚，實之臺察。自維力綿責重，兩具控辭，天聽弗回，黽勉拜命。既在言職，其敢顧私畏縮，以負陛下親擢之意，抑區區有當先陳者。臣竊見曩者權姦擅國，所用臺諫皆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

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爲臺諫，痛矯宿弊，斥去姦邪，改聽易視於旬日之間，烝烝然有向治之意。然舊習猶未盡去，意向猶未昭白，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汰去未幾，而反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頓揚者日以鑠〔二〕；而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弊。國論未定，治功不立，職此之由。今陛下一旦更易數臣，以任風憲之責，更欲一新臺綱，以仰副勵精之意。若欲其迎合時好，循默備位，是自壞其紀綱，自塗其耳目，聖明圖治，夫豈其然，亦非愚臣事陛下之職分也。臣望陛下斷自聖意，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以申敢言之氣，以折姦回之萌。臣當誓竭愚忠，以上報君父。儻舊習未除，是非不別白，則言者雖多，小人無所畏忌，黜者雖衆，天下不知所懲，雖數易臺臣，何補於治？惟陛下裁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清獻集》卷五。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四，《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

〔二〕頓：同治本及《宋史·杜範傳》作「振」。

國論主威人才劄子

臺中上，端平三年春。

臣竊謂當今天下之大患有三，夷狄之憑陵、財用之匱乏不與焉〔一〕。夫二者關於天下之安危存亡，

其大患宜莫急於此，而臣獨以爲不與者，固非敢爲是迂緩不切之論，以罔陛下，蓋本強則末應，綱舉則目張，否則飾精彩於衰殘，飽口腹於飢肉〔二〕，非惟無益，祇以賈害。所謂三大患者，國論之未定也，主威之未振也，人才之未作也。臣請爲陛下條陳之。國論者，所以一意向。方今韃虜不道〔三〕，蹂躪荆蜀，震驚江淮，襄陽重鎮而道梗援絕，江陵孤壘而力困事危，隨、棗、德安蛇豕薦食，光、黃又告急矣。而議者慮兵財之不支，則主於和；憂豺狼之難厭，則主於戰。廟堂籌邊，未有一定之見；督視開闢，未有一定之規。因循歲月，苟且施行，精神何由折衝，將士何由用命？不特此也。至於進君子矣，已有賢者無益之疑；退小人矣，復懷狙詐可使之意。使君子枵枵而自危，小人扇搖而伺隙。欲節用而或嫌其流於儉陋，欲懲惡而或謂其戾於寬仁。凡此等類，不止一端。自更化以來，所以無一事之可立，無一弊之可革者，實由於斯。臣所謂國論之未定者此也。主威者，所以厲風俗。方今百度積弛，萬事交蠹，上輕於出令，而羣議之易搖，下輕於玩令，而人情之不肅。王法屈於大臣之親故，主柄移於政府之調停。姑息之政尚多，苟翫之習猶在。將帥驕蹇，而漸有難制之形；士卒怨傲，而常有易叛之勢。脛大幾於腰，尾大難於掉。朝廷不尊，威令不行，未有甚於此時者。如是，且不可以控馭中國，況能以制服夷狄乎〔四〕？則其所憂不惟在韃虜〔五〕，而且在蕭牆矣。臣所謂主威未振者此也。人才者，所以興起治功。今權臣竊命，三四十一年，擅勢利以消天下之氣節，縱貪墨以昏天下之智能。自古才難，而加以挫辱沮喪，是牛山之木，牛羊斤斧之餘，其不濯濯者幾希矣〔六〕。方今多事沸集，非才不濟，衆弊壅積，非才不除。內脩外攘，苦無任責之彥；宵衣旰食，常有乏使之憂。凡參錯於職

位者，惟以議論爲事業，以文移爲紀綱，上下相蒙，習爲苟且，一旦有急，則束手顧驚，求其首公辦事、以身徇國者無有也，其將何以排國難，何以寬主憂？臣所謂人才之未作者此也〔七〕。此三者實爲當今大患，亦在陛下主張之、綱維之、感召之而已。臣願陛下清心寡欲，兼聽博采，與二三大臣講明可否利害之實而施行之，審之於先，而斷之於後，事毋輕發，令毋輒變，則國論定矣。法天剛健，行以夬決，彰善癉惡，以植風聲，信賞必罰，以示懲勸，毋牽制於小恩，毋輕褻於大柄，則主威振矣。人才之生，何世無之。布於目前者雖未滿人意，其沉於下僚、隱於山林者不乏也。臣願陛下亟降手詔，內而侍從、臺諫、卿監、郎官，外而帥臣、監司、守倅、令長，各舉所知，不限其數，以其才之所宜，悉以上聞。其餘職事官，苟有欲薦士者，許其於廟堂入劄，軍帥亦令舉將士。陛下與二三大臣擇其被薦之多者，詳加搜訪而錄用之，其績效可稱者，從而尊顯之，必有自奮於功名者出爲陛下用矣。陛下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庶幾國論定而意向以一，主威振而風俗以厲，人才作而治功以興。如是，則雖夷狄憑陵〔八〕，財用匱乏，豈足爲陛下憂哉！臣不勝惓惓。《清獻集》卷五。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一。

〔一〕夷狄：原作「敵國」，據同治本及《三台文獻錄》改。

〔二〕飢：原作「肌」，據右二本改。

〔三〕韃虜不道：原作「敵兵強勁」，據右二本改。

〔四〕夷狄：原作「域外」，據右二本改。

〔五〕韃虜：原作「塞北」，據右二本改。

〔六〕不：原作「有」，據右二本改。

〔七〕「者」字原脫，據右二本補。

〔八〕夷狄：原作「敵國」，據右二本改。

全宋文卷七三四二

杜 範 二

邊事奏劄 臺中上

臣竊謂存遠慮者其國安，懷近憂者其國危，至於玩目前之憂，則國非其國矣。自韃虜南寇〔一〕，蕩析數郡，積骸千里。今襄報雖寬，而光圍已急，勢迫蘄、黃，聲震江面，可謂憂在目前。或者曰，春氣已深，虜當自退〔二〕；又曰，韃虜已退〔三〕，其搶攘於荆淮者，皆其投拜戶及德安叛卒爾。此皆容悅幸安之論，不足深信。臣聞前歲韃虜滅金之時，追逐而南，自汴京而應天，自應天而蔡城，皆盛暑之月。荆淮風土與中原亦無甚異，是殆未可以畏暑而幸旦夕之安也。所謂投拜戶及德安叛卒，今爲韃用〔四〕，與韃等耳。韃雖退，不過宿師近地，以爲之聲援，其衝突之計，意實叵測。又況秋高馬肥，屈指數月。去歲之春，亦嘗憂及此矣，苟且因循，守禦無備，一旦寇至，束手驚惶。今若幸其苟安，虛過日月，則蜀漢荆淮，莫非創殘之地，邊塵一警，望風驚遁。設不幸有一騎浮江而南，陛下能晏然

玉食於九重之內，與京城百姓相安於無事否乎？靖康之初，金虜三月退師〔五〕，九月復至，臣子所不忍言，其覆轍可鑑也。臣每念及此，不遑寧居。然熟觀今日之事，上下宴安，無異平時，至朝堂之上，其所施行皆不切之細務，其所關報皆無益之文移。方且志慮不孚，猜防已甚，遇風於同舟，而相救之不聞，載車於絕險，而將助之無有。以至宏建督府，付以閫外之寄，奏劾細事，亦且稽於報行。其何以使之作厲士氣，責其禦侮之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而玩視若此，此臣之所未諭也。臣願陛下赫然震怒，汎掃舊習。篤憂勤之念，以身先之；奮剛果之斷，以身行之。內而宮掖，凡燕飲之娛、匪頒之費，外而親屬戚族，凡土木之侈、錫賚之寵，一切以義裁恩，務從省節。日與二三大臣、侍從講讀之官，討論守禦之急務，使之同心體國，併志合慮，以求至當之說。毋以私情而廢公議，毋以小忿而害大謀，毋以議論而爲事功，毋飾具文以苟歲月。亟降御筆勉諭督府，使之統厲將帥，以蔽遮江淮；警飭邊臣，使之嚴備要害，以豫防衝突。仍令條具當今所合改圖急切事宜，畫一來上。凡督府邊臣應有申奏，令樞密院擇一屬官專掌之，朝奏夕報，毋或稽留。昔范仲淹以參知政事使河東、陝西，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掌吏問之，曰：「吾爲西帥，每奏即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而請報不逮，何也？」曰：「呂夷簡爲相，特別置司，專行廊延事，故速而必得爾。」乞陛下明諭大臣，以呂夷簡爲法。其或有難從之請，亦宜早與區處而速報之，毋視爲泛常，使之缺望而疑懈也。臣激於憂愛之忠，僭塵聖聰，惟陛下裁之。

〔貼黃〕臣昨見前廬州駐劄御前強勇諸軍劄都統制司隨軍計議官陳正夫所上封事，其言禦韃、誅

叛、處降之策〔六〕，慮周而計密，多有可采，似非紙上浮言。乞陛下諭及大臣，參酌其所陳，下之督府，取其可用者而亟施行之，必有可以爲守禦之助。

〔又貼黃〕臣竊謂朝廷行計畝輸券之令，實出於甚不得已。令內而卿監、郎官，外而守倅以上，先行催納。蓋以爵位稍崇，宜與國家同共休戚，其他小戶或可免輸，以少損咨怨。但州縣奉行之吏不能敷廣德意，乃一例拘催；甚至以宣教、承務、學士立籍，即非官戶，元不在指揮之內者，亦行催擾，大恣邀利。則是朝廷出令初無益於秤提，而徒爲州縣貪吏賣弄乞取之資，重民怨而傷國本，爲害非細。臣愚欲乞聖慈，亟令朝省，嚴行禁約。照元指揮，先催卿監、郎官、守倅以上，俟其催足，申聞朝廷，聽候行下；其餘官戶、民戶，不問田之多寡，並不許自擅催納，妄有追擾。如違，許其經臺部越訴，即時究實，將官吏鍰罷決配施行，庶以明朝廷不得已之意，其於仁政，實非小補。《清獻集》卷六。

〔二〕韃虜南寇：原作「敵人南下」，據同治本改。

〔三〕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三〕韃虜：原作「敵人」，據右引改。下「韃虜滅金」同。

〔四〕韃：原作「敵」，據右引改。下二句同。

〔五〕金虜：原作「金人」，據右引改。

〔六〕韃：原作「敵」，據右引改。

留徐殿院劄子

同吳察院上

臣等一介疏賤，分察臺綱，得與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同事。自供職以來，感激知遇，知無不言。所上奏章，動關國體，每蒙陛下曲賜優容，臣等誓欲糜捐，以圖稱塞。今於二十九日，忽聞御筆，徐清叟除太常少卿，臣等恍然，莫測所謂。豈因清叟近日三漸劄子言及貴近，致激陛下之怒耶？臣等竊見陛下自更政弦，廣開言路，凡言二邸，言諸璫，言及小人復用，聯篇累牘，語涉疏狂，雖在小臣，靡不容受。今清叟既居臺貳，正色盡言，是亦職分之宜，不知其言之戇。今陛下一旦出令，俾遷他官，此必有左右之臣懷諛挾私，以此移主意而陷善良者。奉常清官，似不爲小，清叟得去，亦所甘心。然盛明之朝，乃使直臣以言事去職，不惟於臺綱有損，播之天下，亦恐於聖德有虧。一舉兩失，臣等深切惜之，用敢援祖宗朝臺臣留御史例，欲乞聖慈亟回成命，仍令清叟赴臺供職，足以彰陛下改過不吝之意。若以臣等之言爲僭，欲乞併與清叟俱黜，庶幾不辱此臺，有辭於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清獻集》卷六。

三留徐殿院劄子

臣昨因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出臺，事關國體，遂同臣昌裔兩具奏陳，乞留清叟，令其赴臺供職，未蒙施行。臣竊念近與清叟、昌裔一時被命，並陞臺職，相與感激恩遇，以期無負於明時耳目之官，遂不避怨仇，合詞論奏大臣誤國之罪。亟蒙聖旨宣諭清叟，復於經筵面奉玉音。臣等恭承聖訓，不敢再有陳奏。臣獨思念祖宗時，臺諫論及大臣，即無兩存之例，抗章自劾，至於再三，陛下又遣使諭止之。臣進不得盡忠，退不得去職，泯泯默默，羞見搢紳，兩旬於此矣。今者清叟論三漸事，此大臣畏之而不敢言，通天下知之而不能言者，清叟明日張膽，爲陛下言之，此正臺諫職也。雖傳聞或有失實，語言或有過當，其於警戒自治之道實非小補。臣聞清叟面奏時，陛下和顏受之，略無忤容。清叟以語同列，謂聖德寬大，樂受逆耳之言若此。未幾而遽奪其職，此豈出於陛下本意，是必有交鬭之讒，以激陛下離間之怒，而又欲歸過於陛下，使有諱諫之名，此臣所甚痛也。臣嘗得其三漸奏稿讀之，深服其有骨鯁敢言之氣，方將以其所論，詳加體訪，繼以奏聞，而清叟既因此罷職矣。臣雖有忠藎之忱，寧無顧慮之意，使冒昧言之，是重怒也，循默而不言，是失職也，夙夜以思，不遑寧處。昔治平中，呂誨等以濮議事出臺，司馬光乞留之不果而求黜，彭思永召還不獲而求罷。此祖宗時臺諫故事也，臣敢援是仰瀆天聽，欲乞聖慈亟罷臣御史職事，畀以叢祠，使歸田里，庶幾全臣進退之義。

論襄陽失守劄子 同吳察院上

臣等兩上章留徐清叟，又各自疏乞畀叢祠，一無報行，日切兢懼。自合居家待罪，不當復有所言，然事關危急存亡，不容自默。臣等每謂今日邊事，蜀中之患不在韃而在秦鞏^(一)，淮襄之患不在韃而在北軍^(二)。昨聞鞏州汪世顯等已降於韃^(三)，爲之引兵，直窺階文，則秦鞏之患已有證矣。近者訪聞襄陽城中北軍爲變，挾李伯淵以叛，半殲南軍，制帥趙范狼狽出城，僅以身免^(四)。雖傳聞未可盡信，若其果爾，則是北軍之患又有證矣。竊惟襄陽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古人以爲國之西門，又謂天下喉襟。若爲寇盜據其門戶，扼其喉襟，則吳蜀中斷，自上流渡江，直可以控湖湘，若得舟而下，直可以擣江浙，形勢順便，其來莫禦。萬一有此，則人心動搖，望風奔潰，雖有智勇，將焉用之。況自去年以來，郭勝叛於唐，范用吉叛於均，尚全等克敵軍叛於德安，皆以北軍，相率叛去。今李伯淵素號膽勇，爲三軍所推，又逐人往來江浙^(五)，稔知地利，若群雄並嘯，四叛連衡，守我城池，據我糧食，則其謀深計狡，將不止抄掠邊疆而已。加以韃騎往來不常^(六)，此輩爲之嚮道，則憂在社稷，恐有不忍言者。昔宣和間黼、貫開邊，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又招雲朔漢兒以爲一軍，謂之義勝。厥後金虜南牧^(七)，一二軍首叛以降，遂道虜軍俶擾中土^(八)。時宦官尚闕其事，不以上聞，竟成

靖康之禍。臣等讀國史至此，不勝痛之。今日之事，雖未遽至是，其危證亂階，亦已畢露，不知陛下亦嘗憂及此乎？大臣亦嘗以此告陛下乎？臣等忝在言責，得之風聞，若不亟爲陛下言之，何以自解不忠之罪？用敢不識忌諱，冒犯奏陳，欲望陛下明諭大臣，亟思所以靖難保邦之計。若趙范果已離襄，急令收聚諸郡餘兵，固守江陵，以爲上流捍蔽。鄂渚與江陵相近，陛下已嘗命帥，而尚未亟行，宜申命督促，疾馳以往。如其方命，乞改畀有威望忠略之人以鎮武昌，與江陵犄角。乞行下淮西帥尤煊，疾速嚴作隄備。所有淮東之地亦多北軍，雖聞分戍新復州軍，然恐聞風相挺而動，亦乞下趙葵急作措置，毋使噬臍。區處既定，則守江之策尤不可緩，乞專以責之陳韓。如戰艦軍糧、防江民兵等，宜目下辦集，以防不測。其他所合思慮預防之事，蚤自廟堂同心區畫，不可循習故態，苟安目前，不可畏避張皇，漫爲覆蓋。日夕憂懼，惟恐禍至無日，庶幾可以扶顛持危，而不至淪胥以敗。臣等不勝憂愛懇切之至。

〔貼黃〕臣等昨與清叟以開邊誤國論及首相，又因發下條具邊防事宜，見其所具，多有疏略，已同諫官疏其不可行者，以復廟堂。但知控竭愚忠，不知觸忤時忌。今外有虎視之狂韃〔九〕，內有鴟張之叛兵，國勢凜凜，危於綴旒。大臣於此，不能憂邊思職，爲君父計，而乃惟事猜防，虛擲歲月，甚可憂也。清叟既已出臺，臣等自難安職，惟君臣義重，冒言及此，又將不免廟堂之疑。欲乞陛下以社稷大計爲重，毋以人情牽制爲拘。若謂臣之言可采，即乞檢照前奏，亟賜睿斷施行。若謂臣等不能靜嘿安處，即乞早賜罷黜，或以與祠，庶幾大臣不以臣等多言爲慮，專一爲陛

下區處邊防。臣等雖歸田里，實爲大幸。《清獻集》卷六。

〔一〕〔二〕〔三〕〔六〕〔九〕韃：原作「敵」，據同治本改。

〔四〕身：原脫，據右引補。

〔五〕逐：右引作「遣」。

〔七〕金虜：原作「金人」，據右引改。

〔八〕虜軍：原作「金人」，據右引改。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一劄〔二〕

臣竊惟陛下不以臣愚陋，俾分臺察，凡天下國家理亂存亡，無所不當言，而臣一身之利害禍福，皆所不敢計。臣伏觀今日事勢，其阽危之形又非昔比。昔之所憂者韃〔二〕，今則不止韃矣〔三〕；昔之所防者秋，今則不待秋矣。蛇豕薦食，千里爲墟。幸其畏暑而暫退，正當改紀而亟圖。邊備方集議而未行，襄城已倉皇而告變。帥臣所恃以爲腹心者，忽反戈而爲仇；陛下所恃以爲干城者，乃棄甲而遠遁。江陵事力，素號單弱，況藩籬失守，迫近風寒，其何以折姦宄之衝，其何以壯上流之勢？萬一有奪舟浮江而南者，則遠近震驚，望風奔潰，將有不勝諱之憂。臣聞之經筵講讀之官，謂陛下憂見顏色，想夫日不暇食，夜不甘寢，思祖宗付託之重，念天命保守之難，凜凜乎臨深履薄之憂也。昔宣王

中興，側身修行，百姓見憂，是以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今陛下獨焦勞於聖慮，而未形於設施；惟輦蹙於聖容，而莫聞於政事。且宮苑不節之費用，朝廷無益之文移，苟且因循，以玩歲月，殆與安居閒暇之時無以異。是陛下之憂雖同於周之宣王，而百姓未之見則異於周之天下也。非惟百姓未之見，而臣亦且莫得而見，亦何以致復行之喜，而成更新之治哉？臣聞興衰撥亂之規模，不可用繼體守文之調度。昔靖康初，李綱疏論時事，有曰繼體守文之君，恭己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此誠論治之格言，實爲拯時之要道。臣愚不足以窺陛下神聖之萬一，竊意當興衰撥亂之時，而尚仍繼體守文之舊，恭己之有餘，而英哲不足也。故威斷失於優游，權綱紊於姑息，聰明惑於牽制，政事蠹於美觀。當禍至無日之時，而爲濫恩不切之舉。廟謨尚緩於邊陲，廷號先及於肺腑。閭巷之人亦相與竊訝之，而大臣方且爲固位持祿之計，孰與任社稷存亡之憂？且其好善之名不足以掩惡直之實，盡公之念不足以勝爲私之情，一身之廉不足以蓋一家之貪。而同列之人，存形迹以苟容，幾於具位；視顛危而莫救，徒有空言。是以出一令、立一事，漫無成謀，卒無定見。如近者督府之始建也，倉卒而行之，繼乃滅裂而遣之，其終也模糊而罷之，徒有丘山之費，曾無錙銖之補。凡此等類，非止一端。以是而繼體守文猶且不可，尚欲其興衰撥亂，不已難乎！且邊臣之撫養北軍，殆如驕子，不爲不厚矣，竊料今日之叛，不生於怨，而生於易。彼誠見夫朝廷之秕政舛令不足以服人，邊陲之庸將弱卒不足以捍敵，故易心一生，而叛心四起。況其徒實繁，散處淮襄千里之地，襄已叛離，

則其他之在諸郡者寧免疑貳？其變殆未已也。譬之久敝之屋，棟宇撓傾，牖壁頽圯，日懼覆壓，而徒以幄帟障飾之具，燕笑其下，雖甚愚者，固亦爲之寒心也。豈若去幄帟之飾，罷燕笑之歡，而相與盡力爲整葺支撐之計哉！少康以一旅興夏，田單以一邑復齊，今天下之大，其爲一旅一邑也亦多矣。自古未有顛而不可扶、危而不可持者，亦在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思力圖之而已。臣願陛下布昭英哲之德，盡破拘牽之見。必如漢宣帝之厲精總覈，唐憲宗之剛明果斷，以肅惰而革偷，以黜浮而抑誕，獎直臣以振紀綱，節浮費以給財計，用實才以集事功。明諭二三大臣協一心以體國，盡血誠以慮患，圖社稷之大計，去形迹之小嫌。必如蠡、種之治越，王猛之治秦，凡不急之細務，宜付司存，相仍之弊例，悉從罷去。毋牽於人情，毋役於虛譽，毋襲於具文。使朝綱一新，精采振發，則遠近改聽，而姦宄革心。此古人所謂折衝樽俎，固有在於臨陣却敵之外者。至於重江陵之鎮，嚴沿江之防，臣與昌裔已嘗言之矣，至今未聞有大措置。當救焚拯溺之時，而尚爲雍容緩帶之態，此臣所謂陛下雖有憂，而百姓未之見者也。昨有守臣召對，其所論奏，謂人主悔過，則上天悔禍，欲乞陛下痛自切責，下罪己一詔。臣愚謂此若儒生不切之迂談，實當今至切之要務。蓋所與陛下保天下者人心也，人心所在，作之則勸，感之則興。以積數十年愁怨之情，而重以累歲俶擾之變，心已渙離，動皆仇敵。今陛下若深自咎責，布所失於天下，以求濟難之策，以招遺逸之才，必有三軍之感泣，父老之思見，可以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奇偉卓越之士亦必有出爲陛下用者。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願陛下以篤實惻懇之意行之，庶可使百姓見憂，而天下有復見之喜矣。臣一書生，不能深曉

邊面事宜，惟見根本之未強，綱維之未舉，而且有浸墮浸微之勢，不識忌諱，罄竭誠悃，爲陛下言之。倘察其微忠，賜以采擇，其於內修外攘之政不爲無補。冒犯天威，不勝隕越，惟聖明裁之。《清獻集》卷六。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一。

〔一〕奏：原誤作「奉」，據同治本及《三台文獻錄》改。

〔二〕〔三〕韃：原作「敵」，據右二本改。

端平三年三月奏事第二劄

臣竊謂御史之職，不止按察，又許言事，自唐以至本朝，雖有擅權之臣私意變易，尋即復舊。其官雖卑，其職之要與拾遺、補闕等。臣以疏賤小臣，冒當要職，日夜思念，惟欲以先朝臺諫所以事祖宗者事陛下，雖至愚陋，期自勉竭。嘗讀先朝名臣奏議，臺諫論事必先體要，彈劾必先貴近，非徒立一身之名節，蓋將以振朝廷之紀綱。其職業在斯，雖竄殛不悔。故有論大臣而至八九疏者，有留直臣而至十餘疏者，有納勅復還而再論者，有召至都堂宣諭而不從命者。豈其好爲紛爭而惡安靖，甘於取禍而棄寵榮，不近人情若此哉？當時朝廷尊嚴，姦諛畏讐，史策書之，光垂萬世。臺諫之關於人國也如此，殆非他官比也。自權姦擅命，數十年來，穢濁風憲，圯裂紀綱，至紹定極矣。端平更化，稍復

振揚，然舊染已深，難於盡革。雖無納簡聽命之風，而簡亦不廢於往來。間有直節敢言之氣，而言終歸於調護。臣向者已深爲聖朝惜之，不自意冒膺其職，方開口而有言，已轉喉而觸諱。不能堅初志以求遂，又復聞上命而輒止。有負所學，爲親擢之差，忸怩於心，跼蹐罔措。近者徐清叟以言去職，力辭新命，襆被出關。此數十年未見，而士大夫多有些輕出者。蓋習於近年脂韋之風，而未聞古臺諫之體也。臣已與吳昌裔累疏留之，未蒙報可，義當與之俱出，適董試事嚴，滯留半月，不獲嗣請。已聞陛下宣召清叟委曲面諭，清叟不獲已供常卿職矣。自非聖明崇獎直臣，以護國家元氣，則一清叟之進退顧何足惜，而乃上勞宸念，勉留至此耶？然臣聞蘇軾嘗言於哲宗朝，謂臺諫論回河不當役〔一〕，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論鄭伯溫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獲進職。雖人臣迫於朝旨，黽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爲損不細。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策，不爲美事。今清叟之除，亦頗類此。使清叟以罪去職，則不當既去職而復得美遷；使清叟以賢而遷，則不當未及三月而遽奪其職。所以人言未弭，實緣上意未明。今陛下委曲勉留，且俾之經筵仍舊，是陛下已察其無罪〔二〕，而欲進之矣。始也雖以其言之過實而出臺，終也倘以其言之忠直而俾復臺職，則聖心豈不明白洞達，聖德豈不日新又新？漢高帝刻印銷印，無我之量，何以過此？若羈縻以虛名，而闊略於實意，徒使天下疑其諱過便私，陛下亦何利於此？臣聞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其御史中丞闕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二員，呂誨已爲治平羞之。今中丞虛位不知幾年，而臺臣闕長又已一月，未聞除命，僅有二御史，豈不爲端平之

羞？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還清叟臺職，以昭示容直好諫之意。仍多選勁正忠篤之士，增御史員，廣布耳目，以共扶社稷，式振紀綱。如臣之選慝不堪任，且疾病侵陵，實當風憲之責。欲乞聖慈畀以祠廩，或在外小小待闕差遣，容臣安分養痾，以爲陛下他日之用，不勝大願。《清獻集》卷六。

〔二〕回河：原作「回何」，據同治本改。

〔三〕察：原作「除」，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三四三

杜 範 三

乞招用邊頭土豪劄子 臺中上

臣聞昔劉平言於仁宗之朝，謂五代之時，中國多事，四方用兵，惟制西戎，似爲得策。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服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臣愚謂今日備邊之急務，莫切於此。自韃虜南寇^(一)，破陷興、沔，蹂躪均、房，汎蕩棗、隨，攻掠光、信，二三千之地，晝無炊烟，野多暴骨。至韃虜暫還^(二)，而降卒繼叛，襄城重鎮燬爲焦土，制閩重臣走同潰卒。今近邊之郡皆謀內徙，不待上命，擅自離城。則是沿邊藩籬蕩無障隔，蘄黃荆南等數郡孤處江外，一旦警急，孰與死守，天塹雖險，曾何足恃？國祚阨危，所不忍言。臣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心而痛哭也。臣聞樊城土豪劉廷美部轄在城軍馬，團結莊農隊伍，措畫守備，勦殺叛賊，提孤軍以摧方張之勢，出死力以障難守之城，事亦偉矣。五遣蠟書求援

於帥臣趙范，皆抑而不報。范忌功之罪，何可勝誅！今廷美已能自達於朝廷，則褒嘉之典、應援之備，不可使少有缺望，以挫其勇心。今畀以刺史之號，恐徒借虛名，未足以羈縻之也。臣竊意邊頭土豪如廷美輩尚多有之，彼其習兵戈之事，深爲鄉井之謀，孰不願借朝廷威令以立功名，豈肯甘心投拜韃虜以爲魚肉〔三〕？今若責之逐路帥臣，乘機號召，大爲節制，能撫定一邑者與之一邑，保守一郡者與之一郡，使之自食其租賦，時給其糗糧，列大屯於江面以應接之，彼必能踴躍自奮，以捍却外侮，雖韃虜肆暴〔四〕，且不足畏，況叛卒偷生，其何能爲？昔宗澤之守東京，招降盜賊願爲用者七十萬，見抑於黃潛善，竟以忠憤發疾而死，爲萬世痛恨。矧沿邊土豪素號忠勇，若能招集而善用之，莫非良將勁卒，與官軍之望風奔潰者相去萬萬。或朝廷不行招集之令，不思撫御之宜，則其逐處豪民自爲屯守，無所依附，其勢必折而歸韃〔五〕，否則與叛卒合而爲仇矣，豈不甚可慮哉？今因劉廷美之功而勸獎之，以風厲其餘，而生其氣勢，則邊面保障可以成於呼吸間矣。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思而亟圖之，行下帥臣，蚤爲區處，毋使措置失宜，以成他日之悔，臣不勝拳拳。臣竊聞沿邊守帥當此邊塵少靜，不思備禦之良圖，乃爲脫兔之巧計，有行賂而獲召者，有託辭而求去者。平時則享厚祿，緩急則爲身謀。朝廷若惟徇人情，曲從其請，去者既已得策，而留者孰有固志？更相倣效，必無能爲陛下堅守而排難者。臣愚欲陛下明示大臣，以邊任至重，不宜輕動。如有輒求解罷者，必察其人之能否。其人不可用，當聲其罪而竄之遠方，毋止罷之，以墮其計；其人可用，當勉而留之，毋循其請，以廢前功。庶沿邊守帥各堅一心，竭力捍禦，而莫有顧私之意。伏候勅旨。《清獻集》卷七。

〔一〕韃虜南寇：原作「敵人南下」，據同治本改。

〔二〕〔三〕韃虜：原作「敵人」，據右引改。

〔四〕韃虜肆暴：原作「勁敵壓境」，據右引改。

〔五〕韃：原作「敵」，據右引改。

端平三年五月奏事

臣竊聞天下之患莫大於持一偏之見，以幸一時之功。古人有言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終者事之極也，復者事之反也。思其終則已盡矣，而又思其復焉，蓋人情多囿於期必之中，而事變每出於意料之外，思其得不思其失，思其利不思其害，則爲備不預，患至莫禦。行之一身尚且不可，而況爲天下國家者耶！譬之善奕者，一舉棋而終局之勝敗已瞭然於胸中，蓋其反覆思慮，知己而復知彼也。曩者邊臣邀功生事，經營河洛，以至一敗塗地，此其不思復之禍，蓋不可追悔矣。謀國者懲創前失，圖靖邦家，優顯職以出臺臣，起私人以寄國事，誠豈得已夫。中國和戎，治世所有，雖漢文之盛，猶且屈意爲之，況今日之財不足於用，而兵不足以戰耶？正不必陽諱其說，陰主其謀，徒取掩耳盜鈴之譏也。然臣竊聞之，先爲不可勝，而後可以言和；有備無患，而後可以言和；紀綱修明，將士戮力，而後可以言和；糗糧充積，器甲精強，而後可以言和。使今之議和如魏絳所謂邊鄙不

聳，師徒不勤，豈不甚幸？然反其事而思之，萬一如遼之求和於金，金之求和於韃〔二〕，厥鑑昭昭，悔其可追？且靖康之禍，百年之痛未瘳也。夫和之爲義，《春秋》謂之「成」，以其兩不相加，而彼此利於息民耳。倘以勢窮力弱，卑辭求和，以偷旦夕之安，則與投拜何以異？彼方恃其無敵之勢以陵我，我以卑屈之禮而有求焉，則彼之索愈高，而我之應愈難，力不暇應，將有不可勝諱之憂矣。且聞間諜之報、降卒之供，與夫逃歸之言，皆謂韃人不歸草地〔三〕，分駐河南，造艦治兵，期以八月大舉入寇〔四〕。今上下宴安，無異平時。以言其紀綱，則未見其修明也；以言其將士，則未見其戮力也；以言其糗糧，則未見其充積也；以言其器甲，則未見其精強也。荆襄不聞經理之方，江淮不聞守禦之計，敗證悉見，何以爲不可勝之形？縛手無策，何以爲有備無患之術？臣未知其何所恃而和也。竊料謀國者不過以史嵩之、孟珙曾與僭盜交通甚密〔五〕，使之議和，必無不可。議之可也，必之其可乎？曩者不思其復，倚范葵以攻，而不知所以守，將使天下之勢自安以趨於危。今若又不思其復，倚一嵩之以和，而不知所以守，將使天下之勢自危而趨於亡矣，豈不甚可懼哉？臣一介腐儒，不曉邊事，采之公論，不敢不言。欲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思終思復，計安計危，毋循偏見，毋求幸功。如極邊土豪當乘機而號召，已破州郡當乘時而經理。團結戰艦，招集水軍，不可以文移而爲實數；江面置屯，諸州和糴，不可以因循而致後時。凡固圉之計，委之邊臣，各令任責，必加精覈，以行誅賞。使和議幸而集，則内外相安；不集，亦可以無恐。天下之勢常如泰山之安，而黠虜之強不足畏矣〔六〕。臣不勝惓惓。《清獻集》卷七。

〔一〕以：原作「於」，據同治本改。

〔二〕〔三〕韃：原作「敵」，據右引改。

〔四〕入寇：原作「南下」，據右引改。

〔五〕倂蓋：原作「布展」，據右引改。

〔六〕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端平三年五月奏事第二劄

右，臣竊惟今日之民病極矣。近履畝權楮，方以無益而寢其令，科擾甫停，人情稍息，而綱絹之事又聞以白劄之請行下州縣，盡令本色輸納，且云鬻其給用之餘，以爲生財之助。以臣觀之，決無益於國計，適重爲民害耳。古者之定邦賦，隨其土地所宜；而今綱賦之絹，非必其盡出於蠶桑之處也。於是往歲縣官有許從折納之令，正不欲以其所無責之民耳。今乃一切令以本色輸納。彼蠶桑之鄉以其所有輸之未害也，而非其所出者安所趣辦？必將倍價市之他郡，而惟恐納之不中度也。且細民微產，絹以寸計，非合數十百戶不足以成鈔。州縣汙吏重爲邀索，騷擾萬端。或又因民之所不便，多折價錢，而別市輕薄，以塞綱賦，比及官賣，反未必如折納之價。虛爲紛紛，貽害百姓，而於國計初無涓埃之益也。竊聞每歲中，如此白劄之請，往往多有之。州郡難於催理，以劄公懇，以賄私囑，省部胥

吏率以是爲利，朝廷不得不從其請，而折納固自若也。國家將何便於此？臣愚欲乞聖慈明諭大臣，行下諸路州郡，檢照遞年常例，應非蠶桑出產之地，許從以錢折納，庶不重爲民病，天下幸甚。《清獻集》卷七。

論重臺職劄子

臣一介猥陋，誤蒙親擢，處以臺職，強顏祇命，七閱月矣。力小任重，災釁隨之，累疏丐祠，求之愈力，而聖恩未俞，戒之愈嚴。臣懼瀆天威，扶疾就職。竊伏自念，臣之不足比數，而陛下所以勉留至此者，豈非以臺諫進退，關係國體，故不以人微而輒去之耶？臣近者恭聞陛下諭宰臣曰：「徐清叟方去國，杜範又豈容輕去？」堯言一布，人心胥悅，咸謂陛下重言責以扶朝綱，開公論以護國脉者，其聖慮至深遠也。臣不佞，抑有疑焉^{（一）}。夫臺諫亦朝廷一官耳，所以獨重於他官者，陛下亦嘗思之否乎？孟軻有言曰：「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法家拂士，今之臺諫是也。凡君德之過愆，朝政之差繆，廟堂之壅蔽，臣工之邪慝，人所不敢言者，臺諫皆得以敷陳而劾奏之。是以朝綱振舉，國勢尊嚴，姦人斂手而畏憚，遠夷聞風而讐服。此臺諫之所以爲重也。故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唐得李勉，而朝廷始尊。非以其人也，以其言也；非以其言也，以行其言者也。臣學識淺滯，不足以明當世之故，受命以來，勉自罄竭，凡所奏陳，皆采之公議，不敢一毫有負於陛下。方入臺之初，未暇他

及，首言回護調停之弊。然奏墨未乾，而舊弊滋甚，緩彈章而未報，以丐祠而先行。方劾去之未幾，而除用之已竣。事有掣肘，則委曲調護；言有違忤，則節去全文。臺諫不敢避怨，而大臣乃因以市恩。嘗以臣昨所論奏而默計之，所上便宜，皆成空言，所有彈劾，多已擢用。論何炳而見疑於大臣，論衛樸、趙汝捍而具文於鑄降，論趙澧夫、喬幼聞而獨畀以祠廩，論史宅之而不改於予郡。若合臺所奏者，又視之若無有矣。使微臣內愧而蓄縮，姦黨旁睨而嗤侮。若是，則風采日鑠，已不足取重於人，果亦何益於國體，而陛下重於去之若此也？如臣清叟所陳三漸，皆憂國之至論，但聞陛下深惜其去，不聞陛下深信其言。使陛下思其所言三漸者，折其芽於未長，撲其焰於未熾，遏其端於未成，雖清叟已去班行，猶侍黼宸。儻陛下溺於親愛之情而長其驕，狃於狎暱之素而熾其姦，玩於窺伺之謀而成其計，雖百清叟日侍清光，亦復何益？臣固疑陛下之所以重臺諫者名也，非實也。方今天下之患，莫大於飾虛名而廢實用，爲苟道以事美觀。紀綱所以不立，政事所以益蠹，風俗所以日壞者，皆由於此。矧邇日以來，天文屢變，人心益危，已迫防秋之期，茫無固圉之備，危亡之勢，憂在旦夕。近史嵩之申上擒獲韃兵劉馬兒所供〔二〕，韃虜已擺布兵馬〔三〕，分路入寇，約以七八月會合於大江。不知大臣亦嘗奏聞，而與陛下憂及此乎？聞之人言，謂宮庭之間，土木之費未戢，燕飲之樂猶故。而大臣又不能盡血誠以慮國，惟植己私而異心。今何等時，而上下玩易若此。惟有公議，一髮僅存，而陛下徒以臺諫之虛名而牽制強留之，使之不得其言，又不得去，意氣消沮，名節頓喪。臣竊凜凜自懼，又竊爲陛下憂之也。臣愚欲望聖朝推重臺諫之心，而求其重臺諫之實，植直言之氣，培護公議之脉，以

振朝綱，以定國是。或其言不合事宜，徒忤上聽，即乞聲其罪而斥之，或因其請而從之。雖祖宗盛時，蓋亦若此。庶使是非別白，意向昭明，毋徒畏其去臺諫之名，而曰姑留之而已。臣不勝大願。

〔貼黃〕臣近聞吳淵團結鹽軍，與之旗榜，以備緩急點集之用。其意則善，其謀則疏。村落販賣私鹽者，皆無賴姦人，其陵弱暴寡，欺擾居民，蓋其素行。況官司借以聲勢，虎而翼之，則公然掙賣，以致奪攘殺掠。此其必然之理，實跡皆已可驗，豈容飾有爲無？淵護短諱過，不卹人言，幸而朝廷知之，省劄行下，使之區處。聞已收上旗榜，而使武人節幹湯克昭遍歷地所放散鹽軍〔四〕，使之改業爲農，團結爲土豪，以備他日緩急。此殆類兒戲。此輩販鹽爲業，以贍口食，一旦捨之，其何以自存？不過隨聲責狀，以給克昭，而克昭又以給淵耳，所謂土豪，爲鹽軍猶故也。官司團結此輩，初無所利，但利依憑官勢，以擾平民。或有交爭，必自總所追逮，遠者數百里，近者亦不下數十里〔五〕，道路之齎糧，官司之費用，窮閭小民何從辦此？幸而得直，尚可以伸一時之冤；不幸受抑而歸，豈不益長凶人之計？或有不勝其忿鬱，嘯呼而起，如三衢之變，又豈不重爲朝廷之憂？臣愚欲乞明諭大臣，劄下浙西監司，行下諸州縣鎮，或有鹽軍與百姓作鬧，仰即就地所合屬官司陳理，即與追上〔六〕，究見曲直事情，申本州及監司從條斷治。使總所自行團結爲實效〔七〕，不得干與人户交爭詞訴，以致追擾。或所屬理斷有失其平，即仰依條經次第官司陳理。庶幾百姓不至被擾，無所告訴，而可以潛消其不平之氣。此於思患豫防之道，亦非小

補。《清獻集》卷七。

〔一〕疑：原作「款」，據同治本改。

〔二〕韃：原作「敵」，據右引改。

〔三〕韃虜：原作「敵人」，據右引改。

〔四〕湯克昭：原脫「克」字，據同治本及下文補。

〔五〕十：原作「百」，據同治本改。

〔六〕與：原脫，據右引補。

〔七〕「爲」上同治本有空格。

太常少卿轉對劄子

臣戇拙不才，用過其分，冒處臺職，無補涓埃。陛下未忍即加之罪，而擢貳奉常。祇服恩榮，惕焉內懼。適當轉對，竊有向之所欲言而未盡者，敢爲陛下言之。臣嘗讀《抑》之詩曰：「灑掃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此古人內修外攘之政也。夫當中國不競，四夷交侵，則謹飭武備，以捍外侮，誠不可緩。若使廷內未加灑掃之功，紀綱不明，表儀不正，雖士馬強壯，兵革犀利，蠻方未易遏也，而況兵力素弱，事力日困之時耶？苟卿所謂「堂上不糞，郊草不瞻曠芸」，內治之急，蓋有甚於外攘者。臣竊謂天下之勢，如人之疾病，外證雖甚危，使其病不在心

腹，猶可爲也。今日之病，在心腹矣。謂心腹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一門者，今分裂四出矣；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達密致而不可數計矣。旁蹊曲徑，競致奔趨，小黠大痴，共爲姦利。名位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爲固寵之圖；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爲進身之計。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行伍，而以交通勢要。飾子女之麗以阿好，獻珠玉之珍以取憐。撥支軍旅之費，大縻國帑；盡歸承受之手，分賄權門。窠局已成，而公爲市易；肘腋既掣，而易於取携。以致貿亂是非，顛倒賞罰，敗壞紀綱，慢褻威令。使股幾於如腰，臂難以運指。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此方憂蹙國之禍，彼乃貪拓地之功。下制其權，上縱其欺。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寄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近而鹽軍，群聚剽劫。蕩無治紀，動成亂階。此皆廷內不足爲民章，以至此也。雖使四方無虞，邊塵不聳，猶恐浸成魚爛之勢；況虜情叵測〔二〕，人心不固，必將卒有瓦解之憂。此通國之所共知，而迷於利害之間者未必盡知也。臣愚欲望陛下念投艱之危，存履薄之懼，剛明以體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義，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外言得以入於闔；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親親以禮，不使近屬得以招權與政。如是，則陛下之廷內灑掃矣。明諭大臣，盡血誠以思孔聖持危之言，窒私徑以嚴姚崇寡謹之戒。清中書之務以凝志慮，省堂除之闕以歸銓曹，塞姦邪之路以安善類。如是，則陛下之廷內益灑掃矣。君臣同德，廟堂協恭，一以社稷存亡爲憂，而思所以濟難保邦之計。一念所形，天心昭格，人心丕變。上有肅清之象，下無弛慢之形，國政軍政皆可以次第而舉，內患外患皆有所恃而不足慮，則天下

未有不可爲者。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竊聞近者聖躬少愆常御，罷朝浹旬，小大之臣，咸懷憂懼。昨延和殿召見，陛下聖德所以係屬人心若此。臣聞之近臣，謂陛下閔雨，過於憂勞，動傷血氣，而或者之疑，則以爲宮中宴樂之過也。夫以陛下屬艱虞之時，重宵旰之慮，尚安有此，而所以啓人之疑者，抑亦豈無其自哉？臣聞仁祖朝，蘇轍以賢良對策，謂：「三代之衰、漢唐之季，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荒淫，以至於亂。而近歲以來，掖庭千數，飲樂失節。內將爲蠱惑之所污，以傷和伐性；外將爲請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試於清閑之時，上思宗社之可憂，內思疾疢之可惡，下思億兆之可畏，則夫嬪御滿前，適足以爲陛下憂，未足以爲陛下樂也。」臣讀至此，未嘗不深有感焉。及觀仁祖嘗聞諫臣之一言，斥遣盛色於方進之時，略無留難，則知所以享四十二年承平之治者，非偶然也。況當今國本未建，邊患方深，中外凜凜，未知攸濟，如其戰兢危懼，澡刷奮勵，日圖所以救亂之策，猶恐弗給；萬一有如或者之疑，蹈蘇轍之憂，其如宗廟社稷何？《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惟陛下深留聖慮無忽。臣不勝惓惓。《清獻集》卷七。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二，《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

〔二〕虜：原作「敵」，據同治本改。

全宋文卷七三四四

杜 範 四

殿院奏事第一劄

臣至愚極陋，偶值明時，躡登朝列。已嘗冒應耳目之寄，輒忤上宰，至勞陛下委曲調護。臣凜不自安，屢控詞請，聖朝寬大，緩其罪斥，遷貳奉常，尋長秘府，又進之經筵。其濫恩倖位，未有甚於此者。臣退省震懼，方欲俟邊報稍緩，即申前請；今又復以向所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臣固辭不獲命，黽勉就列。嘗懼然以思，中夜不寐，不知疏遠小臣，何以上簡睿知若此。豈以臣樸無他腸，行絕私比，而其狂直之言尚有可取者耶？抑以臣選慝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備數耶？若以狂直之言爲可取，臣敢不勉竭自效，以報隆恩；如以爲易於調護，則臣向也執守不固，已爲親擢之羞，今更不務飭厲，而脂韋苟祿，則臣之罪大矣，臣實不敢。臣竊謂自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疏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

綱，天下想望風采。未幾而有回護調停之弊，其所彈擊，多牽制而不行，其所行者，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非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至於所論便宜，則但有報可之虛文，曾無施行之實事；甚者不惟不見之施行，亦且不聞於報可。殆無異於班行之輪對，何有於臺諫之開陳？且其行於外廷者每加節貼，而文理不全，或至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駭疑。縱使惟上意之稟承，豈無中間之曖昧？恐非清朝之令典，徒虧大道之公行。不意聖明之時，而其相仍之弊一至此極也。陛下以爲言不可用，則疏而遠之亦可矣，而又從而超遷之。有不數月而出臺者，有出未幾而復入者。其出也，不爲從臣，必爲卿貳；其入也，又因舊職而陞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於朝廷之紀綱。設官初意，夫豈若此？陛下惟知崇獎臺諫之爲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爲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外飾好諫之名，而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而可以蓋其實者哉！方今邊氛甚惡，國事孔艱，可謂危急存亡之秋，正陛下虚心求言、屈己從諫之日。臣愚欲望陛下恢張聖慮，明目達聰，黜私意以開忠直之路，察邇言以防蔽欺之姦。凡臺諫之所奏陳，亟降付外廷，與二三大臣詳議而亟施行之。凡向來回護調停之習，節貼易寫之弊，一切革去。或其所論未盡事宜，所彈未合公議，即乞明正其罪，輕者左遷，重者貶斥，使是非昭白，黜陟彰明，其於朝廷之政誠非小補。取進止。《清獻集》卷八。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七，《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

殿院奏事第二劄

臣恭惟陛下繼承丕緒，又安海寓，而兩年之間，干戈日尋，境土日蹙。自去歲敵人南犯，興、沔破陷，均、房蕩析、隨、棗覆沒，光、信震驚。今歲之夏，襄城重鎮，鞠爲盜區。歷秋而冬，樊城不守，荆郢相繼委棄。荆襄諸郡，十亡其九。未幾而敵由大安入閬、果，分三路以破成都，遣四散以焚郡邑。骸骨壅川，肝腦塗地，西蜀諸路，四失其三。彼方據建瓴之勢，我日有解瓦之憂。夔峽單薄，江陵孤危。雖聞已退之師，寧保不測之計。聞劉傑之所報，謂其一旦抽去重兵，意圖他路攻入。湖之南北與蜀道通，或有爲之嚮導者，出我不備，擣我腹心，陛下其將何以爲計？又況兩淮諸郡，處處受敵。史嵩之蔽於和議，而且肆爲誕欺；趙葵守備雖嚴，而亦先爲畏怯；陳韓事權不專，兵少財乏，雖有忠赤，而難以展布。江面無備，一葦可航，萬一有數百騎浮江而南，突入內地，陛下又將何以爲計？高宗皇帝固亦備嘗險阻艱難矣，今之時非曩時比也。其時東南之力尚彊，今已竭矣；三軍之心尚一，今則離矣；百姓群黎方望治，今皆思亂矣。陛下亦嘗憂及此乎？臣每惕然而思，凜然而懼，其憂痛之懷，不能一朝居也。以臣區區之忠，而竊料陛下聖慮，思祖宗付託之重，念生靈塗炭之苦，其必宵衣旰食，念之不遑也，其必悔過自咎之甚切也，其必側身修行之弗怠也，其必卧薪嘗膽之如越也，其必向師而哭之如秦也。咸仰惟新之政，期以感動人心，興作士氣。自聞蜀破之後已一月矣，而上下

苟安如平時。而或者之言，謂陛下臨朝聽政，則斂容憂思，至退朝暇食，則軟美之言交進，而艱虞之意已忘。至有妄爲之說，謂作者誤聞蜀師捷報，陛下幕帟張燈，俾晝作夜。此等謗言，固無足信，然所以致謗，抑豈無由？且登元老而居上相，海內顛顛，以望興復，而蓄縮畏懦，略無施行。朝紳之危言激論日聞，而廟堂之玩歲愒日自若。想其懲創往事，專爲審重之規模，而不知已迫危機，徒重他時之痛悔。臣嘗得近日合臺之所奏而讀之，又得朝臣之輪對而讀之，其間忠懇之誠、剴切之論，豈無當今可行之策。借曰易置淮帥重事也，如一路之監司，當自朝廷選差，亦何憚而不敢？借曰合帥江淮重事也，如鄂渚置帥，公安置屯，亦何憚而不爲？借曰估籍贓吏，今已後時，若諭藏鏹之家，借助邊之費，似非虐政。借曰嚴核軍實，昔已生事，若出無用之宮女，省冗員之闥宦，似亦易行。如痛下罪己之詔，非若財用之難辦也；痛節浮泛之費，非若邊需之難省也。不知何乃優游卒歲，使人缺望若此，此臣所未諭也。臣愚欲望陛下赫然奮怒，斷自宸衷，毋溺於左右之近諛，毋玩於曩昔之天幸。明諭大臣，強勉有爲，革去蠹習。凡不關於安危社稷之故者，一切緩之，毋以惑亂聰明。凡有司所當奉職者，一切付之，毋以妨害大政。如臣前所陳數端，與執政大臣詳議斟酌，亟賜施行，則天下之事未有弱而不可強，削而不可振者。惟陛下留意焉。取進止。

〔貼黃〕臣竊睹黃榜，措置兩界會子，永遠行用，自來年二月爲始斷，欲作七百七十行使。違者，官吏百姓，鍰罷黜籍。以臣愚見觀之，永遠行用，猶不保其後，若必欲強以七百七十之價，斷不可行。臣居台州，昨歲曾天麟爲本路提舉〔一〕，行秤提之法甚嚴，本州近奉承甚謹。而州縣暴吏

乘勢作威，一郡騷然，市肆皆閉。初無益於秤提，而徒以飽官吏之貪。天麟近相繼罷去，臣是以知此令不可行也。以片幅之紙，使人以錢鏹視之，爲世所貴重也。今楮券之出，視昔不知其幾十倍矣，欲壓以威力而強貴重之，萬無是理。此令一行，則人惟有懼罪，而不敢用，則楮爲棄物矣。至於乘時射利之徒，以全楮取質贖產，貧富相讎，禍釁滋起。或楮價暗折，物價顯增，軍人無聊，變生不測。此時易令，則已晚矣。不知廟堂每事謹重，而此一事所關甚大，何乃輕易若此？今黃榜已出，傳布四方，誠難遽改。臣欲望陛下明諭大臣，再出曉示，令取贖者照元所用錢楮取贖，不得強抑生事，且以安人心。此至不可緩者也。仍令監司曉暢楮券利病者，使之自擇其屬，置局講究，求其的當經久可用之策。俟邊事稍靖，即與施行，庶可變通，以寬國用。若只以今來黃榜所行，恐其失信，執而不改，則無益而有害，其折閱必有甚於今日者。惟陛下亟圖之。

《清獻集》卷八。

〔二〕曾天麟：原作「會天麟」，據同治本改。洪咨夔《平齋文集》卷一九有《曾天麟除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制》。

論災異劄子

臣聞周宣王之中興，序《雲漢》之詩者美之曰「遇災而懼側身脩行」，又曰「百姓見憂」。夫天以

災變警戒人主，其玩視而不知畏者，固亂亡之道；苟知畏矣，惟恐懼貶抑，而不能脩省於躬行，厲飭於政事，則雖有隱憂，百姓將何見焉？欲以感悅人心，興復治功，其道無由也。臣讀國史，竊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春正月〔一〕，雷發非時，而雨雪繼之，殿中侍御史陳俊卿進言，謂魯隱公八日再有大異〔二〕，孔子謹而書之。震雷，陽也；雨雪，陰也。意者陽不能制陰，故陰出而爲害。以類推之，是夷狄窺伺中國〔三〕，臣下玩習威權之象也，可不懼乎？迺者立春之三日，雷震連夕，而繼以大雪。陛下惕然祇畏，寢稱觴之儀，罷垂拱之宴。一念所格，轉陰爲晴，自天基誕節，雲翳豁開，數日以來，天宇清宴。天之仁愛陛下，可謂甚至。蓋以易感之機而開陛下，非以可喜之祥而怠陛下也，陛下亦嘗以陳俊卿之言思之否乎？夫天秉陽，君德也，洩以非時，而使陰慝之氣出而乘之，陵暴肆虐，紛不可止，則代天職而爲天子者，亦盍知所以自警矣。徒曰恐懼貶抑而已，而不思振厲奮發，以昭布剛德，以整飭弊事，則是有負於上天示戒之意，而不足以動百姓見憂之喜。治亂安危，實分於此。夫外而夷狄〔四〕，內而臣下，皆陰類也〔五〕。方今韃虜不道〔六〕，蹂躪荆蜀，所至殘毒，蕩無噍類，江面震驚，旦暮凜凜，固不止於夷狄窺伺而已〔七〕。督視之遣，中外想望，而費不預備，行且滯留，而所辟幕屬，未厭物論。若爲規畫，已啓玩輕，臣恐陽未足以制陰也。欲望陛下亟降御筆諭之，倍道疾馳，以慰荆湖軍民之望。廣其聽納，以來智謀；審其事宜，以謹號令；詳其體訪，以別能否；嚴其誅賞，以示勸懲。使風采可畏愛，而將士咸盡死力，則可以坐收攘却之功，而寬西北之憂矣。下之事上，分也。今也，上之體積輕，下之分莫守。權綱不振，多抑法而濫恩；命令方頒，已沮格而輒變。將帥驕

蹇而難馭，士卒怨慙而易叛。指強無可使之勢，尾大有不掉之憂，固不止臣下玩習而已。廟堂之上，惟事覆護，殆類掩耳而盜鈴；志在苟安，何異惜莠而害稼。臣恐陽未足以制陰也。欲望陛下法天剛健，行以夬決。謹審於未發之初，堅守於既行之後。彰善而瘴惡，以植風聲；信賞而必罰，以昭意向。則綱紀振明，觀聽一新，而率作興事矣。至於宮掖之間，謂之非陰類，不可也。事關禁密，固非外庭所能悉之，臣得之傳聞，謂女謁之根尚固，而宦寺之權或行。以陛下聖智，固非此輩所能蔽惑，然易狎難制，漸不可長。臣願陛下日召二三大臣，與夫經筵講讀之彥，從容吁咈，講明當今急務，而汲汲施行之。玉堂夜直，以備顧問，此祖宗舊典，曠廢已久，亦宜時賜宣召，以裨聰明。庶幾見士大夫之時多，接宦妾之時少，志慮清明，緝熙日益，以爲消變召和本。此尤不可不加之意也。陛下誠以是三者深思而力行之，則遇災而懼，非徒有懼之名，側行修行〔八〕，而皆有修之之實。令出而衆聽孚，本強而外患弭，則無愧於內修外攘之道，而中興之功可以度越周宣矣。臣不勝惓惓。《清獻集》卷八。

〔一〕三：原作「二」，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八改。

〔二〕日：原作「年」，據右引改。

〔三〕〔四〕〔七〕夷狄：原作「敵人」，據同治本改。

〔五〕陰：原作「應」，據右引改。

〔六〕韃虜不道：原作「敵勢縱橫」，據右引改。

〔八〕側行：似當作「側身」。

便民五事奏劄

知寧國府

臣謏劣愚陋，曩誤睿知，拔自冗曹，置之華近，將以收其一得之愚。而臣顧方命薄，寵過災生，抗疏丐歸，投閑里舍，弗敢復覬榮祿。迺蒙皇帝陛下念爲簪履舊物，未忍棄捐，強畀郡寄。臣雖不肖，蒙被君父軫錄之恩，亦思自效，願爲聖朝牧養小民〔二〕，保障一方，庶幾圖報萬分之一，是以不敢終辭。顧宛陵爲郡，內拱行都，外聯江面，山土磽瘠，物產罕出，民俗樸愿，訟獄簡稀，素爲江左佳郡。自近以來，水潦荐臻，圩田無收，稅籍散亡，苗賦失陷，版曹總漕之積逋無可輸解，姦胥悍卒之肆害莫或誰何。臣初領郡符，但見上司之差人，淮民之流徙，充塞旁午。問其帑藏，則帑藏空竭，無一月之聚糧；閱其市井，則市井蕭條，無一錢之貿易。告糴無所，人多菜色，旱暵彌時，種不入土。臣職思其憂，朝圖夕慮，極力撫摩。幸蒙公朝不拘以文法，許裁撥上供米斛，以充軍食；繼請于監司，發常平倉米按戶濟糴。既而雨澤應禱，富人啓廩，數月以來，始稍成城市氣象。然而衆弊因仍，未易毛舉。臣與此郡寓貴及諸寮屬士民商確其精切可行，無損於國而有便於民者，條列以獻。一曰楮多銅乏之爲患，而上供當用全楮。二曰流民充斥之可虞，而不可偏聚一郡。三曰兩邑版籍之不明，而經界所當脩復。此三者皆目前之急，不可不亟爲之圖者也。四曰城下置務之非便，而徙于城

子。五曰兩縣置寨之無益，而欲改置西尉。此二者則永久之利，不可不以次而行者也。若夫脩築城郭，訓練郡兵，申嚴保伍，倡率義役，此則臣所當自任其責，已一面分委僚屬次第舉行，不敢縷瀆宸聽。仰惟陛下加惠元元，究心民瘼，視遠如近，而況此郡越在甸服者乎。然臣所陳五事，實非苟焉以塞詔旨，惟陛下垂意采擇，千里幸甚。

一、所謂銅乏楮多之爲患，而上供當用全楮者，以銅楮並行，其來已久。朝之給賜，州縣之上供，民間之入納，並用半錢半楮，是固不易之法也。然自近歲楮券日輕，銅錢日少，上下交以爲病，而惟此郡爲甚。蓋江浙諸州多是水道可通，商旅湊集，尚有銅錢相爲交易，寧國所管六縣皆斗絕山谷間，全無物產可與他郡貿遷，富商大賈，足跡罕至，銅錢一出，不可復返。故至於今，見錢絕稀，應官府與民間所用，僅有一色楮券而已。切計本郡上供，三分爲數，總三十五萬緡。嘉定十七年，前守臣因諸縣請用全楮，奏之於朝，特蒙報可。朝旨一頒，邦人鼓舞，行之二十有三年矣。去歲司國計者不知顛末，忽再降錢會中半之命，於是守臣爭之不能得，僅許用三分見錢、七分會子。其所從得，大致狼狽，每遇輸納折帛之時，持券求錢，茫無所售。貴家豪族有少藏鏹，則低價以買之，彼但欲得錢以應官，不復計價值之何若。楮幣折閱，日甚一日，職此之由。初夏領郡時，楮券猶每道兌得二百六十一，從折帛開場，幾減三之一。近因諸官民戶有請於三分見錢內，願以楮券三道折作銅錢一緡，臣以其說頗可施行，遂爲申請。已蒙廟堂劄付本郡從申，迄未見戶部明文行下，豈猶冀本郡之解發見鏹耶？臣之愚計，以爲三券而折一緡，特寬一時之急爾，

然細忤鄙狹，殊非損上益下之道。況楮之爲用，上以爲重，則下莫敢輕；上苟輕之，則何怪乎下之不以爲重哉！今此郡之人，不過以楮券之價低，銅錢之難得，故以三折一，不以爲難。萬一異時楮價如舊，而貪官汙吏仍責其以三折一，豈不爲此郡無窮之害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勅旨，令此郡照嘉定十七年所行用全會輸納上供折帛，行下戶部及總司，永爲定式。庶幾千里疲氓，仰戴陛下如天之施無窮已。所損者小，所利者大，一邦幸甚。

一、所謂流民充斥之可虞，而當散處諸郡者，夫邊烽未徹，淮甸清野，淮民避兵，扶老携幼，渡江而南，無慮數十百萬。朝廷屢降指揮，俾州縣守令任責區處，居以空閑官舍及寺觀，而時給散其錢米，勿令失所。彼其脫放萬死之中，流離奔迸，朝不謀夕，實爲可憫，稍有人心者，誰忍坐視其殍死而不之恤乎。然流民固當處也，而非一郡所能自處也。蓋邊江諸郡，東則爲建康、爲太平、爲池，近裏則爲廣德、爲寧國、爲徽、爲饒；西則爲江、爲興國，近裏則爲豫、爲吉、爲瑞、爲袁。方今所至州郡，事力單弱，苟一郡先有賑濟之恩、居處之安，則紛至沓來，不惟無地以容，且亦無糧以繼，彼此相視，莫適爲謀。而況逃卒雜襲其間，持弓挾矢，帶甲荷戈，內地之民，非所慣見，視同盜賊，閉門逃竄者有之，聚衆捍禦者有之。而凶悍之徒，因以啓其不肖之心，剽掠財物，驅襲牛羊，焚燒廬舍，甚者至有將爲攻劫城郭之謀。如廣德之建平與本郡之城外，皆因衆聚罹害矣。旋得制司遣兵彈壓，及本郡亦嘗隨宜賑給，僅僅無事。深慮流傳浸廣，居民皇惑，彼此相挺，激成巨變，不知何以處之。是使江北之人流徙失業^二，而遂嫁禍於江南也。

臣愚妄，謂合行下督制府，亟爲區畫，擇其強壯可用者招刺爲兵，老弱者分往諸郡，各從督制府給據。凡江東西諸郡，每郡各撥若干人，俾散處諸縣寺觀或空閑官舍，或與富人力作。能自營衣食者聽其營生，不能者官與量給，俟來春虜騎既退^三，復歸故里。蓋強壯者招以爲兵，則可增今日江防之固，老弱者散處諸郡，則可免聚衆生事之憂，計無便於此。不然，置之勿恤，則以其等死之心，或者姦雄如李特之流起於其中，收而用之，其貽宵旰之憂甫深爾。願亟加之慮。

一、所謂兩縣版籍之不明，而經界所當脩復者，蓋爲州縣莫先於明版籍，版籍明則賦役均，賦役均則刑法省，此實上下公私之所同利也。本府所管南陵、涇川兩邑，人物繁夥，財賦浩穰，最號壯縣。曩自遭洪水鬱攸之變，百年版籍，一旦散失殆盡，爲令者不能即時脩復，因循以至於今。於是若催科、若差役，悉受成於姦胥之手，而公與私交病矣。何者？貴家豪戶所管常賦，重賂鄉胥，或指爲坍江逃閣，或詭寄外縣名籍。雖田連阡陌，輸稅既少，役且不及。村疇小民，僅有田園，不能賂吏，則額外橫斂，重催日納，又爲上戶承當重役。每一遇役次，則訟牒紛然，吏執□□□高下其手，惟賄是視。雖有嚴明之令，亦漫不能考。非不能也，無所稽據而不可考也。是以兩邑之民，富者愈富，而陵駕府縣，貧者愈貧，而旋致流離。令之貪汙者反緣此漁取席捲，自豐囊橐，上供苗稅，平白欠折，監司州郡付之無可奈何。儻非爲之修復經界，則其害未可窮已。前此令之稍有才力者，亦屢以請于州郡，但豪民擅利，爲日已久，非其所樂，多爲說以阻間之，尋復中止。若非朝旨行下，安能迄于有成？臣愚欲乞聖旨劄下本府，或別差官，或止委兩邑令

佐，專任修復經界之責。假以事權，優以歲月，俟其辦集，則從本府保明申奏，重加旌賞。不過期月之勞，而可爲兩邑無窮之利，亦何憚而不爲耶？

一、所謂城下置務之非便，而徙于城子者，蓋征商有額，以佐國用，固未易蠲以予民。要須權其地里之遠近〔四〕、利害之多少，則或罷或存，始無後患。本府宣城縣舊置五場，曰林遷，曰符裏，曰水陽，曰城子，曰城下，各置吏征取無藝。前守臣袁某建請于朝省，罷其四，止留城下一務。夫存其一而罷其四固是也，但當時考之不詳，議之不熟，而存城下一場，則未爲盡善。蓋本府僻處山谷，無物產與諸處貿易，臣已嘗言於前矣。今城下一務，歲以三萬緡爲額，往往只取之小夫負販、市井行鋪蔬菜魚肉錙銖之入而已。樂歲民物氣象寬紓，尚難趣辦，一遇凶歲，則市井蕭條，百物不至，趁額不及，郡迫之務，務迫之專攔，道路之攔截攘奪，無所不有，不幾爲穿於國中乎？惟城子一處，舟車粗通，春夏水漲，則有竹木桴筏由此而出，大舶小艘，相銜不絕。於以置場征税，非惟商賈樂輸，而官額易趁，兼亦可以防遏他寇往來。而乃罷城子而留城下，可謂捨大而圖小矣。臣愚以爲莫若罷城下務，而復城子務，只置監官一員，而徙城下之額，責其辦趁。則利以興而害以除，此邦之民幸甚。

一、所謂兩縣置寨無益，而改置西尉者，蓋本府所管宣城、寧國兩縣，地里遼闊，盜賊殺傷之風較諸邑殆幾倍蓰，非一尉所能鎮壓。故城下既立管界寨，而麻姑復有巡檢，寧國附近、旌德縣界既有三溪寨，復有都巡一司，所以控扼險要，防捍盜賊。使戎曹得人，儘足爲二邑之助，然自近歲

州郡部餽，類差右班部餽，欠折責其填補，故人以為憚，莫肯注授來赴。久闕正官，多就本府指使及寄居借補，差其攝職；間有夤緣辟置，亦不過失陷綱餽，不可參選之人。此曹貪饕苟得，無所顧藉，冒領白詞，公肆拏攫。或遇差出體量公事、檢覆屍首，則惟賄是視，公然以有為無，以曲為直。甚者縱容寨卒為賊人道地，而分受其餘。鄉民被害，殆不可勝言。臣自領郡訴牒，言及此者甚多，雖嚴加呵禁，猝未易革。是朝廷設官置吏，蓄養數十强悍之夫，為害於兩邑之間，其弊何若？臣愚以為不若省罷城下、三溪兩寨，而改為西尉司。尉從本府選辟一次，後却聽從吏部依格注擬，或照紹興諸暨縣東尉例，差武舉出身人亦可。其見管寨卒改為弓手，每司各以七十人為額。蓋尉既用士人，縱有不職，必不至如右班之甚，而所以防賊盜、禁殺傷者，亦豈遽不如戎曹哉！且於吏部注授初不相妨，實二邑之幸。《清獻集》卷八。

〔一〕為：原脫，據同治本補。

〔二〕使：原作「故」，據右引改。

〔三〕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四〕地里：原作「地利」，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七三四五

杜 範 五

薦通判尹煥翁逢龍劄

臣猥以衰繆，濫綰郡符，祇役以來，勉殫心力，凜懼瘝曠。因復自念，嘗列要近，浸承恩遇，思所以圖報萬分之一，惟有薦進人才，共拯時難，庶幾仰稱當宁延佇圖任之懷。而況列在采寮，備諳功狀，蔽而不言，臣則有罪。臣嘗謂郡有監州，實資關決，而近世以來，類多以平分月自詭〔二〕，偃仰棲遲，罕曾與聞郡政，爲之長者莫敢問也。臣自領郡事，適當民力凋瘵、郡計空乏之餘，有奉議郎通判軍府尹煥、朝散郎添差通判翁逢龍相與協力裨贊，不避煩難，實不負關決之寄，臣固已知其爲佳貳車矣。近者淮甸流民與逃卒雜襲入境，持弓挾刀，縱火掠財，居民驚駭，奔迸無所〔二〕，甚者至有導爲劫城之謀。闔郡吏民憂憤，舉欲起而殲之。臣與尹煥、翁逢龍同議，謂殲之固易，但淮民避難流徙，本無惡心，兵戈一動，玉石俱焚，非所以廣聖朝好生之意。而尹煥、翁逢龍乃肯以身任備禦招捕

之責，訓練士卒，保護城壁，日夜撫循，備極艱苦〔三〕。既而設計用間，擒其渠寇，撫其餘黨。千里士民，藉以獲全，無不舉手加額相慶。此雖朝廷威靈輝赫，兇黨無所售其姦，然而尹煥、翁逢龍以文儒而當軍旅之事，以別駕而殫扞禦之勞，亦不可以不錄也。臣竊照尹煥學識敏博，謀略深長；翁逢龍性姿端凝，臨事善斷。使之內在王廷，必能彌綸庶務，外爲牧守，必能保障生靈，實爲有用之才。方今天步多虞，人才衰乏，如二人者，豈宜置之冗散？欲乞朝廷重加旌擢，不特可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而所以扶國祚、壽國脉，不無賴焉。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清獻集》卷九。

〔二〕同治本無「月」字。

〔三〕進：原作「迹」，據同治本改。

〔三〕艱：原作「難」，據右引改。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一劄

臣一介陋愚，絕無他技，晚誤睿知，躡躋要近。君恩未報，衰病已侵，抗疏丐閑，養痾故里。伏蒙陛下念簪履之舊，起守宛陵。已書下考，曾蔑寸效，方將投誠君父，乞畀祠廩，倏叨召節，再覲清光。因復自念，粵從去國，以至於今，三蒙收召，始則在家卧病而不前，今則以屢辭不獲命而後

至。揆以「行不俟駕」之禮，合坐傲上從康之誅。席藁俟譴，而趣旨愈嚴。疏遠微臣，何由上簡淵衷。至是，豈以其忠朴之腸，戇愚之論，不識避忌，恐足仰裨睿筭之萬一耶？臣感激涕零，罔知所措。倘或變易初志，隱情惜己，不惟上負聖恩，抑恐下玷清議。庸敢以今日所當急者歷爲陛下言之（二），不自知其狂且僭也，惟陛下裁察。且陛下視今之時爲何如時耶？早暵荐臻，民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翔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淮甸流民，所至充斥，未聞安集之政；內地剽掠，相習成風，已開弄兵之端。是內憂既迫矣。新興犬戎乘勝而善鬪（三），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壖，近又由夔峽而瞰鼎澧，上流之勢孔棘。雖以春漲而引退，寧保秋風之不來？疆場之臣，肆爲蔽欺，因其歛兵，則張皇言功，飾無爲有；至有敗衄，則掩覆不言，以有爲無。土宇日蹙，撤戍無時。脫使乘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誰其捍之？是外患既深矣。夫人主上所事者天（三），下所恃者民。陛下嗣服之初，災異之形不知其幾，姑諉曰天心仁愛，將示警戒也；寇盜搶攘，無處無之，姑諉曰民情驚疑，未易弭帖也。邇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絡紫微。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則其仁愛已轉而爲怒也。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溢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則其驚疑已轉而爲怨也。內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獨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且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臣歷觀古昔，締考興衰，大抵人主所以致危亡之釁者，昏闇也，怠荒也，淫刑重斂也，惡忠直而好佞諛也，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漢之桓、靈（四），唐之僖、昭，未有不由此者。陛下聰

明邁古，洞察事幾，未嘗有昏闇之失；日親庶政，靡憚勞勩，未嘗有怠荒之愆。哀矜庶獄，雖債軍失伍，類從末減，未嘗用一嚴刑；歲蠲常租，雖國用窘匱，亦不少靳，未嘗增一橫斂。有言畢受，雖直而不加之罪，諛佞者無所售其巧；知賢必用，雖去而旋復登進，小人無所投其姦。以此數者論之，陛下曾無致危亡之隙；今乃有危亡之證，不惟人以爲疑，陛下亦當自疑之矣。臣請爲陛下詳其故。蓋自曩者權相陽爲妾婦之小忠，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旋至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脩，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爾。端平改元，號爲更化，天下忻忻有向治之望，而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五〕，敗壞穢污，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爲讎，而反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反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文義粲然，環列左右，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以無負列聖付托之重，何難之有？然臣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親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若出於中書，而御筆特降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志慮，於冥冥之中而不自覺。傳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陛下之所以臨照百官者既失其所以自強，百官則而象之〔六〕，宜其滄滄訛訛，而未知所底止也。且所謂大臣者，固當以宗社自任，以公道濟時，但知有天下之安危，寧復計一身之利害。其相比也非黨，其相可否也非忌，同心協慮，以躋康平。乃今徇國

之志不足以勝自營之計，憂時之念未能蓋其求勝之私。其深交密計豈皆社稷之至慮，其持正沮難或非黜陟之大公。外若爲寅恭之同，中實有畦町之異。當言而不敢言，當行而不敢行，以有爲之歲月，而虛度於兩持莫可之中。且所職者何，而顧爲是睽異耶？所謂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正有賴風采之振揚，亦何取循嘿以苟合。祖宗盛時，所謂言及乘輿，則一人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此其職也。乃今諫臺方入朝，而類因盡言以去職；正人方招集，而每示意向以充位。論或切直，則譏其好名；彈及權要，則罕曾付外。於是或強起而輒告病，或辭職而遽遄歸。中外懷疑，莫知所出。必至於以侃侃爲戒，以容容爲能，立見成風，而威柄下移，邪論之熾，殆莫知其所終矣。至於內而百執事，居一官者當任一官之寄，守一職者當盡一職之責，「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可也（七）；今乃習爲媮媚之常態，以苟安於燕幕。其或以國事爲念者，亦僅能顰眉於平居無事之時，而未嘗盡瘁於趨事赴功之際。其視紀綱陵夷，風俗頹靡，不暇問也。外而邊帥（八），疆場之事，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事至而戰，古人之常法也；今乃徒能浚竭朝廷之事力，朘削生民之膏血，以爲大言攫利祿之資。不爲唇齒之良圖，而猜忌橫生；未有橫草之寸功，而爵位已顯。其視軍政不修，邊備廢闕，未嘗恤也。此譬如人之一身，內外百骸，頭目手足，無一不受其病，爲日既久，危證盡見。使其絕去聲色，力節嗜好，而爲之醫者識標本、審虛實，而時進其粥食，密輔以良劑，庶幾萬有一焉可冀其回生起死之功。若致病之原未有一改，而群醫且各惟利是嗜，粥食藥餌，束手相顧，而莫之投，是坐視其斃爾，可不痛哉！臣嘗妄謂今之自上而下，大率喜含糊而憚明白，務包容而惡甄別。由是官無

內外，人無賢不肖，皆得博取陛下之高官美爵以飽其欲〔九〕，而於陛下了無所益，徒使國勢日削、國事日非而已爾。以若所爲，施之安平之世，然且不可，顧今何等時，而尚可循此軌轍，以悠悠度日乎？陛下與二三大臣試思念社稷之阽危若此，必不能以一朝居矣，必能翻然改圖，而求所以拯救之策矣。昔漢武帝惑方士，事土木，窮兵黷武。及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輪臺之詔，痛自剋責，至曰「朕向所爲狂悖，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於是禁苛暴，止擅賦，力本務農，而漢業復安。唐德宗志平藩鎮，禁旅四出，稅架除陌，急於聚斂。及涇原變起，三叛連衡，興元之詔至曰：「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天變於上而朕弗寤，人怨於下而朕弗知。」於是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而唐祚再造。是二君者，其悔過之心皆未及施於有政，而一念之發出於真實，遂亦足以導迎善氣，消遏亂源。實之不可掩也如此。近陛下以彗見發德音，天下方爭傾耳聽令，而詞旨散緩，無異平時。人以是覘陛下徒爲減膳避殿之虛文，而無反躬修德之實意也。臣愚以爲今日之計，非有大悔悟、大振刷、大轉移，而徒毛舉細故，求以應天而惠民，安內以禦外，臣恐日復一日，寢以淪胥，噬臍無及矣。伏望陛下奮發宸慮，堅秉精誠。以災譴屢形、天怒未釋爲大警，而常懷戒懼之心；以夷狄憑陵、國步斯頻爲大耻，而常勵修攘之志。必側身修行，使百姓見憂，如周宣王；必卧薪嘗膽，使種蠡分任，如越句踐。誕下明詔，責躬自厲，播告中外，嘉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責大臣以協心爲國，共濟艱危，而無事形迹之嫌；責臺諫以有犯無隱，糾正官邪，而無爲調護之舉。博求良實忠純之士，列真職位，以自輔翼；精擇忠智勇略之將，保扞邊陲，以張形勢。取建隆開創與紹

興興復之規模而力行之，直言可用者，不徒外爲容納，而必見之施行；君子當親者，不徒陽爲尊敬，而必任以事功。彌文不急者無一不省，實政有益者無一不舉，非足國裕民、整軍經武之事不爲。自一人之勤，以至於內外小大、凡百執事，莫不恪恭厥職；自一身之約，以至於六宮貴戚、內外臣庶，無不恪循彝制。庶幾國勢強而夷狄知畏（二〇），民情悅而天意自回。于以迓續景命，鞏固皇圖，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若今日更一令，是一令而已爾，明日易一事，是一事而已爾，以此爲補綻扶傾之計，亦果何益哉！觸突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略賜采擇而用之，則雖以狂僭受鈇鉞之誅，亦分之宜。《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臣不勝惓惓。取進止。《清獻集》卷九。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一四，《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

〔一〕「急」下原衍「急」字，據同治本刪。

〔二〕犬戎：原作「大戎」，據右引改。

〔三〕事：原作「恃」，據同治本及《宋史·杜範傳》改。

〔四〕桓靈：原作「威靈」，此是宋人避諱改字，今回改。

〔五〕「捷」上原衍「下」字，據同治本刪。

〔六〕百官：原脫，據同治本補。

〔七〕好是正直：原作「好爾正直」，據同治本及《詩·小雅·小明》改。

〔八〕而：原作「無」，據同治本改。

〔九〕博：原作「搏」，據右引改。

〔一〇〕夷狄：原作「異域」，據右引改。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二劄

臣竊惟方今爲國家之憂、士大夫之所謂大議論者，外則韃戎〔一〕，內則流民與楮幣是也。然臣之愚，以爲韃本不足爲患〔二〕，可憂者流民爾，楮幣爾。何者？韃戎起於遠裔〔三〕，鳥言獸食〔四〕，本無大志，乘金虜垂亡之釁〔五〕，蹙而取之，蹂踐中原，曾無噍類，其殘虐不道，自古夷狄所未有〔六〕，天亦厭之久矣。使吾刑政修明，國勢尊安，將士用命，邊防固密，雖有十韃〔七〕，其如我何！故臣謂韃戎不足爲患者此也〔八〕。若夫淮民流徙，充斥內地，楮券積壓，折閱不行，是則今日之所當最先區處，而不容以弱待之、以緩視之也。夫自韃戎侵邊以來〔九〕，兩淮之民，秋避春歸，其老弱流離，轉死於溝壑，幾無餘矣。間有强悍善鬪之徒，自號某寨某將，皆足以捍禦敵兵，保衛鄉井，使爲邊帥者撫之以恩，結之以信，申之以賞罰，則皆足爲吾用。自清野令行，一切驅之渡江而南〔一〇〕，凡今之聚于沙上、散于諸郡者，不啻百餘萬。其來也，提挈妻子，迫逐牛羊，固若可憫；及饑寒切身，則所至剽掠，村落一空，甚者至有攻劫城郭之謀。去冬宛陵與繁昌幾墮其計，至於以殺止殺而後定〔一一〕。萬一其間有姦豪如李特之徒收而用之，寧不大貽宵旰之慮？臣所謂流民之爲可憂者此也。自邊烽未

撤〔一二〕，楮券印造之數不啻數十倍，而錢監所鑄之錢，比祖宗盛時二十之一〔二三〕，上下百費，悉仰於楮。昔也，楮本以權錢之用，而今也，錢反無以濟楮之輕，錢日荒而楮日積。端平初，謀國者不思所以變通之宜，而但拘以一易一之說，循至於今，楮價之損，幾不可言。朝廷名爲出一緡，而祇獲一環之用爾。「秤提」一語，誰其作俑，今已熟爛而不可行矣。近者朝家俾廷紳各條救楮之策，其間豈無一二可以參酌施行，而狐疑猶豫，欲行復沮，日復一日，狼狽益甚，幾於坐視其委棄無用，而不之救。富貴之操柄一失，將何以爲國，何以足軍？此則上下之所同病，而不可不亟爲之圖。臣所謂楮券之可憂者此也。竊以爲欲處置流民，必使各得所安，然後可以保其無虞；欲增重會價，必使省印造，然後可以免於折閱。夫欲流民之各得所安，不爲國害，則莫若使之散而不聚。欲望朝廷明詔有司，行下諸路州縣，作急爲處流民之計，如富弼之在青州。明立科條，擇其強壯，招刺爲兵。其不願就招，亦合一聽官司節制，立爲軍號，如防江之類，勿加黥涅，事已則復爲平民。其老穉則散居州縣寺觀，能自食其力者聽其自食，不能者官與上戶計日給之。不特可以消其乘時窺伺之心，亦所以廣聖朝好生之德。此處流民之策也。欲楮券之省印造，不爲民病，則莫若先於節用。欲望朝廷擇主財計之臣，如王堯臣之爲三司使。推財利出入贏縮，較本末緩急先後，去其舊弊之有根穴者，使黠胥無所容其奸；然後計其內而服用燕賜之費，外而官兵祿廩之需，月用若干，歲用若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可損。勿以國體爲諉，而務爲美觀；勿以小節無益，而并忘其大。用既節，則印造省；印造省，則人之求楮必多。若銅錢之乏，亦當詳求所以增羨之方。如是，則楮價可增矣。此重楮券之策也。時事所急，莫

此二者。及今爲之，雖已後時，然尚有萬分之一可以拯救。如更因循苟玩，任其自來自往，自消自長，至於不復可以措手，則雖有智者爲之圖，亦將無及矣。臣本書生，不識時務，管窺如此，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貼黃〕節用一說，臣竊計臣僚固厭陳之，陛下亦且厭聽之矣〔一四〕。然生財要道，實不出此，未可以塵腐而棄之也。臣竊聞去秋，明禋祿賜嘗有減半之議，此亦節用之一端，俄而中止，得非有左右之言眩惑聖聽，掣其肘而不得行歟？使每事顧惜人情，則用何由節？又如陛下自外藩入承大統，園廟之築，邸第之營，雖以致親親之恩，然國勢方危〔一五〕，國力方單，盍亦權其先後緩急可也〔一六〕，而耗費若此，恐非祖宗在天之靈所望於陛下者。由此類而推之，自上而下，自內而外，其可節者，何可勝數。節之一日則有一日之效，節之一事則有一事之功，惟陛下亟圖之。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九。

〔二〕〔三〕〔八〕〔九〕韃戎：原作「敵人」，據同治本改。

〔三〕韃：原作「敵」，據右引改。

〔四〕鳥言獸食：原作「沙漠僻處」，據右引改。

〔五〕金虜：原作「金人」，據同治本改。

〔六〕自古夷狄：原作「依古以來」，據右引改。

〔七〕韃：原作「敵」，據右引改。

〔一〇〕「之」下原衍「之」字，據右引刪。

〔一一〕止殺：「殺」字原脫，據右引補。

〔一二〕撤：原作「撒」，據右引改。

〔一三〕比：原作「此」，據右引改。

〔一四〕「陛下亦且厭聽之」七字原脫，據右引補。

〔一五〕「國勢方危」四字原脫，據右引補。

〔一六〕盍：原脫，據右引補。

嘉熙四年被召入見第三劄

臣仰恃天地父母隆寬之恩，僭布衷忱，上瀆宸聽，未言先懼。臣迂愚無取，早塵陛下末第，碌碌常調幾三十年。遭際陛下親攬權綱，登進耆哲，而臣亦誤蒙識拔，處以清要，寄之耳目，皆平生夢想所未到。臣當是時，口與心誓，思所以圖報恩私，惟有不避怨讎，盡言無隱，庶以折奸萌、扶國是，乃微臣之職分，至於一身之利害，非臣所敢知也。既而臣以病去國東歸，陛下遽捐易鎮江圻，書殿清班，增畀衰朽。書生志願，於此畢矣，臣之精力，於此耗矣。而三節之召，忽從天降。臣所以再三控辭，而不敢即前者，非固沽名，以退爲高也，實自念年已遲莫，不能勉強應酬，學術庸虛，不能慷慨

建明，性姿方拙，不能委曲俯仰，惟有乞身就閑，歸守丘壟，以保餘齡。在聖朝則爲量能授官，不至用違其才；在小臣則爲揣己安分，不至老不知止。而乃塵牘屢上，俞音迄闕，進退維谷，跼蹐靡寧。復自念臣身居外藩，實意未白，無由感寤天聽，若借玉階之地，咫尺天顏，陛下目擊臣之筋力衰頹，齒髮凋落，非復舊觀，亦必惻然爲之動心，聽臣歸田矣，遂敢冒昧進于闕下。既以時務之所當急者歷爲陛下告，庸是不憚三瀆，悉意控露。伏望陛下憐臣之老拙無用，察臣之真實無僞，許臣還歸故山，特畀祠廩，俾瞻孥累。不惟拜陛下愛護臣子晚節之大德，而一家溫飽，無非銜陛下之賜，糜軀捐骨，其何爲報。若陛下謂臣尚可爲朝廷牧養小民，則乞一待闕小郡差遣，容臣養痾待瘳。異日苟有使令，臣復爾避事苟安，則臣實有罪。惟聖慈財幸〔一〕。

第一劄讀至「脱使乘上流之無備」，上曰：「今上流已有備。」範奏云：「以臣所聞，上流爲備似甚疏略，正當可憂，陛下不可不加聖慮。」又讀至第二劄說區處流民事，上曰：「聞卿去年在寧國，區處流民甚好。」範奏云：「臣之不才，豈能集事，仰藉陛下威德，幸免疏虞。」上又曰：「聞流民一時甚擾，又聞有本郡逃卒在其間。」範奏云：「此輩因清野南來，初非盜賊，緣官司無以處之，其老弱依強壯者聚集剽掠，多者至數千，少者亦不下一二千。其來也分爲三隊，自號爲寨，去城不十里，各據一寺，時出抄劫。其姓張者尤暴悍難制。臣初只以好意待之，犒以酒食，給以錢米，諭以勿擾居民。渠乃自繕兵器，窺伺城壁。因獲本郡一逃卒，方知其謀，即與兩倅設計，擒其渠魁誅之，餘始知懼。繼制司遣官招之而去，境內自此寧帖，皆朝廷威令所及。」

今蒙玉音嘉獎，容臣奏事畢下殿謝恩。」讀至增重會價事，範奏云：「今會價折閱益甚，秤提無策，惟有節用一說，所當力行。」上曰：「此說極是。」範奏曰：「此雖書生常談，實當今要務。欲每事節約，宜自內廷爲表倡，然須斷自宸衷。若聽左右之言，則彼此牽制，用終無可節之理。」上頷之。讀至第三劄言丐祠求歸，上曰：「望卿來甚久，既到此，豈可使求歸？」範奏曰：「臣一介迂疏，加以衰病，自入春以來，痰疾屢作，筋骨疲弱，拜跪稍艱，且最苦健忘，恐他日有負陛下使令。臣之所請，實出於中誠，欲望聖憐，特賜俞允。」上曰：「不可不可。」範奏云：「容臣退後再陳懇悃。」《清獻集》卷九。

〔二〕財：原作「是」，據同治本改。

全宋文卷七三四六

杜 範 六

吏部侍郎已見第一劄

臣竊見今者關輔之內，彌月不雨，上軫聖慮，減膳徹樂，分遣臣工，徧走羣望。玉帛之禱祀有加，而旱魃滋熾；冕旒之憂閔彌切，而天聽愈高。傳聞秀、常二郡種未入土，其餘則苗之已秀者就槁，稼之垂實者不粒。民心驚惶，莫知爲計。且去歲浙左旱暵異常，浙右雖得中熟，而仰食既多，米價十倍其湧。垂罄之腹，閔閔望歲，失今不登，人且狼顧，而國非其國矣，可不慮哉！臣竊謂人主事天，猶子之事親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爲子，不得乎天，其能以爲君哉？人子之所以得親之心者，非徒曰三牲九鼎以爲養，溫清定省以爲禮也。溫恭以飭其身，勤儉以肥其家，行善力學，顯親揚名，是乃親之所望於其子，子而副親之望，則親之心悅矣。間有故而怒，亦當反躬求所以致罪之由，惕焉內懼，奮焉亟改，則親之怒隨釋，而親之悅猶舊也。事天之道，何以異此？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所居者天之位，所治者天之民。故先儒張載《西銘》以乾坤爲一大父母，大君爲父母宗子，而大臣爲宗子家相，蓋有見於此也。一念慮，一動靜，造端於我者甚微，而感應之機捷於桴鼓，不可誣也。陛下嗣膺大寶，垂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亦嘗思天之所以譴告之，故否乎〔一〕？亦嘗思譴告之不已，而繼之以震怒否乎？陛下苟思念及此，則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群祀而已乎〔二〕？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成湯桑林之禱，非徒自翦爲牲也，而必以六事自責。所謂政不節，使民疾，苞苴行，女謁盛，湯固未必有是，而湯必以爲言者，敬天之怒，而懼其或有以致此也。宣王《雲漢》之詩，非徒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也，而必側身脩行，百姓見憂。夫使百姓曉然皆見上之爲憂，則必無自暇自逸，置天戒於不足恤矣。聖賢之君，其事天蓋如此也。臣日者陛對之初，嘗告陛下以必有大悔悟、大振作、大轉移，誕下明詔，責躬自勵，嘉與士大夫洗心滌慮，惟新是圖，是乃所以應天之實者也。雖蒙陛下開懷容納，而卒莫見之施行。得之傳聞，謂內廷之好賜、外郎之營繕如故也，左右之蠱惑、私親之請託如故也。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冀天心之悅、天怒之釋，寧有是理哉？此疚所以未消，而陛下不可不亟思改圖者也。二三大臣實陛下之所賴以共治天職者也，今也知印分筆，雖稽故常，同堂合席，各懷私見，各植私恩。一令之出，一人之用，彼是此非，一可一否，類皆除授之小目，初非廢置之大政。至于切劘君德，選進人才，修政攘夷，賞功罰罪，則未有以是而自任。抑果何等時，乃不思協心并謀，而自分町畦若此耶？此久旱所以未消，而二三大臣所當亟爲之改圖者也。若夫金甌之業未復，而醜虜之窺伺方深〔三〕，清野之令既行，而淮民之流徙益衆。秋

風一動，哨騎南牧，長江風寒，孰爲捍禦？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等死之心，孰與安集？江湖謀帥，闕人尚多，上流重寄，安保勝任？抑天之全付予國家者，其忍使之闕裂不全歟？此又天意之所由未釋，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尤不可不共爲之圖也。臣愚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厲精有爲，濯去舊習，以作新天下。必反躬自責如成湯，必側身脩行如宣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弊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詔二三大臣與百執事，精白一意，勉爲後圖。仍乞遵用仁祖開天章閣故事，分命大臣各條今日政事之孰可行孰不可行，人才之孰可用孰不可用，邊防之某處當緩，某處當急，兵甲若何而精練，糗糧若何而辦集，流民若何而還定，錢幣若何而流通。務求切實可久之計，毋爲依違具文之謀。斷在必行，使天下改聽易視，咸知上意。則人心訢合而天意悅，天意悅而雨澤霑矣。凡此皆應天之實，在陛下力行之耳。轉危而安，易亂而治，一念之形，應若反掌，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貼黃〕臣既以消旱災之道略陳於前矣，而事有關於宗廟社稷之重者，敢復爲陛下言之。陛下自即位以來十有七年，災異荐臻，於今尤甚，上下危疑，旦暮凜凜。而儲貳未立，國本尚虛，朝野竊議，皆有憂色，甚非所以係人心而承天休也。仁宗朝，范鎮、司馬光諸公言遴擇宗親，早建儲闈，至十餘疏而不置。至以天譴之變歸於大議之未定，拳拳以姦人窺伺、變起倉卒爲憂，其慮深矣。以至和、嘉祐之盛，丕圖鞏固，人心彌寧，而忠臣愛君，猶且危言若此，況今之天怒未息，國勢將傾，其可因循玩視，而不急爲之圖耶？臣愚欲乞陛下斷自聖意，謀之二三大臣，選宗姓之長而賢者二人育之宮中，擇宮嬪之老成端謹者以爲姆傅，儒臣之忠純有識者以爲師保，撫養而教

導之。高宗之舊典，可遵而行。陛下春秋尚富，繼有聖嗣，俾之歸藩，則有真宗皇帝故事可覆也。臣迫於愚衷，不識忌諱，僭言及此，惟陛下赦其罪、察其誠，而賜之留神，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清獻集》卷一〇。又見《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四。

〔一〕嘗：原作「常」，據同治本改。

〔二〕群：原作「郡」，據同治本及《宋史·杜範傳》改。

〔三〕醜虜：原作「勁敵」，據同治本改。

吏部侍郎已見第二劄

臣竊謂銓衡之任，所以綜覈賢能，甄別流品，以興吏治。自資格之令行，而後鑑賞之用廢，然抑奔競、絕私情、崇公道，亦自資格始。而今之爲吏部者，既不得以行激濁揚清之意，又不得以盡徇公守法之職，請謁肆行，緘題交至，以廟堂之尊，而下侵有司之權。片紙批下，所當奉承，稽之三尺，率多違礙。凡罪名之未正者，資考之未及者，歲月之未足者，舉員之未當者，皆不求通諸法，而通諸人情。挾上以令下，託公以濟私，遂使强有力者惟意所欲，弱而寡援者束手坐困。銓法之壞，莫甚於此。陛下不以臣不才，俾貳銓衡，職在守法，何敢撓法？寧得罪於廟堂，毋寧得罪於祖宗之成憲。然

有非臣所得而專執者，輒以二事，上瀆聖聰，惟陛下垂聽焉。夫一官而三人共之，蘇軾固嘗言於熙寧間矣。以今之天下，較之熙寧，十無三四，土地日蹙，闕次日遠，固有一官而五六人共之，差注不行，參選淹滯。使盡其所有之闕，聽有司循資格而授之，猶之可也；而天府之職官，諸路之幹官，諸州之教官，其地闕稍佳者，皆屬之堂除。今又有元係部闕而礙於資格者，輒取爲堂除，以應親故。除授既出於廟堂，誰敢不聽？然廟堂本以道揆而統法守，今乃壞法守以亂官常。臣昨見一闕，嘗已從部射，而竟奪於堂除。爲彼之計固得矣，而不知此之參部、判成、候闕，滯於逆旅者幾何時，一旦挹以授之他人也。臣愚欲乞睿斷，明示二三大臣，縱使未能撥下堂闕以從公選，豈可復取部闕以徇私情？其有仍前批下，許本部申執，庶使有司可以盡職，中書可以省事，而奔競之風可以漸革。此一事也。夫內而臺諫，外而監司，以糾摘官邪爲職。所謂官邪，惟贓濫爲甚。士大夫而陷於贓濫，則其行義已虧，污穢無耻，不足以爲士大夫。非深有以痛懲之，使之改悔自新，則相師成風，毒民滋甚，非小故也。今以聖君賢相崇飭禮教，而郡縣之間，乃敢恣爲不法，以害吾民。貪酷之吏，在在充塞，姦濫公行，恬不之怪。間有爲內外臺按劾者，下之理寺，則引不經推勘之條；上之朝省，則特與改正之旨。醜迹彰露，疏網徑逃。近者數月，遠者不過一年，參部注闕，略無阻難。賢否混淆，莫此爲甚。夫所謂不經推勘免約法者，蓋以言者一時風聞，未有實驗，而遽虛言約法，將濫及無辜，此朝廷罪疑從輕之意；然因是以縱姦佚罰，非所以厲俗也。臣愚謂自今監司郡守彈奏屬吏，而以贓濫聞者，必追究證驗的實，而後奏上；臺諫風聞，罪及贓濫，亦合奏上。乞行下本路推勘的實，其有未經推勘而下之理

寺者，亦合從本寺申上朝廷施行。如果有贓濫實跡，照罪名約法，不許無故改正，重者貶竄除名，不以赦原。庶使人知所畏憚，吏道清而民怨紓矣。如有仍前具文免約，到部參注，許本部執奏以聞。此二事也。以上二事，在臣職分所當奏陳。如陛下以臣言爲可采，亟賜付外施行，臣不勝大願。取進止。《清獻集》卷一〇。

七月己見劄子

臣竊見旱魃爲虐，上勞聖憂，避殿減膳，責己求言，而又不憚勤勞，鑾輿夙駕，親行祠禱（一）。烈日徹蓋，流汗沾衣，萬目共瞻，莫不以手加額，謂陛下畏天憂民，一至此也。是日甘雨隨應，溝澮驟盈。陛下一念感通，捷於影響，天監不遠，於斯可見，至誠必動，在理不誣。然曠乾既久，膏澤未霈，沾渥甫爾，蘊隆已驕。高田之不種者既已無及，而下隰之僅植者其槁未蘇，河運將通，又復斷涸。秋成浸迫，人心皇皇。陛下明見萬里，而近地之休戚利害固已上徹聖明。臣區區之愚，竊謂久旱得雨，誰不以爲喜，喜心既勝，將忘其可憂。正當動色相慶之時，寧有側身脩行之戒？陛下或以爲雨已通濟，可望有秋，而不知旱災未消，危證益甚，其憂勤之念或少怠於前時，則感召之機安保其不變於此日？天人相與，至可畏也。又況江上飛蝗，漸入近地，淞右饑殍，已行剽掠。淮民流徙，內郡驚疑，邊塵未寧，上流無備。萬一處暑之前終於不雨，則旦暮之憂，將何以爲計？天步益艱，國勢益

危，歲甚一歲，日甚一日，臣未知將何所底止也。欲乞陛下益盡憂民之慮，愈堅畏天之誠。示求言之實意，而無爲具文；存禱雨之實誠，而無應故事。脩實德於宮庭之間，凡聲色之奉、請託之私，一切屏絕，兢兢業業，常在帝左右也。脩實政於朝廷之上，凡黜陟之權、號令之施，一切徇公，蕩蕩平平，惟代天理物也。若是，則人心感悅，天意昭格，而雨澤霈然矣。不然，臣甘坐妄言之罪。臣迫於憂愛之誠，輒進狂瞽，上干天威，惟陛下矜念而亟圖之。取進止。《清獻集》卷一〇。

〔二〕親：原作「祝」，據同治本改。

八月己見劄子

臣聞自昔之爲天下國家，弭變於未形者其國安，遇變而知懼者其國存，玩變而苟安者其國危且亡。唐虞君臣，勅天命，惟時幾，其道深遠矣。禹之不見是圖，成王之于時保之，弭變於未形者也；宣王之側身修行，百姓見憂，遇變而知懼者也。自三代辟王以至後世叔末之世，未有非玩變苟安，以至覆亡其國，厥鑑昭昭，具在簡策。陛下亦嘗念，今之天下，謂之變耶？非耶？臣生于海陬，不及見淳熙之治。爲嘉定進士，客于京師，見市井喧闐，文物富麗，人謂已非淳熙之舊。至紹定、端平，自京局而位朝列，耳目所接，景物蕭條，又非嘉定之舊。去國四年，今夏五月被命入京，得於所見，又

非端平之舊。今纔四閱月，視初至之時，抑又大異矣。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踴，昔固有之，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民生窮瘁，昔固有之，富戶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煙，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告緡譏關，錢出楮長，而物價反增，人以爲病，昔所無也。愁嘆之聲相聞，怨怒之氣滿腹。里巷聚語，首問粒食之有無，次議執政之然否。丐于道^(一)，投于江，往往有之。軍伍竊辭語，或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也！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田禾槁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絕，嘯聚剽掠，所在相挺。會稽帝鄉，白晝行劫，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輔密邇之地也！江淮諸郡，大抵皆旱，江西間有稍稔，豈能旁給。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朝廷以措置遣使，不過欲截之江北，而先已在南者，諸郡例以盜賊待之，使有枉莫訴，欲歸無棲，道路狼狽，見者憫痛。其泊于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二)，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虜騎衝突^(三)，彼將千萬爲群，奔迸南來^(四)，何有遮截。或捍拒之已甚，必懷等死之心，相携從虜^(五)，爲之嚮導，巴蜀之禍，尚可鑑也，豈不深爲朝廷之憂？不然，則外流內饑，勢合爲一，有桀黠者鼓倡其間，侵犯州縣，又豈不爲朝廷之憂？自淮以南，皆以旱告，自淮以北，皆以稔聞，虜有齎糧之資^(六)，而無清野之阻。似聞邊聲已動，萬一長驅而前，爲飲江之計，何以禦之？又況夔門要地，付之一貪黷殘暴之夫，專上流之寄者，安坐鄂渚，迫之莫進。朝廷無糧以爲之助，又將收其茶鹽之利。似聞上流諸屯乏食已久，皆無固志，萬一虜騎復去年已闖之蹤^(七)，壓以重兵，窺

伺鼎、漴，震動湖南，又將何以禦之？腹背之憂，莫之爲計，而南詔復有假道之傳矣。如多病之身，惡證已見，元氣已消，有奄奄漸盡之形；已壞之屋，棟榱戶牖，傾蠹無餘，有凜凜欲壓之勢。臣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爲之痛入骨髓，繼以太息流涕。以臣之愚，竊料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庭宴賜未聞其有所貶損也，左右嬪嬙未聞其有所放遣也，貂璫近習未聞其有所斥遠也，女冠請謁未聞其有所屏絕也，朝廷政事未聞其有所脩飭也，庶府積蠹未聞其有所搜革也。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頒而夕廢，紀綱蕩盡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未知其何所底止也！自夏五不雨，今已數月，雲已合而風離之，雨欲垂而虹截之。避殿減膳，僅行故典，並禱群祀，見謂具文。正霜降水涸之時，寧有油雲霈雨之望。星文示變，更無虛日，參之占驗，抑又難言。危亡之勢已迫，而恐懼之實未聞，玩變苟安，莫此爲甚。其將燕坐以委海內於鼎沸乎？其將甘食以委赤子於溝壑乎？其將暇逸以聽夷狄之侵凌乎〔八〕？其將因循以聽盜賊之蠭起乎？其將優游以視宗廟之傾危乎？其將猶豫以視社稷之覆亡乎？臣又爲之痛入心膂，繼以慟哭哽噎也。臣愚無以效微忠，欲乞陛下念藝祖之創業，高宗之中興，先帝之垂統。故王不足繼緒，而歸之陛下，祖宗之所望者謂何，天意之所屬者謂何，人心之所仰者謂何，而使世變至此。爲之震懼自省，爲之奮勵有爲。命二三大臣同心循公，戒舉朝百執事同心徇國。詔中外臣庶思當今之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和糴若何而可足；財計空匱〔九〕，糴本若何而可辦；細民饑饉，荒政若何而可行；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諸閭專利，茶鹽若何而可收；虜情

叵測〔一〇〕，邊圉若何而可固，上流無備，軍政若何而可脩。凡關於目前之至急者，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其有濟時拯難之才沈於下僚、隱於巖穴者，各舉所知，以聞於上。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協慮并智，擇其可行者而決行之，訪其可用者而亟用之。明賞罰，謹號令，痛節約，責事功，去虛僞，如衛文公之定難，如句踐之復讎。毋崇美觀，毋飾大體，毋信浮言，毋循舊習，以行總核名實之政，天下庶或可爲。不然，將有甚不可諱者。陛下倘以臣一得之愚或在可采，厲精改圖，以濟厄運，臣敢不自竭駑鈍，繼之以死。如以臣言爲張皇，罔惑上聽，即乞重加貶竄，以懲不忠之罪。臣區區之愚盡於此矣，惟陛下裁之。取進止。

〔貼黃〕臣竊謂茶鹽爲今日之大利，乃擅於諸閫。當此財用匱竭，所宜收之，朝廷專置一使以領之，誠急務也。第未知諸閫專制已久，肯一旦輕棄以歸朝廷乎。藉使知君臣之義，不敢固吝阻遏，又未知諸軍假制閫之勢、圖私販之利者，肯一旦斂手以遜商賈乎。不然，彼將以淮東者歸之朝廷，而自專東海之利，則二者之鹽，其將孰辦？他日以東海之名，而擅淮東之實，朝廷之虧利自若也。萬一上下睽疑，彼此交競，勢有沮格，重費區處，必致中輟，則朝廷之體愈失，而令愈輕矣。臣謂當先有以通其脈絡，而均其利害。朝廷之意下孚，而諸閫之情上達，合爲一家，使其柄一歸於上，然後措置販賣，從長施行，斯無後悔。竊聞使者已廣置官屬，朝廷已撥下支費，倘利權未收，規畫未定，徒糜帑廩，無益也。臣區區之愚見如此，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審處之。取進止。《清獻集》卷一〇。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

〔一〕丐：同治本作「踣」。

〔二〕亦奄奄待盡：原脫，據右引及《戊辰修史傳》補。

〔三〕〔五〕〔六〕〔二〇〕虜：原作「敵」，據同治本改。

〔四〕迸：原作「避」，據右引及《戊辰修史傳》改。

〔七〕虜騎：原作「敵人」，據同治本改。

〔八〕夷狄：原作「敵國」，據右引改。

〔九〕空：原作「正」，據《戊辰修史傳》改。

全宋文卷七三四七

杜 範 七

上已見三事 吏部侍郎

臣輒有已見三事上干天聽，謹條具如後：

一、臣竊見今歲之旱，京輔爲甚。粵自夏初，以至秋末，中間小雨，僅成沾濡。陰陽乖離，其變特異。河運不通，斗米十千，又復日長。京城細民無所得食，棄擲幼孩，啼號載路，而結衣牽裳，舉家沉江者日日有之。氣象若此，其將何以爲國，哀痛！官司再行科糶，夫豈得已。前科未已，後科繼至^(一)，大家之力，亦已困匱，等戶淪落，愈見蕭條，甚非所以重根本也。臣愚欲乞陛下力節宮庭之費，量出內帑之儲，行下臨安府，抄劄細民之委實困極無聊者，優行賑給，以示九重憂民之意。陛下既以身率之，執政大臣豈無推楚令尹之心，毀其家以紓國難者？其在外執政之家，受恩也深，積祿也豐，子孫享之，以恣淫佚，僕從竊之，以致富贏。今國步艱危，京民困

餓，豈忍坐視不顧，而徒爲盜賊之資？其近在輔畿，如明如婺，水路可通，舟運無阻，若朝廷量其所有科降數目，令其運米至京城，照官價出糶，既非白敷，理宜樂聽。如有擁厚貲以自封殖，不恤國難，非臣子也，臺諫論劾，重行譴謫，孰曰不可？其餘侍從、卿監、監司、郡守之家，素以富聞者，次第施行。待浙西水運已通，其斟酌科糶亦如之，豈無數月之糧可以接濟？京城等戶之再科者，且權行罷住，以俟他日。其小民之無錢收糶者，令臨安府稽覈其實，急作措置，以時賑給。如此，則京城細民可無乏食之憂，京城等戶亦可寬重征之困，其於今日救饑之政，誠非小補。

一、臣竊謂待夷狄之道〔二〕，在於措置得宜，一失其宜，動成納侮。國勢重輕，實此之由，不可不謹也。王檝黠虜〔三〕，欺慢朝廷，昔者之來，意在嘗試。其時當國之臣識見卑近，僥倖和議之成，屈意厚禮，重捐金帛，以奉之出境，未幾而邊塵已動，至今言之，爲之憤悵。今者復來，是蔑視中國，而以朝廷爲無人也。陛下威斷，絕之境外，固誠足以破其姦謀，而廟堂猶有羈縻僥倖之意，是將復踵向來之誤著也。周次說者何人，朝廷遣之羈留于虜者三年〔四〕，比聞足未嘗一至虜廷〔五〕，豢于王檝之家，情稔好密，身雖華而心則夷矣〔六〕，是未可以蘇武、張騫待之也。聞其言曰和議必可成，未知周次說果曾親見韃王與其大臣〔七〕，而真得其要領否耶？且韃在萬里外〔八〕，夷滅數國，號爲至強，彼亦何利於和而求好於我也？藉使其國爲鄰境侵撓，則是彼方不能自立，我亦何藉於和而有求於彼也？周次說受命於王檝而來，其語言不可盡信，其情僞必有不可

掩者。乞陛下密諭大臣，令有司反覆詰問，奸狀一露，則正典刑以誅之，以其首示王楫，彼當奔竄之不暇，是伐其謀也。不然，亦當嚴行監管，伺其動息，俟今冬邊廷不擾，別議施行〔九〕，毋再墮奸計，以重中國之差。

一、楮券之弊極矣，新舊並行，雖曰下策，然捨此之外，無策可行，則其行也，亦豈得已。此議既出，遠近傳聞，楮價日低，物價日長。臣昨得之人言，謂廟堂議猶未決，或成中寢。竊恐民聽惶惑，商旅不行，物貨不通，大爲民病，而糴本未辦，和糴失時，國計所關，誠非細事。以今日事勢論之，則新楮之不可不出也必矣，第恐施行之間，節目或有未盡，而新楮又不足重取於人，萬一或有變更，非所以示信。欲乞睿斷明示二三大臣，如已明審利害，則當決於施行；若猶未也，亦宜目下審處，毋爲猶豫，以重楮券之弊。

三事條具如前，倘陛下以爲一得之愚或在可采，乞與二三大臣熟議，亟賜施行，臣不勝大願。取進止。《清獻集》卷一一。

〔一〕「後」上原衍「以」字，據同治本刪。

〔二〕夷狄：原作「敵國」，據右引改。

〔三〕黠虜：原作「一使」，據右引改。

〔四〕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五〕虜廷：原作「敵營」，據右引改。

〔六〕「華」原作「南」，「夷」原作「北」，并據右引改。

〔七〕韃王：原作「彼主」，據右引改。

〔八〕韃：原作「敵」，據右引改。

〔九〕別：原作「則」，據右引改。

論和糴榷鹽劄子

臣聞朝廷政令，不難於出，而難於行；非行之難也，出而易，行之爲難也。不審其出，而輕於行，勢阻而事艱，民與國俱病矣。近日和糴、榷鹽二事爲當今至急之務，本以利國也，國未睹其利，而民已受其害。削國本而離人心，鞠爲亂階，莫大於此，臣不敢不爲陛下言之。倉廩空虛，至今極矣。和糴之數，乃一歲支用之不可省者，及時收糴，誠不可緩；然奉行之臣固當思國用之甚急，尤當量民力之所堪。聞之浙右，自三百畝以上，每畝例科三斗。以今歲年穀不登，其得熟處僅半收而止耳，自輸納常賦之外，所餘寧幾何，而欲以三歸之官也？是將空其家，盡其老稚而饑之耶？其大家素有厚蓄者，多科之固不爲虐，其餘中等小戶專仰每歲田租以自給，稔歲僅僅不乏，凶年且無以自贍，其何以應官司之輸？強其所難從，雖嚴刑峻罰，朝籍而暮黥，亦無益於和糴之數，而徒傷祖宗寬厚之澤。矧吏姦並緣，其邀索之費幾與輸官等，則民力其將何以堪？其餘江東、江西諸郡，科數亦重，每

郡不下數十萬，雖小壘苗租不及一二萬者，亦科十餘萬。且行一切之令，不恤民戶之有無。至有行下諸郡，不容其納正苗，而先量和糴者。奉行若此，必將暴政四出，人心怨離，重爲社稷之憂，非細故也。今朝廷若遽減已敷之數，固非事宜，亟合旨諭諸路和糴官、監司郡守，廣爲耳目，務通下情，詢問人戶有無之實，斟酌官司科糴之數。無爲一切，以行苛擾不恤之政，無徒重科，以開姦吏邀索之門。上下相安，不虐而辦，則民力紓而國事濟矣。財用匱乏，於今爲甚，鹽課不登，所宜措畫，專置一使，誠爲急務。若付之沉慮深謀之人，下不擾而上不競，則國體正、利源復。今乃使貪躁喜功者爲之，侵使者之職，奪小民之利，掠正額以圖浮贏，苟以虛羨之數愚誘朝廷。且各郡置一檢察，其所辟皆貪進不靜之徒，必將各以媚上爲能，虐亭戶，捕私販，紛紛多事，所至騷然。於國計曾未見其有益，而戶部已虧月入之額矣。待其生事苛擾，怨讟並興，而後罷之，則所傷已多，雖悔無及。不若以兩浙鹽課責之兩路使者，或鹽本不支，舊額虧欠，使者亦何所逃其罪，顧何庸曠朝廷舊置之官，而欲自以爲功也？淮東鹽課最重，而擅於諸閩，誠非重制使之權，不足以收之，亦合斟酌事宜，使彼此相安，以圖久遠之利。商賈通行而無艱阻之憂，則課利不患其不羨，爲朝廷之助，誠非小補。兩浙諸郡檢察宜亟寢罷，以安畿輔小民，無令競爲生事，以激多事之變。昔人有言，「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正爲朝廷行不得已之政者設也。今之和糴、榷鹽二事，可謂不得已矣，出之不審，以至行之甚難。民爲邦本，根本一削，實安危存亡所係，不止目前帑廩匱乏而已。如臣前所陳，欲乞聖慈念民生之甚艱，國步之甚危，明示二三大臣，亟賜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清獻集》卷一一。又見《南宋文

範》卷二二。

論聽言劄子

臣聞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心者一人之私，道者天下之公。私則徇好惡之偏，而是非或至易位；公則合事理之宜，而觀聽皆無異辭。人主尊臨百官〔一〕，頤指意使，孰敢違忤，遜志之言宜日聞于耳；而或有逆于心者，豈狂易顛迷，以自取不測之禍哉？此上人之所當致察也。唐魏徵有言曰：「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龍逢、比干蓋爲臣之不幸者，委質事君，夫豈願此？然皋、夔、稷、卨在唐虞時可謂良臣矣，而君臣吁咈，相與警戒，未聞有以遜志相容悅者，而舜猶命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古者聖帝明王，嚴謹懼於朝夕，求規諫於臣鄰，遠佞柔，進忠直。故言以逆至者藥石也，於吾心爲逆，而於道爲遜。吾不從心以違道，則私怒不行，而讜言日至。言以遜至者美疢也，於吾心爲遜，而於道爲逆。吾不從心以徇非道，則私喜不用，而諂言莫入，意向轉移，朝皆忠臣，上無過舉，而天下治矣。孔伋言於衛君曰：「君出言自以爲是，卿大夫不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士庶人不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此天下治亂存亡所係，聖賢所甚懼也。恭惟本朝以樂諫爲家法，以獎直爲朝綱。慶曆諸臣侃侃之風，有光史冊，扶植

元氣，培養國脉，以遺後人休者，實在於此。陛下聖度如天，至仁如春，萬類不齊，悉歸涵育。每群臣奏對，言稍狂直，未嘗不和顏以受之，雖甚忤者，亦未嘗加之罪，是以下情畢達，無有顧慮而不敢言者。當此百度浸墮，大命近止，而此一脉尚存，則天下猶可爲也。近歲以來，蹇諤之風，漸不如昔。大臣負格心之業者，有將順而無正救，有祇若而無弼違。是陛下欲繼仁祖之盛德，而大臣有愧慶曆之諸賢也。近者驟遷驟黜，而臺諫之風采頓銷；朝對夕罷，而直臣之氣節復沮。人言藉藉，皆謂陛下惡逆心而好遜志也。陛下容德無我，過化不滯，豈應有是，豈非大臣不善彌縫之過耶？臣恐群臣妄窺上意，阿順民風，國事日非，孰與諫止？此其所關，豈止一政事得失而已哉！臣願陛下明降御筆，訓厲臣工，以來忠鯁之言，以杜諛佞之漸，以壽國家之脉，天下幸甚，社稷幸甚。《清獻集》卷一一。

〔二〕「臨」下原衍「者」字，據同治本刪。

辛丑知貢舉竣事與同知貢舉錢侍郎曹侍郎上殿劄子

臣等誤蒙陛下推擇，俾典春闈，蒐舉多士。於開試之日，又蒙陛下頒降御劄，昭示意向，有曰：「經學欲其深醇，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緝爲能，毋以浮薄險怪爲尚。」大哉王言，真甄別人才之龜鑑也！臣等欽承明訓，夙夜考閱，思得篤誠有學之士，以無負陛下器使。然

士習積久，文氣日卑，相師成風，競趨險薄。擇其彼善於此者，以備奏名，大懼弗能悉稱上旨。蓋文弊至今極矣，不敢不爲陛下言之。先朝舉子之文，去今甚遠者，樸古渾厚，今難以遽復。乾、淳之間，詞人輩出，見之方冊者，質而不野，麗而不浮，簡而不率，奇而不怪，士子所當倣效。數十年來，體格浸失，愈變愈差，越至于今，其弊益甚。六經義不據經旨，肆爲鑿說。其破語牽合字面之對偶，弗顧題意之有無。終篇往往掇拾陳言，綴緝短句，體致卑陋，習以爲工。至有結語巧傍時事，圖貢諛言，如吾身親見。此策語也，用之於論，已失其體，今乃於經義言之。詞賦句法冗長，駢儷失體，題外添意，體貼不工。至有第七韻不問是何題目，皆用時事，有如策語，今又於第六韻見之。或原題起句便說時事，甚者終篇竟以時事命意。此皆習爲諛言者也。論則語不治擇，文無幹旋，粗率成篇，殊乏體製。策則謄寫套類，虛駕冗辭，裝飾偶句，絕類俳語。至有效歌頌體四字協韻，用以結尾，甚有用之成篇者。此何等程度之文！兼三場多是雷同一律，銜惑有司，尤爲場屋之弊，去取之間，祇見才難。若不示以正體，轉移陋習，安得復還典雅之舊？欲望聖慈備臣等此章下國子監，委監學官精選經、賦、論、策各數十篇，付書肆板行，以爲四方學者矜式。申諭中外學官及考試官，精加考較。其前項文弊有陳述未盡者，併令本監點對，逐一開具，揭示諸生，使毋循舊習。如有仍前不改，並從黜落。庶幾士類向風，文體復舊，仰副陛下崇雅黜浮之意，斯文幸甚。取進止。《清獻集》卷一一。

辛丑四月直前奏劄

臣聞憂治而慮患者，其治常無窮；幸安而玩危者，其危不可救。《易》《否》之六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六五君位，當否之時，常有危亡之憂，而爲苞桑根固之計。此否之所以休，大人之所以吉也。聖人繫之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此其幾相爲倚伏，特在人主一心之運而已矣。自古言治者莫盛於唐虞成周，觀其君臣更相告語，不過曰儆戒無虞，兢兢業業，敬天之休，無疆惟恤而已。自帝王心法不傳，後世常以天位爲樂，溺燕逸而弛憂勤，習因循而忘戒懼，怵迫於事變之方來，喜幸於變亂之僅息。幸心一啓，玩心隨之，幸愈多而玩愈甚。至於天變人災，層見間出，人皆有凜凜旦暮之憂，而君臣之間相爲慰藉曰「昔固已若此矣」。以痛哭流涕爲張皇，以危言激論爲好名。甘受佞辭，惡聞忠讜。天下之勢寢微寢削，至於滅亡而不悟。此皆幸與玩實爲之，三代而下，其亡未有不若此者。陛下聖德天縱，聖學日新，固將締帝王心法之傳，以追隆古致治之盛。然天運未泰，國勢未寧，而或者妄疑陛下憂勤之慮不足以勝燕逸之私，戒懼之誠不足以變因循之習，而幸之與玩猶未免有累聖心也。蓋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之變不知其幾矣，未聞有戡定之大功，綏靖之善政，而紛紜未幾，尋復帖息，驚擾方甚，旋即收寧。詩書之垂訓幾成虛語，臣子之獻忠類若過言。此固幸心之易啓，而玩心之易萌也。且二十年間，變故之小者不

暇論，姑摭其大者言之，山東逆酋，輒肆反噬，遠近方震動，而彼已陷淖而殞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汰卒，隳突瀕洞，旦暮已莫保，而彼已服刑而順令矣。此幸之二也。輕啓兵端，大稔寇孽^(一)，巴蜀之禍，所不忍言，荆襄兩淮，彌望茅葦；一江之限，未足深恃，國勢岌岌矣；而兩年以來，哨騎亟退^(二)，狼煙暫息，廟堂之上，稍寬憂顧。此幸之三也。清野有令，鴻雁載塗，數千爲群，肆爲剽劫，焚蕩城邑，其勢益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烏合之衆，未幾解散，困餓沙洲，不敢猖獗。此幸之四也。以至江潮失道，摧陷撞擊，浸淫之勢，已迫城闔，幾不可以爲國；而怒濤復殺，浸安故流，民用寧止。此又幸之五也。積此五幸，則喜心勝而懼心忘，視其所可畏，將玩之以爲不足畏，此其勢必所至也。然變至今日極矣！去歲旱饑，京輔爲甚，田野小人，齟糠粃以延旦暮之命；糠粃不足，取草木根實以繼之；根實又不足，弱者則殣于道、填于壑，所至穢積，無異斃獸，强者未甘饑死，而相食之風盛行。始不過刳剔遺骸，以贍枵腹；甚則不待氣絕，已施利刃；又甚則生致而烹之，雖其子而且忍焉。哀哉，此何等氣象，而見於畿輔之間也！陛下爲人父母，其得不爲之動心乎！盜賊公行，所在劫掠，道路險阻，行旅不通，被害橫屍，往來習見。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市民聞之而不敢救，官司知之而不敢問。尸不及槨，擲棄于江，日日有之。哀哉，此何等氣象，而見於輦轂之下也！陛下爲民父母，聞此得不爲之動心乎！然臣竊見上下通論，皆謂今日之可憂在韃虜耳^(三)，百姓流離死亡，非所甚憂也。去冬小沉邊柝，而漸講彌文之事，則是朝廷意向，重於外患，而輕於內憂，已可槩見。況旬日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稍減，死者漸稀，道塗之間，寇盜亦少，予

遺之民，粗回生意。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惟天下幸之，而朝廷尤幸之也。臣所深慮者〔四〕，懼其幸之而至于玩也。古人未亂而制治，未危而保邦。今日之勢，幾於亂且危矣，苟喜幸於一時，而苟玩於平日，則亂證已成，乃狎之以爲常，危形盡見，乃忽之以爲安。上下嬉嬉，恬不知懼。以根本之撥，而爲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土木〔五〕；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私。使今歲果有一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遽蘇，壞病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國廩無可儲之粟，浙右無可糴之糧，上無以餉軍屯，下無以濟饑孱，揭竿一呼，羣黨趨和，當是之時，其將坐視而弗顧也，尚可幸而安之耶？此其蕭牆之變，而邊境之虞不與也。又況韃虜多詐〔六〕，姦謀叵測。去歲邊塵不起，豈無其故，斥堠不明，傳者多端，或謂其聚衆河洛，爲搶淮麥之謀，或謂其備粟近邊，爲誘流民之計。搶麥不過爲一時之擾，而流民無歸，怨氣滿腹，使果以誘而招之，將權趨之不暇，是皆吾仇也，豈不甚可慮哉！且天之仁愛陛下亦甚矣。赤雨彗星，冬雷春雪，日蝕地震，水旱薦饑，災異之見，無歲無之，至於去歲之旱，則前此所未有也〔七〕。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社稷真有累卵之危。而今夏麥事大熟，天下咸欣欣焉有願治之思。是天欲陛下知世道尚可扶持，而益存聖心之兢業。使幸而玩之，不能有所振刷，而垢弊日滋，是違天也，違天者其能久乎？欲保天命，莫大於回天心；欲回天心，莫先於懼天變。玩視天變，苟安愒時，而欲回天心以保天命，未之有也。陛下遇災而懼，上同周宣，顧安有玩視而苟安者？然人言藉藉，或謂陛下宮中之宴飲不節，而排當日聞；左右之好賜不省，而內帑日虛；嬪嬙之請託不戢，而御批日出。臣每侍經筵，言及世

變，輒憂見天顏，豈應有是？而傳播中外，大累聖德。然近有內殿修造，破漆五千斤，而費外帑十五萬緡，此臣所親見，非得於傳聞。漢文帝欲造露臺，百金之費尚且惜之，今修造之漆，不知爲露臺幾百座〔八〕，自漆之外，又不知爲幾百金。有限之入，乃耗於無藝之支；錙銖之取，乃散於泥沙之用。以此一事言之，則前者所聞，能掩人之議乎？陛下固以爲此特宮掖之常事，不足以係社稷之安危，然當天變人窮之時，戒懼之實意未著，憂勤之實政未彰，而縱欲奢麗之聲乃聞于外，玩天變以違天意，舛人望以拂人心，其如宗廟社稷何！臣愚欲望陛下念誕保壽命之爲難，思遺大投艱之不易。天示譴戒，則惕然震懼，若子之獲罪於父母也；民生困窮，則焦然不寧，若父母之無以育其子也。省躬思咎，痛自貶抑，益加刻厲。當人情喜幸之時，而常存儆戒之意，若禍難之迫乎其前也。罷宮庭之燕賜，節內帑之浮費，禁請謁之私，杜斜封之漸。日與執政二三大臣講求扶顛持危之大計，毋爲應變飾美之虛文。明示宰輔，以大公存心，以血誠憂國。正朝廷之大綱，而不弊精神於細故；明爵賞之大權，而不植除授之私恩。博求賢俊，進用忠讜，擇監司以肅吏治，選守令以紓民力。廣詢衆論，亟爲來歲軍糧民食之備，毋使一時束手，又行去歲之下策。上自宮掖，下至百司庶府，其所宜省者何可勝數，專置一司，條具事宜，務在節約，以豐帑廩之儲。其邊方之所當飭者，及此閒暇，亟爲之備，毋使一時倉猝，上下狼顧。庶使厄運可扶，亂階可遏，而休否之吉，庶乎可致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臣聞國本之立，人心攸繫，自古所重，於今爲尤重。臣去歲常進瞽言，已蒙采聽，似聞

宮中已進宗親二三人而養之矣。聖意未有所屬，則是鎮安人心之計猶未定也。臣愚竊謂，預定莫如預教，擇少不如擇長。不能教之，而徒育之宮苑之內，則耳目移於富貴，氣體移於豢養，其何以培成器根，進脩德業？教之道，祖宗固有成法，資善堂之故實尚可考也。內則當責之宮嬪之老成有德者以謹視之，外則當責之宮僚之端純有識者以訓導之，庶乎日漸月漬，德成而行尊矣。是所謂預定莫如預教者此也。人之性質，方髫髻之時，賢否未易辨，至十年而就外傅，其好惡趨向、強弱美惡，一見可決，擇其賢者而善教之，則學易進而德易成。聖意蚤有所屬，人心蚤有所係，其所關者，豈細故哉！是所謂擇少不如擇長此也。臣不勝漆室之憂，輒再干天誅，僭陳忠悃，惟陛下垂聽而亟行之。取進止。《清獻集》卷一一。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

〔一〕寇孽：原作「邊釁」，據同治本改。

〔二〕哨騎：原作「騎哨」，據右引乙。「哨騎」一詞本書屢見。

〔三〕韃虜：原作「邊患」，據右引改。

〔四〕「者」字原脫，據右引補。

〔五〕急：原作「及」，據右引改。

〔六〕韃虜：原作「敵人」，據右引改。

〔七〕「前」字原脫，據右引補。

〔八〕百座：右引作「百金」。

全宋文卷七三四八

杜 範 八

經筵已見奏劄 辛丑八月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安危之繆見，而緩急之錯施也。夫以危爲安，則禍至之不戒，而有不可勝諱之憂；當緩而急，則具文之是講，而無以爲有事之備。古人所以觀時度勢，以圖事揆功者，蓋謹諸此。臣竊見進書有命，期限甚迫。以一時之大典，而責成於庶幾之手；以千載之信史，而取辦於旬月之間。拘之入局，則司冗劇者不能時至；限以定日，則與脩撰者必以苟成。非其素能，豈皆良史？筆削惟意，詳略異宜，考訂不詳，紀載無法，不足以彰聖朝之文獻，而徒以貽後世之笑譏。況《寧宗實錄》，尚脩未就，盡日夜之力，以應期限之嚴，必多差訛，前後牴牾，而書吏之錯字漏句且不暇閱視而改正也。臣每聞之族談竊議，謂朝廷進書，雖係大典，然在今日，亦未爲甚急之務，而何至匆匆若此也？時已棗紅，邊遽正亟，淮東西及襄蜀之報大非往歲比，而西帥不和，交惡互申〔二〕。平時尚爾，

一旦緩急，何以望其協謀敵愾？淮西副帥，本非其才，勇鬪自誇，智謀何有，近者挑山寨之怨，深恐爲蕭牆之憂。而淮東制臣，深溝堅城，嚴於自守，責其應援，恐致誤期，而川蜀數千里莽爲盜區。一失上流，則江淮之地，皆非我有。以是思之，此正安危存亡之秋，君相同心憂慮之日也。今內治之政多闕，外治之備尚疏，方且致飾於進書之舉，汲汲然若有不及爲之態，是可謂以危爲安、當緩而急，傳之四方，人心疑而離矣。昔宣和間，金人已陷平州，而上方御樓觀燈，措置書藝；及靖康間，金人已謀再寇，而上方復《春秋》、復詩賦。萬世之監，良可痛已。今者土地日蹙，賦入日少，恃和糴以足糗糧，倚造楮以爲泉貨。方幸少稔，遺黎生意，僅如一髮，上下凜凜，憂在旦暮，而顧以錙銖之取，供泥沙之用，竭百姓之膏血，爲一時之美觀。雖奉御筆置局裁減浮費，然承平舊例，用一破十，所支之數，動以數十萬計，雖曰裁減，上下牽制，豈能盡革？方今正楚丘布帛之時，會稽薪膽之日，而糜有用之財，爲此可緩之事，實臣所未曉也。臣愚欲乞聖斷且緩進書之期，候今秋冬邊事寧息，財用有餘，來春舉行，亦未爲晚。或者則曰，來歲大禮年分，難以舉行，蓋爲事併而費重也。夫費出於國帑，皆陛下之財，用之於來春者也，豈有用於今歲而有餘，用於來春而不足者乎？若令有司一面痛加裁節，計其費幾何，且令來春行之，似無不可。其所進之書，詳加訂證，仍以一員專掌其事，□□□□屬相與參稽互考，使前後無舛，體製歸一，毋致荒率苟且，爲朝廷文獻之羞，不勝幸甚。取進止。《清獻集》卷一二。

〔二〕申：原作「甲」，據同治本改。

經筵已見奏劄

辛丑十一月

臣聞上天之愛人君，如父母之愛其子。慈而撫之，愛也；怒而呵之，亦愛也；休祥以順應之，愛也；變異以警懼之，獨非愛乎？廼者瑞雪愆期，陛下宮中，精禱醮事，未幾而飛霰已積。一念潛格，其速如響，豈非祥之應？然次日之夕，電光再爍，繼以雷聲，都人震恐，此殆非小變也。陰方凝而散，陽方伏而泄，咎證之形，抑豈無其故？臣惕然而懼，端居以思，豈非邊塵初收，臘雪又應，喜心一勝，驕逸易生，故天愛陛下而以此警懼之耶？又豈非廟堂已幸籌邊之功，朝廷方舉喜雪之宴，上下相慶，以樂忘憂，故天愛陛下而以此警懼之耶？周成王之頌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人主之事天，固當無時而不畏也，況天變甚異，天戒甚明，若不應之以實意之側脩，而視之爲屢年之狎見，是玩天也，是慢天也。爲人子，當父母之呵怒，至於玩且慢，則其獲罪也，何止於呵怒而已哉！數年以來，天變屢形，其呵怒不知其幾，今又有冬雷之變，繼於臘雪之後。臣竊意陛下宵旰憂勤，必有脩省之實；君臣吁咈，必有戒飭之言；祖宗故事，必有講行之節。默觀審聽，皆未之見聞也。豈懼災之心不足以勝喜瑞之意耶？不知大臣進嘗以告陛下，退嘗以咎其身否耶？使晏然坐視，無異平時，是幾於玩且慢矣，臣竊憂之。昔高宗皇帝以正月雷震，謂輔臣曰：「去年未交正月節，雷忽發聲，後有苗、

劉之變。朕與卿等宜共脩德，以實應天。」今太史所占類是。矧當此國勢萎弱、人心渙離之時，易於動搖，率多陵僭，苟非君臣脩德，力行善政，痛除汙吏，其何以安疲俗而遏亂萌？前之歲十有一月，雷電震京師，去歲遂有旱蝗之變，以至屍骸遍野，相食成風，今存者皆溝壑之餘也。儻非今夏麥大稔，今秋小稔，則變亂之形已非今日所見。然其民生之困未蘇，國用之竭益甚，氣象之凋殘，事勢之危迫，未有極於今日者。設不幸嗣歲未保有秋，其將何以爲國？亂亡之證，近在目睫，言之寒心！此正君臣慄慄危懼之時，未可以屢年狎見而忽之也。臣愚以今日之弊，莫大於意向不白，無以鼓動天下；施行不實，無以信服人心；賞罰不明，無以作興臣庶。上以苟且爲政，下以偷安爲習，淪一世於委靡壞爛不可支撐之地。強閹得以遙制朝廷，強豪得以侵敗王法，盜賊公行，姦宄陰伺，其欺慢我國家者，不止於強韃而已^{（二）}。臣願陛下嚴虞舜勅天之戒，脩周宣懼災之實，夙夜祇畏，毋使天下疑其有宮庭之宴酣也；政令由中書，毋使天下疑其有嬖倖之私謁也；除授以公議，毋使天下疑其有親黨之與政也。明諭大臣推誠布公，毋使人疑其尋寶、紹之舊轍也；篤志用賢，毋使人疑其貌親而情疏也；血誠憂國，毋使人疑其周防以固位也。明諭臺諫正學直言，毋使人疑其同好惡於權勢也；彈劾必審，毋使人疑其求過愆於舊籍也；風采必振，毋使人疑其釋豺狼而問狐狸也。以至侍從給舍、群臣百職，皆使之洗心易慮，竭節首公，毋懷利以事君，毋循枉以干進，毋便文以自營，毋合汙而隳職。上下同心，以謹天戒，以回天意，庶幾轉沴爲祥，豐登可兆，人心可安，亂萌可遏矣。《虞書》曰「庶明勵翼」，又曰「率作興事」。人心敬惰，惟在陛下與大臣率作之而已。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黃〕臣竊謂人主承宗廟社稷之重，莫先於定大計以鎮安天下。今世運艱阨，人心危疑，而國本未定，其所關於宗廟社稷者至大也。臣去歲已嘗一再奏陳，且言「善擇不如善教，立少不如立長」，已蒙陛下垂聽，不以臣言爲僭。今又一載矣，曾未聞聖意所定，中外人心無不憂懼。近者諫臣抗疏，朝班輪對，亦嘗屢進忠言，而終未有以感動陛下之意，臣竊惑之。昔范鎮言於仁宗朝二十疏，臣等所言僅一再而止，是其忠懇之忱不足以及范鎮，故區區之言不足以格聖心，臣之罪也。夫皇天付中國於陛下，祖宗傳丕基於陛下，自即位以來一十八歲，儲位尚虛，舉天下以爲憂，而陛下若置之意外者。縱陛下自輕，如宗廟社稷何？臣願陛下察臣愚忠，詳思却慮，檢臣前奏善教立長之說，決計而力行之，以安天下危疑之心，以弭姦雄窺伺之計。臣不勝大願。取進止。《清獻集》卷一二。

〔二〕韃：原作「狄」，據同治本改。

簽書直前奏劄 壬寅

臣一介妄庸，誤蒙睿眷，擢置樞庭，自媿無補毫髮，以稱任使。抑有區區愚忠，願一陳于前，而淮壖繹騷，籌邊爲急，不敢妄進書生迂闊之談。近者至日之朝，雷電之變，上下駭驚。陛下祇懼天

戒，亟降御筆，以導人言，臣何敢不竭其愚，以效微忠？竊謂數年以來，災異頻仍，雷發非時，歲歲有之，未有發於陽復之旦，若是其震厲可駭者也。占驗之書，臣所不識，妄意推測，雷在地中而爲《復》，今乃在天上而爲《大壯》，其不爲旱乾之災乎？關方閉於人，雷乃發於天，其不爲疾疫之癘乎？陰陽未定，當靜而動，其不爲危亂之兆乎？陽不勝陰，迫而輕發，其不爲兵寇之擾乎？是必有大恐懼、大修省、大黜陟、大變更，以大慰乎人心，而後足以消天地之大變。不然，徒應之以減徹之常禮、求言之具文，適以重天怒而益其變也。陛下慄慄承休，翼翼昭事，同符商周，當此非常之變，宜有非常之應。中外盼盼，朝夕引頸以觀朝廷之設施，或玩視之以爲常，循習之以苟安，則變不虛發，其何以上答天譴？此實關於安危存亡，非細故也。寇躡兩淮^{（一）}，通川不守，其餘僅保城壁，而井邑村落，雖海角湖渚至僻遠之地，悉遭殘毒，焚蕩爲墟。被虜者死於干戈^{（二）}，流離者死於饑寒，冤痛徹天，薰成沴氣。生聚既空，國何以存？且津流要害，在虜目中^{（三）}，荐食無厭之心，恐非一江所能限也。朝綱不肅，蠹弊成風，吏治不清，姦貪塞路。疾視興訛，動形謗讟，危心無賴，每倖禍災。國步日蹙，邦計日虛，民生日困，盜賊日啓，危亡之證，凜凜可憂。使無天變之駭，猶當朝夕慮，求所以拯艱扶顛者；而況天譴昭昭若是，尚可優游恬玩，以度歲月乎？人主代天理物，一毫之私，不容間也。勅天命以謹時幾，畏天威以嚴夙夜，此念所存，何莫非天。賞曰天命，刑曰天討，陟降厥士，亦曰天監。若私怨之宿，非天也；私恩之酬，非天也；私暱之爵，非天也；私謁之行，非天也；私勅之降，非天也；私財之貯，非天也。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剝復之機，特在陛下一念轉移，人心皆於

此乎觀之。臣愚欲願陛下以懼災之實心，行弭災之實政，奮然厲精，痛自咎責，降詔罪己，如漢輪臺之詔，如唐奉天之詔，以動天下感悅之心，以開天下忠直之氣。穆然以思，二十載之間，有蓄疑而未化，溺愛而未克，過恩而未裁，揆之天秩之常，天道之或有未合，而向日羣臣固嘗屢言而未從者，一旦舉行之，斥絕之，易置之。罷宮庭之宴賞，懲左右之姦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除授，使天下欣欣然有望治之想。明諭宰臣：進退百官，黜陟在位，一采天下之公言；抑諛進直，扶正黜邪，以植國家之元氣。至於臺諫，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係焉，而近者習於和平之說，流爲迎合之私，毛舉細微，猥及閑遠，以應故事，凡君相之所信用而未察者，皆不敢略有所言。風采不振，莫甚於此，而尤不可不激厲而更張之也。虜寇雖退〔四〕，姦計叵測，來歲備禦，所宜急作規模；江面諸郡，莫非風寒，藩屏重鎮，所宜急選才望。鹽政已壞，宜急變更，以循舊法；和糴方行，宜急措置，以贍軍儲；楮價益下，宜急扶持，以助國用。凡內脩外攘之政所當施行者，皆宜隨其緩急，而爲之圖，以一新天下之耳目，庶人心悅豫，天意可回，而災異可消矣。不然，臣恐憂未歇而禍方大也。祖宗之大業，社稷之大計，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憂國之心，敢貢狂言，罪當誅斥，謹鞠躬以俟命。取進止。《清獻集》卷一一。

〔一〕寇：原作「敵」，據同治本改。

〔二〕〔三〕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四〕虜寇：原作「敵兵」，據右引改。

簽書直前第二劄

臣昨嘗侍經筵，讀《帝學》，至呂公著論武帝之待汲黯，臣奏云：「汲黯在漢，能使淮南寢謀。」玉音云：「朝有直臣，則姦臣自知畏憚。」大哉王言，萬世帝王之龜鑑也！臣退而亟書之，關入《時政記》，以光國史。臣竊見端平更化，召用諸賢，直言讜論，聞于四方，其時朝廷清明，烝烝向治；未幾而宰臣誤國，賢者亦相繼引去。至嘉熙，選用臺諫，風采凜然；未幾而朝論驟更，敢言之士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自今觀之，端平、嘉熙之號爲善類者，疾病死亡之餘，而僅存者無幾，存而用於時者又無幾。昔者所進，今已不知其亡。自游似、徐榮叟、李韶、王伯大繼踵去國（二），而人言紛紛，群聽風靡，以諤諤爲禍，以容容爲福。致政令之差繆，除授之混淆，邊境之艱虞，人心之睽離，國祚之阽危，誰敢爲陛下正色而昌言之？夫所謂直臣者，其立身之勁近於矯，其惡惡之過近於訐，其憂慮之切近於張皇，其遇事輒發近於不達時務。人往往嫉惡而攻毀之，惟賢主則愛護扶掖，以獎其忠直之氣，蓋以其言不利於其身，而甚利于邦家也。昔司馬光讀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絕滅之中而不自知，因極論順己之損、逆己之益，若逆己者罷黜，順己者拔擢，則諂諛日進，忠言日疏，非宗社之福。蓋上之意向，人所共趨，上有惡直醜正之心，則下皆讒諂面諛之士，人主之柄將潛移寢失，而其勢益孤矣。西漢之亡，此其證也。陛下聖度如天，臣下奏對雖有甚忤者，未嘗不借之詞色以優容之。而近者

寢虧蹇諤之風，每多優游之論，雖職在言責，亦不過苟焉指摘，以塞月課而已，不足以起人意而振朝綱。此豈非朝廷進用之間，無以昭示樂諫獎直之美意而然耶？臣愚無以仰報聖恩，惟有爲國薦賢，可以盡臣子之義。王遂、徐清叟、方大琮、王萬，此四人者鯁亮端方，爲善類所推者也。范應鈴、羅愚、徐鹿卿、陳昉，此四人者剛勁有守，爲衆論所予者也。湯巾、劉應起，此二人者負敢言之氣，不苟同於流俗者也。陳韓內懷忠赤，外著威聲，平寇南方，功烈甚偉，分閩江淮，敵人知畏。雖浮光僨軍，因以放廢，而通國之人，常望其復起，以敵王愾。方今多事，正乏帥才，豈宜使斯人久於家食？此尤天下之共屬，非臣之私言也。其餘端人哲士，陛下已用於朝者，臣不敢贅言；其在下而名未彰者，臣又未敢輒言。臣願陛下開明公道，振扶直臣。如臣前所論薦，其未召者，亟取召之；其已召者，則速其來，而亟尊用之。庶幾陛下好賢遠佞之心益白於天下，愛君忠上之論日聞於廷紳，篤實勁正之士不遺於遠外。國是彰明，朝綱振肅，而慶曆之風可以復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清獻集》

卷一一。

〔二〕「游似」原作「游侶」，「徐榮叟」原作「徐榮更」，並據同治本改。二人《宋史》俱有傳。

全宋文卷七三四九

杜 範 九

相位五事奏劄

臣恭惟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斥遠兇佞，召用英耆，不以臣之衰殘無似，起之家食，擢畀鈞衡。臣控辭弗獲，扶病入覲，任大責重，凜懼弗堪。臣聞更天下之治易，凝天下之治難。蓋自古迄今，治亂之相因，禍福之相伏，機括所在，至可畏也，聖人於《易》發之。夫《巽》而止爲《蠱》，《蠱》，壞之象也，而《彖辭》乃曰「蠱，元亨，而天下治」，是當《蠱》而有大亨之理，亂之生治，禍之藏福也。乾坤交而爲《泰》，泰，通之象也，而九三之爻辭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是當《泰》而有陂與復之理，治之生亂，福之藏禍也。今陛下乘大權下移，衆弊膠輻之後，一旦發憤而改弦易轍，薄海內外，拭目以觀新政，人孰不以爲善，而愚臣獨有隱憂焉，蓋懼是耳。臣不敢遠撫往事，姑以陛下臨御以來近事言之。且端平嘗改紹定矣，而弊反甚於紹定；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於端

平；淳祐又重改嘉熙矣，而弊又加甚焉。何哉！蓋端平失於輕動，嘉熙失於徇情，而淳祐則失於專刻。輕動者其私在喜功，徇情者其私在掠美，專刻者其私在固位。是三者同出於私，而專刻又私之尤甚者也。臣入對之初，蒙陛下寵錫宸翰四卷，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是陛下亦知私意纏繞之爲害，而以諸葛亮所以處身治國者望臣也。臣雖至愚極陋，敢不盡忠竭節，捐私徇分，以報陛下之知遇哉？臣亦願陛下克去己私，動徇公理，相與扶植世道，遏絕亂源，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幸甚。臣敢摭五事爲陛下獻。

一曰正治本。夫中書者，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之地，而命令所從出也。昔唐李德裕告武宗以政常在中書爲治本，若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黜免，擇其忠與賢者屬之，使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武宗從其言，德裕始得自盡其才，削平澤潞，麾制河北諸鎮，幾致中興。大抵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威之柄固不可以下移；若懲下移之弊，而欲悉出諸己，則一人之腹心耳目無所於寄，左右近習得以乘間而竊取之，名爲獨斷，實出多岐，是安可不慮哉？漢武帝憤田蚡之除吏，於是宰相徒取充位，而嚴助、吾丘壽王得以制外廷。宣帝戒霍光之專政，於是宰相止總衆職，而弘恭、石顯得以縱己欲。武與宣尚爾，他可知矣。或有勸仁祖以凡事從中出，則威福有歸，仁祖曰：「事正不欲從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使宰相行之，有過失則臺諫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真聖子神孫世守之家法也！今陛下新攬權綱，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廢置予奪，一切與宰相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駁，臺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爲天下，不

以一己爲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

二曰肅宮闈。昔者周公旦制六典之書，以致成周太平之盛，自宮伯、宮正以至閹寺、嬪御之微，悉屬之天官冢宰，其意蓋甚深遠也。今固難與古並論，然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外庭遠而易疏，內廷近而易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防閑之不密，檢柅之不至，則淫怠奇邪之習進，得以汨亂其聰明，私謁請託之風行，得以干撓於政事。或托內降，或求御筆，宰執不敢奏，郡縣不敢問，而令甲爲虛文矣。陛下春秋既高，歷變多而閱理熟，固未必爲此曹搖動，然其間乘罅伺隙，狐鼠憑附，已不能掩，或者紛紛之竊議。大抵欲富貴之心，人皆有之，陛下處深宮之內，一言動之微，一顰笑之頃，皆左右近倖所售以爲欺者也。或潛聽默窺，公受賄賂；或陰排密譖，圖報怨讎。於是士大夫之無耻者從而趨附之，其門如市，徒使陛下蒙謗於天下。是安可不深爲之慮哉？且自漢唐以來，多以女寵與政濁亂天下，惟我祖宗家法最爲嚴密，程頤常深嘉而屢道之。臣願陛下嚴外內之限，絕干請之私，縱未復成周六典之舊，而諸葛亮所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者，是亦布公道之大端也。

三曰擇人才。夫人之難知，古今通患。其善惡賢否明白易見者固未暇論，其大姦似忠、大佞似直者亦未暇論。且均是善人也，均爲君子也，而長於治民者或不長於治兵，優於聽訟者或不優於理財。惟各量其能而器使之，則各稱其任，而無廢事矣。用違其材，必至敗事，於是小人之有小才者執以藉口，謂善人君子但能空談，無濟實用，而兇悍生事之術得以售其姦矣，是不可不謹

也〔二〕。且夫經筵之選，所以養成君德，緝熙聖學，其任至重。今率爲兼官，講罷亟退，仍其本職，程頤所謂積實意以感動者何在哉？臣願陛下謹擇庶僚中如程頤、范祖禹、呂希哲輩，使專經筵之任，庶其發聖言之精奧，助聖德之光明，爲益多矣。給舍臺諫任繳駁彈奏之責，其選尤不爲輕。自慶元以來，宰相率用私人，觀望風旨，浸以成俗。今陛下親洒宸翰，止令大臣平時薦進，至於除授，必出聖意，是故得收威柄之大端。惟必擇其剛方直諒、守正不阿者而用之，其純厚謹默、巽懦無立不與焉，則朝廷施設資其正救者多矣。至於內而侍從，任朝夕論思之寄，外而監司，司一路舉刺之權，亦難輕授，必各隨其能而用之，而不徒守遷轉之常格可也。若其大要，則在乎取其忠實廉勤者驟加拔擢，無拘乎近臣之論薦；擇其貪墨苛刻者重加貶竄，無待乎臺臣之彈奏。如是，則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天下之治舉矣。

四曰惜名器。仲尼謂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爲君之所司，可謂重矣。且文臣之有貼職，武臣之領閣衛，皆朝廷以是優賢勸功，而非賢與功者不在此選。祖宗朝於此最謹，至政和以後濫矣。南渡之初，稍加釐正。近者大臣徇私市恩，或以加諸世家之乳臭，或以授之臣僚之罷免，曷嘗論其賢與功哉？蓋帶職之設，雖曰虛名，而聖主所以鼓舞天下、興起事功者，正於此乎在。若朝廷不以爲重，則人亦將輕之矣。他如親王后戚之子弟親故，遷轉爵秩，不拘常式，邊頭諸帥之賓吏士卒，奏請論軍功〔三〕，動踰萬數，皆前朝所未嘗有。願陛下謹惜名器，勿徇私情，以之厲世磨鈍，尚安有不趨事赴功者哉？

五曰節財用。且節用之說，談者不勝其煩，而聽者不勝其厭矣，而卒不見之施行，何哉？蓋己私之難克，而人情之所甚不樂焉者也。今版圖未復，賦輸至寡，而朝廷之用度，視紹興、乾、淳之間，已不翅倍蓰。況邊戍未徹，芻輓之費至夥，郡縣之征求無藝，民力日困，國計日乏，可不急思所以拯救之？惟陛下自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凡侯王邸第之營繕，妃后墳廟之供給，宮內非時之宴賜，一切減省，以助邊儲。然後取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勾較其出入，補窒其罅漏；攷鹽法楮幣變更之條，而斟酌其利害，通融其有無。施行以漸，而人不以爲怪；區處有方，而人不以爲疑。庶幾上下兼足之效可以旋致，何至皇皇然常以不足爲慮哉？

臣所言五事，皆祖宗之成憲，今日之急務，在陛下舉而措之耳。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貼黃〕臣之心腹已具于前，然又有大於此者，不敢不爲陛下告。臣竊見通判某州俞德藻承詔言事〔三〕，勸陛下早定大計。此皆陛下寬洪無我，容受盡言，故德藻以疏遠小臣，敢言及此。昔仁祖朝，司馬光爲并州通判，嘗請於宗室中選擇賢者建爲皇子，以待皇嗣之生，退歸藩服。慶曆盛事，乃今見之，臣不勝欣贊。陛下既已付外施行，臣當與二三大臣熟議其當行者奏聞。惟陛下斷自聖衷，毋惑浮議，則宗社幸甚，臣等幸甚。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三。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

〔二〕是：原作「最」，據同治本改。

〔三〕同治本無「請」字，當是。

〔三〕俞：原作「愈」，據右引改。

相位條具十二事

臣伏蒙聖恩，寵賜御筆，俾臣等條畫當今可行事宜以聞，仰見陛下厲精圖治、委任責成之意。恭惟陛下至仁盛德，同符仁祖，而開天章閣，給筆札，命韓琦、富弼、范仲淹條列利病，實在即位二十一年，其時又適相同，可謂盛矣。臣愚鈍，何足以望韓、富、范之萬一，亦何敢不罄竭愚忠，以稱塞明詔？謹條畫如後。

一曰公用舍。孟軻論人之可用與否，皆歸之國人，蓋國人之論，天下之公是非也。用舍務合人情，而好惡不徇私見，則公道布行，人心悅服，而治象新矣。今以善類聞於時者，大略皆已收召，而素負直聲，爲人望所歸者三數人，或滯在遐邦，或付以外服，殊鬱衆望。其邪比之朋大者一時斥逐，衆論稱快，而小者亦已漸漸屏去，臣尚慮或有去之未盡者，安知不爲元祐之蔡京？願陛下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公論，登衆賢於朝，使精神會聚，氣勢翕合，則乘罅抵隙者必無所投其間，元祐之變爲紹聖，非所慮矣。

二曰儲才能。事不豫則功不成，器不具則用不給，朝廷之用人亦然。今士氣不振，人才衰少，平居

之時又不爲有事之備。小官閑局，隨分差除，稍關要職，一或乏使，往往徘徊四顧，無所適用，實爲當今之大弊。宜旁搜廣取，涵養而作成之。內而朝列，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江面之通判、幕府，則郡守之儲也；江面郡守，則帥閫之儲也。一官闕，則升一官以補之，其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而治無不舉矣。又有隱遁山林，不事科舉，或試而屢黜，早棄場屋，其人有學識才智可爲世用者，令監司郡守每歲搜訪以聞，亦可以爲國家儲才之助。

三曰嚴薦舉。薦舉之法〔一〕，所以廣收人才。今之弊極矣！十科之選，不能爲文而薦以著述，初無學識而薦以顧問。至於三舉狀關陞〔二〕，五舉狀改秩，亦皆謾爲褒稱，無所稽據。或挾勢而脅取，或納賂而妄予，皆有力者得之，孤寒之士卒老於選調。同坐之令不行，朝典之語徒設。臣謂宜詔中外之臣，凡有薦舉者，必明著其職業、功狀、行誼、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置簿書籍記，不如所舉者，定當并舉主懲罰。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爲人覓舉。庶幾人不敢妄爲薦揚，而下之實材出矣。

四曰懲贓貪。祖宗待士大夫甚厚，而繩贓吏甚嚴，蓋其毒民害國，莫此爲甚。監司之職，所以廉察吏治，激濁揚清，而今之列職于外者，不過一司存而止耳，一道之貪廉能否置之不問。其何以清吏治，何以阜民俗？紹興間，臺臣何溥言：州縣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罪。每歲較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今

宜舉而行之。然近世多有按察官好惡徇私，論劾不實，動以贓誣人者。臣謂自今有以贓罪按上，即行下本路或鄰路監司，勘證著實。其人果以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輕者監贓，重者簿錄；無貪贓實迹，而妄以贓罪誣之者，其監司郡守亦合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論劾，言及贓罪，亦合行下勘證施行。庶幾良吏不致枉濫，而貪吏亦不得倖免。

五曰專職任。欲省官而權攝，可以施於閑局，不可行於劇曹。以冗局而兼劇曹，則事務繁雜，彼此交滯。近年以來，每以吏部而兼給舍。夫給舍於朝廷之務，無所不關，所以謹出令也。今以吏部兼之，銓選之事已不勝其冗，又兼以給舍，是以朝廷文書始之以尚先行，繼之以尚劄行，而繳駁之職幾廢。間有出令已久而繳奏方上，但見其令出而屢反，殊失祖宗設官之意。如以京尹而兼戶部、吏部，以長才處之，尚以爲難，或力所不及，必將失事。又如經筵之官，職雖清簡，實惟啓沃之要職，祖宗時每多專官，則澄慮事外，潛心理趣，不以俗務之敏撓神明之舍，然後可以玩索經旨，從容敷繹，以裨益聖聰。凡此者皆當專其職任，不可以繁劇之職兼之，庶官不爲徒設，職不爲具文。

六曰久任使。古昔盛時，官有世守，職無驟遷，是以責實可行，庶務具舉。今朝士差除，遠者一歲，近者數月，一人之身，而遍歷兵、財、禮、刑之間。有志事功者方欲整革宿弊，而已遷他司；無志職業者往往視官府如傳舍。胥吏長子孫以制其權，姦蠹益深，蠱壞益甚。臣謂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夫繁劇之職，不能其官者，亟行罷易，能者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

不能者斥之，能者必使之再任，考其績效，增秩示寵；既已滿替，必與超擢，以旌其勞。庶幾人無苟且之心，官無曠廢之職，而吏治蒸蒸矣。

七曰抑僥倖。朝廷爵賞，所以犇走天下之士，使可以僥倖而得，則不安分義，躁競成風，而惟辟作福，其柄褻矣。自名實不覈，賞罰無章，吏部但拘銓選之苛文，而不問其人之能否，朝廷但存審量之故事，而不察其績用之有無。或執資格以取償，或挾勢利以干進，廉直者困於下僚，致巧宦之徒往往躡處富貴〔三〕。至於邊頭之以功補官者濫冒尤甚，捐軀冒矢石之士反被沉抑。賞典不行，其何以作天下趨事赴功之氣？臣謂宜行總覈之政，嚴濫冒之法，布告中外，使之各安義分。舉才者必採訪其實能，典銓者必廉考其素行。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爵必以德，賞必以功。如是，則治功之不成，未之有也。

八曰重閫寄。且今韃虜未亡〔四〕，哨騎歲動，衝突城邑，虜掠人民，蹂踐禾麥，使朝廷常懷北顧之憂。紹興初，劉、楊、韓、岳諸將分屯江淮，而以張浚爲制置以統之，則事權既重，諸將知所聽命，閫外之事，朝廷悉以付之。近雖令維揚兼制淮西，而地遠勢均，運掉不行。又以招撫爲名者，自是以爲贅員，每懷缺望。臣每憂之，要必有以更張而後可，宜蚤入聖慮。

九曰選軍實。今邊戍未撤，供億日繁。西淮既已清野，屯田卒未收功，而三總所盡仰給於朝廷。尺籍伍符，率多虛籍。江左事力已難支持，而兵之貧窶則自若也。臣謂宜令邊閫行下諸帥、諸州，將見管軍伍精加選擇，分爲三等：其勇悍有武藝者使之出城戰鬪；其次者使守城捍禦；其老弱者

既難以臨陣，又難以守禦，則使之於近城之地畫界耕屯，歲終課其所收，使之自食，以省糧運。實爲當今之急務。

十曰招土豪。竊見虜人擾邊〔五〕，先以哨騎侵軼兩淮，而後以舟師自清口、五河、渦河等處出淮徑渡。其哨騎必自浮光之西涉淺而來，使浮光有兵防遏守禦，彼必知畏忌，何至馳騁於千里無人之地，或東或西，惟其所之？朝廷所以未及經理浮光者，非棄之也，蓋糧道不通，無以給餉，虛城難以徒守也。臣聞沿淮土民遁匿深山，以避寇亂，頗有豪傑竊伏其間，千百爲群，各相保聚，以十萬計。若遣一多知有謀之人挺身而入，見其頭目，示以恩信，諭以朝廷之意。有願經理浮光者，借其名目，使之自率其徒出力經理，食其地，守其城。俟二三年間，經理有緒，則以郡符付之，以爲淮西捍蔽。必有應募而出者。

十一曰理溝洫。近年以來，備邊之策，以閉關清野爲要務。清野雖使敵無所資，而自戕其人民，自蕩其土地，將何以爲國？雖曰閉關各自爲守，而哨騎衝突，飄忽往來，其何以屏蔽長江？甚非禦敵之策。臣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曹瑋之守陝西〔六〕，其制尚可考也。晁錯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但此制其廢已久，罕有知之者。宜行下邊臣，采訪通暢有志之士，講究便宜，灼見其可行。既先行於近城二十里內，又沿江諸郡，稍有端緒，以漸開廣，行於沿淮之地。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不至蕩無障礙，聽其所之。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可以積

粟，實足爲安邊固圉之計。如陷馬坑之類皆所當講行，其勝於清野多矣。

十二曰明急務。臣謂治邊理財，實惟當今之急務，非廣集衆謀，旁搜實才，而徒以四五宰執都司之見而專行之，豈能盡中事機？臣謂宜詔在朝大小之臣，以今之沿邊便宜，與夫理財籌畫，使各摠所見，條列來上。侍從臺諫以上具奏，卿監以下申尚書省，專委後省看詳，擇其可行者行之，可以裨國計。仍詔中外臣僚搜訪人才，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具姓名以聞，朝廷更加詢訪，擇其可用者召而用之，可以集事，誠非小補。

右十二條，謹用奏聞，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三。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一，《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一〕薦舉之法：原脫「薦舉」二字，據同治本補。

〔二〕舉：原作「學」，據文意改。

〔三〕致：原作「攻」，據同治本改。

〔四〕韃虜未亡：原作「敵勢方張」，據右引改。

〔五〕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六〕曹瑋：原作「曹琦」，據《宋史·杜範傳》改。

繳還內降劄子

臣伏準內降指揮：承事郎、新特添差通判温州兼管內勸農事全清夫，係榮王夫人親弟，可除直秘閣，差遣依舊，替趙與薇任滿闕，已差下吳沂，改添差通判紹興府，替趙與弼闕。擬成忠郎、前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監、嘉興府駐劄，仍釐務趙與溢，因任書滿已踰半載，可特差充紹興府兵馬鈐轄，替蕭僊闕。以陛下之命，臣安敢不奉行，但方此革新庶政，而乃尚仍循習之弊，人每言唐之斜封墨勅，非治世所宜有，恐殆類是，豈不重累陛下厲精之初意耶？昔杜衍事仁祖，凡有內降恩澤，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仁祖嘗謂近臣曰：「一人但知杜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至今皆稱仁祖之能克己從善，杜衍之能守公奉職。臣固不及杜衍，而心願學之，亦願陛下以仁祖爲法，毋牽於姻族之私。庶幾慶曆之治可以漸復，實宗社之幸。陛下其勿謂此特小節，而無害於治，蓋其事雖若至微，而所關於治體則甚重也。所有內降二件指揮，謹以繳還，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三。

〔二〕於：原作「其」，據同治本及《宋史》卷三一〇《杜衍傳》改。

又 奏

臣早上蒙玉音，問趙希微內降一件，遂誤認以所繳還兩件中與薇者爲對。歸來喚上中左房詰問，乃別是一件。臣緣前日正在病倦中，案吏嘗以此項內降呈行，臣令少遲，意欲繳進，尋以健忘稽緩。此臣因久病，心氣凋耗，遂致上冒留令之罪。今謹以繳還。所合施行已面奏矣，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七三五〇

杜 範 一〇

奏堂除積弊劄子

臣伏蒙御前發下黃袋一封，頒示臣太學生方大猷等伏闕上書一軸。臣已再三閱視，其言三事及君子小人消長爲治亂安危之分，實爲憂時之確論；而中間亦多有未知朝廷事體，習聞世俗之議，而輒爲之言者。如謂「股肱日趨於惰」，臣讀之，不勝慚懼。告假日久，機務積滯，官曹多闕，臣之罪也，迹鄰於惰，何以免人言？陛下必已念臣之病，知其非真情矣〔二〕。其言堂除一節，陛下豈以此事爲臣所建明，故特以此書示臣耶？臣雖在告，固亦嘗聞外議之紛紛矣，臣區區之愚，不敢不力爲陛下告。竊謂積弊不可以不革，而人情多習於故常。革之以公，則不當顧流俗之議；革之以私，則不當執己見之偏。且銓選之法付之吏部，擢用之權歸之廟堂，以廟堂而下行吏部之事，祖宗之時無此也。自三四十年来，權臣執國柄，以公朝之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美闕而歸堂除。玩習爲常，所取益衆，煽奔

競之風，抑孤寒之士。以至人心蠱壞，人才衰削，其有關於國家之利害誠不爲小。臣向來在州縣、在班行間，每切痛之。今陛下不以臣之愚，使備位右輔，故於奏事之初，他未暇論，首以是爲請，已蒙聖明付外施行矣。臣適以病告，久不入堂，故於投劄求闕者報應少遲，而發下部者，長貳亦未有處分，誠未免有久困於羈旅者，此亦臣之罪也，俟筋力稍健，旦夕參假，自當與范鍾亟議行之。然孤寒寡援，與夫恬靜有守之士，素爲沮抑者，一聞發下部闕，莫不歡然相慶，以爲公道將行，而巧於進取、素干堂闕者，一旦無以售其謀，遂致紛然騰議。而學舍諸生亦習於聞見，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是必有從諛爲之者。且其爲說，謂國朝任官，循常調則有部授，別異等則有堂除，是未嘗深考也。所謂別異等者，如秘省之召試，學官貳令，京選通差，皆不次擢用，以儲人才，非若今之所謂堂除也。限以資格，殆與吏部循常調無異，此豈祖宗之法哉？若曰儲才，則如架閣、書庫、京教及所留幹官等，已自過祖宗時堂除之數，正不必多留美闕，以侵吏部之職也。臣豈無鄉曲之情，豈無親故之交，豈不願一循舊例，多留部闕，以應其干請，可以植私恩，可以賈虛譽，何乃固執偏見，爲此等不近人情之事，而甘心於召怨招謗耶？獨念臣之愚拙，無以上酬聖恩，惟有以公滅私，盡忠爲國耳。中夜以思，當今積習之弊不止一端，每欲罄竭所知，隨宜漸革。雖力不勝任，才不逮志，而猶未敢自惰於苟且而止也（三）。陛下如以臣之言爲是，則當上下相與堅守，行之浸久，人情漸安，便者必多，而謗者可弭矣。如以臣言爲非，則是人之浮議足以上惑聖明之聽，而臣之固滯果不足以有爲，徒負簡知，臣敢不自知進退？惟陛下裁之。取進止。《清獻集》卷一四。又見《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宋史》卷四〇

七《杜範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一〕「真」下原有「情」字，當衍，據同治本刪。

〔二〕而：原脫，據右引補。

謝御筆戒諭劄子

同左相上

臣某等恭拜宸奎，特垂訓飭，俾同心輔德，共濟時艱，捧讀震慚，措身無所。臣等幸際聖明，頃躡躋政途，猶恨區區愚忠，未獲展盡。今俱蒙擢任，並置左右，若不思罄竭，更待何時，況忍懷私見，自取顛沛，有負非常之遇哉？矧臣某、臣某同年也，又同朝最久，每有意見於奏議，多不約而合，非苟同也。今爲何時，真如同舟，遇風相救，如左右手，猶懼不濟，豈當少有不孚，以上累聖治，以重關宸慮。時事所合奏聞，續議條上，謹先具劄子奏謝，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四。

奏上小劄

臣輒有忱悃，仰干天聽。臣衰病之軀，應酬太早，忽於前月二十六日又復暈絕，至於遺溺，亦復

不知。此證甚惡，豈復有再生之望；尚餘殘息，皆天地生成之恩。自此愈覺虛羸，不惟足力頓弱，拜跪不可，而心氣久耗，思慮尤難。昨聞虜哨已至八里莊〔二〕，此萬文勝之報。又聞呂文德已棄五河，此趙邦永之報。二事皆關利害，思之〔三〕，焦然不寧。臣雖徒憂，無補於國，坐卧一室，幾同廢人。所甚畏者，凌晨朝參，衝風乘馬。此豈可以久妨賢路，分宜引身知退，緣邊事未寧，不敢有請。欲黽勉以出，又恐病復轉甚，莫保殘軀，勢不免再具狀申省，請旬日之假，別已奏聞，敢乞聖慈特賜矜允。事有合議施行者，臣雖在假，亦未嘗不請屬官商確，取決於左相范鍾而行，不敢偃然自安，以忘國事。但中有所懷，不得面奏，不勝紆鬱，徒抱孤忠，凜凜自懼。近時宰輔常以親書小簡奏聞，臣亦欲效之，不敢專輒。如蒙陛下特可其請，即乞明賜聖旨，庶臣得以遵守，免於輕僭之罪，時獲上徹忠忱，披露欲言之悃。臣不勝幸甚。《清獻集》卷一四。

〔二〕虜哨：原作「敵騎」，據同治本改。

〔三〕「思之」上，右引尚有「□焉」。

又 奏

臣間嘗具奏，少露忱悃，茲蒙聖慈特降御筆，曉諭其所請密奏，且蒙俞允，臣不勝感激之至。今

日所聞虜騎已到八里莊〔二〕，此春哨之常；若呂文德焚棄五河圃子而歸，此却大關利害。恐所報欲架浮梁渡師，亦有此理，但今已春深，非過淮攻城之時，第漣泗守禦不堅，或被其攻瑕爾。今已調澈浦、定海水軍轉料過淮，亦調淮西之兵過淮東矣。太平乏守，臣欲以尤煇改知，而都司以爲有才幹，能辦事者不如丘岳，今已議定。并龔基先兼江西安撫、沿江制副，及江東西監司闕官，皆已議得其人，來早已刻，自當面奏。自此或有己見，謹遵聖旨，用小簡奏入。第以衰病之軀，將理未復，在假日久，不勝慚懼，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四。

〔二〕虜：原作「敵」，據同治本改。

三月初四日未時奏

臣竊見自楮券折閱以來，邊上諸軍請給，不足以供衣食之費，饑困藍縷，常有怨聲。臣向也嘗言於當國者，以其重靡國用，議弗及而止。臣此番造朝，聞其怨聲日甚，竊恐或有離心，不唯難以責其用命死敵，而勢之所激，必有不可追之悔。今忽得淮西安撫王鑑申省狀，謹以繳奏。臣亦嘗密令人細算邊上諸軍所請，增之一分，止該十八界官會一十八萬有奇；等而上之，至於二分、三分，所增不過一倍再倍而已。此一年之數，其糜國用，似不爲甚多，其於悅以使人之道，所關於利害者甚大。欲乞

上軫聖慮，於宰執奏事之時〔二〕，特賜睿旨，令其密紐等實數，或所增不過如上項數目，即乞御筆行下。此事不可不密，或此間軍人知之，又有後言。臣謂殿步軍月請銀子折價太輕，更增得一二分本色，亦無損於戶部，更在聖裁。王鑑申省狀，臣欲密以轉呈范鍾，乞早賜付下。《清獻集》卷一四。

〔二〕「奏」字原脫，據同治本補。

三月初六日申時奏

臣昨所奏聞邊頭兵士券食，已密與都司熟議，皆謂事關總司所請，未易舉行，欲得差朝士曉暢者二人往江上兩總所點檢出入，以視其有餘不足，然後詳爲區處。兼殿院鄭案近入劄，言江上諸處邀阻鹽商，亦合差官覈實，併委二人者以行。然商議亦未定，續容具奏。文字五件，謹用繳入。九江欲用蔡節，聞范鍾已嘗面奏。第京漕未得其人，日夕爲之不安。昨見程公許劄子，言二相遜避遲緩，臣不勝慚懼。臣以病在告，不得與范鍾面相可否，以致事或滯而不行。意見不同，小簡往來，徒成擔閣，深恐機務積廢，外論籍籍，爲朝廷羞。今范鍾令臣粥後過堂議事，臣筋力雖未彊，只得勉從其言，在初八日粥後一往。若凌晨朝參尚畏風寒，又當遲以數日，續容告假。不敢不先以奏知，伏乞睿照。

《清獻集》卷一四。

三月初七日未時奏

臣昨欲在初八日過堂會議，已嘗奏知。繼而思之，恐范鍾來早欲擬奏除目，適已扶病略出，歸來又覺暈眩。蓋緣體氣尚怯，未可勉強。所議兵券事，此未易輕舉。欲趁此時軍士在邊捍禦稍勞，特支犒一番，其城守不出者亦量支給，庶幾與之有名。荆湖川蜀不得援例。來早范鍾須面奏，更乞聖旨令其契勘多寡之數以聞，即賜御筆行之。畿漕已定議崇賀，此人却通練，且以舊職召之，俟其來，却處以此職。九江議定蔡節，一出命便當催趣起離。其他闕監司郡守處〔一〕，亦已議定一二人，面屬范鍾〔二〕，令在來日擬上。臣再以思，范鍾與臣固同心協恭，但意見有異同，稟性有緩急。臣今病體未復，尚當告假，又不得時與范鍾面議可否，以致事有積滯，頗涉人言。臣區區，欲自此有合用之人，合行之事，區處既定，即擬除目及指揮先言之，范鍾一面徑自繳入，如上合聖意，即付外施行。陛下如俞臣所請，即乞明賜御筆，書之別紙，容臣以示范鍾，以見出於聖斷。庶免機務不至悠悠，如或者遜避之譏，亦使同列無喜於自任之疑。更合悉取聖裁，伏乞睿照。

臣近見李曾伯所報邊事，辭氣似覺稍緩。今天氣漸熱，虜兵豈能久駐于此〔三〕？所憂者在今秋耳。合催趙葵早來此，付以邊事。恐當遣庚牌，令快行往趣之，得其速至。此預備防秋之事，庶不至

重勞憂顧。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四。

〔一〕闕：原作「關」，據同治本改。

〔二〕屬：原作「祝」，據右引改。

〔三〕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三月十二日巳時奏

臣病體素怯，扶曳北來。五旬之間，暈絕者三分，眩者一，因此愈費調理。兩日來天氣漸暄，稍覺清快勝前，但氣體未實，筋力未彊，凜凜焉常有朝不及夕之憂。尚望君父矜憐，更寬假期，俾一意調治，以俟平復。臣昨蒙聖慈特遣中使傳旨撫問，且賜以御厨之珍，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臣早上得呂文德蠟書，亦以捷聞。其後雖有告急之說，而意氣亦壯。繼又得其館人與此間承受言，郡中有糧，軍士百姓皆無畏怯之氣，次第濠亦無慮。想賊意稍畏呂文德〔一〕，故以兵綴之，却攻他郡，或泗或壽耳。壽自有備，聞泗近來備禦稍可恃，所憂在淮西三郡糧道，爲秋冬攻城計耳，目下非所憂也。呂文德蠟書已同范鍾繳奏，其館人書今謹以奏聞，伏乞睿照。

臣近連得孟珙兩書，頗有相孚之意。若得邊閫無相疑阻，亦幸事也。其書因併繳奏，伏乞聖覽訖，付臣答之。《清獻集》卷一四。

〔二〕賊：原作「敵」，據同治本改。

四月初三日酉時奏

臣屢蒙聖旨傳諭燕宗仁等差遣，緣照條多礙，所以都司難於擬上。已仰體陛下篤親廣恩之仁，擬定五闕，謹以繳進。近者一年，遠者不過二年以上，皆不爲遠，但未免使已受闕之人各遲二年，於義未安。此後恐難復有此等差注，當以義斷恩，不失以天下爲公之道，惟陛下深念之。中間有欲帶閣門祇候者，於法尤不可，所不敢徇。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四。

四月十六日申時奏

臣昨蒙睿旨，令契勘軍人請給。今已就戶部密求得三項請給分數，所合增給者止殿步司諸軍耳。若銀子每兩價錢增作五貫，於戶部經常之費，所增亦不爲多。但有一說不可不慮：其將校軍卒自合一例折支價錢，若止於殿步司軍人增給，則是同於折錢，而異於立價，於體未正。不若於二分銀之內，將一分支本色，或增支一分見錢，以示優恤之意，於事體差順耳。或聖意尚有所疑，容臣請上趙與憲面議，續得奏聞，伏候睿旨。《清獻集》卷一四。

奉初五日御筆回奏

臣昨領聖訓，早上即請都司官面議，未有成說，見謀之范鍾。今蒙御筆付出文字五件，令臣詳觀斟酌，仰見陛下軫念邊廷之意。以臣觀之，邊塵未靖，豈可使三軍有衣食不足之怨？兵券不容不增明矣。但朝廷科降者，增之一二分，似亦可那融；而總司所支，亦當如朝廷所增之數，必又別求科降，恐國用未易支給。俟熟議其可行，即當具奏。龔基先既於公論未允，只得以蔡節改除九江，以陳瓘爲京漕，却催徐鹿卿來，以郎兼權檢正。此却稍穩，已言之范鍾矣。文字見令人錄本，續得進繳。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四。

奉十四日御筆回奏

臣恭準御筆，諭臣以日來浙西盜賊愈熾，憲司合議別易，仰見陛下軫念近甸之意。臣十一日入堂，已嘗與范鍾言之，欲別易憲，而議未決。臣已博加詢訪，其曉暢有風采者絕少，在朝行者有王爚，見爲太府丞。在家居有陳均，見居温州。可用當一面。謀於范鍾，俟議定則以進擬。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四。

同左相奏

臣某、臣某昨恭奉聖旨，念軍士之貧，於其月給，與各增支新會二分，仰見特恩逮下。欲乞降内批付三省、樞密院，臣某、臣某即當擬指揮頒行。伏取聖旨。《清獻集》卷一四。

奉御筆同左相回奏

臣某、臣某恭奉聖旨，念久戍之士，月給不贍，特恩各換二分新券，惠至渥也，缺實增矣，只作換給，庶曉然易見。謹擬内批進呈，伏乞睿照。《清獻集》卷一四。

〔附〕擬内批

邊未撤戍，軍士勞苦，實可憐憫，念宜加優恤。可令尚書省下兩淮、湖廣總領所，各照見幫十七、十八界會子分數内，將二分十七界，更特與支二分十八界。其有係朝廷管餉軍分，並一體施行，仍自□月爲始。《清獻集》卷一四。

再奏罷九江守何炳

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黃震《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四明叢書本。又見《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

論宰臣鄭清之並自劾疏

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以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訐。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而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又見《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

再論宰臣鄭清之並自劾疏

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修論之；文彥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萬一於夷簡、彥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牘譴譌，若與臺諫較勝負者。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戊辰修史傳·杜範傳》。

奏論簽樞李鳴復

鳴復身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得其自辨之章，見其交鬪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見者無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一至於此。用是不免洊干天聽。如臣等言是，乞即賜施行；如臣等言非，則是臣不識事體，上忤聖意，下觸大臣，乞早賜罷斥。《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又見《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續宋宰

辭起居郎奏

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而躬蹈之，臣之罪愈大。《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又見《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

全宋文卷七三五 一

杜 範 一一

上邊面事宜

範於今月二十日準御史臺關報，備準朝省指揮，令近臣條上邊面事宜，申尚書省。範一介書生，素不諳邊面事宜，今據已見條具畫一于後。

一、目今虜寇搶攘〔一〕，深入吾境。自固始一破，散兵攻攘，此不過使我師自備之不暇，我若隨其所攻而救之，則力分勢弱，何以爲要害之防？不若使諸郡各自堅守，令淮東及沿江二帥選良將精兵，會合淮西兵，屯聚於蘄黃間要害之地，以備其不測窺江之計。來則與戰，去則不可深逐，以墮其姦謀。仍精間諜體探韃人重兵所在〔二〕，嚴爲之防。然非事權統一，則彼此異心，亦難倚仗。須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庶體統歸一，可以運掉。

一、當今最是防江爲急，宜行下沿江帥臣急作措置。聞大江之可渡者不止一處，江面守臣不可不得

人，其不足用者亟去之。令沿江帥臣條上防江事宜，一面便宜從事，毋爲具文牽制，以貽大悔。

一、聞江陵單弱，事勢甚危，萬一失守，其所關利害不少。宜行下淮西帥臣急調兵應援〔三〕，嚴爲固守之計。併行下湖北州郡，有兵可調、有糧可撥者，悉力助之，以生其氣勢。

一、聞邊頭義甲土豪，或爲虜人迫逐〔四〕，奔遁流移；或爲淮西清野，無地居止；或爲調發遠戍，中道散逸。此輩素勇於戰鬪，非官兵比，既無所倚靠，若不爲盜賊，必相率從虜〔五〕，反爲向導。宜急降黃榜招降，遇有智略、熟於邊事之人，付以事權，委其喚集，彼必欣然來歸，撫而用之，必得其力。聞王好生頗有謀略，可用，淮人亦服其名。

一、王楫見留黃州，聞有國書，欲議和好。此其真僞，皆未可知，然朝廷亦不可不急與之區處。範謂納之固不可，拒之亦不可，宜令淮西帥臣諭以彼國遣使議和，何故又遣兵攻擾。兵既未退，難以具申朝廷。若委欲議和，即請遣頭目人回稟彼國大帥〔六〕，盡歛諸處兵馬，却容申上朝廷，差官迎接奉使到京，商量和議。看王楫辭氣如何，料之必不從此說，即將一行人發過江南僻遠州郡，分散牢固拘管。仍將一二以下人解上朝廷，送獄根究，便見情僞分明。

一、聞淮西帥臣申上韃虜欲攻淮東〔七〕，此亦不可不防。今韃兵於淮西諸郡〔八〕，獨不攻齊安，而散擾光、廬、蘄、舒等處，其奸計叵測，恐孟珙必預聞其謀。宜劄下淮東帥臣急作防備，併令沿江制帥相爲犄角。仍行下鎮江，急嚴爲防江之計，且令吳侍郎在任措置，已差下人別與州郡差遣。《清獻集》卷七。

〔一〕虜寇：原作「敵兵」，據同治本改。

〔二〕〔八〕韃：原作「敵」，據右引改。

〔三〕臣：原脫，據右引補。

〔四〕〔五〕虜：原作「敵」，據右引改。

〔六〕大帥：原作「太師」，據右引改。

〔七〕韃虜：原作「敵人」，據右引改。

薦葛應龍劄子

某等輒瀝愚衷，仰干鈞聽。某等竊觀昔人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絜是矩以觀人，真取人之良法。蓋尚器識者必重厚，顯文藝者多輕浮。重厚之士如金石齒革，雖貴賤不同，而咸適於用；輕浮之人如鏤冰刻楮，雖華采可觀，而無補於時。此王、楊、盧、駱所以不見錄於裴行儉者也。國朝沿唐舊制，以科目取士，名公鉅儒率由此途出，然拔十得五，寧免遺才。使通今學古者或皓首衡茅，篤行厲志者或混迹漁樵，而上之人徒有乏才之憂，良可慨惜。先正蘇文忠公嘗請于先朝，欲於科舉外別選奇人異能之士。誠以程度之文，一日之長，不足以盡人之能否，必廣招徠之路，庶有抱負者咸得以自見耳。某等伏見具位葛應龍，器姿樸重，材識茂明，行不詭隨，言無欺僞。其著爲文章，循

循焉以先賢爲準的，而不爲時俗夸多鬪靡之辭。其見諸議論，斷斷乎以古道爲可行，而不徇苟且因仍之計。安貧自守，擇義而取，與之劇談時事，每慷慨激烈。邇者天久不雨，茹素默禱，久而不倦，人皆笑其迂，而乃自謂未有至誠而不動。其愿慤之實亦可略見，決非近世投書自鬻、大言無當者之比。水心葉公、絜齋袁公悉皆許可，而半生困躓，獨抱苦心。曩歲從官如余兵書、袁吏侍、趙兵侍、李刑侍合詞以薦于朝，而秘省官又合薦之；而應龍以其所論著經說雜文進，又蒙朝廷差充國子監校勘，尋又與永免文解。其志尚高絜，久不事舉子業，恐徒負公朝優異之典。若畀以一命，使展布寸長，必能究心職業，圖建事功，其視較錙銖於寸晷、決得失於一夫，所得遠矣。近世固有妄庸男子，冒軍功、竊寵祿者何可勝數，如應龍之才之志，沾以微恩，亦朝廷所不惜也。某等職在論思，不敢蔽賢，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毋使養素丘園者有不遇之歎，某等幸甚，多士幸甚。干溷鈞嚴，不勝悚惕俟命之至。

《清獻集》卷一五。

回丞相劄子

某近者竊見朝廷鹽法更令。一介書生，未悉其利害之實，但知苛征不可不盡革，而浮鹽非所以爲名，又未敢遽有繳駁。謀之瀕海士友之解事者，皆以更令之初不可不審，故輒抒己意，僭以奏聞，亦不敢必以爲是，不過欲廟堂更加詳審而後行耳。茲者伏蒙鈞慈特賜嚴翰，乃知廟謨已審。顧某迂疏腐

拙，不識事宜，妄有駁議，譴而斥之宜也，溫詞曲諭，開曉諄諄，若施之敵己者，仰見大人君子撫物接下之盛心。而某之微猥，何以堪此，下情不勝感激慚懼之至。然助軍錢以俟他時蠲除，恐亦是賦芋之術，寧無攘雞之疑？以大丞相主之於上固無可慮，不然，則新會既全用，而此項錢抑慮其未必除耳。至於浮鹽局，大丞相所言者官司之利害，某所憂者則亭民及百姓之利害。某居於海鄉，目所親睹，亭民賣私鹽，游手販私鹽，百姓食私鹽，蓋有年矣。一旦置局，而欲盡榷之，以爲官司之利，利未必盡歸官司，而借拘榷之名，張巡捕之勢，旁午村落，而人不勝其擾矣。前之助軍錢若終歸於蠲除，少遲固未害，而浮鹽局一事恐宜更入鈞慮。某本不當復以淺識再有辯言，大丞相既不以僭踰爲罪，許之言矣，故敢干觸威重，伏乞矜其愚而赦之，尚容俯伏光範以稟。伏乞鈞照。《清獻集》卷一五。

與林教授劄

知寧國府

朱文公《大學章句或問》，其說極詳盡明白，但熟復深味，則三句之意曉然。今觀諸兄所釋，多未通透穩實，想是初看此等文字，未能浹洽故爾。中間有邵應桂、王一鶚頗勝餘作，又有鄒學賓，老而不倦，亦良可敬。外如鍾元震、何達先、郭時中、傅宏父、趙武，雖不免多疵，意亦稍近。餘者或敷演泛濫，援據差舛，又其間有全不曾看文公之說，草草塞白者。今漫以愚見，略批數字，更望潛心講學，且只於文公《章句或問》中子細研究，以求通徹。或有所疑，不妨相與質難。此邦陳司理，其

乃祖克齋先生爲文公高弟，其家庭講貫，頗有源流。恐某郡事頗冗，無暇商榷，切幸從司理一叩之，必有切磋之益。府教更宜以此意勉諸生，不勝至望。《清獻集》卷一五。

與判院舍人劄

範已辱來翰，前日奉答，薦勤珍染。示以先錄，乃知程門師授學問淵源，所以開悟後來者多矣，讀之起敬。來意良厚，何可忘耶！印歷已批，但恨未瞻識耳。略此奉復，伏幾台照。右，謹具申呈。三月日，朝奉郎、右文殿修撰、知寧國軍府事杜範劄子。劄子拜上判院舍人。朝奉郎、右文殿修撰、知寧國府軍事杜範謹封。《鐵網珊瑚》卷二。

復孟珙書

古人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爲也，幸勿以此見施。《戊辰修史傳·杜範傳》。又見《宋史》卷四〇七《杜範傳》，《續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贈懶朴序

予識懶朴於二三十年前。嘗聞林竹坡稱其言五行甚驗。後余滯留班行，日動歸興，數問術者，皆不許。時懶朴來自鄉間，亟叩之，云：歲在申，衝寅而動，動而遷轉；歲在西，衝卯而動，動則可歸矣。余聞之喜甚，已而果然。余思之，蓋喜進惡退，仕宦者之常情，彼術者孰肯違其所喜，而犯其所惡？非術之過也，枉術徇情之過也。懶朴知予者，循其所知而言，故其言輒驗。推此以自盡其術，將無往而不驗矣，懶朴無謂人皆喜進而惡退也。因其來，書以遺之。《清獻集》卷一六。

車隘軒閑居錄序

嘉熙元年

自中朝文物之盛播于東南，吾鄉俊秀能文之士在在不乏。幸而登上第、騁榮途者百不一二，不幸而陸沉約處、首白衣褐者，可偃指枚數也。夫能不能，才也；遇不遇，命也；而閉門挾策，隱几著書，矻矻窮年，抱其所有，曾不少槩見者，可勝慨哉！嘉熙改元之春，余歸自中都，車君若水袖其祖隘軒《閒居錄》訪余於窮閭之下，既而又得其小藁讀之，得陳篋窗之序讀之，於是隘軒之文疊卷累帙，鏗鏘炳耀，殆與插架名編濯濯爭麗。《閒居錄》蓋公自志其平日所得，而若水又搜采舊聞，飾而

附益焉者也。其釋經評史，確古商今，不襲傳記之舊說、簡策之陳言，迴出新意，自成一家議論。亦嘗熟閱而細考之，如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下諂上、凌弱畏勢等語，誠不易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守條律斷斷嚴甚。然毋友不如己之說、昔在帝堯之說、尚書之說、卑服之說，若此之類，則余所未解也。余距隘軒之居一舍而近，讀其文，想其人，乃昉乎此。因自恨余之甚陋於聞，尤恨不及見公，質其所未解，而終陋也。昔王氏《中說》，其格言雅訓，可以上續七篇之書，而後世乃或致疑。其間謂獨其家以爲名世，外人皆莫之知，李習之僅以比《太公家教》爾。至近世大儒以隱君子目之，而後千古之是非始定。嗟夫，立言之難也若此！蓋其名位不列於仕，功狀不登於史，道德不稱於其徒，福時輩不能收墜緝散，闡而彰之，則所謂抱其所有，不少槩見，終泯泯於汾曲而已。此固人之所同慨，其責寧不在爲子若孫者耶？若水蓋車氏之福時也。強請余序之，辭弗獲，姑叙其略，以俟後之論定。隘軒名似慶，字石卿，其居黃巖邑西馬家山云。《清獻集》卷一六。又見《赤城後集》卷二七，《三台文獻錄》卷七。

應師老子解序

道裂而爲諸子百家，抗吾儒而鼎之，至千百載而未泯者，獨老釋耳。派遠徒繁，其源浸失，往往背師而馳，惟老氏之徒甚。夫宗虛無，尚柔謙，傷周衰文弊，欲反之朴古者，蓋其著書本意。若圖籙

之傳，符咒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寇謙之借李君以文其欺，惑亂世主，後世轉相授受，益肆其詭誕駭異，不可詰知，老氏寧有是哉？至於鍊度超昇之說，不過剽釋氏土苴，以誑愚俗，而圖利其身，此又矯誣謬妄之尤者也。以是《道德》五千言固有幼習其讀而莫究其義，粗聞其義而莫徇其教，殆若冠者之視弁髦耳，余每爲老氏深慨之。太初子乃能耨莠植稼，汰沙求金，考繹其師所以著書立言之意，爲之傳註，積其精思，七年而後成，斯亦勤矣。且時取六經孔孟之言以爲援，至考《易》論刑，發明夫明決之義，此又五千言所不及也。是其尊信吾儒之道與其師等，其趣向尤可嘉尚。使能以其書誨其徒，反詭誕之習，爲清虛之歸，安知無蓋公出而安漢業者，而五千言庶不淆於幻邪異說，而其教復明。吁，蓋甚難也，豈獨老氏爲然哉！《清獻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七三五二

杜 範 一二

跋陳兄春臺賦

身履者其詞稱，志羨者其詞侈。夫自成、康政熄，雅頌音微，春臺不作久矣，君殆有志成、康其君民者耶？余讀是賦，疑其侈而未稱也，爲之慨然太息。嘉定癸未二月二十五日。《清獻集》卷一七。

跋羅文恭公薦士疏

國家中興，愛養人才，至淳熙間，名賢彬彬輩出。公上接流緒，下植風聲，汲沈振滯，寸善不遺。今讀此編，羣才畢萃，何其盛也！自公云亡，諸老亦相繼凋落，公所薦引者，其顯用十無一二，而時事日新矣。由公而前若此，由公而後又若此，然則公之云亡，蓋實關於世道之一變也，爲之掩卷

太息。癸巳季秋二十七日。《清獻集》卷一七。

跋倪文節遺奏

道喪俗弊，士氣日卑，數十年來，卓然以風節自見，磊磊如公者，不能以一二數。當淳、紹間，駸駸嚮用，未幾屢踣屢起。至嘉定更化，召用諸老，濟濟在廷，而公獨危言激論，落落不合，自此一斥不復。屏居十年，閉門著書，暇日棹扁舟、策短杖，賦詩酌酒，幾與世相忘者。至其親藁遺奏，愛君一念，至死不忘。八柄四維之論，氣不少懾；所言未形之患，無一不酬。使公之志得行於時，豈有二三十年穢染壞爛、不可收拾若是？其可痛哉！公之出處關於世變者不小矣。予爲戊辰進士，時公知貢舉，嘗旅進一見，凝然氣貌，使人望而意消。今幸與公之季子祖常爲同僚，遂得公之遺奏讀之，慨歎世變，爲之三太息而書。端平三年季秋，有事于明堂之明日，天台杜某。《清獻集》卷一七。

跋義約規式

余每歎王政不行，風俗不古，無告者多，而民生重可哀也。嘉熙元年春，歸自中都，得鄉之義約，隱几讀之，其憫窮恤死，庶幾古者同井相扶持之意。堅此意，推而廣之，必有聞風而來取法者，

則斯約之倡，其仁徧吾邦矣。余雖貧，亦願助焉。喜而爲之書。是歲夏重午前十日，杜某題。《清獻集》卷一七。

跋項文卿孝行錄

余尚記三十年前，項君文卿館于余族，與余兄弟交知，其爲時文師也。余讀是書，凡古人孝悌言行蒐輯無遺，且聞其事死如事生，將終身焉，余始知其爲篤行君子也。時文以釣利祿，得不得命也，而率以隳行喪德。孝悌之道，天理根之以生，人極因之以立，充之足以爲堯舜，違之不足以爲人。人而從事於斯，時文蓋不足言也。微是書，幾失吾文卿，爲之掩卷，拭淚自痛，不惟有愧古人，其有愧於文卿多矣。使家有是書，熟玩而深體之，則消暴慢之氣，長順睦之風，人倫其有不厚，教化其有不美耶？《清獻集》卷一七。

跋林逢吉晦翁二帖

康吉堂富藏古賢名帖，而於文公二帖，尤所珍愛。世之尚異挾奇，借耳目之玩者，決不解此。余觀軸尾所誌，考訂紹興事爲詳。公之前帖殆可句釋，不得不然之論，言巽而旨微矣。後帖莫知何時，

有黨無黨，所不敢聞，細玩斯語，其關於世道，尤可深慨。逢吉珍愛此帖，更爲予訂之。嘉熙元年夏五至日，杜某題。《清獻集》卷一七。

跋夏迪卿墓銘

水心撰，楊慈湖書。

夏君登第時，余尚幼，自家塾抱書夜歸，父母輒撫之曰：「勤讀書，夏君居然上第矣。」余自是聞君姓字，心竊榮之。既長，款其門，即其人，寡詞淡容，退然若不自有其榮者。人固謂君之家以厚傳，君之天以厚報，其榮顯殆未艾也，而事迺不然，何耶？今得此銘，肅容以觀，翼然如入靈祠，讀古刻而瞻嚴像也。於是君之榮未顯于其躬者，乃組繪翰墨間，且不朽矣。是之謂未艾者，非耶？葉公擅一時文章之柄，人之願榮其親者，往往求輒與。未聞楊公肯爲人作字，而亦矻矻無所愛，肯父所以榮其親者，加於人一等矣。其更以家傳之厚而篤之，則報之嗇於前者，將大侈於他日，人之翰墨又何足以爲君重？嘉熙元年中秋日，立齋杜某書。《清獻集》卷一七。

跋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孟浩然以詩稱于時，亦以詩見棄於其主。然策蹇東歸，風袂飄舉，使人想慨嘉歎，一時之棄，適

以重千古之稱也。明皇雖善揚相如忠佞之言，而積忤生憎，已萌於此〔二〕。此力爭之九齡所以得罪，媚柔之林甫所以見用，而卒以危社稷也歟。《清獻集》卷一七。

〔二〕已：原作「也」，據同治本改。

跋楊慈湖爲陳孔肅作修永室記且自爲之書

孔肅名室之意深矣，蓋知道遠難至，而欲勉強力行，以致悠久不息之功也。慈湖廣其說至無思無爲之妙，其旨幾於過高，且修之爲義似亦未之及。然觀其字畫端嚴清勁，使人望之凜然，亦足以見其所存不惰，而隨寓有則。學者因是以收斂此心，而日加存養焉，豈非所謂脩己以敬者耶。孔子曰：「俛焉孳孳，斃而後已。」余與孔肅，尚其勉之。《清獻集》卷一七。

跋應艮齋祠堂文

余齟齬時耳已熟應先生姓字，長亦嘗侍父兄，聽誨言。今思之，恨弗獲在弟子列，而蒙固莫啓，以至白首也。吾鄉固多士，而開義理之淵源，揭詞華之典則者，實自先生始。余方將求其遺文，以究

其奧義，而先生之季子某示余此編，披卷熟讀，深歎一時師友相與之意。然遺文散落之餘，寶藏于家者尚多有之，當繼是以請。《清獻集》卷一七。

跋徐季節文

余祖、父及鄉族先輩皆季節先生弟子，余幼時已聞其篤行雅言。雖酬對俗語，莫非師訓，至今傳誦，以相警厲。今其遺文僅數篇，讀之使人凜凜有生氣。嗟夫！形天地間皆實理也，物不實則隳，事不實則壞，人不實則危。公之文，公之實也，知公之爲重者，可不撫其實而步趨之哉？不然，崇而銜之，夫奚益！嘉熙戊戌夏六月六日，里人杜某書。《清獻集》卷一七。

跋鄭簡子求書陳情表後

右李令伯《陳情表》，杜某爲鄭大惠書，書已而言曰：「令伯非義不仕晉，而利祿之誘，終不足以奪其孝愛之情。吐出肺肝，字字痛惻，後之讀者無不廢卷興歎，而況事有適類，情有甚同，如鄭君者乎！噫，令伯之陳情，令伯之不得已也，顧安知後千載而有戚戚於心，撫事悲慨，至於屢訴而不能自己者，豈昌黎公所謂「曠百世而相感，不自知其何心」者耶？余既書之，又重爲世之忍心背德者媿

也。嘉熙戊戌重午後四日識。《清獻集》卷一七。

跋薛倅漫筆

余屏居山村，耳不聞戶外。夏翼父歸自東嘉，袖二車薛君詩什訪余，乃知其爲樞使公之令子也。赫赫鐘鼎之家，乃興入煙雲，思涵月露，翛然幽人雅士之韻若是耶。金壁爛爛，置古疊洗其間，珍玩錯陳，俱不俗矣。余不但不能詩，亦非知詩者。秋風搜桂，夜氣澄欄，命酒半觴，閱漫筆一二篇，便覺塵思辟易。其如別友人事，入唐人奧處，七言句格，尤多清古。昔人投軀破的之論，料是工夫更放精熟耳，未識知詩者以爲如何。嘉熙戊戌中秋前十日，杜某識。《清獻集》卷一七。

跋蔡夫人墓銘

婦無二夫，義也，知之難，守之尤難。苟能知而守之矣，則絕部使者之請非難也。非夫人之難，而是銘乃表而詫之，若其所甚難者，何哉？嗚呼，管仲、魏徵猶在君子之後，而世之背義以貴者總總也。觀斯銘也，亦真見其不足貴矣。《清獻集》卷一七。

跋張子善詩

張子善爲吾鄉佳士，幼嘗游學于吾宗，所處之室纔數尺。終日危坐挾冊，足不越限外，有笑侮其旁，邈若弗聞。世之樸固有之，其真純靜朴如子善者蓋寡。余昔也甚愛而期之，譬之美玉，追之琢之，可以爲圭璋；譬之良木，削之斲之，可以爲棟梁。不然，或小其用，而以之資玩好耳目之娛，是負天之所厚而褻之也。一別幾三十載，今幸再會于白山之塾，繼携其詩什訪余。暇時讀之，其詞端袞袞，可以想燈火菟獵之富，可以見一時好尚。局清婉之調於狀情寫物之間，此則子善所不爲也，殆未知胸中抱負爲圭璋乎，爲棟梁乎。然借詩章諷詠，欲以賈一時之譽，其用亦小矣。子程子曰：參也以魯得之，魯則鈍而難入，何以得道？子善試思而勉之。余以疇昔之愛敬，輒致朋友之規云。嘉熙三年二月八日。《清獻集》卷一七。

跋夏子壽墓誌銘

吾鄉爲善而報稱之者，惟陳公經仲，而夏公子壽亦其人也。余幼也肄業于常豐閭之東，與之鄰，嘗接其貌，聽其言，聞其行事，有古人重厚長者之風，時其子迪卿已登顯第矣。今讀秀巖之文，觀漫

塘之畫，爛然相輝，如美玉而藉之以藻也，於是夏公之德之名愈彰顯於後世。雖然，公之爲善，豈矯矯自衒以求顯者哉。不自求顯，而天顯之，人顯之，世之爲善者可以觀矣。《清獻集》卷一七。

跋趙十朋文集

余自幼聞趙公父子之賢，恨不及識，今幸見其遺文，猶可想其飄逸不羣之韻。然公之文尚多，一散於狂寇之虛，再散於權臣之暴，今其所有，十無二三，何造物者不惟窮其身，而且阨其文也！嘗聞石、李二公爲內外兄弟，方其在朝，聲焰赫奕，而公隻字不通；至石公謫居，乃相從不厭。古之爲士者，其自重蓋若此。公之身雖窮，其氣不可屈；文雖阨，而風節磊磊，至今猶在。撫遺編而若見其人，固不在翰墨間。《清獻集》卷一七。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一三。

題晦翁書楊龜山贈胡文定公詩後

欲驅殘臆變春風，惟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疏英輕鬪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文定公當國家多難，驅臆變春，正其時也。今讀公《春秋傳義》及其他所著書，其正大之識、英嚴之氣，凜凜乎幾欲鬪精神於風雪之間者。龜山恐其無以成廟堂鼎實，規以是詩，殆與明道所謂熙寧

新法諸公不得不分任其責同意。雖然，龜山嘗用於靖康之初，尋即去國，春未及變，而清艷絕於藏矣。道之不行，命也夫！爲之三太息而書。《清獻集》卷一七。

題晦翁書出師表後

余自少讀《出師表》，輒爲之喟然感涕。嗚呼，世無忠臣，志士坐視國家之傾覆而莫之救也，悠悠千古，此恨何窮！今觀文公之字畫飛動，其一時慷慨激烈之氣尚可想見。使九原可作，捨二公，吾誰與歸！嘉熙己亥立秋後十日，京兆杜某書于宛陵郡齋。《清獻集》卷一七。

題范滂傳後

處靜所書〔一〕

自古名節之士，未有烈于東漢者。人之好莫如生，惡莫如死，而孟博乃好義甚於生，惡惡甚於死，雖母子天倫至愛，亦不可奪，是果何爲哉！裁以聖賢處死之道，誠有未中節者。然其勁心義氣，凜凜與秋日爭光，照耀千古，不可蕪沒，殆未易輕訾。處靜喜爲長短句〔二〕，意其麗詞軟語似無鐵石心腸，乃援筆書其傳，求予著語。豈寓言玩世，而胸中所存固不若是耶？《清獻集》卷一七。

〔二〕「處靜所書」四字原作大字標題，據文意改爲小字。

〔三〕「短」字原脫，據同治本補。

跋處靜

如死灰，如焦穀，靜矣，而不足於動，動輒差。持箒老子豈非欲處靜於動耶？子程子有言，「動亦定，靜亦定」，非知道者不足以語此。《清獻集》卷一七。

跋陳君墓銘

孔肅求

南山陳氏，兄弟聚爨，怡樂衍衍，爲鄉人敬羨。今觀趙、魏二公誌銘，乃知尚義篤友，至文字之訓亦形於閨閫之間，遺芳所沾，世載其美也固宜。俾此意久久弗替，則於二公之文將益有光矣。嘉熙庚子上元後五日，里人杜某題。《清獻集》卷一七。

跋梅都官真蹟後

右，都官梅公真蹟也。本朝以詩名家自公始。廬於斯，墓於斯，去今二百年，邦人尊事如一日。訪其遺蹟，惜無存者。通守尹君惟曉博雅好古，求越中所藏，鑱之，置于祠。繼是登斯堂者，瞻其像，誦其詩，如見其人，亦可以油然而興起矣。嘉熙庚子暮春晦前三日，天台杜某。《清獻集》卷一七。

跋韓仲和尊人墓銘

韓氏世載忠烈，今之居會稽者尤以清德著。戴山隱處不仕，而好修義，以教養其族。仲和、仲容，其從弟也，事之如父師。會守宛陵，仲和以王事留者閱歲。暇時從容道其所學，與其平生立作大槩，既又出其先大夫銘文示余，蓋慈湖楊公之文之筆也。且言曰：「先君子受教于靖春劉先生，得實之一字，爲終身受用。戴山弘之，以行于家，而吾兄弟得以謹守勿墜。」余聞之，肅容起敬。嗚呼，天道流行，物與無妄。人之生，天之實也，棄其所以生，而憑虛以欺世，飾假以幸功，其不致喪德敗事者幾希。余於仲和之言，固知韓氏之昌未艾也，於是乎書。《清獻集》卷一七。

跋翁處靜詞

余拙於文，於樂府尤所未解。今觀翁君時可之作，如絮浮水，如荷濕露，縈旋流轉，似沾非著，豈非遊戲翰墨之妙耶？余固未解，殆類飾寶玩置窗几間，未嘗不以爲珍也。然柳、周輩淒情麗句，後之爲樂府者多之，而蘇、黃諸公愛惜文士如金璧，乃寂不掛口，此亦余所未解，時可試評之。時可以處靜自號云。《清獻集》卷一七。

題何郎中和陶韓詩後

名處恬，自號雲岫。

陶詩平淡閒遠，韓詩英俊瑰傑，如天球神劍，不同其爲器，而同其爲寶也。何君智父於二詩皆有和篇，尚友之志卓矣，豈徒模擬其近似，而出入於二者之間耶？追和古作，自坡公始，其和陶詩，至得意處，自謂不甚愧淵明。嗚呼，愧不愧，他人不得而知也，公獨自知耳。然則智父之詩，吾又將何以措吾辭？淳祐改元三月，立夏後三日，天台杜某題。《清獻集》卷一七。

題周氏記義倉規約後

墳墓非子孫莫保，而壞之者亦子孫也。不一再傳，資分戶別，而墳墓則衆共之。百年松檟，爭尋斧斤樵伐，已荒棄不復顧，久之則爲古墟，固有服未盡而莫知其墓者，蓋不獨貧窶爲然。薄俗至此，良可哀痛。周君雖貧，乃能爲富人所不能爲，自曾高而上，苟有域兆可尋，皆立石而誌之。捐己產以贍守塋，詳規約以期永久。屬鄉之篤行之士戴君彥肅爲之記，以詔後人，真可厲薄俗矣。義風既植，使人皆不忘其祖，則孝敬其有不行，宗族其有不睦者乎？喜而爲之書。淳祐改元孟夏中澣。《清獻集》卷一七。

跋姚君墓銘

余自幼寡陋，而鄉之善士至有不及識、不及聞者。瑤溪距予家不百里，今始識姚君於度公銘文中。公武夷門人，爲時名卿，其言君之厚德有根據若此，信爲鄉之善士矣。獨予之寡陋，良可恨夫。

《清獻集》卷一七。

跋劉漫塘所遺趙居父箴後

征商非義也，商不病其征，猶義也。而今之司之者，與禦人於國門何異？漫塘先生爲是箴贈居父，污吏態狀，曲盡形容。然豈惟司征然哉？由司征而上，可以動目醉心者何可勝數。利慾之昏，天壤易位，孟氏謂上下交征，不奪不饜，則賊民之禍，又特濫觴耳。居父服是箴以惠于婺，又將推是箴以宰南陵。自是而爲郡守、爲監〔二〕、爲藩帥，所莅愈大，所及愈廣。義行而仁浹，下輯而上寧，人贊而身顯，是之謂以義爲利，其與燔身之貨爲何如哉！居父天族，居漫塘之鄉，而知所師敬，明於義者也，余特因是箴而暢繹云耳。淳祐改元夏五晦前二日書。《清獻集》卷一七。

〔二〕「監」下似脫「司」字。

跋劉漫塘墓銘

余曩尉金壇，獲拜公於漫塘之上，不旬日輒一往，往輒留。每從容尊酒，抵掌極論古今上下，凡持身、居家、蒞官之要，皆究極其指歸，而參稽其援據。退而充然有得，殆若飫甘鮮而懷珠璧也。去

金壇迄今三十餘年，公之風裁愈高，朝廷之尊顯愈至，天下之仰望愈不可企及，一代偉名，流芳無極。而予碌碌周行，塵出塊入，恐終不異於庸人。冀聞砭劑，以起痿蹙，則九原不可復作矣。又未知尚能不負疇昔之教，他時可復見公於地下否也。讀蒙齋銘文，爲之雪涕而書。時淳祐改元六月既望，天台杜某。《清獻集》卷一七。

題呂中岳所藏諸賢辭密賚帖後

辭賜賚特一細事耳，同列相資，無敢專決，其於朝廷大政，和衷氣象，不言可想。嗟夫，今不復見此矣，安得若人者相與共籌天下事哉！淳祐二年春分前五日，天台杜某書。《清獻集》卷一七。

跋戴神童顏老文藁

童科之設，以其神也。世無楊、晏，強教以摠之，苗而弗獲，且殄其天，何以爲神？今乃有神如楊、晏，而天爲殤子者耶。余昔訪戴君，見其子容貌豐秀，步趨詳雅，固以遠器深期之，嘗語戴君曰：「此天下良寶也，一第不足溷而子。宜以經史華潤薰浸而茂悅之，以需其成。謹勿以世俗干祿之文揉其心、扼其膽，而使之制而不得騁也。」去之曾幾何年，今乃徒見其揉心扼膽之文，而其人則已

矣。嗚呼，天下良寶，天所神也，而光采輝發，僅止此耶！九齡與《玄》，昔賢所痛，《玄》可使與也，齡不可復與也，悲夫！然神之者天也，殤之者亦天也，雖悲痛奚益？淳祐癸卯中秋，黃巖杜某書。《清獻集》卷一七。

跋戴君玉詩藁後

君玉携詩卷示予，予不能詩，且不暇讀，姑閱數闕，見其斲辭抉意，嚴而舒，瘠而腴。時有饋西湖霜螯者，風味近是，爲之命酒長吟，浩然一醉，恨坡公嘗珧柱而未嘗此也。昔人謂詩能窮人，又謂詩窮乃工。君之窮，其詩之爲耶？君之詩，其窮之爲耶？或謂詩以得窮，又將以療窮，抑信然否？因醉而書。淳祐癸卯九日，立齋杜某。《清獻集》卷一七。

跋晦翁與趙□□書

黃巖趙君鑑袖朱文公遺墨訪余，因得以知剡尉君傳家之懿。元祐中丞，孝行忠節，載在國史，使人聞風斂容。嗚呼，紹聖黨禍雖雪於紹興，而僞黨之端又熾於慶元矣，距文公題筆，曾幾何時。讀中丞追贈之辭，爲之三歎。聞剡尉以廉稱于時，而其子乃不免於困窮憔悴，亦可念也。淳祐三年十一

月。《清獻集》卷一七。

書馬處士墓銘後

馬君椿孫以其先處士事狀求予銘，余以冗弗暇。處士，徐雲臺之妻之弟也，好義如狀，銘之爲宜，而又欲予著語其後，亦贅矣。辭弗獲，遂爲之書。淳祐三年十一月。《清獻集》卷一七。

跋鶴山書季制置□及實齋銘後

衍〔二〕 鶴山書云「有宋公忠廉直季公之墓」，實齋於四字各爲銘。

季公威信著于兩淮，余昔也聞其名，恨弗及見。今公之季子來尹巖邑，介然清白之傳，余與邑人均拜公賜。一日，示予以鶴山之篆、實齋之銘，俾予書其銘，將併其篆以鑱諸石，顧何敢辭？竊謂四字之義，各有攸屬，而大本所係，惟「公」一字耳。公，仁之則、義之興也。私意不立，一循乎正，亦安有不盡其心，而或陷於貪且枉者哉？仲子伯宗不足爲公道，而事君一念亦加令尹子文一等矣。以二公之品題，余益恨昔之弗及見也。淳祐甲辰秋七月既望，立齋杜某書。《清獻集》卷一七。

〔二〕據本文，「制置」下當是缺「篆」字。又「衍」字原脫，據同治本補。「衍」乃季制置之名。

跋丘木居葉世英序後

孫真人有言：鍼灸之功過半於湯藥。而近世之醫，往往按方言藥，爲灸者少，爲鍼者又加少，何哉？難易之勢殊，而遲速之驗異也。木居謂葉兄長於鍼灸，豈嘗讀黃帝岐伯諸書，果能測經源而扶危弱者也。余非深知葉君者，以木居之言爲信。淳祐甲辰重陽前一日，黃山杜某書。《清獻集》卷一七。

跋鄭藥齋墓誌

安道尊人，戴彥肅撰。

余不識鄭君，識其子鎮安道。余甚愛安道亹亹好學，研味理奧，自拔流俗，固疑其必有家庭詩禮之訓。今觀彥肅之誌，言其教子程律甚嚴，不使專業舉子，且以藥自名其齋，有取於修慝之義。其志尚卓矣，有是子也亦宜矣哉。里人杜某書。《清獻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七三五三

杜 範 一三

常熟縣版籍記〔一〕 嘉熙二年八月

浙右多大縣，常熟田賦殆與他小郡等。紹興經界，逮今未百年，舊額僅存〔二〕，籍之在官者漫不可考，胥吏飫口腹，養妻子，其間朝竄莫易，蠹弊百出，田而不賦者有之，賦而不田者有之。重以瀕江水囓，與抵罪而沒於他司者日侵歲廣。故昔之田以畝計者二百三十一萬，爲苗七萬二百石，爲稅若和買錢九萬四千緡〔三〕，今督于官者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斛面，取之點合。利擅貴豪，細戶禁抑莫訴，下困上迫，令率以不善去，來者睨不敢前。端平初元秋八月，王君爚實領是邑〔四〕，問民疾苦，皆愀然蹙額，以賦役不均告。會府檄修復經界，王君深念曰：籍壞滋久，新之惟宜，矧上有命，何敢弗力？顧余始至，民志未孚，懼弗從也，弗從而強之則舛矣。廼搜剔宿蠹，蠲弛苛斂，孜孜凭案，日與父老相唯阿于庭。居數月，信浹意親，民相與語：「令字我，非厲我者。」王君聞之，

喜曰：「可以就茲役矣。」於是考舊額，選衆役，按紹興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鋟式以徇。禮致鄉都之受役者，詳爲開說，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爲期，衆皆驩然率職。田若地標氏名畝步于墜間，驗而實者，因而書之，否則量而會之。準紹興成數，一無求贏焉。闢地爲田、以田爲地者，書實業。昔之逋賦匿契，與詭挾之弊，釋勿問，而申禁其不悛者。常平田、安邊田、學田、圭田，與沒官之田，別爲籍，文書費悉從官給。士民之赴期會以僕隸者聽，鄉井間吏一跡不到也。由是官民一家，大小競勸，如順子弟之於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都十保，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爲覈田簿，號模其形爲魚鱗圖。而又稗官民產業于保，爲類姓簿；類保都鄉于縣，爲物力簿。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夏，訖事于其年之冬。圖籍既定，則又均其折色之偏重者，蠲其征繇之加斂者，裁定其田與賦高下之不稱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有奇，除二十萬爲官田，賦入隸諸司，餘民田得苗六萬六千二百石有奇，稅折錢九萬三千三百緡有奇。載諸戶版，坦然明白。民以實產受常賦爲砧基簿，印于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以詣有司書之。強無幸免，弱無重困，雖惇嫠幼孤皆知其自有之業與當輸之賦，污吏猾胥不得加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時之紛錯龐亂，若改邑而粲殊之也。於是常熟始以佳地稱於浙右，他大縣莫儷焉。向之睨不敢前者，將競趨之惟恐後矣。王君以書來諗曰〔五〕：「爚不韙〔六〕，冒領巖邑，而又舉此重繁之務。幸邑人不我二，相與協力，以濟于成。授代有期，皆邑人之賜也。扶植之俾勿壞，爲邑人他日賜於無窮者，允賴後之人。猶之水焉，澄而清之惟難，撓而濁之易耳。吾懼其弗永于清，將復爲民病也，願子爲我誌之，以告來者。」余曩嘗督斯役

于烏傷矣，畝量步會，閱三歲而後成，旁視他邑，猶有窘步其後者。今君成百年之曠於數月之間，上下怡然相安，若未嘗有所作興者，余固不足擬其能也。鄭子產非能者耶，其始執政也，民怨其伍我田疇，而謗讟並興，遲以三年，而後頌歌之。君乃致速若是，方且切切焉引慮逆顧，爲經久之圖，以利斯邑，然則君可謂能而仁矣，余何敢不爲邑人誌之？繼自今，令之來斯邑也，披斯圖也，按斯籍也，毋玩其成而易之也，毋耻其隨而桀之也，毋付之吏手而蠹毀決壞之也，則官無虧賦，民無橫輸，上佚下熙，俾常熟永爲浙右佳邑，而焜耀言游舊里於千載之下，顧不休哉？君少登儒科，有志當世，施于邑政，寬猛有則，不震不悚，載籍頓清。廼創義役以息訟，修廟學以明教，一邑之內，百廢具舉，耳目煥新。蓋疾病既去，精神既復，而後衣冠儼然可整也。然吾聞，賦役之不均者十邑而九。令而有意于民，求君之所以易于成者而深思之，徼行之，則是役不患其難，而百姓庶乎有瘳矣。然則余之誌也，豈徒爲常熟邑人而已哉！嘉熙二年秋八月，朝奉郎、右文殿修撰、新知寧國府杜範記〔七〕。《清獻集》卷一六。又見《重修琴川志》卷一二，康熙《常熟縣志》卷二五，《海虞文徵》卷一〇，《江蘇金石記》卷一七。

〔一〕《琴川志》等題作《常熟縣端平經界記》。

〔二〕「額」字原脫，據《琴川志》補。

〔三〕和買，右引作「折買」。

〔四〕「爚」字原脫，據右引補。

〔五〕諗，右引作「求誌」。

〔六〕燭：原作「某」，據《琴川志》改。

〔七〕「嘉熙二年」以下原脫，據右引補。

郭孝子祠記

表孝行間自唐始，此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風俗焉者也。宋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若稽舊典，修崇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令轉運使采訪以聞。至道二年，台州黃巖仁風鄉士庶陳贊等四十餘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琮，年七十四，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遠妻子，寢處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之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勸勞，用祝母壽。張氏今已一百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強，里黨異之。縣以聞于郡，郡聞于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二〕，嗟賞良久，遂奏于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其科役。嗚呼，以一匹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燿，使窮閭陋居，突兀改觀，邑人仰首，瞻敬稱歎。喑喑，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時久制墮，地蹙宮庳，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幸其祠尚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偕其季孝溥、孝榮、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侈舊章。鄉之士友屬余爲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於詩書，皆可覆視，未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齡者。郭氏之

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余應之曰：人性之孝，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而此性之真未嘗異也。世之痼於質而氣暴，牽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遺之憂者，往往而是。如郭君者，非得於父師之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者，固將無所不爲。此念一存，天地鬼神臨鑑森列，感通之道，豈不在茲。夫孝，心爲上，禮次之，使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略其禮，豈以詩書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翼然，人之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顏之意，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於風教，豈不大哉？遂爲之記。《清獻集》卷一六。又見《赤城集》卷九，《三台文獻錄》卷三。

〔二〕耐：原脫，據《赤城集》補。

東倅廳題名記

嘉熙四年二月

郡置丞尚矣，本朝選尤重。按《宛陵郡志》，特添差釐務自張點始。其後置廢不常，廨舍亦非舊觀。余始至，見子城之內，環府治爲官舍者三，問之，其北于郡門者爲州鈐廳，又北爲通判北廳，直西南爲南廳。問添差東廳，則舊稅務，直子城之北，雜于民廛者是也。夫鈐，兵官也，間于守貳，非順也；通判，郡貳也，下居冗務，非稱也。弗順弗稱，不可以政，予切疑之。尋翁君濟可以添差侍母來，斯時劇

暑，徙寓南廳，以便清養，僂焉靡寧。乃考舊志，訪故老，蓋東廳在府治西北，開禧罷添差，虛其治。會鈐至，於郡守有連，假之居，因而不歸者三十年，或襲其壁記，以湮其跡。人見其爲州鈐廳，而罕知其爲通判東廳也。自端平復置倅，郡無以處，即稅務而治焉，人固謂之通判東廳，而又知其稅務也。翁君一日謂予曰：「官居雖等傳舍，苟有志於其職，非其處弗處也。鈐廳之爲添倅廳，載籍明甚，釐而正之，於政爲宜。」且嘗以語余。余喜曰：「是余志也。郡帑廩雖虛，不敢靳。」鈐所居僅數椽，其他棖棟敗撓，室堂墜荒，凜凜欲壓。君是度是營，以葺以新。鳩工蒐材，程役督成，端其傾，完其弛，增其闕，飾其陋。雖一店一楔、一瓦一甍之用，必身視而親會之。經始於己亥冬十一月，落成於庚子春二月。聽事之高明，燕居之淨邃，下而庖湍褻委，渙焉悉備。於是體統以正，觀聽以愜，而官府增壯矣。嗟夫，物之廢興，地之顯晦，有數存焉。執道以御數者人也，委道以任數，人不立矣。一添倅舊宇，廢壞湮晦於三十年之久，而振興光顯於二三月之間，人耶？數耶？翁君之才之志，於是亦可以槩見矣。既訖役，魚軒奉親，登堂笑娛，以寢以處，安若素居。乃閱故牘，自季某上之，得其姓名五人，繼季而下，書歲月于壁。余故識其顛末，詔後人，俾勿忘。《清獻集》卷一六。

寧國府增建韓文公祠記

載考舊聞，追隨往哲，像而祠之，以植聲教，行于有司，非飾具崇美也。謝公嘗守是邦，風流遠

矣，李仙相望數百載，游於斯，歌於斯，其媲美並祠也宜。邦人讀二公之詩，載瞻遺像，肅容知敬，然昌黎韓公就食之地，而祠顧未及焉，何耶？客有爲余言者，余亟閱其書，如《復志賦》、《歐陽哀詞》，第曰「江南」，而《示爽》詩首指郡名，蓋是邦公有別業在焉。其祠尚闕，豈昔人偶未之考耶？公之文詞，上接先秦，爲千載模楷，余未暇論；視其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孟軻氏而無傳，非確見道統，何能截爲定論若此斬斬也？窺前靈，超孤舉，講習是專，實昉乎是。其痛抑釋氏，以續七篇之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後學聞風師仰。而是邦未祠，豈非其所大闕耶？功在斯文，宜祠于學，已列從祀，或謂匪宜，遂即謝、李之祠而三之，俾邦人敬事，久久無射。像既成，率郡僚酌酒奠拜，且爲歌以侑之。歌曰：大原自天兮匪人曷傳，孟氏既沒兮寥寥千年。卓有人兮鉤深纘玄，豈無詞華兮孰究淵源。絕彼羣飛兮矯翮孤騫，以道自任兮力與孟肩。異端辟易兮聖緒昭懸，祠之斯堂兮光溢二賢。敬亭之岡兮連綿，宛陵之流兮縈旋，有翼其臨兮儼然。瞻遺像而讀遺編，嗟此邦之人兮其毋怠愆。《清獻集》卷一六。

宛陵道院記

宛陵古佳郡，昔予蒙恩假守，嘗登雙溪疊嶂之閣，望敬亭、麻姑之山，誦明遠、太白之詩，爲之豁然，心舒目明。披遠抱以夷猶，慨前哲而興起，固已忘其冥頑，無以稱斯敬□□，而悒然自愧。

會城析事嚴，排紛鎮騷，幸以輯寧，而予已被召命行矣，興廢起仆，悉所未暇，況土木之事乎？越一年，實齋王公遂實來，闡朱子之學，脩明德之教，正躬以厲俗，敷訓以崇化，節用以厚民。而又力請于朝，用楮以寬征輸；博詢于衆，括田以均賦役。利興蠹除，民用大和。暇日，周視公宇，清涼堂之後敗屋數間，棟欹桷墮，上陋下庳。爰命經度，撤而新之，扁曰「宛陵道院」，以書諭予爲之記。予謂老氏以清淨無爲爲道，江東西之有道院，豈非以其民淳訟稀，可以優游無爲而治之耶？公之有取於斯也，又豈非以其清涼高爽之地，可以澄慮怡神，而與上下相安於無爲耶？不然，其何以名？亟移書質之，公之言曰：「老氏之道，非吾所謂道也。道者，天下自然之實理，體物不可遺，而所以行之者人也。拂其自然，紛擾而爲之者，固不足言道；聽其自然，苟玩而不爲者，亦不足盡道。吾守是邦，理是民也，自一心一身之微，推其政治之大、事物之細，固求無一之不知所止，而有得焉，將以盡斯道也。而身之所處乃廢而不治，其何以肅觀瞻、養敬義？安陋玩圯，道之苟也。是役也，予豈效世俗佳土木者哉！」予嘗讀朱子之書，而有志於斯矣，聞公之言，反而思曩昔之在宛陵也，苟焉因循，道之不盡也蓋多。而公以實學爲實用，撫摩瘡痍，振起痿蹙，又以力之餘一新棟宇之敝，揭嘉名以見志焉，其庶幾於盡斯道者耶。溪山之勝，殆不落寞矣。吾將見公舉斯道以授天下，於斯郡也何有？遂撫其言而爲之記。《清獻集》卷一六。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三。

〔二〕敬□：《三台文獻錄》作「職」，無缺文。

黃巖縣譙樓記

淳祐三年六月

黃巖爲浙東壯邑，其治當舟車之會，占江山之勝，有民物之庶。方岑崇崇以鎮于東，松巖嵬嵬以峙于西，澄江汨汨以經于北，而山于江之北者，浮嵐聳秀，十里一碧，蔚爲奇觀。其南爲委羽之山，委蛇蜿蜒，介乎群峰，隱然有卑不可踰之勢。如虎之踞，如鳳之集，其融結巧特，實爲衆山之宗，爲黃巖之望。古人審面勢以畫井邑，豈苟云乎哉！由其外而觀之，若偉然衣冠，儼立兩旁，而擁所事也。由其內而觀之，若燕豆肆列，設寶篆而在其前也。縣樓與山直，草木可數，光氣相接。自市居競侈，棟宇爭麗，萬瓦突兀以障其前，而班詔之亭又障之。且楹桷蠹隳，垣甃圯闕，而扁額亦曠落不存。令往往苟歲月，賦輸而不暇問。黎君領斯邑，入其治，見其閭閻，而心陋之。既而登樓以望，方岑、松巖翼于左右，江北諸巘崎嶇獻狀，獨委羽僊宅，乃睽隔而不得一睹也，心益陋之。欲易之，未暇。一年，訪民疾苦，心惻手摩，未忍於役。二年，浚河疏閘，民以不病，役而忘勞。三年，爰議經度，爰命梓人圖畫其制，高下以稱。庫者崇之，壞者新之，闕者苴之，圯者築之。仍班詔之舊，易爲疏櫺以環之，其矮屋之在左右也撤之，求名筆篆額以揭之。其址三丈有二（二），視舊加三之一；其樓三丈有尋（三），視舊加六之一。爲工之數，二千有奇，爲費之數，錢以萬計者五十餘，米以斛計者百。皆取諸銖積粒儲而用之，毫髮無資於民。屬鄉之士葛元善、阮應龍董其役。鬻材鳩工，無抑取，無靳予。故其具也備，而民不知；其成也速，而民滋悅。經始於淳祐二年冬十二月，竣事於三年春三月。

樓成，上入青冥，按群宇而下之，如翳斯豁，如壅斯達，憑高敞以納空明之秀，據虛曠而挹仙子之風。於是古人審面勢而畫井邑者，一覽而盡得之矣。黎君走書來言曰：「是役也，幸邑人之不我非也。夫子居是邑，將不非邑人之不非我也，其爲我誌之。」余居北山之趾，去委羽十里而遙，拳石擁翠，撲撲可即，而比屋之間，短簷之下，曾不得牽箔推牖而飫茹之，使之偃蹇而莫吾就也。顧邑治之所拱嚮，亦委之形格勢禁而不相顧耶？且是役也，俟農隙而始興，時也；先成民而後舉，順也；約己以足用，節也；征斂不下及，惠也。一役而四美具焉，是亦可以書矣。且黎君當旱澇於頻年，困賦輸之交迫，裁撙有度，帑廩不耗，其蓄之餘，唯公是圖。而益修古人必葺之規，以嚴官府，以新民瞻，以開風氣，以振華采，是又可不大書之，以諗後之人耶？余將東歸，尚能登高以賦，與邑人歌頌賢尹之德之政，君固已結綬登畿矣。或有欲調茲邑者，幸爲言，雖巖也，非難也，其毋憚。君名自昭，字某，西川人。是歲六月既望，具位杜某記。《清獻集》卷一六。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三，《赤城後集》卷二。

〔二〕〔三〕丈：原作「尺」，據《三台文獻錄》改。

陳氏本價莊記

余自少聞同邑里陳君尚誼樂施，忘己爲人，築河隄，甃江滸，凋年食餓，方春掩骼，皆爲人所難

者，而本價莊之立爲尤偉。蓋吾邑土廣人稠，厥田作斥鹵，歲入鮮少，積粟者且數洩之他境。豐年猶靳自給，比少不登，輒以艱食告。君名田甲於縣，惻然曰：「古人言，千斛在市，市價自平。吾今度吾餘已足，若但規商賈之利，而坐視人殍死，可乎？」乃會其家所入，除供公上、給賓祭外，贏斛幾萬計。當粒米狼戾，則謹窖藏，絕商販；一遇艱糴，則傾困以升斗糴，率減市直之半，環邑數千家日仰給焉。於是凡廩之閉者發，價之昂者抑，人不病饑矣，歌於道，祠於社，總總也。君垂沒，分畀二子龜齡、壽齡田各十頃，爲衣食費，餘悉以備本價之需。索筆書千餘言，以古道訓敕子姓，至此一事，則丁甯再三，俾世守之。噫！若君於吾邑，可謂有任恤之恩矣。龜齡亦善承先志，方將築困倉，厚儲蓄，圖所以廣厥考之成規，邑人蒙賴未已也。既乃請於予曰：「先君有治命，龜齡不肖，朝夕奉以周旋，罔敢墜失。顧恐後之人不知是莊成立之艱，而求以自便其私，則龜齡異日將無以見先君於地下。先生知吾先君者，願識其事於石，吾且刊先君遺訓於石之陰，庸詔諸子若孫毋敢怠。豈惟龜齡一家之幸，邑人之願也。」嗟夫！吾每見世之爲富者銖較錙取，厚自封殖，視他人之飢，若秦越之相視，漠然不以怵諸心。非不爲後人計也，已而癡子騃孫從耳目之欲，侈用無節，向之所積，蕩如燎毛，莫敢憐之者。何哉？富者怨之府，而欲專之，其禍宜至是。今君家厚施而不求報，又曲思爲垂遠之謀。爲善者有後，吾見君之子孫蕃衍盛大，而是莊可以久存矣，又奚假余言爲重？雖然，子而欲徵余言，豈徒爲爾子孫勸哉？近而鄉鄰，遠而郡邑，必有聞風而倣倣者，則君之流澤無窮，而余之言庶有助焉耳，故不敢以陋於文爲解。君名容，字益之。龜齡字與智，勤學尚賢，或者其昌陳氏乎。初，君歲出

緡錢千收粟於秋，而以本價發糶於春，遂以名其莊。今模畫雖非疇昔，而名尚仍其舊焉。《赤城集》卷一二。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三，嘉靖《太平縣志》卷五，同治本《杜清獻公集·補遺》。

蔡家墓記

武學博士蔡公鎬以才名氣節被遇阜陵，余時方束髮，以未之識也，而與其從弟江山征官禾同學。武博沒二十餘年，余登戊辰進士第，始克拜其像於堂，乃識其子新寧令淑兄弟。淳祐二年，余僉書宥府，禾之弟鉛以供檢《武經要略》爲余屬，因知蔡氏之事爲詳。蔡本出於晉侍中謨，散居台、溫、閩、建者不一族，今之散居於台者皆是族類。而名午者，唐中和間自邑之來遠鄉贅於白山尹氏，因家焉，是爲白山蔡氏始祖。午死，葬靈伏山之原，午之子師路、師路之子邽、邽之子希實亦葬焉，故里人名之曰「蔡家墓」。墓之側有田百畝，以爲贍塋，垂白之老，始齒之童，悉能指而言之。岡阜複縈，林木蓊茂，陰陽家謂子孫實宜昌衍。自午至武博蓋十有二世矣。武博之亡，蔡氏稍弱弗振。里有陳姓者有其墓傍之山，并欲包其墓，蔡聚族訟之，不能勝。其四世八豕雖歸然其中，榛荆蒙翳，蹊隘湮沒，春秋祭享僅能穿塹而入。陳未幾而家廢，山乃歸何氏，蔡墓從而歸之。會何營他山，與前上虞尹趙安臣之山連壤，何欲成面勢，即所買陳氏之山來易焉。三面既成券，獨此一面不肯割入趙，蓋蔡家墓也。新省倉門趙直溫，安臣之季弟也，謂安臣曰：蔡氏櫝松荒於陳久矣，天方厭陳，何乃強之而弗

悟，此吾黨所共憤也。今何以易山來請，蔡氏將定之矣，其殆假手於我乎？」安仁於是捐竹園數畝與何冢相直者以易之。直溫犯雪跨鞍，親往分畫，何意大滿。安臣既得蔡墓，即以歸之蔡，不責銖黍之償。其入墓之徑素屬安臣者〔二〕，復以畀之，由山之麓至墓虛墳八塚長百倍。嗚呼，趙之德於蔡宏矣！夫蔡氏始興之祖之墓，湮於強鄰，展轉幾年，爲子若孫者其幾，無以見其先於地下。一旦晦斯顯，室斯通，歲時展省，衣冠雲集如疇昔，趙之德於蔡宏矣！昔夫子遇舊館人之喪，脫驂以賻之，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安臣襲緒考亭，上溯洙泗，川渟岳峙，韓韓華鄂，絕俗之義，固其問學之餘功。今也雖曰舉蔡物而歸之於蔡，其視脫驂、所謂於我殯者同一意也。方陳之強也，何有於蔡，陳不一傳，復還其舊，栽培傾覆之道彰彰若是，人猶不力於爲善，何也？余以是知蔡氏尚長，而安臣之德與之相終窮矣。鉛與其族以記余屬，故叙顛末，使刻諸墓，以詔方來。安臣名希悅，直溫名希禩。

〔一〕「者」字原脫，據嘉靖《太平縣志》補。
〔二〕「者」字原脫，據嘉靖《太平縣志》補。又見嘉靖《太平縣志》卷八，同治本《杜清獻公集·補遺》。

黃灝傳

灝字商伯，南康軍都昌人。自幼敏悟強記，與仲兄頤肄業荆山僧舍，玩閱窮晝夜不懈。一日別

去，僧曰：「子之寢處，與余鄰壁，閱三年，寂若無人。靜重如此，他日當顯貴。」自鄉試登太學，擢進士第。爲袁州教授，再調隆興府教授。訪禮賢士，訓勉諸生，增創齋舍，學政大舉。當路賢而交薦之，知德化縣。首興縣學，葺濂溪周敦頤書堂，凡關於教化者，孜孜行之不倦。輯稅籍，明銷注，寬期以催，人皆樂輸。歲旱饑，覈民籍以行賑給，選邑士以公輸分^(二)，區畫周密，實惠徧敷。其所行，州家悉下于旁邑，人之被全活者甚衆。又以德安稅重，宜均之，逃閤武寧創收山稅宜罷，言於帥王藺，悉從之，二邑以寬。藺與漕劉穎表其治行于朝，除登聞鼓院。光宗踐阼之初，天下望治，灝當對，首以天德剛健、絕聲色嗜好之惑爲言。遷太常寺簿，議大臣喪，據古不撓。再對，論和買折帛等弊甚悉。又論今之風俗禮教廢闕，士庶之家冠昏喪祭皆不復講，請勅有司於《政和新儀》內掇取品官庶人冠昏喪祭儀刊印頒降，仍許采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除太府寺丞，未幾出守常州，陛辭奏言，願詔中外各條民間利病來上，或損浮費，均有無，虧有司之吝^(三)，罷行之。到郡，勤政節用，各縣置二歷，守令親迭書其上，吏無宿其姦。歲大旱，亟舉荒政，討論德化已行而未備者，悉推行之。尋除本路提舉，以一路之責彌重，往來周歷，未嘗寧居。在官凡四閱月，而六至常、潤，發常平等米以應諸郡者五十餘萬斛，緡錢僧牒不與焉。至秀州，海鹽饑民伐桑柘，毀屋廬，饑殍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促逋欠，見之蹙然，曰：「是不上負德意耶？近有旨倚閤旱傷州縣，如夏稅秋苗，固當蠲放。」遂奏乞併秋苗倚閤，命未下，慮無以解倒垂之急，遽榜行之。於是言事者罪其專輒，移居筠州，命復寢，止鑄兩秩^(三)，而卒從蠲閤之請。罷歸故里，幅巾深衣，徜徉廬阜，

時乘隻耳騾，緩轡徐驅，若素隱者。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勉就道。入境，供具一不受。吏事老而益釐，民情遠而加親。漕計素狹，諸郡仰焉，計度均用，期於兼足。引年告老，不許，移廣東提點刑獄，又請，得祠以歸。感疾久之而卒。灝性行端詳，志拔流俗，學問必審師友淵源之正。事親、從兄、處己、酬物，秩如也。建安朱熹守南康，灝登其門，執弟子禮，問難商確，豁然有契于心。自是書問往還，疑必質之，多所許可。嘗復書曰：「深憂先師傳付之旨至此遂絕，今得來問，乃知此道猶有望也。」聞朱熹訃，爲位哭之哀。時僞禁尚譁，其徒或有聞葬而不敢訃者，灝單車僦篋，扶曳千里，既卒葬，徘徊不忍去者旬日。長子杭，奉母爲浙西總所幹官，卒于官所。其弟括爲建昌軍錄參，聞之，恐爲母憂，且扶護之乏人也，即棄官謝事而往。其審輕重之義明決若此，抑可見其家傳之懿云。《清獻集》卷一九。

〔一〕輸：同治本作「勸」。

〔二〕「虧有司」句：疑有誤。

〔三〕止：原作「正」，據同治本及《宋史》卷四三〇《黃灝傳》改。

全宋文卷七三五四

杜 範 一四

王藺傳

藺字謙仲，淮之廬江人。擢進士第，爲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所至能於其職。除武學諭。孝宗皇帝幸兩學，藺迎法駕，立道周，帝目而異之，命小黄門問之姓名，自是簡在。遷樞密院編修官，輪對奏五事，其一言：「絕左右之毀譽，而來衆正之言；杜權幸之請求，而行大公之道。勿使如牢梁、五鹿充宗、貢禹、匡衡之結交石顯（二），勿使如柳宗元、劉禹錫、韓泰、呂溫之附麗王叔文。」其二言：「今之從官，他時執政，豈容任非其人，進不以道，脂韋患失，尸位獻諛。知人主之愆違，而未嘗有正救之言；睹朝廷之闕失，而不聞有論列之疏。專求瑣細，以備對揚，唯恐一事之背時，一言之忤意。蘇軾有言：『爲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願明示德意，訓飭從臣，革偷諛之風，作忠直之氣。」其三言：「貪暴之吏，權剝侵漁，以

羨餘悅朝廷，以賄賂結權要。托名獻助，而恣貪饕；征利斂財，以釣官職。或超居侍從，或擢爲監司。雖執政典藩，亦且效尤市寵。至於中外兵將，沿邊帥守，權要販鬻，皆有主名，狐鼠依託，氣焰赫然。羣小爭趨，其門如市，請求必獲，如探諸囊。縱使彈擊，不過罷免，經營擢用，旋即如故。儻去貪暴，如比者斥胡仰、許子中之徒而不用，追周極、韓杓之命而不行，允合人心，聞者稱快，庶幾齊威王烹阿大夫與左右嘗譽者之爲也。」其四言：「淮爲江浙藩籬，民爲藩籬根本，豈宜興無益之役，而自搖根本？無益之役，今有三焉：和州、泰州開河填河，一也；定山創建牧馬寨，二也；沿江州郡燒六合城磚，三也。《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願圖不見之怨，思蕭牆之憂。」其五言：「近年貴戚，特旨除授，頻撓朝綱，專徇私欲。昔王旦不許其兄子舉進士，與寒畯爭^(二)；至其終，子素猶未官。陳執中爲相，其女爲壻求官，執中以爲非房奩中物，而不與。豈可壞公道而不恤人言？」讀未竟，帝喜見顏色，明日諭大臣曰：「王某敢言，宜加獎擢。」遂有宗正丞之命。尋出守舒州，陛辭，奏疏言：「陛下任賢去邪，而臣下猶有附麗之行；聽言納諫，而臣下猶有諂諛之風；循名責實，而臣下猶有苟且之習；清心寡欲，而臣下猶有聚斂之政。愛惜名器，而不能止予奪之偏私；總攬權綱，而不能絕左右之毀譽。大綱不舉，而詳法是備；誠意不孚，而虛文是崇。吏治苛而民勞，軍政乖而士怨。諸路置丞受^(三)，而開士夫交結之路；諸軍置丞受，而爲監司遙領之名。如此之類，皆今日事之未得其正者。欲事之得其正，莫若來切直之言，以通下情。今有爲切直之言，則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皆指以爲求名，求名之說一聞，而陛下不復

知天下之事、姦邪之跡矣。夫士不使之趨名，而使之趨利乎？名者，聖人所以綱維萬世，而奔走天下者也。聖人知夫區區爵祿刑誅有不足恃，而後爲之名，曰名教，曰名分，曰名節，曰名義，曰名器。凡加之以名者，天下視之以爲防範，雖姦雄睨之，而不敢有輕心焉，上之人乃欲自輕之乎？」又言：「立國大務，在民與兵。民者國之根本，兵者國之爪牙。欲得實惠及民，莫如寬卹州縣，使戶部勿急迫於內，轉運勿急迫於外。欲結士心，以張國勢，當使主將恤偏裨，偏裨恤行伍。庶兵民不致俱困，而根本、爪牙兩得之也。」又言：「舒州鑄鐵錢，歲以二十五萬緡爲額。城中置監，去江百里，灘磧淺澀，鐵岸不通，悉市於民，不堪其擾。乞與減額，無使重困。」帝曰：「卿議論峭直。」尋降御筆：「王某鯁亮敢言，除監察御史。」時相趙雄除帥成都，即上疏言：「蜀去朝廷甚遠，祖宗未嘗用蜀人守之。今雄在相位累年，水旱相仍，公私交病，災變屢見，乃全身而去，復捐全蜀，以便其私，無乃不可乎？」帝從之。既而搏擊屢上，人所難言，奮不顧身，任怨無忌。兼崇政殿說書。一日，帝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四〕，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盡疑天下之士。」退，上疏言：「陛下聖學日益，盛德日新，乃以德宗自警，既往之悔，想所欲聞。有以宮僚攀附而登輔佐者，貳陛下精一之心，汨陛下清明之德，而外戚始用，而武臣繼之；武臣用，而財利小人、誕妄附麗者又繼之。引類援朋，非貪即鄙。蓋群臣誤陛下，非陛下本心，何必自疑，而恐有德宗之弊也？德宗之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聚斂財貨。今朝廷再置宣撫，而軍帥再逐之；武臣無攻戰之勞，而以節鉞寵之。自曾懷

以財用交結而取宰相，吳淵、陳峴、蓋涇之徒以聚斂而取侍從，近又有以聚斂而厠版曹者。至於委任之弊，害政尤大。秦二世偏信趙高，梁武偏信朱异，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唐憲宗偏信吐突承璀，可不監乎？」帝嘉納之。遷起居舍人，奏疏言：「二三大臣當同心協謀國事。某事可行，某人可用，則相與請而行之；某事宜罷，某人宜黜，則亦如之。若面不相規，背輒互毀，蓄縮首鼠，非所望於大臣。」又奏疏言：「連歲星變，熒惑、太白，多爲兵占。頃者湖南之郴寇，江西之茶盜，二廣之妖賊，沉黎之小醜，丹陽之饑剽，寧國之凶謀，幸而勦殄，宜豫備禦。又三陽用事之時，日中有黑子蔽明之異，殆踰兩旬。二月三月之交，風雨霰雪，踰旬不解。變不虛生，當知警懼。君之用人，善則爵之，惡則棄之，今不問其才不才，因緣私恩，寵以公器。如錄用舊學之臣之家，而某人某人一時同命，衆論駭然。貪汙已著，畀以郡寄，臺諫論列，反令監司體究，監司又畀之。由是州縣貪沓尚多，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殆廢繳駁。內侍鄧從義死，賜予直萬數千緡，而步軍司兵人貧乏，至於爲盜。內官、醫官、樂官賜予之多，服用之侈，遷轉之易，聞諸市里，簇談竊議，謂今最樂，莫如三官。其憤怨也深矣，可不思警懼，而有以正之乎？」又面奏言崇觀間章、蔡之徒變國事，馴至犬羊亂華之害〔五〕。帝聳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磊落落，惟卿一人。」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入謝，奏疏言：「臣向者將命使虜〔六〕，往來中原，有黍離麥秀之感，因思中原之亂。蓋其始也，兆於法度之紛更；而其終也，成於忠賢之放逐。由是朋黨之論日堅，邪枉之類日熾，是非之真日亂，威福之柄日移。國家之亂，於此乎成。自是而後，賢人君子不復可以容身於朝，姦佞得時，閹寺壞政。聰明壅蔽

於上，而下不敢言；億兆怨讟於下，而上不得知。天下之勢，一旦潰決，至于今日。陛下聖略神謨，昭灼理亂，而外攘之效未若周之宣王，今日內修者猶有恨也。」帝覽疏，批問內修之道，再奏云：「今日急務，天下大計，在於教化未孚，人才未得，民力未寬，兵勢未強，財用未裕，有僭侈之習，無廉耻之節，守宰之貪蠹，征斂之苛刻，州縣之困匱，官吏之煩冗，失將士之心，忘戰守之具。陛下雖欲爲宣王之功業，而未修宣王之政事；雖有宣王欲爲之志，而未見有如申、甫、方、召能爲之臣。願廣求人之力，盡用人之道〔七〕，使才各當職，人各自竭，政事修飭，紀律赫張，然後惟陛下所志。」時旱暵求言，詔中外條上闕失，藺奏言：「今巨貪大猾，爲民蠹、爲軍蠹者，安意肆志，坐享爵祿，彼其始何自來哉？前者獲焉，後者效焉，風俗波蕩，漫不可收。故尋躡他蹊，依附餘熱，以假借竊取者，今猶紛紛。人言不平，則其心之不悅可知矣。人心不悅，則必傷害和氣，故上天譴告，災異重仍，星辰失行，旱暵爲虐，閭里疾疫，人民流徙。此豈可歸之於數，蓋必有召之者也。」除禮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因講《周易》徹章，帝言其難，藺奏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二年，而《易》方終帙。蓋經筵進講，月不過二十餘日，或視朝對班，多不及御講殿，則又僅半其數。臣謂不御講殿日，宜令進入講義，清燕覽觀。如此，庶幾講官皆不廢職。」帝喜曰：「慮不及此，卿言是也。」又上疏言：「風俗靡靡，激昂奮厲之氣不能勝軟熟偷惰之習。廟堂之上，不過酬酢節目，而皆非大務。監司郡守聚斂無藝，國家之元氣、政事之大本、民生之司命，皆不及講。武爵超越，人皆輕易，當謹名器，以爲激勸。」御筆：「謀選監司，欲得剛正如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鄭僑、林大中等八人，乞賜擢

用。又奏言〔八〕：「人才之趨向，視一時所用如何。今朝之職事官，號爲收才養望之地，而齷齪循默、衰病昏聩者居之。六院四轄，本以擢縣最、備臺察，而多舉情故，專收掊克。六院架閣，率是庸懦，至於剛毅特立、不屈於人者，則往往憚其見用而屏廢之。用舍之勢，必有以鼓動天下，然後可以得人，爲邦家之光。」又奏言：「貪刻之政尚多於州縣，愁歎之聲未銷於田里。廊廟私意，未能一除授之論；臺省要任，未能罄繩駁之公。朋比將成，蒙蔽有漸。苟賤之行，士人不羞；贓墨之風，大吏不革。人思僥倖，網復闊疏。昔康澄爲後唐明宗言國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願陛下思康澄言，六畏漸去，而五懼以銷，人之意也，天之意也。」帝爲之改容聽納，明諭以大用意。會以母憂去國，服闋，除帥江西。不期年，召還，除禮部尚書。甫踰月，除參知政事。未幾，孝宗內禪，光宗即位，除知樞密使。光宗厲精初政，而公亦不存形迹，除目或從中出，有未愜人心者，公輒留之，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之，以爲不可。因應詔，奏言：「天下之治無他，其要在君志之先定，願陛下先定聖志。國之所恃者，曰民、曰兵、曰財、曰紀綱、曰版圖。今民窮，兵冗，財乏，紀綱廢弛，版圖未復，甚可畏也。儻聖志先定，則事事一新；志不先定，則日復一日，天下事去矣。」條列八事上之，一曰擇邊帥以責久成，二曰越繩墨以收奇傑，三曰懲姑息之弊，四曰儲三衙將帥，五曰止絕內降，六曰貴重武爵，七曰罷額外軍官，八曰去御前祇應名色，皆當世務要。援引祖宗成憲，請遵而行之。疏入不報。諫臣論之，以罷去。起帥閩，改祠官。易鎮蜀，不就，復領祠，除帥江陵。寧宗嗣位，易鎮湖南。久之，臺臣論罷歸里，奉祠者七年，微疾而薨。藹氣貌魁岸，才量軒闢。初受知孝宗，感激殊

遇，每有論奏，輒盡言無隱。凡將相近臣、大帥巨閹，不協于法，悉抗疏極論。旁觀懾氣股栗，而藺山立不移。事無大小，造膝密啓，莫知何語，至有罷行，人始知之。一時聲望赫奕，雖庸人孺子，聞其名亦竦立起敬。嘗使金虜〔九〕，謂接伴曰：「兩朝歲遣使，南北通驩，北朝使者即南朝臣子，胡爲弗虔？請白諸北朝，凡遣使者，勿用儉人，無使如魏正吉、烏林答天錫、張九思之頡頏不恭〔一〇〕。」色正詞厲，接伴拱聽。公歸以奏，孝宗曰：「卿如此諭彼耶〔一一〕？」後北使來，問公起居，曰：「王尚書尚無恙否？」蓋其直諒剛正，雖夷狄亦敬畏之〔一二〕。一時君臣相得之盛，世所罕儔。其後卒以言者排詆去國，亦所遭之時然也。平生所爲文，奏議最多，傳于世。《清獻集》卷一九。

〔一〕匡衡：原作「康衡」，此是宋人避諱改，今回改。

〔二〕「寒」上原衍「韓」字，據同治本刪。

〔三〕承受：當作「承受」，即走馬承受，受皇帝命偵伺各地情況之官。

〔四〕有：原作「不」，據同治本及《宋史·王藺傳》改。

〔五〕犬羊亂華：原作「中外紛擾」，據同治本改。

〔六〕使虜：原作「北朝」，據右引改。

〔七〕「盡」上原衍「方」字，據右引刪。

〔八〕又：原作「及」，據右引改。

〔九〕虜：原作「人」，據右引改。

〔一〇〕魏：同治本作「醜」。烏林答：原作「烏凌阿」，據同治本改。

〔一一〕彼：原作「此」，據右引改。

〔一二〕夷狄：原作「敵人」，據右引改。

詹體仁傳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人。初後舅張氏，既爲之立嗣，乃復歸。始冠，第進士，調饒州浮梁尉。屢獲強盜，郡欲奏其功，謝止之。再爲湖州歸安丞。張氏祖母死，終喪，爲泉州晉江丞。梁丞相克家薦于朝，召爲太學錄，遷博士，尋遷太常博士。時高宗定謚，或謂宜稱堯宗，體仁言：「《諡法》雖有之，於古無據。且功莫盛於中興，沒而不彰，何以示後？請比殷武丁，謚爲高。」力爭之，議始決。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繼除左曹郎，湖廣總領，就遷司農少卿。剗革舊弊，軍餉饒足。諸郡積逋百餘萬，奏上，悉蠲之。時有逃卒千人入大冶，鑄鐵錢，亂幣法，體仁言於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若遲報，賊計行矣。」於是群黨亟壞，人不知警。召爲太常少卿。時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體仁深陳父子至恩，激廷臣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土，禮臣言本營思陵，自思陵而西，地勢益卑下，非所以妥靈也。宰相不聽，爭之不已。遷太府卿，即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罪以爭山陵事，罷歸，凡八年。徙雪川，諷詩讀書，悠

然自得。復龍圖閣、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曰：「是薄而小，不足以盡地力。」更造農具，爲圖授之，民以爲便。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領。戍卒聞其來，歡然相告曰：「復得吾父矣。」尋以病卒，召命適至，時論惜之。幼學于建安朱熹，沉潛經訓，徧考群書百家，朝夕誦說，本末條暢。其居官以盡職利民爲心。在浙西，開渠浚湖，以備水旱；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在湖廣，出百萬緡，以權楮幣，簸腐糴新，以美軍餉。在鄂，築武昌萬金堤。在桂，閣稅錢一萬四千，除雜稅朱膠八千。而所至未嘗以匱告。其立朝，密扶善類，進達人才。請於周丞相必大，疏納知名士三十餘人，後亦多顯擢云。《清獻集》卷一九。

蔡元定傳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異於常人，八歲能作詩文，十歲日記數千言。其父發示以《西銘》等書，既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且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自幼而沉涵其義，既長而辨析益精。時建安朱熹爲學者所宗，遂師事焉。年四十，不就科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律曆論薦于朝，召之，以疾辭。既而西遊襄漢，循淮渡江，道建鄴，經都城，朝之名宿無不傾倒。有欲言于上而留行者，即日命舟西歸。自韓侂胄專政十餘年間，指道學爲僞學，引繩排根，以傾善類，然莫敢誦言攻朱熹者。繼何澹、劉德秀爲言事官，輒上疏詆

之，且及其從游最久者。元定知不免，嘗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命下，謫道州。親故送別，酒酣賦詩，有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至道州，來學者漸衆，元定憂之，曰：「神人惡衆，吾殆不免也。」與諸子書，戒以死生有命，訓其自脩，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一日，謂其子沉曰：「爲我謝客，且安靜俟命。」凡九日，命移寢正室而卒，時慶元四年。後九年，侂冑誅，始贈迪功郎。元定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而尤精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制、度數。凡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讀者，一見即解。朱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今不復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氣節略》、《脉書》，傳于世。叙正邵氏曆法，未就。子淵知方，沉、沆能卒其業焉。《清獻集》卷一九。

梅都官祝文

五緯聚奎，昭宋文明。是生儒宗，發文之萌。先生與歐，佐佑六經。二蘇、黃、陳，俱遜老成。

如剖太極，初睹日星。如世瞶瞶，初聞雷霆。使頌宋德，我將維清。郎闈鬢霜，掩鬱芳聲。獨留篇章，玉振金聲。我懷先生，景山與京。昔誦其詩，今拜其塋。道不徇時，文不徇名。一酌清節，凜凜如生。尚饗！《清獻集》卷一八。

祭少監劉漫塘文

嗚呼！紛彼有生，間出爲材。充以其學，用世則宜。蹶弛不羣，若足有爲。詭御獲禽，殆失其馳。博聞多識，古人與稽。畫地作餅，慮難療飢。董葛不作，吾誰與歸。猗歟漫塘，斯其儔儷。受材于天，亦既瑰奇。刻意汗簡，鉤玄索微。慷慨論事，動皆中機。自任以重，毀譽不移。少年莫辦，纔露囊錐。厥聞四揚，薦墨交蜚。曷不華國，曷不論思。曷不鳴玉，密勿天墀。顧當盛年，牢閉煙扉。超然物表，山巔水湄。譬彼大木，絜之百圍。既繩既削，宜棟梁施。孰作室者，于彼道謀。乃棄弗視，而拾桷榱。端平親政，弓旌屢貽。天子徯公，扶顛拯衰。高卧不起，蒼生其咨。凜凜清節，終始莫疵。公豈矯激，果於世違。孔易者道，孔艱者時。嗚呼！公官雖拙，公德則巍。公身雖隱，公望則丕。施于家庭，井井怡怡。施于里黨，扞患賑飢。君子爲善，曰公我師。小人爲惡，懼公我知。潛孚默感，聲業振輝。較彼在列，孰成熟虧。嗚呼！四海茫茫，同心爲誰。胡一見我，交臂不疑。三載尉曹，鍼疾砭癡。謂我可教，逢人說斯。我戇且懦，爲剖毫釐。佩公誨言，生死以之。二十年間，出處

差池。慶勞之牘，亟往亟來。屬我去國，僻居海涯。音問曠絕，浸逾二期。倏有來告，公病瀕危。謂當有間，繼傳其萎。或者謂公，憂世歔歔。痛心傷和，藥不可治。其有是耶，問天遠而。嗚呼哀哉！諸老凋謝，時事日非。恃有典刑，人尚不迷。百川橫流，砥柱屹其。今其已矣，人將疇依。我之哀慟，夫豈爲私。世道之憂，海內之悲。我叨誤渥，出守江圻。相望百舍，阻造總幃。束芻走爵，盡心矢詞。魂而有靈，尚其鑑茲。尚饗！《清獻集》卷一八。

謁諸廟祝文

某屬奉上命，假守是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時方孔艱，凜懼弗勝。惟神廟食茲土，依人而行，吏有否臧，神聽無爽。泣事伊始，遵式告虔。神其孚祐于下，使時和歲豐，而守得與千里士民相安於無事；某亦不敢負所學，以爲神羞。《清獻集》卷一八。

先聖祝文

某章句諸生，頃忝朝列，論事無補，去國東歸。聖天子未忍棄捐，畀以社稷人民之寄。維是不習爲吏，適際時艱，大懼弗克勝任，爲父師羞。惟先聖賢有言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某不敏，其敢不勉？泣事伊始，矢心以告。《清獻集》卷一八。

二僊亭祝文

維昔謝公嘗爲郡牧，淨練晴綺之句，迨今爲此城絕唱。後數百年間，謫僊來遊，凡所賦詩，於公亦多稱道。以謫僊志氣飄逸，孰敢望塵，而顧有取於公，則永平之體始出其人，愛慕可知矣。二僊並祠，纔自近歲。某切睹遺跡，企仰清風，泣職之初，一酌致敬。《清獻集》卷一八。

李參政祝文

某屬奉上命，假守是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時方孔棘，廩懼弗勝。惟神禦菑捍患，遺烈在人，廟食百年，凜如一日。泣事伊始，遵式告虔。神其孚佑于下，使時和歲豐，而守得與千里士民相安於無事；某亦不敢負所學，以爲神羞。《清獻集》卷一八。

社壇祈雨祝文

惟神佐天地以司民極，功與天地並。某視事方新，恪恭致叩。冀神以斯民爲念，請于上帝，沛然三日之霖，俾蒸民乃粒，某實拜神之德。《清獻集》卷一八。

東嶽祝文

洪惟東嶽，峙立乎天地之間，不崇朝而徧雨遠近者，帝之功實與天地並。某叨沐上恩，甫領藩寄，偶際常暘之久，深惟農事之憂。矧田未插蒔，民益狼顧，痛心疾首，吏莫急焉。齋心服形，祇告祠下。帝其爲請于天，亟施霽霑之澤，原野盈盈，人皆得服力南畝，以俟其秋，戴帝之恩，實維罔極。《清獻集》卷一八。

威德□□祝文

惟神肖象血食，年載采積。隨禱隨應，人蒙利澤。某沐天子恩，假守邦域。承流方新，偶值雨

闕。田未插蒔，民且乏食。憂民之憂，孰任其責？終歲所仰，始於今日。神其監茲，速加憫惻。雲霓四起，爲霖三日。十耦一耘，從事南陌。豐年可期，欣欣喜色。不惟守得以逃譴，而民亦終始戴神之德。《清獻集》卷一八。

城隍祝文

惟神受命於天，護是邦之疆土。守受命於君，亦承流于茲土。實與神相依，利澤乎黎庶。某郡符未合，常暘已遇；視事浹旬，人猶憫雨。矧田蒔之未敷，諒神必矜其無措。潔己齋心，矢詞以訴。冀神監是，沛然垂賜。三日爲霖，盈疇沾漬。庶乎豐年可期，而斯民也優游飽食。自今以始，世世其戴神之芘。《清獻集》卷一八。

承烈王武烈大帝李參政諸廟祝文

惟神有功於是邦，有德於斯民，所以廟貌而血食。某被命來守，蒞政方新，而常暘之暴，已幾逾月。惟農事不可緩，布蒔之愆期而閔焉，望雨之志，不勝其切且亟。伏冀鑑此衷忱，速垂霽霑之澤。耕者得以服田力穡，而庶幾乎秋成之獲。其誰不欣欣然喜色，而戴神之德。《清獻集》卷一八。

廣惠王祝文

某祇奉上命，來守此邦，事神治民，憂責攸萃。常暘作沴，農事愆期，人情皇皇，無所控告。惟神職司雨澤，廟食于茲，人所敬事，肯以守之不德而移災于民？秉此精誠，來叩祠下。願亟垂甘澤，大慰望霓，使耕耨以時，禾黍滋殖，豈惟守得以逭責，而神亦永有依賴。《清獻集》卷一八。

諸廟謝雨祝文

比以常暘爲沴，精禱惟勤，曲沐至仁，特垂甘澤，人均喜色，蒔插以時。靈貺難酬，寸心知感，恭陳潔薦，仰答真休。更冀霖雨繼增，常沾膏潤，農情大悅，普格豐穰〔二〕。仰戴采深，瞻依罔極。

《清獻集》卷一八。

〔二〕普：原作「晉」，據同治本改。

廣惠王祈雨祝文

某假守涇郡，適際常暘，時已中夏，苗猶未立。民命國脉，所關甚大。比嘗躬詣廟下，控伸憂禱。前月末已拜神賜。恭謝未幾，而亢旱猶昨，播植失時，民窮罔訴。大王以威德顯靈，廟食于茲者幾年矣，民生休戚，豈不聞知？切見數日以來，雲氣屢合，雨脚欲來，尋即開霽，若有阻于其間，使不得敷澤于下者。豈某之薄德不足以事神治民，某之精誠不足以昭格上下，謬政舛令不足以致祥召和而然耶？守有罪，殛而去之，神之職也。以守之罪而移災于百姓，將曠數十萬頃，而使之不得種，數百萬戶而使之不得食。神之聰明正直，恐不若是，抑豈此方之人所以尊事祈望於大王之本心哉？守之罪，其何敢辭，然大王於捍患救菑似亦失職矣。憂懼靡寧，稽之故實，祇迎神駕，屈臨府治，庶可朝夕躬伸禱祈，冀回威聽，以霑時雨之澤，以活一郡之生靈。而某將免于戾，亦惟大王之命。謹再詣祠庭，恪恭以告，神其鑑之。《清獻集》卷一八。

廣惠王祝文

某假守涇郡，適際常暘，時已中夏，苗猶未立。民命所關，凜凜旦莫。近者躬伸懇禱，已拜神

賜。恭謝未幾，亢旱猶昨，式按舊章，欲迎神駕，禱于公宇。方此戒期，而甘霖終夕，至于崇朝，莫不合爪瞻天，歸德于神。然雷聲一振，雨脚隨止。今圩田近水，僅可車灌，稍高之田，尚難舉趾。更旬日望霓，則山壠丘原，終於不植，民將焉粒，神將疇依？爲德未竟，厥有攸譴。豈某之薄德謬政，不足以致祥召和歟？抑某之秉誠不純，不足以昭格上下歟？某敢不省躬知懼，然百姓何罪之有？用是痛心疾首，再詣祠下，爲百姓祈哀于大王。惟大王威靈，爲一方尊事，幾年于茲，願毋以守之罪而移災于民也。尚惟念之。《清獻集》卷一八。

龍王祝文

惟神躍淵升天，變化無迹。興雲致雨，功用莫測。奕奕靈祠，奠一邦域。屬以常暘，禱祈孔亟。神之格思，隨賜甘澤。惜不爲霖，未徧疇陌。圩田少濟，山田尚坼。更冀明靈，念我矜惻。霈然滂沱，南畝洋溢。種蒔若雲，皆神之錫。迄用有年，戴德何極。《清獻集》卷一八。

社壇祝文

夏令已中，稻苗未立。民心皇皇，郡計岌岌。奔走祈禱，我是用急。神亦我矜，昔宵雨集。儻爲

三霖，應徧原隰。惜也遽霽，未之溥及。遲以旬時，種烏可入。維社主土，福我邦邑。垂閔歲艱，俾民乃粒。興起雲雷，掀揭龍蟄。既澤高原，亦利庠濕。百種懷新，人裕家給。《清獻集》卷一八。

廣惠王龍王社壇祝文

比以旱魃肆虐，歲事可虞，遍走百神，用祈甘澤。惟神不以守之始至未有德於民而厭棄之，爰鑑其衷，有禱斯應，興雲致雨，凡至再至三，而意猶未艾也。千耦一耘，西成可望，聊陳薄薦，少答洪休。更冀時爲三日之霖，高高下下，彌滿充溢，則戴神之賜，其永無窮。《清獻集》卷一八。

諸廟祝文

某昔焉閔雨，已拜神賜，芄芃黍苗，一稔可冀。忽睹蝗孽，飛空欲蔽，來也何從，去也曷戾。胡爲不祥，念之憂悸，豈非繆政，感召至是。人力易窮，捕之非計，匪藉威靈，曷殲噍類。禦菑捍患，抑神之事，痛心以告，鑑此精意，善保秋成，克終大惠。《清獻集》卷一八。

報賽祝文

天子季秋，大饗于明堂。上帝居歆，烈祖來格，神靈宴娛，克竣熙事。廼誕告于多方，咸秩羣祀。某屬茲假守，恪共以承，惟神昭答。《清獻集》卷一八。

祝文

某昔也來斯，上下焦然。今既數月，人情粗安。匪神之賜，曷緩憂煎。屬時多虞，寇擾淮堧〔一〕。流徙迸集〔二〕，蕩析可憐。豈無暴客，雜襲其間。道路隳突，驚我民編。勞之遣之，期靖里廛。惟茲凋郡，凜若濟川。神其終賜，俾無後艱。瀝情以告，念茲拳拳。《清獻集》卷一八。

〔一〕寇：原作「敵」，據同治本改。

〔二〕徙：原作「徒」，據右引改。

祝文

歲事足成，幸獲中稔。曷其至是，皆神之賜。惟時多艱，流徙載道，居民驚擾，奠枕未遑。神其相之，俾即于安，此邦吏民，實終拜神之賜。《清獻集》卷一八。

城隍廣惠祝文

某假守數月，未即于戾。歲功以成，民用不匱。匪神之賜，曷其至是。廼有群凶，悍俠流徙。薄城而屯，以數千計。縱火行劫，雷震田里。言言郡城，亦敢窺伺。姦謀自露，動輒敗殪。擒戮渠魁，脅從弗治。餘黨斂迹，一城增氣。官兵繼集，率聽風靡。招收已行，靖揣氛穢。赫赫威靈，遠近覃被。豈期小醜，敢此橫恣。剪之驅之，非人力致。官吏軍民，咸拜大賜。安不忘危，更祈終惠。此境寬憂，憂在境外。或有突入，又勞獮薶。惟神相之，克善後計。潔蠲歲祀，以報以冀。《清獻集》卷一八。

諸廟祝文

流離之衆，羣凶烏合。震驚吾民，凜凜旦暮。賴神之靈，陰驅勦殄，一郡以安。某假守于茲，敢不拜賜。潔蠲明祀，瀝忱以告，惟神其終相之。《清獻集》卷一八。

勾芒神祝文

於皇蒼祗，授職厚地。布宣木德，條達生意。俶載于耜，言興稼穡。歆我春酒，相茲豐歲。《清

獻集》卷一八。（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七三五五

岳 珂 一

岳珂（一一八三——？），字肅之，號亦齋，又號倦翁、東兒，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人。岳飛孫，岳霖子。嘉泰中初仕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嘉定中歷知嘉興府，司農寺丞，守軍器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錢糧軍馬。寶慶、紹定間累遷司農少卿、權戶部侍郎，總領如故。珂嘗居嘉興府治西北金佗坊，痛其祖爲秦檜所害，作《鄂國金佗粹編》二十八卷、《續編》三十卷上之。另著有《桎史》、《愧郊錄》、《寶真齋法書贊》、《玉楮詩稿》、《棠湖詩稿》（以上今存）等。事蹟略見《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南宋文範作者考》下及所撰諸文題署。

進高宗皇帝御劄石刻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錄院牒，取索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高宗皇帝御劄手詔照用。臣父先臣霖已具申本院，乞候編次成日申繳。臣昨又準江州牒，備準本院牒取索。臣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

內刻石，緣臣所刻，未經進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先臣銜枉，既湔雪於公朝；聖主賜書，尚寶藏於私室。輒玃翠珉之勒，仰塵丹宸之觀。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早以樸忠，夙逢明聖，上奉指蹤之略，粗殫禦侮之勞。匹馬北方，契定謀於談笑之頃；六龍南渡，倚折衝於紛擾之餘。恭仗聖威，克成微績。雷霆奮擊，天驅草竊之羣；雲漢昭回，日拜芝封之賜。或稱其智謀，而謂非他比；或付之號令，而俾如親行。便宜悉許於外施，進止不從於中御。恢復之請輔朕，委寄尤隆；忠義之氣通神，褒嘉備見。以至病目而護醫療治，苦嗽而爲國勉行，愛切體膚，視猶手足。爰獲珍藏之秘，有踰袞贈之榮。無何讒起於樊蠅，所恨疑成於市虎。以天寵爲濫予，以奎畫爲汙藏，搜自故家，束之左帑。鸞翔鳳翥，掩□跡雲霄，蝸緣蠹□，韜□光□櫝。逮臣父擢登於匠監，辱孝皇軫記於□門。奏雙闕之書，親聆天語；拜十行之詔〔一〕，復睹宸章。讒誣若有待而明，事實信無□而顯。天其或者重矜一念之忠，神寔司之俾辨九泉之枉。恭惟皇帝陛下，安民以□，率祖攸行。遠取成湯之法，俱傳於三聖；近稽宣帝之美〔二〕，復念於諸臣。思堯有得於見牆，嗟牧幾形於拊髀。□思陵之麗藻，寔昭代之宏規。凡聖□神筆之所存，皆雄斷廟謨之攸萃。丁辰有幸，慨昔時授任之難；乙夜進觀，或今日廣聲之□。臣幼不逮事，長無踰人。念臣父奉命以驅馳，幾無寧歲；致帝畫藏家之積久，迄未鏤崖。敢忘遺志之承，以侈隆恩之賜，撫之辨攷，抑可參稽。呵護有嚴，徒抱烏號之泣；登藏是忘，載光龍負之圖。其所刻臣大父贈太師謚武穆先臣飛被受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御劄手詔七十六軸，釐爲十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上表爲繳進臣大父先臣飛所被受高宗皇帝御劄手詔石刻一十卷，伏候敕旨事。《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六。

〔一〕十行之詔：原脫，據傳增湘校本補。

〔二〕之：原脫，據文意補。

進行實編年籲天辨誣表

臣珂言：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錄院牒，取索臣大父先臣飛生平行實事迹照用。臣父先臣霖嘗具申本院，乞候修纂成日申繳。臣尋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內編撰成書，緣臣所修未經進御，謹詣登聞檢院繳進者。孤忠許國，有死弗渝；衆毀盈庭，傳疑未白。抱冤衷而上懇，恃公論之久存，輒因沒地之言，敬剡籲天之奏。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逢時艱棘，奮迹蒿萊，頃因靖康初入于元帥府，痛念中原之淪陷，遂許先帝以驅馳。忠憤所激，則瀝血以誓師；甘苦必同，則投醪而餉士。東克全城於建鄴，西恢六郡於襄陽。封豕長蛇，豈特彎弓之不敢；屯蜂聚蟻，俱令釋甲以自歸。義聲雷動以風驅，精騎星流而電掃。腥羶萬幙，一無攘臂之撓；忠義兩河，並奮揭竿之應。玉帛指東都之會，干戈潰北苑之屯，王化復行，官儀喜見。胡塵半洗，彷徨汴水之黍苗；佳氣載新，感慨安陵

之枳柏。共徯兵鋒之破竹，安知簣土之虧山。近睇故都，反袂讀班師之詔；紛來遺老，停車辭遮道之留。自睽間穢之機，旋被登樞之命。屬邊陲之乏帥，暨下闕。《鄂國金佗稗編》卷二六。

進家集表〔二〕

〔貼黃〕上表爲繳進臣大父先臣飛《家集》十卷，伏候敕旨事。《鄂國金佗稗編》卷二六。
〔二〕此表原缺，僅存貼黃。

謝封先大父鄂王表

嘉泰四年五月

臣珂言：今月二十三日準告，大父先臣飛追封鄂王，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剡奏籲天，辨先世百年之枉；疏恩裂地，啓真王一字之封。燁然寵命之頒，賁此勳盟之舊。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國家之尊爵，亶爲將相之殊褒。以馬燧之元功，胙始開於北土；若子儀之碩望，壤纔裂於西汾。顧自古以不輕，至于今而尤重。方位躋三事，間推列郡之恩；及燧錫九泉，或被小邦之命。已爲曠闊，咸謂遭逢。敢意子孫數十載之餘，屬當聖明一再傳之盛。忍使子文之無後，深閔介推之不言，

濬發德音，誕颺褒制。伏念大父先臣飛逢辰多難，賦命數奇，曾未究於義心，已橫罹於讒口。堯仁天賦，首加追復之榮；舜孝日嚴，祇述親傳之訓。故氈仍復，去璧全歸。雖聖德恢宏，莫報兩朝之大造；然寵章赫奕，尚慙諸將之同功。深惟餘謗之未湔，遂致孤忠之無攷。辨必期於早辨，疑或免於傳疑。萬字翔龍，褒靖孫之藏詔；五年剔蠹，緝泌子之遺編。恪上囊封，仰塵宸聽。敢謂帝心之采菲，遽盼王社之苴茅。綸煥九重，袞袞八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壤分楚子之遺，爵列唐臣之上。恩加栢廟，益光難朽之丹青；聲到柳營，尚泫追思之涕淚。自非出聖天子之特斷，安能使大丈夫之爲真。豈意藐孫，訖酬大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求治，銳志中興。藏匱室以書勳，不限非劉之典；聽鼓鼙而思將，爰形咨岳之音。慨思遺愛之區，越在上流之地，乃盼新制，庸侈舊封。豈徒慰地下不泯之魂，抑亦奮海內敢爲之士。臣敢不矢心蓬華，歸賜松楸，萃同里以榮觀，暨闔宗而泣拜。生雖未壯，已期執童子之戈；死或有知，當亦結老人之草。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上表爲大父先臣飛準告追封鄂王稱謝事。《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八。

加贈先伯雲大父部曲張憲謝表

嘉泰四年九月

臣珂言：今月一日準告，伯父先臣雲特贈武康軍節度使，大父先臣之部曲張憲特贈寧遠軍承宣

使，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者。辨枉九京，素衷幸塵於楓宸；進官一等，洪私併溉於株連。謗自此以益明，恩若何而可稱。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國家褒卹之典，兼存忠邪別白之規。榮靈雖止於一時，清議實關於萬世。若稽漢代，有嚴異□□□□□□朝，亦重沉冤之昭雪。然帶礪之盟，鮮傳於後，綸□□□□□□□龍光曾極於撫綏，麟筆莫聞於訂正。未有濬□□□□□□□脊頒鼎至之恩，旁沾蘭砌之藐孤，下逮□□□□□□戴盆之望，重回拱木之春。茲報功伸枉□□□□□□今之一遇。如臣伯父，暨昔偏裨，嘗先百戰之□□□□□□運。南陽拓境，年十二而立戰多；北潁推鋒，衆五□□□□□□□□凜聞於李愬，環堤首馘於龍仙。以至算稟趨庭□□□□□□。□□□□金之帶，奎章嘗美其濟功；辭三命之華，詔旨復嘉其有子。屬議和之蠱起，紛謗語之蠅營。大功垂成，掣單父善書之肘；奇禍驟起，凜絳侯背櫝之威。誰爲城下之狐，移及水中之蟹。內外聞聲而附會，旄倪重趼以皆遷。三年東海之隕霜，莫之敢辨；一節汾陽之貫日，終以弗渝。惟忠誠炳若以如丹，致冤狀皦然而自白。投讒畀虎，已關高廟之深知；御□乘龍，繼被孝皇之殊渥。復故氈於一日，滲餘澤於重泉。其如稗官堅白之辭，猶素柱下汗青之史。擿謬孰明於《野記》，傳訛何止於《北盟》，是正邪雖辨於人心，而黑白尚紛於史筆。不有芝封之昭雪，終銜蒿里之冤誣。敢忘易簣之言，冀動凝旒之聽（二）。九關虎豹，籲天幸遂於升聞；一劄龍鸞，裂地竟承於寵渥。進牘肅藏於東觀，辨書俾訂於西垣（三）。固知素定於聖心，尚欲復稽於衆論。合兩省至公之議，振百年未雪之冤。少府分旄，指洋川而具禮；留臺錫號，新容管之承流。十行並下於溫綸，一字更踰於華袞。謂其材爲時傑，忠世世以相傳；勇在衆先，

戰多多而益辨。表犁庭之素志，高折虜之奇勛，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耻。白日舒□於厚夜，丹書泯迹於遺編。恩出非常，澤推兼被。興懷疇昔，忽聞垂絕之言；曾是么微，汔遂未酬之責。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聖讒如舜，清問若堯。渙號誕敷，鼓雷風於萬寓；豐中溥照，麗日月於九天。清栢勤乙夜之觀，白簡寤壬人之蘊。嚴忠義權邪之辨，播在王言；俾是非曲直之公，著爲世誠。雖歷時之已久，皆錫命以惟新，義激方來，仁霑既往。臣猥茲控籲，親獲欽承，舉頭仰戴於皇明，拜手敬歸於君賜。菲葑有采，愧微悃之易通；葵藿徒傾，知大恩之難報。一門自誓，九殞爲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上表爲先伯臣雲、大父部曲臣張憲蒙恩加贈稱謝事。《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八。

〔一〕旒：原作「施」，據浙江書局本改。

〔二〕訂：原作「計」，據右引改。

謝賜褒忠衍福寺額表

嘉定十四年七月

臣珂言：今月伍日準敕，先臣功德院特賜褒忠衍福禪寺爲額者。聽輦興將闔之思，未忘楓宸；封璽侈佛廬之賜，永鎮松阡。輝映湖山，澤流泉壤。臣珂中謝。惟聖朝之忠厚，備勳閥之哀榮。建刹奉

塋，雖申嚴於甲令；因名攷實，猶示寵於丁辰。重念先臣，幸陪興運，自洗鳩浮之枉，亟分佗佩之華。直樗里於宮西，嘗紆天顧；闕桑祠於墓左，復下雲章。褒先朝徇國之忠，衍奕世承家之福。寵靈至矣，存歿同之。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命啓維新，仁存念舊。會同四海，月咸贄於唐魚；駕馭羣英，日又來於燕駿。發幽潛於前列，昭風厲於後人。臣猥紹弓箕，親承綸綍。魂如未泯，肯渝三生馬革之心；孝尚可移，誓竭九死鴻毛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惶懼惶恐，頓首頓首，謹言。《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五。

先大父賜謚忠武謝皇帝表

寶慶元年五月

臣珂言：恭準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者。龍位履尊，亟舉恤功之典；鳳綸賁寵，載更節惠之文。洪恩滲漉於九京，清議昭明於千古。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竊以五百歲興王之主，每先舊德以搜羅，四七際佐命之臣，率至異時而旌顯。蓋事久湮臻於論定，而名彰尤貴於實賓。屬新負宸之朝，庸軫聽輦之念。伏念臣大父先臣飛躬奮鄴下，首陪鄙南。高廟疇勳，著白馬苴茅之約；阜陵承志，洗青蠅營棘之冤。先皇深慨於邦誣，胙土肇分於王社。凡始終純全之無玷，見聖神褒錄之相仍。猶餘守死之孤忠，未訂平生之公謚。惟往昔鼓旗之錫，固嘗煥寶翰於天章；而後來廟宇之嚴，亦許揭珍題之風烈。質以曲臺之奏，蕩然間篋之疑，洊睹乾秉，重回渙渥。取危身之行，灼知奉上之盛心；參克亂

之辭，更爲居邊而拊髀。合故稱而允愜，仰獨斷之不遺。立言併考於六家，比蹟俾扳於二代。雖斜谷隕星之變，世所同悲；在汾陽貫日之忱，吾斯能信。顧擬倫而及此，慚美報之謂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如湯遂良，繼武燮伐。修政復東都之會，方大規恢；圖容瞻西閣之儀，爰思表式。因闡當爲之義，用垂不朽之傳。臣一自扣闥，疊祇賜璽，僅了子孫之不責，敢忘祖父之胥勤。黃誥歸榮，頓改松阡之顏色；赤門自誓，尚期草野之身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六。

先大父賜謚忠武謝皇太后表

寶慶元年五月

臣珂言：恭準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者。正位東朝，昭恤勳彝之舊；演綸西掖，誕揚謚策之新。即已定之議，合以爲稱；使既辨之誣，久而逾顯。澤深蟠際，感貫幽明。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大父先臣飛生逢百罹，死抱一節。思陵追想，灼知黑白之汙；孝廟纂承，遄被丹青之典。先帝赦排雲之譴，殊恩侈裂土之封。然念易名，未全賓實。賴慈闈保佑，夙聞泰礪之盟；故槁壤發潛，夜吐豐城之氣。肆力開於宸斷，以游舉於邦常。義表危身，掇曩歲鴻臚之奏；勞旌定亂，見當年驃騎之征。兼茲二惠之華，渙若羣疑之泮。遙追先志，仰戴丕謨。茲蓋恭遇皇太后陛下挾日而升，與天同大。坤元應地，物方慶於資生；巽象隨風，事何嫌於申命。庸假曲臺之誅，以公直筆之傳。臣猥

玷謗門，親祇賜綍，悼前冤之盡著，幸遺責之無餘。烈既不瑕，成德益欽於文聖；勳猶未墜，裹尸願繼於璘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珂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六。

繳進高宗皇帝御筆手詔石刻等奏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右，臣珂輒瀝血誠，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俟典刑。伏念臣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皇帝，依乘風雲，獲附勳籍。中更讒誣，雖蒙朝廷昭雪錄用，然尚未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錄院牒，取索所被御札手詔及行迹事實著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竊陋，涉筆五年，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來所刻被受高宗皇帝御札手詔七十六軸，釐爲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了畢。竊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御，謹各奉隨進表一通，囊封，躬詣天庭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奏爲臣繳進高宗皇帝御筆手詔石刻十卷，并臣大父先臣飛《家集》十卷、《行實》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并隨進表三通，伏候敕旨事。《鄂國金佗續編》卷二六。

繳進百韻詩奏狀

臣一介孱庸，濫饗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筆久污，一意纂修，五年勤瘁。比于宸覽，誤簡淵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感先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天庭投進，伏望聖慈特賜睿察，昭白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震越屏營之至。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上。《鄂國金佗續編》卷二十七。

乞頒降詔令回避孝宗欽宗名諱奏

嘉定十三年十月

臣聞尊祖敬宗者，帝王之達孝；以諱事神者，國家之定規。宗廟有諱，刊之令式，布之民庶，昭如日星。而有司沿襲故常，猶有條奏弗時之弊，臣竊惑焉。恭惟孝宗皇帝盛德巍巍，以華協勛，而潛躍基命之始，威燁招紀之名，所以與天挈崇者，尚未昭布于天下。至乃舉其二而廢其一，即其新而忘其舊，知一名之當避，而不知二字之不可連。故今舊諱之從伯、從玉、從宗者，形諸文書則聯翩而無疑，仕於官府則習讀而弗怪。甚而下俚閭閻之賤或得以命名而稱之，尊避敬諱之典迄未得視祖宗以爲比，甚非陛下揭虔教孝之本意也。臣常伏考國朝之制，太宗、仁宗、英宗、神宗舊諱二字者凡八，皆

著令不許並用。考紹興文書令，有曰「廟諱正字皆避之」，又令之注文曰「舊諱內二字連用爲犯」。夫廟諱之盡列嫌名，舊諱則惟存其正，列聖相授，酌禮用中，又從而申制焉。字之復者則勿連，字之一者則盡避，不簡不苛，情文叶稱，弗可改已。今累朝之已行者既極其明備，而祖廟之未舉者猶事於因循，則何以光丕承之烈於方來，而慰奏假之孝於今日？乞下之禮官，討論訂議，亟頒明詔，增附甲令，盡孝治之美，以宣示億萬世。

竊惟欽宗皇帝舊諱二字，其一從面從旦，其一從火從亘。雖享國日淺，未遑頒下，而考之哲宗、孝宗舊比，皆合回避。乞併下禮寺討論，頒降施行。《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三之一九（第二冊第二〇五八頁）。

又見《宋史》卷一〇八《禮志》一一。

乞創置楚州大軍倉官奏

嘉定十五年正月

本所自紹興間創置，淮東一路軍馬盡在鎮江府，大軍倉官專一任出納之責。近年邊備未撤，王師宿淮，就戍軍兵糧米多移在淮南交受支遣。昨來揚州大軍倉前政總領亦創辟倉官一員，已蒙朝廷從請。今楚州比揚州事體尤重，本所支遣鎮江月支二萬四千五百餘石，揚州一萬一千六百餘石，楚州一萬四千五百餘石，委是一體，不可闕官。久例於楚州州官兼攝，各有本職，不能專心管幹，遂致綱運

積壓，不以時交，委實利害。今欲照揚州大軍倉體例，創置監楚州大軍倉官一員，專一管幹，隸屬本所。乞從朝廷選差一次，或從本所奏辟，庶幾官有定守，軍儲可以給足。《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七〇（第四冊第三二〇一頁）。

乞淮東受給倉官入銜奏

嘉定十五年

本所置司鎮江，相去動數百里，不惟出納經常錢米交受綱運數目繁瀚，要任得人。竊緣久例，沿邊郡縣通判、判官、知縣兼受給，曹官、主簿兼倉庫，指作兼職，不復經意，旁曆支遣，率付吏手，遞互推托，不與交受。正緣受給官不曾入銜，因此視爲不切。竊照淮西總領所昨來陳乞，通判主管官並帶淮西總領所簽廳職事入銜，及赴所批書。今來本所正與事體一同。乞朝廷詳酌，特賜劄下楚、揚、真、泰、盱眙軍通判、高郵軍判官、天長、六合知縣，並各帶淮東總領所受給錢糧職事入銜。除揚州已有專官外，餘並於滿替前一季預申本所，於見任官內從本所踏逐選差，或見得下政可委，就差承代管幹。其受給并倉庫官遇差兼滿替，並赴本所批書。《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七〇（第四冊第三二〇一頁）。

全宋文卷七三五六

岳 珂二

乞將籲天辨誣一書付史館堂劄

珂有忱恂之愴，上干鈞嚴。珂近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先大父追封鄂王，仰見聖朝褒勳念舊之意。伏讀恩詔，感泣不知所云。惟是珂昨來所進高宗皇帝宸翰七十六軸、《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並爲大父辨明誣枉，參稽所係，不敢不進。其所修《籲天辨誣》一書，年月事實，必以宸翰爲證者，蓋恐山林之史混而無攷，必得奎畫昭回，以示萬世，庶幾信而有證。旁摭《家集》，兼攷《行實》，並無抵牾，委有依據，然後敢書。區區累年之厯，正以孤忠未盡明，遺謗未盡雪，爲子若孫之責，不敢愛萬死，而使先世之事終於莫明。茲者幸蒙大恩，裂全鄂之壤，開真王之封，超出常倫，特自英斷，褒褒八字，焜耀千載，已足以洗湔無餘。今來所進文字，又蒙後省申明，乞行宣付史館，先志獲償，九殞無憾。第刪修之舉，事千萬世至公之筆，不容不冒昧洊以申陳。重念先大父得罪於紹

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相距凡十四載。檜是時方專上宰，監修國史、日曆，則沒先大父之功，而重先大父之罪，變亂是非，固有不待言而明者。先兄吏部甫任浙東提舉日，熊舍人克知台州，以公事爲先兄按發罷黜，積憾不洩。以先兄甫爲先伯御帶雲之嫡子，故於作《中興小曆》之際，專欲歸罪。夫史館所大據依者國史、日曆，而旁證者野史、雜記，所進實錄，必以是爲本。而先大父不幸受秦檜之誣，而又與熊克有子孫一時之憾，曖昧之迹，無以自明，銜冤地下，永無信眉之日。今幸蒙朝廷旌褒之典，雖足以示勸一時，而史筆未明，萬世何以取信。所有珂所修《建儲》、《淮西》、《山陽》、《張憲》、《承楚》五辨，並有高宗皇帝御筆依證，其御筆並裝背見在，并有刊刻石本繳進訖，即不敢妄以臆說強辨。欲望朝廷俯念先大父忠勤之心，及兩經秦檜、熊克史筆之誣，特賜敷奏，宣付史館，參照從實刪修。庶幾先大父之心，得以暴白於萬世。其於國體人心，誠非小補。如蒙朝廷降付史館後，將來參照得珂所進《辨誣》內有據依不當，及非出高宗皇帝御筆，甘伏罔上之罪。忠邪之分，冤節之辨，在此一舉。珂屬在子孫，不敢緘默，儻蒙施行，實出至公之賜。干冒威尊，珂下情不勝戰汗。《鄂國金佗粹編》卷二七。

先伯雲張憲追復事申都司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準檢正都司告示，取會先伯雲、張憲追復事，須至申聞。

者。右，珂照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聖旨指揮，岳雲特追復元官。續準告，追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係同先祖太師、鄂王飛一時同降指揮昭雪追復。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張憲特追復元官。續準告，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係孝宗皇帝灼見誣罔，特旨辨明追復。其元本告詞並有底本在中書省，并有施行公案在吏、刑部。并係大賞罰，亦自該載日曆、會要。所有告詞已蒙後省保明，備錄申省訖。今準前項指揮，珂除已遵稟外，照得岳雲係珂先伯，其告命自係先伯雲直下長男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甫收掌。先兄甫已行身故，見係先伯雲直下長孫迪功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岳觀，迪功郎、新處州慶元縣尉岳觀收掌。張憲係先祖飛部曲，其告命自係張憲直下男忠訓郎、前黃州聽候使喚張敵萬收掌。珂即不曾將帶隨行，所蒙取會，今供具並係着實。或恐省部目即案底不存，只乞下吏部，照應岳觀、岳觀、張敵萬三名出身脚色三代，便見着實。所有先伯雲後因先兄甫任陞朝，累贈至安遠軍承宣使。張憲後來別無子孫陞朝，即不曾該加贈，併乞照應施行。謹狀。

《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八。

乞先大父功德院改賜四字寺額狀

嘉定十四年五月

照對先大父鄂王飛蒙恩敕葬臨安府西湖上，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蒙朝廷給賜顯明寺充功德院。續因檢校少保、安慶軍節度使、同知大宗正事士錢等申請，係太傅、儀王仲湜安殯妨礙。准隆興二年

十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令本家別行指占。自後一向無力陳乞。今竊見北山下智果寺委是毗近，雖全無門堂、僧舍，止有地基、敞屋數間。今來本家願自行創建，買田供贍，請僧焚修。謹繳連元准省劄兩道，真本連粘在前，欲望朝廷特賜敷奏給賜。仍乞照曾任執政體例，改賜肆字寺額，存歿均被大造。伏候指揮。《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五。

禁止墳山鑿石申省劄

嘉定十六年

珂輒有兢危之惴，上干朝聽。珂竊見臨安府北山劍門嶺履泰山一帶形勢宏壯，秀氣所鍾，乃行都宮闕發源毓祥之區。昨來被游手無賴之徒貪圖石利，穿鑿山骨。致蒙嘉定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寮奏請，以爲神京禁地，關係休咎，乞行禁止。奉聖旨依，官司方行禁戢。未及數年，近有不畏公法之人朱乙、朱四、朱五二、吳三、祝五二、陳四、陳七、丁五等，不顧上件指揮，依然聚集游手，百十爲羣，鑿石貨賣，漸爲空洞，委是利害。珂先祖鄂王昨蒙異恩敕葬，正在其側，日夜被其穿鑿，逼近墳穴，震動不寧，子孫之心，痛切肝腑。況其山拱扈廣內，正對攢宮，所係匪輕。似此打鑿穿穴，豈惟明戾朝廷法禁，亦恐有關國家氣脉。珂近因知宗、節使趙不憊以其祖儀王敕葬此山，被其戕害，事體一同，情均迫切，已同銜具狀申省，乞檢坐指揮，嚴行禁戢外，謹具公劄申聞，欲望指揮，特賜劄下所屬，從條施行。仍從臨安府給榜，付褒忠衍福寺釘掛止絕，併下巡、尉，遵已降指揮，將已穿鑿去

處日下填塞，以絕後患。實戴公朝推忠念往之恩，伏候指揮。《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五。

復置平糴倉申省狀

一 嘉定十四年

照得本司所管九郡〔二〕，建康留都，民物繁庶，絕在下流，因船脚道路之遙，平時米價最高于它郡。次則徽州岨崕，山多田少，與廣德小壘俱在水次不通之地。太平、寧國山圩田相半，高下既殊，或旱或澇，難得全熟。池州、南康雖通水次，素少積貯。惟饒、信舊來產米，却緣溪港夏漲，則販鬻貪價，多輸泄于下流。歲事或稍不登，則秋冬水涸，縱使有米接濟，亦無逆水可致之理。故非於閒暇時爲之圖度，則民食之慮，必軫顧憂。珂自祇服馳驅，濫書下考，適緣商總領到任，趨辦軍儲頓段，併發淮上綱運，并蒙朝廷指揮對撥米斛，一年之間已及四十一萬八千餘石，比之去年以前，雖是軍興年分，每歲不過五萬石，幾及十倍，以此倍費雇發，漕計頗費支吾。第珂謹守公勤，極力裁節浮冗，見今庫管錢物比珂到任交承之外幸已有增無虧。今珂願以本任內趨積到錢，先于本路八州軍撥糴本椿糴米四萬石。內建康係會府，勢須椿積稍多，方可接濟，既在珂置司去處，容珂一面躬親續行措置，增數椿糴，別具申聞外，八郡各糴五千石，趁此秋熟，委本司主管錢物官、逐州通判監糴，于本處另敖收貯，專一充平糴支用。見令責領官錢歸各州日下起糴，仍委各官每一員催促兩郡，往來機察米價。催糴限在日近糴足，以後年分每歲九月趁米出起糴，于一兩月內糴足，至次年二月以後農務東作

日，米價長，二麥未收之際，止照元本價值量搭官吏糜費，每石不許過二百文出糶，委本司錢物官拘收元本，次歲收糶如初。如此則壟斷之民每歲乘時開糶要利者必可警戢，而青黃不接之際，各郡有五千石之米在市，米價自不能長。其上件糶米本錢並係珂以本任所積自認包糶，候每一郡糶足，逐郡具所糶錢米實數供申朝廷，將來替滿，即不敢侵動元交割前政漕計錢數，並行包認登足，亦不敢分毫侵動朝廷椿管本司錢米之數。伏望鈞慈詳珂所陳事理，特與先次劄下本司，從申施行，仍乞並賜劄下，從本司徧牒逐州軍通判照應遵守，椿管出納。如州郡輒緣它用，妄有侵移，許本司將當職官具名奏劾，乞比擅用朝廷椿管法坐罪，公吏仍從決配，貴得民間永久均被實惠。《景定建康志》卷二三。

〔二〕「本司」指江南東路轉運使司，時岳珂爲轉運判官。

復置平糶倉申省狀

二 嘉定十四年

照得珂自申請以後，即行分委寧國府南陵縣丞承奉郎張琮、徽州歙縣丞從政郎王槐、饒州判官承直郎丘葉、寧國府監稅從事郎汪教中等官賫發糶本，前去逐州軍收糶，各五千石。節次承諸郡申到，別敷安頓，已將及數。又續次委本司幹辦公事、承直郎李知孝于建康府廣濟倉招糶到米一萬石，係一頓先行糶定，已行開俱供申。但照得上件米雖係珂任內趨積糶到，一司財計，本皆朝廷之物，却恐諸

州于春夏之間，爲見係已入朝廷帳內，須欲申審，不敢擅行支糶。及至冬間粒米狼戾，又不敢再以元錢趁時收糶。上下牽掣，橫生顧慮，非惟發斂不時，豪民壟斷，增價自若，民不被惠，有失平糶之意。兼新陳不易，積蠹久之，必有耗折，遂成無用，深切可惜。乞免附朝廷椿管支用，從本司令項拘權。不拘糶糶月日，責在逐州知通，常要本錢存在，于春夏之間出糶，接濟細民。冬間仍舊收糶椿積。它時緩急，亦可備朝廷科撥支遣，不致有失指準，實九郡民生莫大之幸。伏候指揮。《景定建康志》卷二三。

上宰執第一書

四月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閣下。珂聞之，古之所謂大臣者，其事業足以格天，其利澤足以及人。前乎百年，後乎百世，皆足以蒙其深仁厚澤。蓋其大公至正，以天下之心爲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無阿毀譽，無私愛憎。故夫與天子坐朝論道，完泰而進，見否而退，是其職也。如斯而已乎？曰未也，是足下闕。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之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不十年間，位至三孤，躡登樞筦，可謂不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沮，忤時相和戎之計，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孽旋生，讒慝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夫亦何罪，而至於此極哉！雨膏於春，而行者疾其溽；月昱於夜，而盜者惡其明。彼時相之心，以爲不

如是則戎不可和，爵不可保耳。是以蒙被汙垢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悟其姦，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若可以無遺憾矣。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往往是非無據，而黑白易位，雖決黃流之奔猛，不能以湔滌，是故不無待乎其人。恭惟某官以孔、孟之學，事堯、舜之君，雲龍風虎之遇，亶有光於中興。十數年來，農扈屢豐，邊陲不聳，日月五星安行於上，百川河海順流於下，將天下之蟲鱗羽介，無一不被滲漉之澤。矧惟國家之公卿將相，乃獨略之，而有所未暇。故士之立一名一節者，不惟今日之在陶冶，而後世亦將有賴焉；不惟後世之在陶冶，而前代又將有賴焉。仲虺、周公之所以輔其君者，閣下豈亦多遜。珂是以冒昧譔述先祖《行實》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哀集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十卷，既以陳之乙覽，而以其副敬伏光範門下。伏惟論道經邦之暇，賜之采矚，而哀矜先祖之不幸，從容入侍，清問之燕，一借敷奏之餘論，俾九原之枉獲伸，則珂雖死不恨矣。伏惟察其區區，而恕其狂且僭焉。不備。《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六。

上宰執第二書

五月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閣下。珂聞之，常言有曰：「人之是非，其惑常在身前，其定常在身後。」蓋謂身之前則繫之於人，而私情愛憎之易偏；

身之後則筆之於史，而公論是非之自定。嗟乎！史固足以示信也。所書果得其實耶，則一褒一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誅姦諛於既死，誠萬世之袞撻也。苟傳聞之或失其當，是非之或軼其真，筆削錯施，而褒貶易位，何以示天下之勸懲乎哉？昔者觀班孟堅之史，自武帝以前蓋祖太史之舊也。而傳陳涉則「至今廟食」一語，輒不敢刪，不知所謂今者何代，而孟堅時涉之祀存乎否也。雖然，此猶曰有是事也，則爲可據也。近觀唐大曆間樂平令魏仲兕記饒娥之事，與史大異。及考之柳子厚所傳，則史蓋全用其文，而不知仲兕爲令於此，得之親見，彼子厚特傳聞之訛也。以此知古今之史，邈親見而信傳聞者，其失實多矣。不特此一二事也，以此而示榮辱於萬世，不亦甚可哀歟？伏念先祖武穆蒙被紹興權臣之禍，一時山林之史，往往得於風聞，記錄二三，則已失其實矣。重以王俊之徒文傳會之辭，張俊、万俟卨之徒主煅煉之獄，日曆之官取證於此，則又非其實矣。當是時，權臣實專史館之柄，一筆一削，皆出其手，史官之能爲董狐者幾何人哉！則又必有變亂其實者矣。是則榮辱萬世之權，倒置如此，不有王公大人慨然以爲己任者，則紛紛簧巧，誰與正之？恭惟閣下以忠厚之心，而權衡一代之是非；以淹貫之學，而董正一代之筆削。自一介之臣以上，其用心、其行事，皆將不逃於融明之鑑。而況如先祖之忠赤報國，昭如皦日，而讒仇相誣，明若觀火，閣下豈能不動心於一伸其枉哉！珂謹摭諸所傳所記，以爲《行實》，而凡向來讒說之所以厚誣者，則又爲《辨誣》，亦既上之丹宸，而輒復以其副寘之閣下矣。伏惟宰制之暇，試一取而觀之，校之史官之所載，則枉直白黑，有不難辨。而且以此書下之策府，俾之從實刪修，則閣下之所以榮辱萬世者，其權行於此矣。夫豈非盛德事哉？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以馬借人，此里巷之淺事也，而《春秋》之史官書之；苟其亡矣，宜無與於興衰治亂也，而孔子惜之。以先祖報國之忠，而大節未明，其事之存亡，況有大於借馬乎？閣下能以孔子之心爲心，則先祖之抱冤於地下者〔二〕，其必有以補其亡矣，珂復何云！不備。《鄂國金佗粹編》卷二七。

〔二〕「地下者」三字原脫，據嘉靖本補。

上侍從給舍臺諫書

四月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某官閣下。珂聞事有抱一時之枉而不獲伸者，雖異日公議復明，而事迹未覈，足以貽目睫之論。苟有以伸之，則不必其善之已出也，不必其事之已屬也。今夫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伸，非疾痛害事也，而見者諭其方，聞者效其藥，非必其父兄子弟也，非必其鄉黨僚友也，雖塗之人亦然。何則？惡枉喜伸，天下之同情，人心之至理，有不能遏者。昔范文正公忤大臣而去國，余襄公救之，尹師魯救之，歐陽文忠公又救之，不得其言，則亦委而去。此猶未也，齊大夫崔子之不遑，太史書之以死，其弟嗣書之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之，南史氏復執簡以往。夫黜陟死生之際，人之所甚畏慕也，而奮焉爲之，而無所顧避。蓋抱天下

之屈者，必將有以伸之，不必其善之已出，而事之已屬，固如此也。珂嘗讀史傳至是，未嘗不有感於先祖武穆之事。蓋其奮自單平，以孤忠上結高廟之知，冒萬死一生，內平羣盜，外抗強胡，不十年位至三孤，躡登樞筦，可謂不世之遇矣。惟其大志在於恢復中原，義不少屈，忤大臣和戎之策，重以同列異趨，勢位相軋，而媒孽旋生，讒誣橫出，不置之死地不止也。彼惡其軋己，而動於附勢者朋而翼之，亦既若燎之不可嚮邇矣。然而廟堂之同列，棘寺之僚屬，上至天族，下至布衣，皆能誦言其冤，而不畏斥逐一時之間，亦可想見其事矣。而蒙被汙垢，于今六、七十年，雖高廟神聖，卒悟其事，賜之昭雪，又以此意屬于孝廟，葬之以禮，復之以官，錄用其子若孫，宜亦可以無遺憾矣。然而山林之史，其爲傳疑者未明也；褒贈之典，視其同功者猶歉也。則夫抱天下之屈，而有不獲盡伸者。珂是以冒昧一鳴于閣下。恭惟閣下以直方之德、高明之學、宏遠之器、經綸之材，出爲時用。一朝之國是、一代之人物、一世之公論，皆司直於門下，則先祖之所未伸者，必將動心焉。珂不揆，謹撰述先祖《行實》六卷、《籲天辨誣》五卷、《通叙》一卷，哀集高廟所賜御札石刻七十六軸、《家集》十卷，既以叩閭，上徹乙覽，而以其副敬陳于執事。伏惟論思獻納之暇，賜之采矚，而哀矜先祖之不幸，俾九原之屈，獲伸於明時，則珂雖死不恨矣。伏惟察其區區，而恕其狂且僭焉。不備〔一〕。《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六。

〔一〕文後原有附記云：「四月初七日詣登聞檢院繳進。十五日降付尚書省。十六日送中書、門下後省看詳。」

謝宰執啓

嘉泰四年五月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告，先大父飛追封鄂王者。抱書千里，臣章幸徹於楓宸；疏渥九泉，王社寵分於茅壤。百年闕典以一朝而舉，萬世正誼自今日而明。亶繇論道之公，倍激感恩之慄。竊以國家設非常之爵，爲其將相有甚偉之功。其名雖並於三公，厥序實超於五等。非天下報勲之彝制，乃人君作福之大權。盟礪泰山，漢不行於異姓；圖新煙閣，唐間錫於諸臣。逮藝祖乘時龍而御天，至高皇渡匹馬以開境，皆循此典，式顯爾庸。然變之所遭，有險而有夷；故終之所獲，或難而或易。西平開祚，正安危身佩之時；汾陽啓封，方壽考家居之日。趙中令剖符於韓國，韓太傅裂壤於蘄邦，皆身荷美名，而親承寵數，茲逢辰而有幸，故錫命以非艱。乃如大父之忠勤，昔被元姦之讒慝，橫加不韙，濫及非辜。功在鼎銘，忍見汙於白簡；名存廟藏，遽變置於丹書。假僞亂真，以非易是。士夫箝結，莫抒敢愬之懷；民吏欷歔，徒抱不平之氣。邪誣滋逞，公議幾亡。鬱抑不明者非止一端，棄置弗錄者殆將二紀。大明揭日，賴高廟之深知；睿澤回春，有阜陵之善述。已頒紫誥，盡復青氈。然愍章雖渥於累朝，顧褒典尚慙於諸將。懼未湔於餘謗，爰久玷於孤忠。宦緒灰寒，徒懷嚮日；君門天遠，無路排雲。誠同螻蟻之微，采之蚍蜉之細。人謂落落而難合，已獨拳拳而未忘。進則犯明主批鱗之誅，退則負先人易簣之訓。不量愚分，竟上遺編。累牘籲天，方屏營於私室；大封裂地，遽錫寵於公朝。溫

綸寵渙於九重，華袞載加於八字。謂其忠衛社稷，義死封疆。忘家徇國之一心，歷千萬變而不易；遺烈餘風之大致，閱七十載而如存。迺即上流，載荒舊壤。慰將士召棠之念，解邦人寇竹之思。栢聳遺祠，夙厲冰霜之操；柳披故壘，新回雨露之光。比肩南渡諸公之間，闊步西京功臣之上。歷觀時變之高下，載論功名之始終，得之最難，莫此爲甚。豈以妄庸之小子，能感上心；實繫垓北之大鈞，特施化力。茲蓋恭遇某官，爽邦元哲，經世大儒。主盟國是，而異議不搖；飭修邦經，而百廢具舉。拯溺救饑之實，念小猶及於匹夫；顯忠遂良之盛，心遠不遺於前代。采天下僅存之公議，憫王朝未錄之勳盟。肆贊決於中宸，俾增榮於南紀。豈特慰焄蒿不朽之魄，將以興草萊願奮之人。良駿歸燕，本由市骨；真龍見葉，始自好形。竚收十翼之賢，式見兩全之舉。復還文、武全盛之境，以畢高、孝欲爲之心。珂敢不矢心衡門，歸賜丘壠，萃闔宗而泣拜，暨同列以榮觀。動故笏之悲既深，感皇朝之

□□□□□□□□勉追祖武之勤勞，惟不辱先，是名報施。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墀，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鑑念。不備。謹啓。《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八。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嘉泰四年五月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告，先大父飛追封鄂王者。哲鑑當天，洞燭九泉之枉；寵章裂地，榮超五等之封。亶歸正論之明，倍激危衷之感。伏念先大父飛奮身疏逖，許國忠勤。北巡之駕未還，死不瞑

目；東都之會弗振，夙所盡心。仗義鼓行，推鋒深入。襄陽六郡之戰，可見規模；朱仙七月之屯，寔當機會。萬里駭傳於風鶴；三軍喜聽於城烏。以至閉閣潛思，手疏儲闈之根本；朝衣祇見，躬安寢廟之威靈。不忘造次愛君之情，初無嫌疑避事之意。胡爲一簣之虧土，重令衆口之鑠金。母實知參，聽終疑於三告；人惟哀虎，贖莫致於百身。忠臣烈士，聞者拊心；老夫稚子，語之流涕。幸聖朝之公論不泯，而思陵之睿見本明。發德音於久而自定之餘，詒帝訓於率乃攸行之始。首頒紫誥，盡復青氈。日窮星回，暖律甫還於枯枿；雲開陰伏，太陽復豁於幽盲。雖飲恨於昔時，粗信眉於後日。念公師之位雖極，尚愧同功；而稗官之載失真，必乖信史。掇拾靖孫之藏詔，纂修泌子之遺編。書溷乙觀，方屏營於私室；事稽甲令，俄出爵於公朝。綸音寵渙於九重，宸筆特增於八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乃分全鄂之區，光啓真王之社。柏森遺廟，益凌盤古之風霜；柳拂舊營，重沐當年之雨露。邦人鼓舞，將士歡呼。循省聖恩，重顯褒於幽壤；主盟公議，蓋允賴於洪鈞。茲蓋恭遇某官，學造高明，氣鍾剛直。偉材碩用，恢恢文武之兼；讜論嘉謀，凜凜正邪之辨。爰悼中興之烈，載稽上送之書。肆贊決於楓宸，俾增榮於茅土。豈特逗幽光於已往〔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兩適其宜，甚盛斯舉。珂敢不銘藏厚德，警策綿軀。竹帛垂功名，固難企前人之烈；干戈衛社稷，尚期效童子之忠。惟不辱先，是名報施。謹具啓事，專人捧詣台墀，祇候塵謝，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備，謹啓。《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八。

〔二〕逞：原脫，據嘉靖本補。

謝宰執啓

嘉泰四年九月

珂啓：今月一日準告，先伯雲贈武康軍節度使，大父部曲張憲贈寧遠軍承宣使者。遺謗大明，等錫及泉之寵；化工密轉，孰知宰物之仁。蓋初心僅止於乞漿，不自意復從而被澤。九地各沾於雨露，二天倍費於陶鎔。德大若酬，感極無語。竊以國家舉褒卹之典，示不忘功；臣下有幽枉之冤，亦令洗迹。訂正再公於麟筆，恩榮洊出於龍光。兩者交修，皆前代所罕聞之盛事；列聖以降，在今日爲創見之彌文。湔滌誣言，竄削疑史。一字啓真王之爵，千社封異姓之臣。絲綸之命，渙發無窮；旌旄之渥，鼎來有耀。增蘭砌藐孤之幸，兼柳營末校之榮。盡回大夜之焜煌，坐使孤忠之皎潔。雖皇朝念舊，知公道之云開；然縟典並行，胡私門之特至。伏念珂伯父赤心之許國，偏裨戮力以同時。膝上從容，已得黃石公不傳之秘；帳前指縱，蚤稟霍嫖姚必勝之謀。年十二而立戰多，衆五千而嬰大敵。遠闢南陽之境，徑摧臨汝之鋒。期濟中興，庶觀全節。西平有子，屢勤一劄之褒；北伐濟功，洊沐萬釘之賜。不料蠡起割地奉仇之論，遂成蠅營合黨締交之謀，使簣土之功虧，極簧言而文致。怒貽水蟹，殃及池魚。盡割楊彪愛子之懷，下逮韓信傳餐之士。穹靈在上，忍爲指鹿之欺；櫝背慘威，俾蹈證羊之直。人皆重足，彼誠何心。是非變亂，久而未分；前後因仍，莫之或辨。茲幸成易簣之命，乃上副

當宁之求。指陳奇詆之辭，折衷厚誣之語。宸章奎畫，坦若甚明；義膽忠肝，昭其如在。遂徹蟬蛸之覽，復歸筆削之公。不惟消衆沫之漂山，且交霈窮泉之漏澤。上焉建節旄於外鎮，下焉雄制鉞於留臺。薦拜洪恩，雙加袞字，毀銷謗史，存歿知榮，秩進帥壇，夢寐不到。仰湛恩之畢萃，激長夜之感咸。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耻。八十年齋志歿地，共銜蒿里之冤；今一朝披霧睹天，頓改松銘之觀。士氣如洗，臣節爭磨。誰寔□□，我有鈞播。茲蓋恭遇某官，以忠致主，陳善閉邪。心潛格於君非，力主盟於國是。一堂聚會，極聖君賢相之都俞；三館招延，謹君子小人之進退。凡肯建明者，若出遊戲然。有功悉許以風聞，無冤不與之雪洗。春之生，夏之長，陽和豈擇地而施；甲者坼，枯者榮，鴻造亦何心於此。遂省幽明之所被，寔歸垓圯之無垠。珂猥以籲聞，親承錫賚。拔茅連茹，仰戴皇明，自葉流根，亶惟愍施。報貽魏顆，諒不忘結草之餘；詠感周詩，尚終憐喬木之舊。詞源已究，謝悃未殫。謹具啓，專人捧詣台墀塵謝，伏惟台慈俯賜鑑念。不備。謹言。《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八。

全宋文卷七三五七

岳 珂 三

上荆帥吳畏齋獵啓

開禧元年

騎虹過賀，曾親罄歎之承；倉鼠嘆斯，尚墮塵埃之夢。喜拜重來之命，試伸一得之愚。竊以宋受天命，何啻百庚申；虜汙中原，又閱一甲子。自崇、觀撤藩籬之蔽，而炎、興紛和戰之謀。誕謾敗事，而巽懦則有餘；浮躁大言，而矜夸之亡實。有志者以拘攣而廢，無庸者以積累而升。牢籠易制之人才，玩愒有爲之歲月。肉食者鄙，亡秦當可進而失機；骨鯀而爭，逆亮以難從而求釁。遂致蟠固狡兔之窟，猶欲睥睨化龍之都。決策和親，姑謂奉春之孰計；卧薪自厲，誰爲勾踐之盛心。金湯恐喝於豫圖，玉帛聯翩於遠餽。百年棄置，亦已久矣；萬口和附，以爲當然。不特首足混於無別，而反使有加；將見膏血困於常輸，而未知所止。有識每一寘念，終夕爲之寒心。今雖欲爲，後乃益甚，竊聞九世之大議，僅積三時之成規。蹤跡張皇，已同獸鬪；議論噂噉，堅關狐疑。徒欲快一決而僥前功，詎

曰計萬全而爲後慮。畎畝有懷於憂國，旌旄無路而陳情。敢忘末學之激衷，試請丈人之靜聽。嘗觀古昔中興之業，或因東南全盛之基。規模雖狹於未宏，功業亦隨其所就。孫氏北無淮而西無蜀，距江尚固于周防；晉室內有寇而外有戎，渡水亦成於克捷。彼皆未盡有今日之所有，我乃類欲爲當時之不爲。邊草未搖，紛紛抵掌；塞塵一警，惴惴奉頭。弛張以道，固曰隨時；勇怯任情，料必至此。未嘗有十年之生聚，但聞以千里而畏人。惟昧以天下轉移之機，所以成流俗衰頹之弊。願姑寘尋常，以破未識時之說，特欲舉一二，以釋妄乘勢之疑。夫江淮爲唇齒之邦，關陝乃腹心之地，欲近守則不當固其內而舍其外，欲遠攻則安可即所後而忘所先。況天險可守，共守則險亦均；地利可據，能據則利必倍。此皆不易之常理，具有已行之舊規。襄陽，關中之喉，兵易進而亦易退；京師，海內之腹，守可暫而不可常。通秦蜀兩道之勢，則兵力不宜輕；居陳梁四戰之郊，則守備不必泥。使靈旗再圖北指，詎不先出峴之師；而大駕一日東歸，似難執居汴之策。蓋設嶮象存於習坎，而趨時患在於用常。誠由泗宿以下靈壁之師，因登、萊而濟海道之衆，淮西則出壽春而窺許境，關外則道大散而瞰雍郊，是謂正兵，皆爲危道。蓋河南雖可得而難於持久，舟師雖可用而未爲全謀。即平壤以制敵，蹉跌則不支；用嶮道以出兵，饋餉則難繼。故顯忠卒成符離之衄，而至於潰；李寶僅濟膠西之捷，而不敢留。水路貽明徹之憂，陸運制武侯之出。非陳言之是襲，亦商監之可稽。若夫運上流之奇，此端繫大賢之責。一軍下虢、洛，中原之勢已搖；萬騎出潁昌，京畿之地旋復。南城分徇而首尾互應，朱僊進擊而手足猖披。惟是時之舉，偶困於謗書；而此日之功，難言於覆簣。苟盡得策，豈復至今。自兩河而言，則

銅梁爲舊疆；由九郡而論，則金坡爲限塞。平州與三關，異路而不豫計，真兒戲哉；白溝僅一水，累世而不敢踰，亦幸安耳。今欲爲能勝而必不可勝，固當審所圖而棄其難圖。豈徒舍敗績而趨成功，庶不因空名而受實禍。宣和之捷，所以胎靖康之變；隆興之戰，所以成乾道之盟。惟思之遠而慮之深，庶功可成而憂可弭。大姑少置，小亦未安。招携固上策，而納歸正乃自困之資；用間誠至謀，而遣妄謀乃無益之費。僞官換授，是當誅而蒙賞；厚貲輕畀，是以實而易虛。雖至愚猶且知其非，豈在上顧甘循其弊？許移治者，是許其棄地；令擇利者，是令其退師。徒使全家保妻子之臣，用以藉口竊爵祿之寵。邊城保鄣，以廟堂使闕，而不免於屢遷；戎閫事機，以主帥參安，而常淹於難達。偃然以承平文飾之體，巍乎居要境藩維之權。塞下之粟，反內徙以自虛；軍中之弊，猶日媮而不止。歲市駿而不能償耗，誰興開元監牧之謀；日計漕而未足饋軍，孰啓神爵屯田之策。民兵文具，禁籍虛員。奈何欲興不世之傷功，尚爾未革易知之宿弊？此特言其梗槩，初未效於涓埃。已不勝賈生痛哭之私，矧欲致臧宮鳴劍之議。試掄悶悶，毋謂平平。恭惟某官以世大儒，助國正論，貫兼資於文武，視一節於險夷。歸自乘輅，公議浩然而歸重；畀之顓閫，天心昭若以可知。上方勤西顧之憂，公特任北門之寄。風露三神之頂，游爾褰裳；旌旗千騎之來，跼然望履。聳列城之觀望，屹外閫之蕃宣。當盡遠猷，庶銷過計。某辱知最渥，因事有言。屢矣蹉跎，雖粗有少年之志；斐然狂簡，得毋貽小子之嗤。或可執鞭，願供磨盾。其諸軟熟之貢，徒致高明之煩。嗣聽策勳，別當脩贄。《程史》卷七。又見《文章辨體彙

賜褒忠衍福寺額謝宰執啓

嘉定十四年六月

珂啓：伏准敕牒，特賜先大父飛功德院，以褒忠衍福禪寺爲額者。護栢祠之遺蹟，固子孫追孝之情；標蘭若之嘉名，實君相念功之寵。捧雲函而拜賜，瞻台極以知歸。於惟中興復古之朝，每篤無競維人之烈。考流風而懷將略，方亟興拊髀之嗟；崇報地以奉神棲，尤欲示因心之教。定比雖存於同列，疏榮蓋出於明時。有如先塋，密介近甸。雖鄂國肇開於圭社，嘗假寵於分茅；而阜陵已被之璽書，尚銜哀於宿草。所謂百年之封鬣，迄無一瓦之蓋頭。人徒知下馬之恭，僧豈識鳴鯨之供。諸孫零落，莫記春秋；一念經營，靡忘昕夕。僅知偃躬申控於忱悃，誠不自意遽拜於俞音。曾扛章爲日之幾何，忽出綍自天而來下。賁挾貌之翰墨，迅傳駟之置郵。至於四字之題，榮甚九京之貺。寶章煜爚，褒忘身徇國之忠；金地莊嚴，衍奕世承家之福。湖山爲之改觀，泉壤至於回春。既彰風雲已往之遭逢，復厚霜露方來之悽愴。茲蓋恭遇某官，腹心宗社，掌握鈞樞。陟禹迹而張六師，誕啓歸疆之效；董周官而佐八柄，益公馭幸之權。謂將思昔以勸今，要使循名而考實，豈但示封人錫類之意，抑以表國士死讎之心。大聳觀瞻，式存風厲。珂幸以簪門之賤，獲伸掃域之恭。聲光頓發於幽潛，肝膽不知其激烈。申許墓犯松之禁，矧嘗沓被於覆存；圖秦軍結草之酬，所願愈殫於糜殞。感深揮涕，言不逮心。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墀，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鑑念。謹啓。《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五。

禁止墳山鑿石謝宰執啓

嘉定十六年六月

珂啓：今月初七日，恭准省劄，以珂同知宗趙不憊申乞禁戢西湖履泰山劍門嶺先祖鄂王飛賜塋後石宕，特蒙頒降省劄下臨安府，從所申事理施行，仍付珂證會者。援奏章而僭請，方祈申禁於湖山；賜化筆以亟行，已遂妥靈於泉壤。邦家流祉，存歿銜恩。恪修百拜之恭，祇控一忱之謝。竊以表峻山而聯漢苑，五丞顓圃尉之司；葬畢墓而啓周原，六典設冢人之蹕。于以圖皇基於億載，抑將示上睠於諸臣。維此西湖，屹然北嶺，寔據劍門之勝，倍增鼎邑之雄。地關天開，山明水秀。左環雙闕，蜿蜒蟠伏之蒼龍；前拱三陵，翔舞來儀之丹鳳。顧形勢所關之甚重，宜科條厲守之匪輕。何姦人競穴於雲根，致地脉浸戕於風水。雖廷紳之建白，炳宸綍以如丹。然攫金者不見市人，爭欲徇貪夫之利；在望氣者知有天子，肯思壯帝者之居。幸玉魚蒙寵於宗藩，而石馬近鄰於先隴。歲月久遷於宿草，子孫未替於掃松。夾長樂之宮，左右章臺之可識；像祁連之戰，東西並冢之猶存。念夙託於體遺，況實形於躬睹，苟佞覩坐觀其劖鑿，將侵尋立見於崩隕。誼兼切君親之間，理或動朝廷之聽，共伸哀籲，蘄沐軫憐。仰扣階符，何譴正虞於鈇鉞；俯頒堂帖，主張大振於維綱。迨司盡逮於羣兇，蔽罪聿伸於三尺。既示明刑於十日觀瞻之所，且還舊觀於衆手脍剝之餘。重厓東閣之尊，再示南山之判。尚窮殘黨，庸戒後來。詒郇公五體之書，特紓心畫；垂季布百金之諾，更賜指麾。靖惟委折之多，悉自施生

之造。三熏登受，十襲寶藏。深谷爲陵，將永壯黃圖之業；漏泉有澤，又能安絳水之阡。茲蓋恭遇某官，功盛磨崖，德參鍊石。華夏蠻貊皆率俾，復開天命之膺；山川鬼神莫不寧，益厚日畿之本。克底奠枕于京之效，猶興聽輦思將之懷。故真情纔瀝於危衷，而大惠遽覃於枯骨。珂身縻築甬，責在膺門。追惟賜剎之蒸嘗，已拜化鈞之塊圮。迄追再三之瀆，皆繇終始之仁。瞻維尹之巖，何止綿餘休於百世；結躋回之草，當知殫圖報於九原。頰舌靡滕，腑肝是鏤。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墀，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鑑念。謹啓。《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五。

先大父賜謚忠武謝宰執啓

寶慶元年五月

珂啓：伏準告命，大父先臣飛賜謚忠武者。五位履尊，丕顯授龍之業；一言節惠，大伸詘蠖之冤。滲洪恩於槁壤之間，凜清議於溥天之下。事關風厲，榮浹雲來。竊惟委質之常經，無若事君之通誼，有能持是志於國耳忘家之日，未得見此情於謚以表行之時。蓋人衆能勝天，固難辨鑠金之口；然事久有定論，要當明泣玉之心。煥乎念舊之彝章，在此維新之初政。敢沿異渥，概叙謝私。載惟先祖之孤蹤，幸際高宗之興運，間關百戰，夷險一謀。推轂以前，方自恃大有爲之主；枕戈而卧，必欲除不共戴之讎。痛哉功廢於蔭桑，儵爾覺生於營棘。儻匪累聖委覆盆之監，孰令沈魂吐埋劍之光。自厥茲像霍之儀，繼綏以非劉之典。栢廟紀淳熙之額，先揭標題；松阡賜嘉定之名，復申褒衍。獨有鴻臚

之謚，未參麟筆之公。仰乾御之乘時，廣豐中之宜照。謂在昔考功之奏，實本羣情；而于今綜實之朝，可無三錫。爰示聽輦之感，亟頒出綍之恩。掇忠愍之忠，表危不顧身之行；合武穆之武，旌亂能戡禍之勞。攷古今二美之兼全，僅葛、郭兩人之克稱。世雖相去，志寔與同。若區區興漢之謀，固莫緩隕星於斜谷；而復復昌唐之志，竟難磨貫日於汾陽。使重泉之下，已死而猶生；則百代之後，無疑於傳信。義該終始，感洞幽明。靖循塊圯之仁，端識源流之自。茲蓋恭遇某官，道本致主，德推憲邦。居二三執政之尊，股肱是寄；佐九五大人之造，心腹攸同。無發號施令之不臧，有行賞論功而必當。凡與品題之末者，悉還議論之當然。丹衷益彰，白骨不朽。珂粵從少日，痛切籲天。泣血辨誣，雖曰有懷而畢吐；以身任責，常憂所願之莫償。僅能湔蠅變黑之汙，殊未滿豹留皮之望。茲焉昭雪，有若披雲。揚名於世孝之終，所賴孤忠之盡顯；鞠躬盡力死而已，誓九殞以爲酬。仰首知歸，披肝靡究。謹具啓事，專人捧詣鈞墀，祇候塵謝，伏惟鈞慈俯賜鑑念。不備。謹啓。《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六。

鄂王家集序

嘉泰三年十一月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之書，不爲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讎爲的，以達奇正之權爲弓，以奮決勝之勇爲矢，莫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蘊，謀略之所施，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

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赦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爲恨。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錄，或傳於遺藁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爲十卷，闕其卷尾，以俟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律詩〔二〕，曰詞，曰題記，其目有八，而奏議、公牘復皆析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志；戎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辯誣讎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於建炎投匭之疏，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藁而後奏，雖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得其梗概焉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疏，擣京、洛之策，出蘄、黃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帙不可攷者，則蓋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苟未湫先犬馬，誓將搜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攷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嘉歎〔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中原雲擾，群盜蝟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復剴切，皆當帝心，至於嘉歎獎激，未易殫舉。此先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詔，昧死上之秘府，以備采擇。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務郎、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謹序。《鄂國金佗粹編》卷一〇。又見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八，乾隆《湯陰縣志》卷九。

〔二〕「曰律詩」三字原脫，據傳增湘校本補。

〔二〕嘉歎：原倒，據《鄂國金佗粹編》卷二高宗宸翰五八乙。

籲天辨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爲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高宗皇帝受密詔，開霸府，而先臣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虬蟬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勳名既高，讒慝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撓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而罷，士偃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閔，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閤，而坐極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流，亦以阿附而並沐累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之所甚懼也。豺狼朵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位而不

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之可也。朝上匭函，暮拘天狴，風旨之下，凌虐可知，訖不能逭寸草之命，僂及其身，爲世大耻。而先臣既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慝悉殄^{（一）}，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子孫^{（二）}；予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三）}。日月照臨，下燭幽隱，雨露沾溉，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復出史牒。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有如先臣之榮者也^{（四）}。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海，老耄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太上之本心，而今皇所以奉承而行之者也。」忠憤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國之臣，亦非姦邪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譟譁，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嘆曰：「良將之遺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澈遂喻之以當以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聲如雷，咸願各效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復官之旨，亦略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整，雖小犯不貰，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不待臣區

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其冤，而不知其所以爲冤。請叙先臣之所以冤，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而秦檜者寔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戮力圖尅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彊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靦於室撚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鄆，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摭摭世忠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摭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幸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既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況當是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

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自是可堅。而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術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冤，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辨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郡，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潁、陳數十郡復於河南〔五〕，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勳，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略，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易簣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束髮以

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兇焰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闊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夫庸俗騰於說，按之詔旨而不謬，驗之歲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國史未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御札，明著其罪，日星焜耀，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崇禮之婿謝伋家取之以滅迹。煌煌奎畫，尚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特先臣之不幸，廟謨神算，鬱而不彰，檜之罪尤不勝誅矣！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無攷也。嗚呼！此《籲天辨誣》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

虜方顧和，一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而先父臣霖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值先臣之事，如李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得非以先臣勦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實散可也。」上斂容曰：「恐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復遠略爲不量彼己〔六〕，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權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爲不必辨。謹叙。

《鄂國金佗粹編》卷二〇。又見《忠文王紀事實錄》，《岳武穆集》卷四。

〔一〕 憊：原脫，據嘉靖本補。

〔二〕 子孫：原作「孫子」，據《岳武穆集》乙。

〔三〕 慰：原作「尉」，據《忠文王紀事實錄》改。

〔四〕 有如：原脫，據右引補。

〔五〕穎：原作「穎」，徑改。

〔六〕復：原脫，據《岳武穆集》補。

全宋文卷七三五八

岳 珂 四

天定錄序

開禧元年十二月

皇上再見園丘之嗣歲，珂《籲天》之書始成。浮九江，自春徂夏，以四月哉生明抵行在所，迺齋祓，治晉櫝。越四日庚子，再拜北闕下，奉書付登聞鼓吏以入。又八日戊申，詔出，下兩省，俾給事、黃門、紫微郎、左右記注雜議。五月辛未，詔中書、門下，以大父褒嘉之典未稱，俾相吉壤，裂而王之。僉以大父嘗莅軍于鄂，實廟食其地，且至今民思遺愛，於封爲宜，乃以鄂爲請。癸未，制可。六月庚戌，兩省議始上，遂以珂奏篇付史館。八月辛丑，宰掾列珂所辨伯父雲、部曲張憲同時之誣，請加旌異，復詔進贈一等。越明年，珂歸自日邊，抗塵南徐軍庾，乃因朱墨餘暇，發故篋，得所上諸書、表，及廟堂施行次第，恩詔先後，凡啓謝、公櫝之屬，釐爲三卷，即撫爲錄，以《天定》名，復即其意而爲之叙曰：嗚呼！事有誑於一時，而伸於萬世，曖昧於六七十年之久，而昭明暴白於

不崇朝之頃，是非人力之所及也，天實爲之。《傳》曰：「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斯言也，則天之與人，固迭勝而迭負，而羣逞其私，雖天亦不能違之矣。是不然，昔蘇文忠公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方紹興間，奇謗中起，大臣稱制專決，狼戾虎耽，齟齬搖鬚，搏獵公議之士，如驅狐兔。而位中司者，首能爲公議，一立赤幟，大而公族之長，樞筦之臣，與夫微而丞郎，亦有大聲疾呼，以助明其冤者，往往竄徙系道。然登聞鼙鼓，猶日以冤狀聞，以布衣而抗卿相，甘蹈大僇，而公議之喙，卒不得而鉗也。不寧惟是，其在當時，城狐負恃，是非曲直，變亂錯迕，雖揉五常，反四極，安之而不顧，而「莫須有」三字，吾猶知其胸中有隱然不可誣者存。是人心之天未始不定，顧何俟於六七十年之久？彼雖能以其私勝乎天，而不能以其私勝乎心，則亦同乎素定而已矣。而珂顧猶以是名其編者，蓋以天理之在人，雖勝也，而未始有負；雖定也，而未始有變。即人心之天，以合天理之天，則名編之意，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千百世而下，有能哀大父之忠，而欲知聖朝追褒之始末，即是錄也，不直爲覆瓿，而所以名之意，尚庶幾其有攷云。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承奉郎、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

珂序。《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六。又見《岳廟志略》卷九。

天定錄後序

開禧二年正月

《天定錄》既成書，將鋟而傳，惻然若予感焉，復從而系之曰：「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也，而理則存。湯盤、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之所以鑱著其勳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可得，雖培塿剔蘚，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區蕪纈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下，甌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所恃也。謏學陋聞，童蒙顓魯，文字不足以傳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而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所恃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理之在人心，隱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

議，天下有正理，則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逮之先，而特昭明於殊恩既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從以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況於名乎？一時之名且不計，而況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不計，而況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遂恣然也。方公道宏開，真儒才卿執椽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隧道，奎壁下臨。有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嗣請于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孟陬之月癸丑朔〔二〕，珂後序。《鄂國金佗粹編》卷二八。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六。

〔二〕按開禧二年正月乃癸未朔，「丑」應爲「未」之誤。

愧郊錄序

嘉定七年

昔者吾夫子求文獻於杞而不足徵，學官名於郊而有餘師。方春秋時，二國在諸侯間，壤地生齒，輜輪衆寡，亡以大相過也，其亦僅存焉耳矣。而杞之志若曰：吾蕞爾邑，要非天下之所取正。周禮秉魯，夏盟並晉，舊章故府之藏，不彼即焉，而遐哉邈乎之間，乃及於我，是何庸知？維郊則異然，謂吾之

褊陋誠不足以儕諸建國，而金天百世之澤，且幸至於今而未斬。況夫統系之所接，傳聞之所逮，是區區者而不余守，則暴棄之辜，其將何辭以諉夫人？是故典則之在王府，一忽其詒，則與和鈞關石俱蕩於浮埃。惟不自安於陋，顧如典墳朴略之餘，聖人之所不能悉識者，亦或可歷陳而枚舉。然則謂世有先後，國有聾昭，而不存乎其人焉，可不可也？國朝受命，世有顯德，典章文物之盛，跨王軼帝。二百七八十年間，名公鉅卿所以討論潤色之者，固已無餘蘊矣。而又禮掌於頌臺，議參於儒館，彌闕軼，訂同異，閒承之以有位之文者，俾畢得以獻疑而粹聞，則出位之言，固非羣有司之所當與。抑猶聞之，郊之來也，魯固逆陋之矣。叔孫昭子之問，聊以藉俎豆之口，而郊子奮然曰：我知之。不俟申言之，及纚纚其辭，累數百言而不少止。郊未嘗以揜人自疑，而魯多君子，亦不以其強聒爲疑也。若夫杞則自棄矣，襲媮益洿，每視己爲不足進，至取通國之禮而夷之，一字之貶屢加而曾不知所以爲恥。學者循其末流而遡其所志，輕重且將誰擇哉？珂晚學，其位於朝又群有司之賤者也。譬諸小國，無徵杞之責，而有睎郊之心。凡其廷紳之所緒聞，諫記之所膚受，隱而不合，必求其當，博取精覈，使皆有據依而後牘之，蓋不敢以陋自處，而懼其班於學域之夷。博識之士，或以吾夫子之不恥於問者而就正焉，則亦庶乎其有一得之愚也。凡書皆祖宗若當世事名，前哲所以尊朝廷。爲卷者十有五，總一百十七則，命之曰郊，以志其愧。嘉定焉逢淹茂歲圉如既望謹序。《愧郊錄》卷首，知不足齋叢書本。

愧郯錄後序

嘉定七年

郯猶國也，夫子之所辱問焉，取而名編，撫其意而已，不直一愧也。嘗試考之，士君子之爲學，恥一物之不知，等千百載而上，倚相所未讀，序書所弗紀，歷歷如一日焉，顧於古乎何有。而廼立人之朝，當今之世，於其目擊而身履者疑弗問，問弗辨，辨弗篤，曾猶可以愧贖，而謂郯云乎哉！郯云乎哉！李衛公唐人第一流也，其立言以厲世蓋不苟然矣。公之言曰，臺閣典章，本公卿子弟之責。亦惟以其所習聞者而諉之也，諉斯恕之矣。幸生文明化成之代，未能奮己所學，策勳觚鉛，碌碌以爲世祿羞。人以其習而諉之，世即其諉而取之，略於遠而問之以邇，舍夫古而責之以今，非恕何居？而且俛而受之，又從而文之以辭，盍知夫逆求其可承，從容丈席間，誼國君臣蹉然相顧，起不期之歎。失官之恥，徧中國無能自遁於聖人之譏，則郯固未易企，而亦未易以愧言也。愧其所不當愧，附其所不容附，吾名贅矣。然猶有願言者，謂志於愧不若志於慕，愧於恕不若愧於聒。請書衛語，併勉方來。是歲後三月望，珂後序。《愧郯錄》卷末。

程史序

嘉定七年

亦齋有程焉，介几間，髹表可書。余或從搢紳間聞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上，編已，則命小史錄藏去，月率三五以爲常。每竊自恕，以謂公是公非，古之人莫之廢也，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史之不可已也審矣。彼徇時者持諛以售其身，或張夸以爲隆，或溢厭以爲洿，言則書，書則疑，疑則久，久而亂真，天下誰將質之，茲非稗官氏之辱乎！況戲笑近謔，辭章近雅，辨論近縱，諷議近約，若是而不屑書，殆括囊者。夫金匱石室之藏，堯夫野人之記，名雖不同，而行之者一也，於是稍裒積爲編。載筆者聞而譏之曰：「嘻！今朝廷設官盈三館，大槩皆汗青事，詳覈備記，裁以三長，含毫閣筆，猶孫其難而莫之敢議也。彼齊東者何爲哉？子幸生天下無事時，亶竊粟縣官，進不得策名蘭臺以垂信，退不得隱几全其忘言之真，咕咕徒取棟牛累於世，無毫髮益，而猶時四顧出啄木畫，誠可笑詆！」余無以復，則指其程曰：「汝將多言日媮，如五達之交午乎！汝將嘿嘿養元，如老聃之柱下乎！人言勿卹，汝姑謂汝將奚擇？」程嗒然不應。予笑曰：「此真良史也。」遂以爲序。嘉定焉逢淹茂歲圍如既望珂序。《程史》卷首。又見《甌宋樓藏書志》卷六三。

鄂國金佗粹編序〔二〕 嘉定十一年

古者傳書有公私之異，五十九篇，上世之書也。則更寫竹簡，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師。蓋非金鑕石室之故文，不得以並錄。一家之記載，若可以備史闕矣，掘筆廢紙，僅得不泯。而著書遺札，雖關國大議，如封禪者，亦必竢詔求而後徹聞。書之不可苟傳如此。開陽刻經，亶存六藝，親藩請史，弗畀權謀，著之舊章，維見可考。越自銘碣起漢，著錄盛唐，而後世之潛德幽光，或者託植楹之遺以詒久。集錄固多見矣，文詞之富，著作之工，亦惟與栢棬之澤，俱傳于家。豈非疏戚緬殊，觀覽隨變。孝子慈孫之用心，固不得以責塗人之如己。而徇時棄置，視物重輕於蠟車覆瓿，亦出於理之或至者歟？嗟虜！事病於違時，誼信於同欲。斷壺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鹹土炭，顧嗜者或均取焉，盍亦觀諸理而已。世固有問百年之血食，而推其餘烈；考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況當規恢大有爲之秋，魚腹之圖，穀城之略，豈無一二可俎豆於斯世。撫其所當行，稽其所可驗，而勿視之芻狗之已陳，則雖公天下之傳可也。珂試守檇李之明年，始刻家世籲天之書于郡塾，即漢制佩章之義，粹五編爲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勲在王家，名在國史，遺蹟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嘗傳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陽，又梓之江夏。當世名公鉅卿拊膺興懷，盛心激烈，尚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遺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廢其言乎！故刻傳不疑，而豫比於罔羅放失之助，厲世開功名者或將有考焉。

耳。不然，寫琬琰，積縑緗，猶珂之私書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嘉定著雍攝提格歲橘淦初吉，珂謹序。《鄂國金佗稗編》卷首。又見雍正《河南通志》卷七八，乾隆《湯陰縣志》卷九。

〔二〕題下原署：「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五行精紀序

紹定元年三月

自術家者流興，而其書蔓蔓天下，充棟汗牛，雖以畫墁專其門者猶不能竟其說。世皆謂祿命始於漢，予固未暇考信，獨竊怪夫三代而上，官人以世，科目不立，比閭族黨之繁殷，俊秀選造之升貢，夫豈無一人焉？有庚丁戊己之同，甲辰癸丑之合。均得所養矣，祿固不可以輕重別；仕不出境矣，馬固不可以澄清期。軍制於卿列而將星閑，士止於奉璋而天乙廢。不寧惟是，大橈作甲子，固今所謂納音之辨。筭纜用則叙釧何有，巢穴處而屋壁何居。夫漢之挾是術者師說相承，要必有所祖述，則接於三代矣，而其說皆不見之用，是孰從而信之哉？唐呂才之言曰：「長平坑卒，要非並犯三刑；南陽近親，何必皆當六合。所值既衆，理無俱同。然而其書行且千有餘年，通人知士指掌接膝，未嘗不以之占往察來，揣摩牽附，而其命中者類皆捷出乎機緘推測之表，而脗合乎造化運行之巧，是殆不容以常情言也。蓋倚而璣陳，蓬吹而輪兆，一理之具，萬殊以萌，里積昆崙，度分圓極，世孰有窮髮而縱

游，梯雲而推步者哉？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有是事，滋數之所由生，而禍福吉凶之所由以占也。俄度俄測，彼猶可以曆意演自然之理，考方來之朕，獨以無所祖而寡疑焉，可乎？予少也好學，耻一物之未知，探窮通，躋形氣，每患夫五家章句之既泯，而浮虛下俚之制作類乎其間。後得廖君書，而文忠周公爲叙其篇，慨然拊卷而嘆曰：前輩宗工，於小道可觀之用不廢蓋如此，廖君儒者也，刊蕪翦謬，欲托以傳，夫豈無說。而文忠之序，惟取其占驗之一偏，意者約而歸之正。廖君之望，猶若有不止乎是者。後三十有一年，予終而贊之曰：噫嘻！予嘗聞吾夫子之言富貴矣，始於欲而終於道。昌黎韓愈尊孔道者也，一推其不可幸致者，則曰是有命焉。夫肖貌賦形均於初，厚生玉成，夫豈二本？世之馳驚者不得不厭爲慮，孰知夫畏影疾走者，彼蓋不知其本於日也。有人焉，指日而告之，則息乎大木之陰而影忘矣。廖君之爲此書，其有不足以警遠游之還而助於世教者乎？因附所疑，以告觀者。紹定戊子清明日，鄂國岳珂序。《五行精紀》卷首，朝鮮刻本。

絲綸傳信錄序

紹定元年五月

記功莫大乎紀實，垂世莫難乎傳信。實不徒紀也，必有所託，而後信足以傳乎久；信不苟傳也，必有以驗其所託，而後信其實之爲不誣。此二者迭相爲用，而不可以偏廢也。且世之立勳能，著名謚，寓諸史牒，繇古而今，凡幾何人。隱蹟奧行述於狀，嘉謨顯德表於碑，逸事放聞，誅贊叙紀雜出

於志士文人之手，是皆足以爲實也。然而家庭之所上，則或疑於夸；託名於人，則或疑其諛墓。至於後世追述倣象，激揚褒揄，上史官而貽輯錄，又或以其耳目不接，誤於剽聞者而疑之。然則實烏乎託，而信亦豈易傳哉。嗚呼！是固可疑也。生乎斯時，同乎斯時，目擊而傳之，斯足以爲信矣，曰：「存乎其人，未可以輕信。」立言之大儒，篤信之君子，許可之不苟，而又出乎同時，蓋確乎其可信也，曰：「是惡所據依而言之。」如是則終無可託者耶？曰：「事同時，功同志，其矢言之實者，莫切乎君臣之間。」制詔之出於其時者，非一人之爲也，鑾坡鳳池，公論所正。上焉而視草進孰，必有以當乎上心；下焉而廷揚驛布，必有以合乎人心。如曰眡功進律，則一時之功狀，必嘗覆于有司；獎諭批答，則一時之指意，必嘗稟于睿斷。其它行諸堂帖，下之故府，又具有宣底之存、被旨之日，此而不傳，則是信也，無復可託者矣。此子孫之責，而是錄之所繇作也。始魏國韓忠獻公作家傳，凡制詔皆散于編年之中。珂弱冠彙奏篇，蓋嘗竊以爲不然，謂事跡間斷，則不便於覽讀，紀載雜揉，則有乖於聯合，因刪其文，而摭其意，以爲如是亦足以傳。既上之蘭臺矣，已而繙故書刻本，時見事蹟與當時王言相表裏者，率不一二見，予心雖瞭然，而或者持扣顛末，則弗能以枚告，輒慨然曰：「此珂之罪也！事增於前，文損於舊，昔之作史者已難之矣，而予獨可以輕變哉！」《編年》既不可續入，則別彙爲錄，名之曰「絲綸傳信」，抑使後之觀者，知予之於所傳，於所託，可信蓋如此。堯言布天下，其在萬世，尚庶幾於如見云。紹定改元端午，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岳珂謹序。《鄂國金佗續編》卷二。

天定別錄序

紹定元年五月

《天定別錄》者，鄂國岳氏甲子奏篇之後，哀次四朝念忠之次第，拾前錄之所未載，及續見者也。先王之事悉矣，褒典在朝廷，公論在人心，爲子孫者毋庸以詞費，是錄固嘗序所由作矣。而於今錄則有可證於前者三，可慮於後者二，紹而明之，又史法之所許也。夫人臣之大義止於忠，大節止於廉，大端止於學，此三者非有以證，莫之顯也。松楸鬱然，遺廟巋然，此二者非有以慮，莫之承也。是則豈容於不述哉！方先王初謚忠愍，次謚武穆，世固以爲當然也。一旦明天子下坦制，興鼓輦之思，合二美而公其傳。其視夫異時之名臣，渭南之隕星，汾陽之貫日，盛心皦如，遂得以竝驅於千載之上。有此錄則加美矣，忠非足證歟？金鑣之實錄，於先王傳有曰：「死之日，家無餘財。」世亦以爲固然也。及考隆興之初，詔還簿錄，有司會直，僅共得緡錢萬。當宁惻然歎其貧，詔以見緡賜償之。先兄甫請遺墅于朝，得之傳聞曰，家故田四萬畝，在廬山之陽，詔有司併給，則實止三千畝。其視夫同時之鄙夫，金錢鉅億，見於郿塢之積姦；租六十萬斛，見於阜陵之聖語。冰炭判如，遂有以自別於萬世之下。見此錄則加實矣，廉非足證歟？實錄又曰，先王通《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世又知其必然也。及賜謚之告曰：「威名震於夷狄，智略根乎《詩》《書》。」視夫曩時之輯錄，建儲之疏，出師

之奏，謝赦之表，斯文炳如，亦將得以自信於一字之褒。有此錄則加信矣，學非足證歟？忠臣烈士之禁樵采，建隆之詔也，而鑿石牟利，近見於行闕之旁，致有煩乎寶慶之盼旨。有此錄則上知所以慮乎弛也。廟于鄂，王于鄂，淳熙、嘉泰之詔也。而飲食必祝，有得於斯人之心，猶未泯乎沔陽之私祀。有此錄則下知所以慮乎久也。證而傳，本乎人心；慮而久，亦本乎人心。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尚何假於予言。惟觀是錄者，以顯然者考前聞，則昭前之志爲可矜；以隱然者垂後來，則慮後之心爲可察。錄之複於已定之天，蓋未嘗增損於一毫也。錄有前後，前以紀隆興之昭雪，後以續嘉定之申褒，合名曰別，蓋流別之謂歟。紹定改元端午，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謹序。《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三。

百氏昭忠錄序

紹定元年五月

昔太史司馬氏之作記也，於賢臣志士之行事備矣。方其襲仍世掌之職，多讀先秦之書，金鑽石室，以博其觀，名山大川，以考其跡，固若無假於它人之助矣。其言猶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何耶？夫立功本於吾身，何求於後世之知。司馬氏職則史耳，其於三代之賢臣志士，耳目所不接，休戚所不關，亦果何異於塗之人，而拳拳乃如是。若曰風雲之逢，霜露之感，事繫於國，義關於家，幸

而尊賢尚志之君子不遺於紀錄，廣記備言，各成一家之史。顧其所謂承遺緒、紹先烈者，乃漠然不及於塗人之用心，是豈人道之當然者乎！擇焉而孤其美意，刪潤焉而失其本真，泯焉而沒其□□□焉而強附以所不合，是雖傳之，而或□□其爲子孫之書，猶不傳也。觀此則珂之□《昭忠》之編^(一)，而取諸百氏，其顛末蓋可睹矣。□□上《籲天》之奏，年始及冠，罔羅之用力□□矣，聞見固不能廣矣。既登於東觀，復徹□□乙覽，自謂不復可以增益。而二十餘年□馳麾輶，出入江、浙，士大夫念其悼家禍之□，而思哀積之不厭乎廣也，凡炎、興而後^(二)，退卒故校之傳，幕僚儒紳之紀，片言隻字，苟及於吾家，莫不彙錄，千里以來告。於是籤牒之藏，日侈一日，其事則多前編之未見，其言則皆審確而可稽。每一拊卷，輒慨然曰：「珂之謏聞，欲速乃爾，爲先王累耶！」稍久，欲摭取而傳，申懷前說，謂擇與刪潤皆所不可，惟各以其名著見，而不復求其強合，使覽者自得以參訂焉，則珂之過自章，而先王之實自不泯矣。彼牒張、許之節，狀太尉之事，觀僕射之遺物，自出於一代之公議，子孫何容心焉。既叙其作，因念清江章公尚書穎曩上四傳于朝，是時珂奏篇已御，章公之表有曰：「事皆可證，其書雖見於《辨誣》；言出私家，後世或難於取信。」噫戲！章公之心，司馬氏之心也，其爲賢臣志士慮，則一也。雖然皆塗人也，而能爲之慮，爲子孫者當何如哉？因以章氏傳爲首，而系次它聞于後。有嗣得者，又將屢書，以告來世。紹定改元端午，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三)、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謹序。《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七。

〔一〕昭：原脱，據傳增湘校本補。

〔二〕後：原脱，據右引補。

〔三〕一：原脱，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七三五九

岳 珂 五

鄂國金佖續編序

紹定元年九月

《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夫辨五等，選羣辟，建侯於經綸草昧之初，列爵於崇德報功之後，固古先哲王之所以公天下，而非以爲一家之私也。庭堅之邁種，逮于蓼、六，周、召之夾輔，載于燕、魯。大勳開四履，盛德祀百世，是國也，非所謂世其家者歟？國有春秋，家有譜牒，紀事雖殊，爲用不廢。夫其著鼎彝，登旂常，胙土疇功，此國之所繇開也。昭明其湮蝕，罔羅其放軼，廣記備錄，思以盡爲子若孫之心，又豈非傳家克承者之責耶！先王佩佖綬于鄂，珂不肖，幸因今天子霈泰時之澤，獲以支邑，紹分舊封，亦既頒蒲瑞于朝，執而歎曰：「三趙命名，此贊皇氏之所以不忘乎先也。」家故有《金佖編》，因先爵以叙遺烈，嘉定戊寅，嘗刻之携李矣。而辛巳之褒忠，乙酉之錫謚，異渥殊榮，焜耀狎至，則未之續也。行有述也，而弗該乎絲綸；見聞有取也，而莫並乎百氏。宸奎之

藏，扣閤之已進，嘗彙之於前矣；而搜訪之嗣獲，顧闕之於後。《天定》之錄，非劉之曠典，概表乎其末矣；而思陵之盛心，反略乎厥初，顧其可已哉！夫析圭儋爵，上之恩也；貶德流慶，先王之澤也。知侈《金佗》之寵，而不知乎櫛沐以致之之功，知家之承，而不知國之所以開之之自，斯責也，珂將奚辭。即觚槧之末伎，以文其肯堂析薪之未能，何異乎持汧汧以自獻，猶竊恕曰：「《易》之所以『開國承家』者，或在於是斯。又類乎聞鐘揣籥，以求乎日者也。」凡書四種，合三十卷，命之曰續，蓋以合携李舊刻，同爲一編云。嗚呼！是續也，焉知其不復續。子孫之心，聞斯傳之，其又何時而可已耶！紹定改元歲重九日，珂謹序。《鄂國金佗續編》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一三，《卮宋樓藏書志》卷二六。

寶晉英光集序

紹定五年三月

予仕居潤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撫奇，皆日力所不暇，僅能考海岳一遺址，塹槿爲園，薦菊爲祠，倚江爲堂，礪石爲刻，時一至其間，徙倚縱目，慨想摩挲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奧都潤爲大，六朝而下，賢規雋轍潤爲古，而又據景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潤爲多。人或咎予，謂歷數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惓惓於英光。予每應之曰：境無凡勝，以會心爲悅；人無今古，以合蹟爲奇。若杖履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衆目之

所睹記者，莫不挾英秀，露光彩。雖微遺跡，猶將強附而俎豆之，而況我宋人物如南宮者邪？夫既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既歲祠則不可以不撫遺、考文翰以備一堂之缺。既竣摹瑑之事，而攬放失，恪編次，爲是集以傳，又次序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或者無以答。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萃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曰南宮被天鑑，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顯以結字。思陵《翰墨志》有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噫嚱！此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於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鄂國岳珂序。《寶晉英光集》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〇，《甌宋樓藏書志》卷七七。

玉楮集序

嘉熙四年閏十二月

予自戊戌西遡沔鄂，庚子東游當塗，歲凡三周，哀彙詩藁，得三百五十有八，名以《玉楮》，因爲之序。昔宋人有刻玉爲楮，三年而成一葉，雜於楮葉中而莫之辨，工蓋如是其巧也。或從而笑之曰：天地之生物，自質自形，日月之照臨，風雨之滋澤，寒暑之代謝，亦惟因其固有而遂其本然；使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以人之僞象天之真，蓋又如是其拙也。今夫發於性情，著於詠歌，雕鏤腎腸，摹寫月露，旬鍛月鍊，以求其大巧，夫誰不然？至於風行水上，渙而成文，雲出岫間，了非有意，澄江淨練，風雨滿城，尚絅去華貴乎？直遂茲巧也。蓋寓乎至拙之中，匪徒工之所能

媿。夫以他山之攻，昆吾之切，追琢毫芒，以取其象似，故必待積月以致其力，則其成也難。遇物感形，因時言志，不責以浮靡，惟取其自然，故不待引日以全其大，則其成也易。彼三年而僅成一葉，此三年而爲篇者幾四百，其巧與拙，將誰實辨之？木以不材壽，雁以不鳴棄，犧尊以青黃喪，大瓠以浮游取。覽吾卷者，其實我於巧拙之間乎！嘉熙庚子閏月己丑晦序。《玉楮集》卷首。又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一，《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詒宋樓藏書志》卷九〇。

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序〔二〕

世所傳九經，自監、蜀、京、杭而下，有建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皆分句讀，稱爲善本。廖氏又以余氏不免誤舛，于氏未爲的當，合諸本參訂，爲最精。板行之初，天下寶之。流布未久，元板散落不復存。嘗博求諸藏書之家，凡聚數帙，僅成全書。懼其久而無傳也，爰倣成例，乃命良工刻梓家塾。如字畫、如注文、如音釋、如句讀，悉循其舊，且與明經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證以許慎《說文》、毛晃《韻略》，非敢有所增損於前。偏旁必辨，圈點必校，不使有毫釐訛錯，視廖氏世綵堂本加詳焉。舊有總例，存以爲證。《相臺書塾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卷首。又見《經義考》卷二四四。

〔二〕關於《九經三傳沿革例》一書，張政烺認爲實爲元初人岳浚據廖瑩中《九經總例》撰，參閱《古籍整理情

况簡報》第二八二期。此序是否岳珂所撰，尚需詳考，姑錄於此。

宮詞一百首序

宮詞自唐以來有之，如王建則世託近倖，花蘂則身處宮闈，故其所述，皆耳聞目見，後之倣其體者徒想像而言，未必近似，反流於褻俚者多矣。珂幼好其詞，嘗擬采其音律，以肆於毫簡，竊謂苟匪止乎禮義，有以寓諷諫，美形容，均爲無益，而困於公燭，有志未遂。比因棠湖綸釣之暇，適猶子規從軍自汴歸，誦言宮殿鐘簾，儼然猶在，慨想東都盛際，文物典章之偉，觀聖君賢臣之懿範，瞭然在目，輒用其體，成一百首，以示黍離宗周之未忘。其閒事核文詳，監今陳古，固有不待美刺而足以具文見意者，輜軒下采，或者轉而上徹乙夜之觀，庶幾有補於萬一云。《棠湖詩稿》卷首，咫進齋叢書本。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一。

藏一話腴序

陳藏一以詩文名世，真西山、劉漫塘、陳習庵交稱之。余始過其語，今觀所述《話腴》，博聞強記，出入經史，研考本末，則則可法度。而風月夢怪、嘲謔訛誕、淫麗氣習，淨洗無遺，豈非自「思

無邪」三字中踐履純熟致是耶？廼知三君子可謂具眼矣。嘗謂近時江湖詩人多，然不誇而誕，則空而迂，流於謁者皆是。惟藏一閉戶終日，窮討編籍，足不蹈毀譽之域，身不登權勢之門，及叩其中，則詞源學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豈多得哉！詩史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因爲藏一誦，而併書之編首云。棠湖翁岳珂肅之。《藏一話腴》卷首。又見《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九，《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八。

高宗皇帝宸翰跋

一（二） 嘉泰二年九月

先王父起自蓬藿，首蒙高宗皇帝異遇，擢之行伍，授以節鉞。兩河之士望風響應，戰無不勝，攻無不取（三）。故所被詔敕，皆出自高廟手札，教誨勤渠，勸獎備至，一時文武之臣無能出先王父之右者。藏之篋笥，天章爛然，足垂千禩。中遭權臣之禍，遂籍之有司。王父齎志九原，深冤幾于不白。迨我孝宗皇帝御極，洞燭前枉，拔先人于流離瑣尾之餘，抗疏請還前札，感沐白（三）。迨我皇上御極，聖恩延平再合，先人捧誦雀躍，屢欲刊示無窮，而彙次未成，溘先朝露。不肖珂既承治命，敢不佩紳。用是纂輯年月次第，彙爲一卷。其他散軼未備，請俟將來搜訪，以付貞珉。非敢自附于繼述，蓋亦痛我先王父始終遇合之難，而歷覽之餘，庶幾奕世之後，猶有望兩河而興慨者。臨書泫然，不勝哀感。嘉泰二年歲次壬戌九月十一日，孫珂百拜敬書。羅振玉《車塵稿》，遼居雜著丙編。

〔一〕羅振玉《車塵稿》錄此跋，其前有說明云：「此卷爲倦翁手寫，前題《宸翰錄》三字。小楷精雅絕倫，似南宋高宗書石經。卷中錄高宗賜武穆御札七十六通，……札後有札十四行，其文曰」云云。

〔二〕攻：原脫，據文意補。

〔三〕感沐白：疑有脫字。

高宗皇帝宸翰跋

二 嘉泰三年十一月

臣仰惟高宗皇帝天錫神武，紹開中興，南征北伐，景命重集。而先臣飛奮自畎畝，首蒙異知，外抗強胡，內平劇盜，力復京西之境土，智奪中原之僭僞。至於旌麾所指，兩河響應，謁視陵寢，恢拓版圖，無非簡在上心，中稟成算。故雲章奎畫，輝映日月，藏之臣家，亶爲盛典。中經權臣之禍，歸之有司。屬當更化，首還諸孤於嶺表。且以軫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於孝宗皇帝，迨御極之初，盡伸前枉。臣父霖拔自流離之餘，躡登清貫，嘗因攝貳匠監，抗章有請，遂獲賜還。若群陰宿雱，將旦澄霽，粲然復睹青天，萬象呈露，焜眩心目。臣父是用夤奉朝夕，屢欲刊之琬琰，以詔亡窮，以侈榮遇，以章先帝委寄待遇之隆，而彙次未終，齎恨沒地。臣生銜隕霜之哀，重佩易簣之訓，追述先志，纂輯次第，端拜摹刻，凡爲詔札七十有六。若淮西始終十有五札，復以甲子繫日，蓋辨明疑似，不敢不詳。其他軼在人家、散之族鄰者，臣不能究悉，誓畢此生搜訪，以補其遺。庶幾帝王彌綸之下缺無

有執之，而流涕如德興□□□□忘其狂且僭，而志于下方□□□□歲次癸亥冬十有一月乙□□□□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恭書。《鄂國金佗粹編》卷三。

高宗皇帝宸翰跋 三

□□□□之誣。歲月未久，俾官所載□□□□是以甲子下缺而且繫以事始，誠恐不如□□□□以洗謗書，詔來襍。今下缺家石刻上下缺散諸士大夫間，特其標軸□□□□紆卷。故讀辨誣者，每病於□□□□之難，錄本鋟木，以就簡易□□□□披咸在，昭然可稽，抑子孫下缺論是是非非之理。《鄂國金佗粹編》卷三。

經進鄂王行實編年跋

嘉泰三年十一月

臣生最晚，然寔夙知先世事。自幼侍先臣霖膝下，聞有談其事之一、二者，輒強記本末，退而識之。故臣霖亦憐其有志，每爲臣盡言，不厭諄複。在潭州時，今國子博士臣顧杞等嘗爲臣霖搜剔遺載，訂考舊聞，葺爲成書。會臣霖得疾，不克上。將死，執臣之手曰：「先公之忠未顯，冤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沒。幼罹大禍，漂泊縲囚。及仕，而攷於聞見，訪於遺卒，掇拾參合，必求

其當。故姑竢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臣親承治命，號慟踊絕。自年十二、三，甫終喪制，即理舊編。然臣思頃爲兒時，侍臣霖游宦四方，帥廣州日，道出章貢，見父老師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時臣在侍側，感泣曰：「先公遺德猶在此。」臣霖亦泣曰：「豈特此地爲然，昔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家人念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舍食，哭曰：『不善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婿皆然。」當時特以爲老區之哭與章貢父老之情，等爲懷舊念恩耳〔一〕。曾未知匹夫匹婦之心，輕恕易怒，至於殺其夫、子若婿，而猶念之，非有大服其心者，疇克爾。因是微有所覺，竊意舊編所載，容有闕遺，故姑緩之。逮臣束髮遊京師，出入故相京鏜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事，則筆之於冊。積日累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其所據依，皆條列于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其所出於下。蓋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君父報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信後世無窮之傳，其敢忽諸。謹昧死上。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謹上。

《鄂國金佗粹編》卷九。

〔一〕恩：原作「思」，據嘉靖本改。

先大父手奏出師疏真蹟跋

寶慶元年二月

右，珂先大父維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疏真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筆批其後。於虜，靖康元二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說矣！楚、齊代妖，王綱絕矣！先王發憤古鄴，思澡思雪，必欲挽河漢而決之。一念既立，高厚對越。驅馳忽憊，叱咤隆缺。障橫潰於既倒，扶不周於將折。此其立志，蓋霍去病所謂不立家於匈奴之未滅，諸葛亮所謂鞠躬盡死以正祁山之伐，裴度所謂賊未授首臣不還闕。千載相望，異世同轍。勲名未究，卒償權孽。此《籲天》之書所以俯伏天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手澤散軼，百年驚閱。寶慶乙酉王春二月，恭獲墨寶，仍睹奎札，既以伸霜露之痛，遂可想風雲之節。百拜毖襲，庸附前哲。贊曰：於維紹興，扶危支傾。握校泣戎，不識一丁。先王奮嘯，起自諸生。經通誼明，筆妙墨精。翠微之詩，五嶽之盟，祁陽整旅，東松紀行，蹟徧九州，氣凌三精。粵時出師，首茲抗旌，規撫弗愆，忠憤莫撓。上心載嘉，奎章式形，謂朕何憂，惟爾責成。以百萬師，觀我甲兵，僅四十里，復我舊京。日却陽侯，星隕中營。萋血遂碧，狐史漫青。天不誘衷，曷其底寧。傷哉《離騷》，坐此修能。冰鏤玉潔，蘭芳芷馨。惟皇鑑忠，惟人與誠。烈並褒鄂，志虧幽并。有奕龍迹，遙昭駿聲。遺墨既刊，大猷是經。對於廟祧，豈惟雲仍。《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又見乾隆《湯陰縣志》卷九。

書先大父御書屯田三事跋後

臣珂竊惟因田寓兵，肇自黃帝。立井之法，冊籍維見，乘馬兵車，規撫有秩，咳於宗周，百王不易。紊以內政，散以阡陌，醜七而後，一無復遺。漢更代來，稍示存古，筴臣犂議，募田實邊，以屯積粟。此焉權輿，渠犁以還，間及內地。愈變愈下，猶存府兵。五閩不綱，定霸創名，判乎二岐，殆不復合。高宗皇帝英智遠覽，挺生百代之下，奮然永慨，欲合兵農而一之。環睨在廷，莫當上意。疇咨已試，適觀厥成，迺寓奎章，屬意下逮先臣。是時營田已有成畫矣，畛錯畎繡，沃野相接，事至不謁，農皆可戰。營壘棋布，車閑馬飭，間居弗饋，士亦服耕。藹然千古之遺規，蓋可想見。地不改墾，兵不改籍，因其已行，而措其未備，宜若易然。而先臣下方之書，迺獨遲之，何也？夫因變以制宜，而激成於欲速，襲媮就狹，豈所謂以堯事君者。漢事駁矣，已無足議。世更鼎峙，隨地置兵，各據偏方，以相抗衡。革舊俗，還王制，以振方來之陋，於時乎何有？此蓋先臣之所甚惜，而才德之辨，姑致其意，思有以廣上心，尤夙夜之所卷卷。反覆數子之行事，或形於慨慕，或見於嘆息，一予一奪，而愛君之心寓焉。不計歲月之近效，而使數百世之下，有能見井田之髣髴，則頻視三國，固先臣之所不屑爲。而馴致其道，等而上之，庶幾乎其可也。倣茲以觀，事不勝異，矇媚參至，卒徇以身。區區興漢，終不足以勝酷虐變詐者之謀。而凡渭南、峴首之所以不獲要其終，此論者必以歸之天

也。還觀餘旨，其伸與否，蓋皆先臣之所不敢計；而其遺跡之僅存者，且至于今賴之。簣土虧成，萬不一究。世之士猶執時異事變之說，而諉之不可復行，盍亦反其本而已？蓋至於是，而古人之長計遠慮，均爲空言，日就湮汨，而先帝大有爲之志孤矣。揆今肇古，可勝咤哉！臣因次第藏詔，而得是書。重悲先臣之言，追頌聖意，敷寫誕略，繫于撫遺之末云〔一〕。《鄂國金佗續編》卷一。

〔一〕末：原作「未」，據文意改。

高宗皇帝御書賜先臣舞劍賦後跋

右，高宗武文皇帝御書賜先臣飛唐喬澤《裴將軍舞劍賦》。按《文粹》，賦在第四卷中。臣珂家藏天筆盈笈，大概皆兵事節度，臣固嘗具之甲子奏篇。惟是書以游戲翰墨，渙錫光寵，故弗及載，有御書璽及己未小璽，以殿于篇。臣既系寶章，復伸蠡測，輒陳蕪贊，式著宸心。贊曰：維中興，焯人文，燁皇靈。即清燕，垂翰墨，光日星。揖蛙怒，市駿骨，期混并。寫古作，示休寵，作豪英。臣有劍，淬三河，苞兩京。舞絕世，決浮雲，開太清。帝有訓，誓臣節，式欽承。誰掣肘，起奮哀〔一〕，憤裂纓。鬱干將，在寶匣，長悲鳴。後百年，血郅支，鏑尚腥。刻斯石，表帝心，傳龍庭。《鄂國金佗續編》卷一。

〔二〕哀：原作「哀」，據浙江書局本改。

禁止墳山鑿石省劄後跋

寶慶元年五月

國家中興，駐蹕吳會，介濤江之雄，橫越嶺之秀，是鍾王氣，以隆上都。有崇南山，龍騫鳳翔，旗蓋效珍，肇植天闕，西匯靈沼，北分巘岫，脉聯絡附，相爲後先。百年于茲，鼎祚尊謚，非特眷維與宅，申集大命，而作邦作對，松柏柞楸，必有得於帝。省其山之始，天人之理，相爲因成，此培養封扈，所以不廢于官守，良以此也。承平歲久，萬井日滋，有司弛玩，以怠于防。遡劍門而上，姦民穴石，以給甃築，惟利是視。自昕而稷，工徒系踵，剗劘之聲相聞。嘉定己卯歲十有一月，廷臣建言，請厲其禁。上心怒焉，深詔執事，命毋復伐鑿窳寶，以全清淑之氣，以固廟社之托，有不如詔者，以律令從事。民狙吏媮，寔繁有之，不三年而弊復如故，日以加甚。珂適以使事，馳驅原隰，緬惟松檟妥靈之域〔二〕，近接旁阜巖谷之震動，政治之密邇，子孫顧瞻之心，實不能一息安。爰有宗藩，賜隴其左，園祠之奉，厥存彝制，乃相率合辭，以狀上尚書。公朝惻然矜之，謂瑤諫之元臣，金鑣之舊勳，展親勸忠，皆有國之先務，矧罔巒映帶，實應宅緯，其可以不儆。乃下京兆，捕違詔者，繫訊如章，既伏厥辜。復申條科禁之旨，授之憲曹，頒之赤縣，登之堂劄，以副于二臣之家。恩波滲漉，下逮泉壤，法令明備，上垂日星，捧讀涕零，莫知云稱。夫以匹夫而動廟堂之聽，一言而係君親之

責，是豈曰區區之私而已。夏懋厥德，山川鬼神，罔或不寧。周典建官，林麓禁令，亦各有掌。若稽攸行，維見可觀也。繼自今其比于衡虞，時厥撝呵，祇奉明詔，更萬億載，毋棄毋忽，以永漢室鬱葱之符，以幸光依景從之士，以廣惟帝念功之訓。其自時中父，用丕若于夏、周歷年，要必自茲刻始。敢附古誼，著于下方。寶慶元年夏五月甲申，孫朝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謹書。《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五。

〔二〕域：原脫，據傳增湘校本補。

跋程秘所擬先大父賜謚忠穆制詞

右劄詞，翰林學士程公秘所擬撰也。先王初被寶慶乙酉詔書，寔先賜謚忠穆。時程公以刑部尚書與今吏部侍郎王公堅對掌綸掖，始聆昕庭之旨，躍然喜曰：「此聖上初政大慶賞，足以慰天下公議矣！」退即擬制，以俟錄黃之下。繼而宸衷未愜，猶曰：「穆不如武，當以諸葛亮、郭子儀二謚之美者，以旌異之。」於是復改忠武。書旨至中書，適王公當視草，遂盼今制。繼而程公以書來曰：「某甚願附名英烈，而詞頭適不相值。念具藁已成，雖不得敬宣德意，而快睹之初心，不可不著見。已實所集外制中，而表其事于其下，聞將嗣《金佗》之編，幸併傳以示來世。」因錄以寄。嗚呼！代言鳳

池，忠邪之所取正，即更定之次第，以知上睠之寵，因所錄之顛末，以見人心之公，天下從可知也。先王於是不亡矣！既刻是編，不敢負程公所以加屋九京之意。輒叙梗概，以爲附錄云。珂謹識。《鄂國金佗續編》卷一六。

全宋文卷七三六〇

岳 珂 六

賜褒忠衍福寺額省劄後跋

寶慶元年五月

嘉定十有二年秋七月甲辰，珂自幾廷掾奉詔將漕江左，既受節少府，使道拜先隴下，遂乘駟以馳。瞻言松楸，託在畿甸，念妥靈之未有其地，踟躇弗忍去。而王事靡盬，未暇請也。越再歲，夏五月己丑，始援先兄吏部郎甫已獲之旨，丐以西湖下智果寺，奉塋側之祠。越翼月甲戌，制可，仍賜四字額曰「褒忠衍福」。驛書下漕臺，珂既拜章以謝。又四歲，始克以敕牒刻之石，歸植寺門，以侈天貺。珂不肖，竊伏惟念先忠武王以對越穹昊之盛心，際遇高廟，亦既揭之旂常，崇以廟貌，啓大邦之履，謹金鑽之書，昭昭大忠，若揭而行。珂廿載叩閭之本心，百年未了之不責，亦可以自慰矣。顧茲賜冢，所以象去病祁連之烈，動樗里長樂之思，望堯雲，依漢日，光靈舄奕，固已百倍往諫，睠懷藹然，猶以一字之不可苟也。華袞示褒，不于其他，天心所存，萬世如見，又與近者易名之詔，寔相表

裏。四朝旌厲之仁，上聖遙追之孝，義舒耀靈，雷霆奮蟄，志信誼白，焜盪穹壤，其榮復如此。然則一門九殞之報，果將何以哉？惟忠孝，臣子之大節，盡是心而不蘄乎人之知，臣之事也；昭是心以信乎天下後世，上之明也；述是心，以及乎世世，以無忝其祖，子孫之責也。所謂報者，夫豈能有外乎！是敢表降旨，用期方來。寶慶元年夏五月甲申，孫朝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謹書。《鄂國金佗續編》卷一五。

江西刻印鄂國金佗二編跋 端平元年

右《鄂國金佗》二編，前刻於携李，續刊於南徐。紹定癸巳冬，珂上東淮餉印歸，宗族鄉黨既相與勞苦如平生，其間願考先烈，及問排閭之始末者，俱以二編爲請。顧珂橐中無儲本，遜謝唯答，幾不勝酬應。慨然作而曰：「此私門書也，豈可千里常致於二郡哉！」因命工剞梓爲副墨，藏于廟塾，以遺子孫，且應求者。凡六百二十二版，字差小於舊，而閑居無事，躬自校證，粗爲無舛。序仍用初刻，尚庶幾存始之意云。端平元年涂月初吉，孫中大夫、通城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珂拜手敬跋。《鄂國金佗續編》卷末。

范碑詩跋

趙履常崇憲所刊《四說堂山谷范滂傳》，余前記之矣。後見跋卷，迺太府丞余伯山禹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爲之經理舍館，遂遣二子滋、潄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例削札掃迹，惟若著敬遇不怠，率以夜遣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携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服。山谷顧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聞者敬歎。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寶藏之。再世散逸，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其子子壽鑄爲四明制屬，携之笈中之官。樓攻媿見之，爲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肚老人竟不振。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斥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遷客，不恤罪罟深相親。哀哀不容處城闕，夜遣二子從夫君。一日携紙勾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無書可尋問，默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篋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岳岳汝南范孟博，清裁千載無比倫。坡翁侍母曾啓問，百謫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筆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摹本尚爾況其真。輟君清俸登堅珉，可立懦夫羞佞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媿，迺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愈惠叔疇詩一篇，亟稱其佳焉。其辭曰：「貂璫羣雛擅天網，手驅名流入鈎黨。屯雲蔽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

剗蕭艾扶蘭芳。致君生不逮堯舜，死合夸齊俱首陽。千年興壞真暮旦，殷鑑詎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歎。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顏揚端逼真。少模龍爪已名世，晚用雞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尚友，時事駸駸建寧舊。胸蟠萬卷老蠻鄉，獨感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金不當酬。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寧爾切。須知許國本精忠，不幸爲滂甘仗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黨籍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二老於九垓之期矣。獨惠叔末章頗傷峻厲。跋卷又有柴中守一詩曰：「小春晝日如春晚，飲罷披圖清興遠。夜光照屋四座驚，金薤銀鈎真墨本。當年太史謫宜州，腸斷梅花棲戍樓。拾遺不逢東道主，翰林長作夜郎囚。蠻烟瘴雨森鈇鉞，更值韓盧搜兔窟。老色上面歡去心，惟有忠肝懸日月。郡丞嗜好殊世人，投箋乞字傳兒孫。平生孟博是知己，筆下寫出精神騫。興亡萬古同一轍，黨論到頭不堪說。刊章下郡漢道微，清流入河唐祚絕。先朝白晝狐亦鳴，正氣消盡邪氣生。殿門斷碑仆未起，中原人馬來縱橫。生蛟入手不敢玩，往事淒涼重三歎。蘭亭瘞鶴徒爾爲，好刻此書裨廟算。」牛腰軸雖大，詩之者惟此三人，柴作亦佳，特未免唐人所謂「昌黎《淮西碑》猶欠冒頭不得」之戲耳。伯山前輩老成，嘗爲九江校官，余又及同班行。子壽世科，今爲鎮江外轄，蓋方鄉用者。《粵西文載》

先大父追封鄂王告碑陰記

開禧三年

鄂據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冊之瑞，觀黃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險，金城千里，亶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藜藿不采之威。珂嘗攷論地勢，況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者，所據守各不一。然負桐柏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惟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壅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二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夔、峴首寧；涉巨瀆，履重險，而常出乎柘臯、大儀之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于寇，被邊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顛否固不待辨。而孽胡之馳騁長技，反縮慙而不敢施，方屨之士遡其時而觀其人，可也。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勳名之盛，方將尊中國以綏四夷。乙夜慨然覽珂所奏《籲天》之書，思所以大慰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褒，溫厚灝噩，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妄一男子不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愬，珂誠死且不朽矣。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壙陳石，至今巋然。

而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幸，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言，追明地下之冤，成先大夫易簀之志。興念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媮闕襲，而使聖朝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于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琰，植于廟下，以對敷今天子丕顯休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壑，有臣曰良，從高于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顧，迺修遇鄉，以旌天授。然則遡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所元，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叙次其實，且以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單闕歲且月哉生明，孫承事郎珂記。朝散郎、行太府寺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章升之書丹并題蓋。《鄂國金佗稗編》卷二七。又見雍正《河南通志》卷七九，雍正《湖廣通志》卷一一二，乾隆《彰德府志》卷二四。

重修忠簡宗公功德院碑記

嘉定十四年

自古國家之丁厄運者，雖曰天命哉，實亦人爲之弗善有以致之。當其將壞也，率皆憤憤於上，泄泄於下，如波流之東注焉。即有遠識之士逆睹其萌而憂之，爲之大聲疾呼，思以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固無如叔兮伯兮之衰如充耳，何也？及其既壞也，憤憤者益憤憤，泄泄者益泄泄，勢岌岌乎危矣。天不忍遽棄成命，復生一二英才以維持之，俾其返日虞淵，迴瀾溟渤。推其精誠所至，未始不可

以奏膚功而成偉烈，乃任之既不專，信之又不篤，因而妬之、嫉之、敗之者遂接踵而起，致其功弗克成，事弗克就，徒竭畢生之力，與其事相終始，貽後人以憑弔之端，爲之惋惜歎恨而已矣。甚至撓莫大之禍，舉身家性命以殉之，而卒無補於其國，此詎可略人爲而弗咎，盡以歸之於天命哉！我國家靖康之禍，釀於熙甯，成於宣和，以致生靈塗炭，鑾輿播遷，大勢已土崩瓦解，不復可收拾。乃有忠簡宗公者，當垂暮之年，弗忍君父之危急，起而肩萬難支之任，用仁慈以輯安黎庶，仗忠義以鼓舞人心，運智謀以經營征伐。緣其措置得宜，規模由是大定，麾使百萬義師，有如臂指，上下一心，靡不敵王所愾。未幾而都城固矣，未幾而國勢張矣，未幾而敵人望風遁矣。當是時也，譬猶儲萬頃之陂以待決，穀千鈞之弩而待發，所需者高宗赫然一怒爾。夫迎鑾之疏凡二十四上，言之者諄諄，聽之者藐藐，不殊於以水沃石也。由是二聖卒不可還，中原卒不可復，而公亦憤慨而終矣。當公之初受事也，先曾大父武穆公方任秉義郎而罹法^{（二）}。公一見奇之，即授之以兵，使立功自效，果大敗金人，先武穆公由是顯名。於其歿也，奉敕同公子穎扶櫬歸葬於鎮江之京峴山。其後先武穆公功益高，位益崇，感公知遇之隆，而念公不置，乃於塋旁花山灣雲臺寺建功德院以祠祀公。歲久圯壞。適珂以總餉駐節鎮江軍府，睹公棲神之所，遐想其當年竭智殫力而爲之之事，皆付之無用，蓋不禁爲之俯仰歔歔惋惜而長太息也。爰命重加修葺，部使喬君行簡築僧廬於墓左，剏祠堂於龍華寺，屬太守趙君善湘移文義烏，取公曾孫有德至潤主守烝嘗，以無忘先武穆惓惓於公之意。嗚呼！公雖功弗成，事弗就，而身猶幸無恙也。先武穆所遭之時勢既後於公，而欲爲公之所爲，人心已渙，士氣已隳，較公之難不啻十

倍。既已毅然任之，因而奮然爲之，不意其功垂成而見忌，遂貽禍於身家，致非常之慘酷也。此豈獨珂等爲之後裔者悲哀痛悼，舉凡六合內含齒戴髮之民，未有不聞而傷心者。由今以推之後，因二聖之不還，中原之不復，當無不爲我國家慨惜矣，夫豈可徒諉之曰天命使然哉！嘉定十四年歲次辛巳某月日，岳珂記。光緒《丹徒縣志》卷六，光緒五年刻本。又見道光《京口山水志》卷五。

〔二〕岳飛乃珂之祖父，「曾」字當衍。

先大父賜謚忠武吏部牒碑陰記

紹定元年九月

皇上系隆堯緒，厲精初元，乃寶慶登號之春二月甲午，大明御朝，咨于邇臣，玉音若曰：「朕承中興大統，既新曆數之紀，顯忠遂良，允謂先務。惟高皇帝迓續景命，一、二忠勳，協恭締創，上下交飭，濟登于茲。若時樞臣飛以誓清中原之心，懷恢復必伸之義，人臣大節，著於忘身。易名之典，有國舊章，而定謚武穆，未足以宣皇祖之本意，其賜謚忠武。」於是巖廊都俞，省掖宣受，薄海窮髮，風馳驛行，震于華戎，聞者興起。越三月壬戌，綸書告于第，金泥錦囊，具寫德音。珂既歸，賜先廟，載瑑樂石。復念隆指盛心，不可不昭述，以示來世。爰罄蠡測，附于碑陰。嘗觀古先哲王之所以爲治，胥及逸勤，選勞彰善，未始不知其臣也，而知其心爲難，知其心非難也，而知天下之心爲尤

難。有夏大競，迪惟忱恂，文王克明，乃灼三俊。人臣之事君，協濟草昧，翊宣謀謨，經營四方，戡定多難。其赫然功烈之盛，天下所共知者，要皆其迹之粗耳。公論定於無我，秋毫著於輿薪，趨鄉決於兩歧，毫釐謬以千里。心之所存，蓋非有聖知，不足以盡知也。是故方寸至微也，達之而洞金石，抗之而決虹蜺。行以必遂，則山嶽爲之徙移；守以不懾，則鬼神爲之辟易，是庸可致也。質之一時而不惑，建諸萬古而不悖，天定於人慾交紛之異，義明於羣心固有之同，是豈人力所可致哉！其所以致之，亦必有道也。故曰「知其心難」。信於己可也，而必信於人；獲乎上可也，而必獲乎下。九重知之，天下同之，曰是其心足以當之。舉直錯枉，是天下與之也，故曰「知天下之心爲尤難」。漢、唐而降，有得此於其君者矣，曰葛，曰郭。其得之者何也，亦惟曰「正」而已。正者何也？天地有缺裂，而君父大讎不可忘也；陵谷有變遷，而夷夏大分不可墮也；雲霧有冥晦，風霆有薄怒，而大義正論不可一日不明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者，此心也；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亦此心也。舉斯心也，而加諸彼夏、周，聖人所以知其臣者，固不越乎是矣。竊觀制詞之及二臣也，是將曰垂之簡策，而同合乎古今也，信乎！考行而必稽之公言也。而其著渾噩之訓，垂坦明之旨，則不曰計效，而必曰秉心也。珂嘗考之史矣，溫嶠在晉，暴忠本朝，王琳存梁，義動軍旅，李唐而下，尉遲敬德之效謀武德，李晟、渾瑊之策勳貞元，皆非無可稱也。節惠之隆，尊名之美，又皆可聞也。而聖心淵澄，睿謨濬發，比德摯誼，曾弗是媲，顧獨拳拳於二臣者，殆必有謂也。勒鍾鼎，紀竹帛者，跡也；合大義，根至誠者，心也。盡體臣之義，以章克類之德，其亦知夫所取者在此，而不在乎彼也。嗚呼！先王之

心，二臣之心也，而上聖知之；上聖之心，皇祖之心也，而天下知之。知臣之心，以及乎天下，天下亦得以大哉之言，而咸知聖心焉，豈不視古爲尤難哉！昔康王之朝于應門也，寔在於踐祚之元，布乘黃朱，侯甸男衛，咸造于廷，它未皇講，而太保芮伯首以張皇六師，無壞高祖寡命，進言於訪落。暨乎報誥修辭，推文、武之昭明，齊信以示天下。又惟以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父王家，爲端命上帝之地。夫曰忠曰武，本人臣之職，而居上者豈必以是爲得天之權輿哉。抑不思右序有周者，蓋先於薄言震疊之功，而三千同心，固牧野之所以俟休命也。惟先王以赤心炳如，上對前列，既信乎三靈，以格于上聖，以媲于二臣。其時其事，迺適在奉主兼幣之始，追褒百年，簡在一意。一旦遂與佐黃鉞以集大勳，書太常而紀成績者若合符節。嗚呼！此又古先哲王之初政也。三代數千載，珂之一門乃復身親見之，何其幸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曰：「不隕其名。」子孫世世其毋忘所以報上者哉！紹定改元重九日，孫朝請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通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岳珂記。朝奉大夫、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章劼書丹。中奉大夫、直寶謨閣、知鎮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防江水步軍馬鎮江都統司諸軍在寨軍馬、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借紫馮多福題蓋。《鄂國金佗續

鎮江普照寺記

紹定四年

京口爲浙右一都會，金、焦兩山與北固鼎峙，俱有佛廬據其巔。傑觀雄臺，金碧晃輝，晨鐘暮鼓，鏜鞳應答。而又徧闌闔，環江湖，列剎櫛比，緇衲之流肩摩袂屬，蓋皆憧憧如歸矣。壽邱介域之中，坡阜纔數仞，遺屋無十數楹，在陳以後爲慈和，在本朝爲延慶上方，雖古蘭若，而燬于兵火，名存實亡。維彼泗水有等慈師闡化前朝，提福民庶，累聖尊其行，錫以顯謚，崇之塔宇。自是始有普照之民，道俗麇集，築塔寺南，而所謂能華者相與依而事之，殆與舊寺判而爲二。寺之蔬糧顧及資之以自給，然則屢葺弗振，因陋以居，于浮圖氏之教初未至闕典也。寺之主僧清顯者歷久授受，經營二十年，謂大雄之殿未剏，伽藍之門未立，奔走于里閭、于舟車，儲金繒，募工師，斤木坯陶，銖積寸累，前遺後承，靡懈益堅，而績大費宏，迄未能如其所欲。嘉定辛巳秋九月，予弭節饒臺，迄于今日，歲息且一周，日擊主寺之更易者，曰智清、曰至祥、曰宗茂、曰冲希，日矻矻不輟，惟求貲繕材，是圖是究。最後冲希者以詩從予游，間進之席間，捐緡粟，斤材費以助之，使傭工自殿始，以及于門廡。繼復馳書近輔之嘗僚于茲地者蘇台守吳淵及其弟嘉興守潛、江陽守史嵩之，旁丐諸聞見樂施，共相其成。殿高四十四尺，縱廣五十尺，孰如翼如，像設畢具。門與廡列左右，備扃鐃，又凡十有五楹。自寶慶丙戌始植殿屋，至于紹定辛卯，蓋又六年而後竣事。用述始末，以貽方來。《至順鎮江

志》卷九。

布袋和尚贊

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多自在。《西湖遊覽志餘》卷一四。

義諭傳

義諭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虜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山，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虜至而逃，畜孽滿野。成徇地至花靨，見病諭焉，疥而瘡，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爲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毳復生。日寘之槽櫪，惄惄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日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槌候晨，雁驚行立，俟頤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蹙齮不任，相通融爲假借。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諭往。始命鞍，蹠鳴人立，左右驤拒不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羸卒持鞵來，則帖耳訓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少忤者。

其膺鬣，稍前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鴛悍，擯弗齧。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危敗之矣，或以鈎出其腋及韃而墜死焉。官軍亟鳴鉦，諭屹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很恃執，每出掠，率彊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廐，煮豆粟，濯泉翦鬣，用金玉爲鎧，華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醺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諭他日未當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游其諭於峒嶮間，上下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得。後旬浹，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始殷，果乘諭以來，諭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諭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諭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于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大駭，軍士勇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日徯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耻其功之出於馬也，沒諭之事，諭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諭歸病傷，不秣而死。稗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今視諭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巽以用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也。彼仰秣而戀豆，歷跨下而不知耻，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塵絕景之

技，才不勝德，媿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剟取著于篇。

《程史》卷五。又見《南宋文錄錄》卷二〇，同治《德化縣志》卷四九。（以上楊世文校點）